

內政部註冊執有第五〇六號註冊執照

蔡東藩著

清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二冊

(34)



目錄

第一回	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	一
第二回	喪二祖誓師復讎	合九部因讎致敗	五
第三回	祭天壇雄主告七恨	戰遼陽庸帥覆全軍	一一
第四回	熊廷弼守遼樹績	王化貞棄塞入關	一七
第五回	猛參政用礮擊敵	慈喇嘛借使傳書	二四
第六回	下朝鮮貝勒旋師	守甯遠撫軍奏捷	三〇
第七回	爲敵作佯滿主入邊	因間信譏明帝中計	三六
第八回	明守將獻城賣友	清太宗獲獯稱尊	四二
第九回	朝鮮主稱臣乞降	盧督師忠君殉節	四八
第十回	失輜重全軍敗績	迷美色大帥投誠	五四
第十一回	清太宗賓天傳幼主	多爾袞奉命略中原	六一
第十二回	失愛姬乞援外族	追流賊忍死雙親	六七
第十三回	闖王西走合浦還珠	清帝東來神京定鼎	七五
第十四回	抗清廷丹忱報國	屠揚州碧血流芳	八一
第十五回	棄南都昏主被囚	捍孤城遺臣死義	八七

第十六回	南下壓兵明藩覆國	西征奏凱清將蒙誣	九三
第十七回	立宗支粵西存殘局	殉偏疆巖下表雙忠	九九
第十八回	胤新儀太后聯婚	報宿怨中宮易位	一〇六
第十九回	李定國竭忠扈駕	鄭成功仗義興師	一一三
第二十回	日暮途窮投身異域	水流花謝撒手塵寰	一二〇
第二十一回	弑故主悍帥微功	除大慙沖人定計	一二七
第二十二回	蓄逆謀滇中生變	撤藩鎮朝右用兵	一三四
第二十三回	馳僞檄四方響應	失勇將三桂回軍	一四一
第二十四回	兩親王因敗爲功	諸強藩束手聽命	一四八
第二十五回	僭帝號遷疾伏冥誅	集軍威破城殲叛孽	一五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一六三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閩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一七〇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家嗣被黜	罹文網名士沈冤	一七六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一八二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一八九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驅除叛酋	頒殊諭慘戮同胞	一九六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駢戮	鴻罹魚網族姓株連	二〇二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	二〇九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進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華齡	二一六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兩帥受嚴刑	降蠻酋二公膺懋賞	二二二
第三十六回	御駕南巡名園駐蹕	王師西討叛酋遭擒	二三〇
第三十七回	滅準部餘孽就殲	盪回疆貞妃殉節	二三七
第三十八回	遊江南中宮截髮	征緬甸大將喪軀	二四四
第三十九回	傅經略暫平南服	阿將軍再定金川	二五二
第四十回	平海島一將含冤	定外藩兩邦偪服	二五八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禪承帝統	白蓮教倡亂釀兵災	二六六
第四十二回	誤軍機屢易統帥	平妖婦獨著芳名	二七二
第四十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整朝綱權相伏法	二七九
第四十四回	布德揚威連番下詔	擒渠獻馘逐載報功	二八六
第四十五回	撫叛兵良將蒙冤	勦海寇統帥奏捷	二九三
第四十六回	兩軍門復讎慰英魄	八卦教煽亂鬧皇城	三〇〇
第四十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己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三〇八
第四十八回	恩慶祥敗死回疆	智楊芳誘擒首逆	三一五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勦叛獠欽使報功	三二二
第五十回	飲鴆毒姑婦成疑案	焚鴉片中外啓兵端	三三〇
第五十一回	林制軍慷慨誓師	琦中堂昏庸誤國	三三七

第五十二回	關提督粵中殉難	弈將軍城下乞盟	三四四
第五十三回	效尸諫宰相輕生	失重鎮將帥殉節	三五二
第五十四回	弈統帥因間致敗	陳軍門中毆歸仁	三五九
第五十五回	江甯城萬姓被兵	靜海寺三帥定約	三六五
第五十六回	怡制軍巧結臺灣獄	徐總督力捍廣州城	三七二
第五十七回	清文宗嗣統除奸	洪秀全糾衆發難	三七九
第五十八回	欽使迭亡太平建國	悍徒狡脫都統喪軀	三八五
第五十九回	駱中丞固守長沙城	錢東平獻取江南策	三九二
第六十回	陷江南洪氏定制	攻河北林曾挫威	三九九
第六十一回	叛水師衡陽發軔	發援卒岳州鏖兵	四〇六
第六十二回	湘軍屢捷水陸揚威	畿輔復安林李授首	四一二
第六十三回	那拉氏初次承恩	圓明園四春爭寵	四一九
第六十四回	羅先生臨陣傷軀	沈夫人佐夫抗敵	四二五
第六十五回	瓜鎮喪師向營失陷	韋楊斃命洪酋中衰	四三二
第六十六回	智統領出奇制勝	愚制軍輕敵遭擒	四四〇
第六十七回	四國耀威津門脅約	兩江喋血戰地埋魂	四四八
第六十八回	戰皖北諸將立功	退丹陽大營又潰	四五六
第六十九回	開外燹失律喪師	締和約償款割地	四六二

第七十回	開國喪長悲國士	護慈駕轉忤慈顏	四六九
第七十一回	罪輔臣連番下詔	勦劇寇數路進兵	四七六
第七十二回	會國荃力却援軍	李鴻章借用洋將	四八三
第七十三回	戰浙東包圍練死藝	克江甯洪天王覆宗	四九〇
第七十四回	僧親王中計喪軀	曾大帥設謀制敵	四九九
第七十五回	潰河防捻徒分竄	斃敵首降將升官	五〇七
第七十六回	山東圍勦悍酋成擒	河北解嚴渠魁自盡	五一五
第七十七回	戮權閹丁撫守法	辦教案曾侯遭譏	五二〇
第七十八回	大婚禮成坤閣正位	撤籬議決乾德當陽	五二九
第七十九回	因歡成病忽報彌留	以弟繼兄旁延統緒	五三六
第八十回	吳侍御尸諫效忠	曾星使功成改約	五四四
第八十一回	朝日生嫌釀成交涉	中法開釁大起戰爭	五五二
第八十二回	棄越疆中法修和	平韓亂清日協約	五六〇
第八十三回	移款築園撤籬就養	周齡介壽聞戰驚心	五六六
第八十四回	葉志超敗走遼東	丁汝昌喪師黃海	五七二
第八十五回	失律求和馬關訂約	市恩索謝虎視爭雄	五七九
第八十六回	爭黨見新舊暗閥	行新政母子生嫌	五八七
第八十七回	慈禧后三次臨朝	維黨新六人畢命	五九五

(四册)

第八十八回	立儲君震驚七粵	信邪術擾亂京津	六〇一
第八十九回	袒匪殃民聯軍入境	見危授命志士成仁	六〇八
第九十回	傳諫草抗節留名	避聯軍蒙塵出走	六一六
第九十一回	悔罪乞和兩宮返蹕	出使歸國二女入園	六二五
第九十二回	居大內開耗哭遣臣	處局外嚴旨守中立	六三二
第九十三回	爭密約侍郎就道	返欽使憲政萌芽	六四〇
第九十四回	倚翠偎紅二難競爽	剖心刎頸兩地招魂	六四七
第九十五回	造奇變醇王攝政	繼友志隊長亡軀	六五五
第九十六回	二顯官被譴回籍	衆黨員流血埋冤	六六二
第九十七回	爭鐵路蜀士遭囚	興義師鄂軍馳檄	六七一
第九十八回	革命軍雲興應義舉	攝政王廟誓布信條	六八〇
第九十九回	易總理重組內閣	奪漢陽復失南京	六八九
第一百回	舉總統孫文就職	遜帝位清祚告終	六九五

第二十六回 臺灣島戰敗降清室 尼布楚訂約屈俄臣

却說諸將將殲滅滇藩，陸續班師，到了北京，聞尚之信，耿精忠亦已逮到治罪。原來尚之信歸命後，清廷屢促出師，他只逗留不進，及三桂已死，始從征廣西，駐軍宣武，會之信弟之孝，謀襲藩位，遣藩下人張士選赴京告密。清京遂遣侍郎宜昌阿等馳往按問，當由都統王國棟出證罪狀。之信聞知，自廣西馳歸，襲殺國棟。宜昌阿便檄粵軍擒歸之信，有旨賜死。之孝亦坐罪革職。尙藩完了耿精忠亦爲諸弟所劾，召至京師，交部議罪。大學士明珠首言精忠應加極刑，遂把精忠磔死。耿藩又了惟孫延齡妻孔四貞爲太后養女，且勸夫反正，先至京師聲明，有旨實封郡主，祿贍終身。於是大赦天下，詔戶部發帑代償宿負，并減免用兵各省賦稅，特下一道明諭道：

當滇逆初變時，多謂撤藩所致，欲誅建議之人以謝過者。朕自少時，見三藩勢燄日熾，不可不撤，豈因三桂背叛，遂謾過於人。今大逆削平，瘡痍未復，其恤兵養民，與天下休息。

三藩已平，中國本部十八省及關東三省，都屬大清版圖，真成了浩蕩乾坤，昇平世界。獨有臺灣鄭經，抗志海外，偏不受清朝命令。海外田橫先是精忠叛清時，與經同攻廣東，精忠歸閩降清，汀州泉州漳州等郡，皆爲經所據。精忠與清親王傑書合軍攻經，收復各郡，經退守廈門，嗣復令部將劉國軒等分路入犯，攻陷海澄，圍攻漳泉，巡撫吳興祚與將軍賴塔出兵泉州，總督姚啓聖與提督楊捷出兵漳州，鄭軍始退。只海澄仍爲國軒所據，湖南水師萬正色督率戴離二百艘，由海赴閩，與興祚啓聖等水陸夾攻，遂復海澄，并奪回金廈二島。鄭經及國軒仍退據臺灣，將軍賴塔等依鄭經省得再來纏擾，遂着人致書鄭經道：

自海上出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

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關荆榛，且瞻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道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失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雞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為箕子之朝鮮，為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

鄭經得書，覆請如約，只要把海澄縣作為互市公所。賴塔到也有意允許，不意總督姚啓聖，偏說出許多後患，堅持不可。偏是漢人作梗。一場和議，化作飛灰。

鄭經有子數人，長子克塽，最賢，頗知禮賢下士，經連年出外，一切國事，都交克塽管理，並不聞有什麼失政。只克塽乃是乳婢所生，並非嫡出，家人統看他不起，不過鄭經愛寵克塽，又無過可摘，只得大家隱忍。嗣鄭經連為清軍所敗，退歸臺灣，鬱鬱不得志，乃效戰國時信陵君故事，日近醇酒婦人，藉消愁悶，那裏曉得酒能伐性，色足戕身，醫世名言。天下沒有流連酒色的人，能延年益壽，不到一二年，釀成一種頭昏目眩的病症，心腎兩虧。日漸加重，竟致不起。遺言命克塽嗣位，奈家人素來輕視克塽，羣小又憚他明察，合力搆謀，不怕克塽不死。侍衛馮錫範，甘作禍首，勾通內外，此時成功，妻董氏尚存，聽了左右讒言，平白地將克塽，斃死，擁立鄭經次子克塽為主，襲爵延平郡王。克塽幼弱，不能理事，諸事統由馮錫範決斷。錫範驕橫不法，大失人心。臺灣要保不牢了。諜報傳入內地，閩督姚啓聖非常得意，想乘此吞滅臺灣了。

姚啓聖係浙江會稽人，證以漢族。少年時已膽大敢為，後來從征有功，康親王傑書，竭力保奏，竟擢為福建總督。福建迭遭兵燹，十室九空，康親王收服耿藩，驅逐鄭氏，表面看是平靖，內容實是撩亂。當時閩中住着一王一員子，一公一伯，及將軍都統各員，都帶着皇室禁旅，滿洲健兒。這班兵士，吃了百姓的糧米，佔了百姓的房屋，還要百姓的子弟，給他當差，百姓的妻女，異他侍寢，可憐這等小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到了康親王奉旨班師，兵士們擄去金

帛，不可勝計，還有眉清目秀一班俊僕，嬌嬌滴滴的一班婦女，兵士不肯舍去，也要把他帶回。姚啓聖假義行仁，面請康熙王下令禁止，暗地裏設法償還，計捐金二十萬兩，拔還難民二萬多人，這不可謂非姚氏功德。因此閩人感激異常，多擺着長生祿位，供奉這位總督姚公。人人說亂世時難以做官，吾謂亂世時做官反易，如若不信，看看姚啓聖。啓聖暗想，人民已受籠絡，功勞還是尋常，總要做一件大大的事業，方不愧爲清宗柱石。適值臺灣內亂，立即奏了一本，說是臺灣主少國危，時不可失。康熙帝便令王大臣會議，內閣學士李光地請即照准，康熙帝遂降旨准奏。啓聖復力保降將施琅，材可大用，得旨授施琅爲福建水師提督，加太子太保銜。武將加文銜，也是清朝創舉。

施琅本鄭氏舊將，習知海上險要，到任後，日夕督操，練成水師軍二萬，分載戰船三百艘，指日攻打臺灣。會韓岸出現，尙書梁清標及給事中孫蕙疏陳天象告警，不宜用兵，有詔暫停進勦。施琅力主出師，朝議又遷延數月。到康熙二十二年，因施琅屢次上奏，遂如所請。又是一個實主求策。臺灣在福建東北，姚啓聖欲候北風進取臺灣，施琅獨請乘南風先取澎湖。且言：「澎湖不破，臺灣無取理，澎湖失，臺灣不戰自潰。」遂疏請力任討賊，留督臣在廈門濟餉。康熙帝又言聽計從，於是施琅遂進兵澎湖。守將劉國軒四面築垣，環列火器，把澎湖守得格外嚴密。施琅遣游擊藍理爲先鋒，乘潮進薄，自乘樓船繼進。國軒令守兵連放火砲，間以矢石，自晝至夜相持不下。忽然颶風大起，波如山立，戰船隨流簸蕩，支撐不住。國軒駕船而出，直衝樓船，施琅急督兵迎敵，猛被一箭射來，正中琅目，琅不禁失聲，幾乎跌倒。幸虧總兵吳英見主帥受傷，一面令親卒保護施琅，一面率軍士力戰，砲矢齊發，射退國軒，大風亦漸漸平息，兩邊鳴金收兵。

次晨，施琅定計分攻，力懲前創，命總兵陳蟒率五十艘攻雞籠，總兵魏明率五十艘攻牛心灣，自督五十六艘分作八隊，直搗中堅，仍用藍理爲先鋒。另具八十艘爲後應。國軒見清軍繼出，正擬堅守，仰見東南角上微雲漸合，立命發兵部長曾遂道：「施琅再來，必懲前轍，我軍不如固守爲是。」國軒道：「今日必有大風，正可一鼓殲敵，

何爲不出？會遂問道：「主帥何以知有大風？」國軒以手指東南角，示會遂道：「汝在海上多年，難道不知海上氣候，雲合風生，雷鳴風止麼？」會遂喜躍而出，率領戰艦，先來迎敵。適遇一清艦駛至，舟上大書藍理二字，會遂知清軍前鋒已到，喝令水兵接仗。此時正值盛夏，藍理裸着半體，立在船頭，兩手執着雙刀，先把敵兵劈下了數十個。敵兵見藍理兇猛，各執長槍刺來，藍理將雙刀亂削，削斷槍桿無數，又砍了好幾個敵兵。自身也着了十多鎗。誰叫你裸體！你裸體 陡遇一彈飛來，掠過藍理肚腹，藍理向後而倒。那邊會遂大呼道：「藍理死了！」突見藍理躍起，持刀大吼道：「藍理尚在，會遂死了一應對有趣。」復連呼：「殺賊殺賊！」震聲如雷。施琅聞藍理被傷，急率軍艦上前，見藍理腹破腸出，鮮血淋漓，忙令藍理弟藍瑗、藍珠、藍理下了小舟，掬腸入腹，裹好創處，載回營中。

說時遲，那時快，國軒已聯檣而來，接應會遂，奮力相撲。施琅命各隊分列，人自爲戰，槍戟並舉，箭彈互施，真殺得天日無光，風雲變色。突然間，天空中一聲霹靂，響徹海濱，國軒不勝駭愕。會遂以下諸將士，都相顧失色，軍心一亂，那裏還顧抵敵眼見得敗陣退還。清軍乘勢掩殺，焚毀敵艦百餘艘，斃敵兵萬餘名。國軒倉卒退至牛心灣，遇清將魏明殺來，不敢抵當，另走鷄籠嶼，又遇着清將陳蟒，前後左右，統是清兵，沒奈何逃奔臺灣去了。

施琅乘勝至臺灣，舟泊鹿耳門，膠淺被擱，敵艦復來攻擊。施琅連忙對仗，火箭火彈，互擲一陣，怎奈敵兵如蟻而來，施琅舟不能動，被他四面圍住。正緊急間，藍理搖舟來救，敵大驚相率披靡。藍理左手執盾，右手執刀，躍上敵船，連斬巨魁十餘人，敵兵見水遁去。乃請施琅易舟，琅執理手，併問創疾。藍理笑道：「主帥有急，就使創裂至死，亦願不得許多。」副將義務理應如此 遂與施琅轟擊鄭軍，鄭軍退去。

次晨，海上大霧迷濛，潮高丈餘，施琅藍理等鼓舟而入，國軒方在島上督守，見清軍隨潮進來，推案起立，歎道：「聞先王得臺灣，鹿耳門潮漲，今又這般，豈非天數麼？」遂遣使迎降，繳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印，獻出臺灣版籍，自順治十八年，成功據臺灣獨立，二十三年而亡。

施琅遣人由海道告捷，七日，至京，康熙帝大喜，封施琅爲靖海侯，命克塽等入都，授克塽海澄公，劉國軒馮錫範亦封伯爵。克塽以下皆得受封，康熙帝算是厚道，然馮錫範亦得伯爵，未免賞罰不當。遂於臺灣開地墾荒，設一府三縣，隸屬福建省。自是清朝威力，遠達海外，琉球暹羅安南諸國都遣使朝貢，連歐洲的意大利荷蘭等國，亦通使修好，請開海禁，求互市。廷議准海濱通商，設粵海關浙海江海四關，置吏權稅，這就是沿海通商的基礎，小子且按下慢表。

且說中國北方，有個俄羅斯國，元朝時已被蒙古兵滅掉大半，到了元朝衰微，俄羅斯又漸漸強盛起來，人盡行驅逐，獨霸一方。滿清初興，遣兵略黑龍江，俄羅斯亦發遠征軍，越外興安嶺，到黑龍江北岸。會清兵入關，無暇遠略，俄將喀巴羅領了幾百個俄兵，將黑龍江北岸的雅克薩地佔據了去，用土築城，屯兵把守，復分兵下黑龍江，被清都統明安達禮及沙爾呼達先後擊退，只是雅克薩城佔據如故。

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削平，海內無事，康熙帝想驅除俄人，略定東北，先差副都統郎坦，託名出獵，渡過黑龍江，偵探雅克薩城形勢。郎坦回奏，俄兵稀少，容易掃除。康熙帝乃決意征俄，預命戶部尚書伊桑阿，赴甯古塔督造大船，并築造墨爾根齊齊哈爾兩城，添置十驛，以便水陸通餉。又遣薩布素爲黑龍江將軍，籌畫戰備，令蒙古車臣汗斷絕俄人貿易。二十二年，俄將模里尼克，率可薩克兵六十多人，自雅克薩城出發，直到黑龍江下流。適遇清船巡弋，一鼓而把六十多個可薩克兵，盡行拏住。模里尼克沒有飛毛腿，自然一併捉來，送到齊齊哈爾拘禁。

二十三年，清兵至雅克薩城勸降，俄兵不從。

二十四年，清都統彭春，率水陸兩軍北征，陸軍約萬人，隨帶巨礮二百門，水軍五千人，戰艦百艘，從松花江出黑龍江，齊集雅克薩城下，俄將圖爾布青嚴行拒守，部下兵只四百多名，彭春令他把城退讓，引兵歸國。圖爾布青恃着驍勇，不肯聽命，清兵始用巨砲轟城，圖爾布青開城接戰，以一抵十，以十抵百，到也一番鏖鬪，確是一員勇將。怎奈衆寡懸殊，究不相敵，只得棄了土城，退至尼布楚。彭春合軍上將土城毀去，率兵凱旋，誰知到了次年，圖爾布青

借了陸軍大佐伯伊頓，又到雅克薩地，不怕死的硬頭皮。築起土壘，駐兵守禦。彭春復引兵八千，運大礮四百門進攻，圖爾布青令伯伊頓守住土壘，自率部兵抵死拒戰。他手下不過四百多人，前次傷亡了數十名，只剩得三百多人，他獨能與八千清兵往來衝突，清兵圍住了這邊，他衝到那邊，圍住了那邊，復衝到這邊。清初勁旅，尙難把三百俄兵一鼓殲滅，可見俄兵強悍情形。彭春焦躁起來，督令開礮。圖爾布青還不管死活，來奪砲具。轟的一聲，圖爾布青中彈倒斃，俄兵方逃入壘中。

伯伊頓部下亦祇一二百名，同了圖爾布青部下遺兵，死守不去。清兵放礮轟擊，他却掘了地洞，令部兵穴居避彈，彈來躲入，彈止鑽出，壘有殘缺，隨時修補，弄得清兵沒法。適荷蘭貢使在都，自稱與俄羅斯毗鄰，願作居間調人。康熙帝遂命荷蘭使臣遺書俄國，責他無故寇邊，旋得俄皇大彼道覆書，略言：「中俄文字，兩不相通，因致衝突。現已知邊人構釁，當遣使臣詣邊定界，請先釋雅克薩圍兵。康熙帝因窮兵徼外，未免過勞，遂允與議和，飭彭春解圍暫退。於是俄遣全權公使費耀多羅到外蒙古土謝圖汗邊境，遣人至北京請派官與議。康熙帝命內大臣索額圖等往會，途次聞土謝圖與準噶爾構兵，不便交通，復折回京師，再遣從官遼道出境，通信俄使，議定以尼布楚爲會場。索額圖又奉使至尼布楚，帶領西洋教士張誠、徐日昇作爲譯官，另備精兵萬餘人，水陸並進，直達尼布楚城外。俄使費耀多羅亦率千人到尼布楚，見清使兵衛甚盛，頗有懼色。次日在城外張幕開會，兩國公使及從人畢集，護兵各二百餘人，手執兵刃，侍立兩旁。俄使開議，語言轉礮，索額圖全然不懂，張誠、徐日昇譯，始知俄使要求，以黑龍江南岸歸清，北岸昇俄。索額圖道：「那有此理？今日俄欲議和，須東起雅克薩，西至尼布楚，凡俄領黑龍江及後貝加爾湖殖民地，一律歸我方。」以尼布楚歸中國，足阻俄人東來之鋒，索額圖初議，很是有理。俄使費耀多羅，也不懂索額圖的說話，復由張誠譯出，交與俄使。俄使閱畢，只是搖頭。索額圖見和議不諧，徑自回營。翌日復會，索額圖稍稍退讓，擬把尼布楚地作爲兩國分界。俄使亦不允，索額圖又盛氣回營。張誠等往來調停，復由索額圖少讓。

北以格爾必齊河，及外興安嶺爲界，南以額爾古納河爲界，俄人所有額爾古納河南堡寨，當盡移河北。俄使尙堅執不從，索額圖遂召水陸兩軍，會齊城下，擬卽攻城，俄使不得已照允。遂於康熙二十八年訂約互換，約凡六條，大旨如左：

- 一 自黑龍江支流格爾必齊河，沿外興安嶺以至於海，凡嶺南諸川，注入黑龍江者，屬中國，嶺北屬俄。
- 二 西以額爾古納河爲界，河南屬中國，河北屬俄。
- 三 毀雅克薩城，雅克薩居民及物用，聽遷往俄境。
- 四 兩國獵戶人等，不得擅越國界，違者送所司懲辦。
- 五 兩國彼此不得容留逃人。
- 六 行旅有官給文票，得貿易不禁。

約成，勒碑格爾必齊河東及額爾古納河南，作爲界標，用滿漢蒙古拉丁及俄羅斯五體文字，這叫作中俄尼布楚條約。正是

外交開始成和約，後盾堅強忱外人。

自是中俄修好，百餘年不興兵革。蒙古以北，已斷轆轤，只蒙古尙未平靖，且待下回再說平定蒙古的方略。

臺灣孤懸海外，向未入中國版圖，鄭成功占踞二十餘年，至其孫克塽降清，臺灣始爲清有，風止潮漲，一戰成功，豈真天意使然？亦強弱不敵之一證也。至若尼布楚議和，清史上稱爲最榮譽之條約，實則俄兵遠來，勢孤而弱，清軍近發，勢盛而強。此約之成，寧非強弱不同之再證乎？然彭春再出，窮年累月，不能破一雅克薩土壘，索額圖原議不諧，終至讓步，俄之強已可知已。文中一鱗一爪，莫非敘述，亦莫非眉目，在善讀者默會可耳。

第二十七回 三部內閔禍起蕭牆 數次親征蕩平朔漠

上回說到索額圖赴會時，本自蒙古通道，因土謝圖與準噶爾搆兵，中道被阻，以致折回。索額圖與俄訂約，已於上回敘畢，只準噶爾搆兵一事，還未說明，本回正要續說下去。却說中國長城外，就是蒙古地方，分作三大部：一部與長城相近，叫作漠南蒙古，亦稱內蒙古；內蒙古的北境，又有一部，叫作漠北喀爾喀蒙古，亦稱外蒙古，這兩部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後裔，還有一部在西邊，叫作厄魯特蒙古，乃是元太師脫歡及瓦剌汗也先的後裔。漠南蒙古內分六盟，清太宗時已先後歸附，獨喀爾喀厄魯特兩大部，尚未帖服。喀爾喀還遣使乞盟，厄魯特從未通使。清朝亦視同化外，不去過問。只厄魯特自分四部，一名和碩特部，一名準噶爾部，一名杜爾伯特部，一名土爾扈特部。準噶爾部最強，順治年間，準噶爾部長巴圖爾渾台吉，併吞附近部落，勢力漸盛。康熙初，渾台吉死，其子僧格嗣立。僧格死，其子索諾木阿拉布坦嗣立。僧格弟噶爾丹，把娃兒殺死，篡了汗位，（外人稱頭目爲汗）并將和碩特、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等部，盡行竊據，於是向東略地，欲奪喀爾喀蒙古。

喀爾喀蒙古，舊分七謝圖，札薩克車臣三部，土謝圖與札薩克相連，札薩克汗娶了一妾，人入說他是西施轉世，天女化身，此女又來作祟。謠名傳到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竟成了一個單相思病，他竟想出了一個計策，陽稱到札薩克部賀喜，令部下包裹軍械，分載橐駝身上，假說是賀喜的送禮，隨帶了部役數百名，向札薩克部進發。這蒙古地方，本沒有什麼宮室城郭，就是頭目住所，也不過立個木柵，疊些土壘，便算了事。土謝圖汗既到，就有札薩克部役接着，通報頭目。札薩克汗出來迎入，席地而坐。土謝圖汗便道：「聞得貴汗新納寵姬，特來道賀！」札薩克汗答道：「不敢當，不敢當！小妾已娶得多日了。」土謝圖汗道：「敝處與貴部，雖係近鄰，有時也消息不通，直到近日

方知，特備薄禮相遺，尚祈笑納。」札薩克汗道：「這是不敢拜領了。」土謝圖汗道：「這也何必客氣！只是貴姬豔名遠噪，叨在鄰誼，可否一容相見？」札薩克汗道：「這又何妨？」說罷，便召愛姬出室，與土謝圖汗行相見禮。土謝圖汗見他頰長白皙，楚楚可人，不覺心旌搖曳，魂魄飛揚，即定一定神，召部役解囊入內，喝聲道：「何不動手？」札薩克汗茫無頭緒，但見土謝圖汗的部役從囊中取出物件，光芒閃閃，都是腰刀。好一分賀禮。札薩克汗也管不得愛姬轉身就逃。那位愛姬，正想隨走，怎奈兩脚如釘住一般，不能前行，被土謝圖汗攔腰抱住，出外就跑。喜可知也。這部役一聲吆喝，趕了驀駝，都回去了。

札薩克汗既失愛姬，頓時大怒，召齊部役，來攻土謝圖部。土謝圖汗知札薩克汗不肯干休，急遣人聯絡車臣汗與札薩克汗對敵。札薩克汗不能抵當，率衆敗走。三部相鬪，遂惹出一個大禍祟來。禍首非別，就是準噶爾部大頭目噶爾丹。其實禍首不是噶爾丹，乃是札薩克的美姬。噶爾丹聞了此信，差人到札薩克部，願與調停。札薩克汗大喜，便叫原使到土謝圖部，索還愛姬。覆水難收，索還何用？原使應命至土謝圖，坐索札薩克汗的愛姬，看官你想，土謝圖汗費了好些心機，把這個美人兒，抱回取樂，那裏肯原璧歸趙？已非全璧。偏這使人惡言辱罵，惱了土謝圖汗，將使人殺死，噶爾丹藉詞報復，揚言借俄羅斯兵，來攻土謝圖。土謝圖汗大懼，忙整守備，待了數月，毫無影響，到邊界窺探，亦沒有俄兵入境，只有幾個外來喇嘛，四處游牧。蒙古俗向以游牧爲生，鄰境往來，也是常事，土謝圖汗毫不在意。鎮日裏與搶來的美人，調情飲酒，不防噶爾丹領了三萬勁騎，道出札薩克部，越過杭愛山，直入土謝圖境，與游牧喇嘛會合，使爲前導，引至土謝圖汗住所。時正夜靜，土謝圖汗擁着美人，酣臥帳中，忽覺得火燄騰起，呼聲震天，宛如千軍萬馬，排山倒海而來，他也不辨是何處人馬，忙從帳後竄去。噶爾丹殺入帳中，不見一人，到處搜尋，只剩得一個美人兒，睡在床上，縮做一團。噶爾丹也不去驚他，命部騎在帳外駐紮，自回內室，做了札薩克汗第三，慢慢的抱住嬌娃，享受個中滋味。一夕換得二郎君，畢竟美人有福。到了次日，復分兵爲兩路，一路東出，襲破車臣部，一路西出，襲破札薩

克部。假使伐虢，噶爾丹頗有狡謀。

他便踞着喀爾喀王庭，募集兵士數十萬，聲勢大張。

這喀爾喀三部人民，窮蹙無歸，只得投入漠南，到中國乞降。康熙帝命尚書阿爾尼，發粟賑贖，且借科爾沁水草地，暫畀游牧。噶爾丹也遣使人言，康熙帝便令阿爾尼勸諭噶爾丹，要他率衆西歸，盡還喀爾喀侵地。噶爾丹拒絕清命，反日夕練兵，竟於康熙二十九年，借追喀爾喀部衆爲名，選銳東犯，侵入內蒙古。尚書阿爾尼急率蒙古兵截擊，噶爾丹佯敗，沿途拋棄牲畜帳幔。蒙古兵貪利爭取，隊伍錯亂，噶爾丹返身來攻，阿爾尼不及整隊，被他一陣掩擊，殺得大敗，虧輸鼠竄而遁。

康熙帝得了敗報，定議親征，先命裕親王福全爲撫遠大將軍，率同皇子允禔，出長城古北口，恭親王常寧爲安北大將軍，率同簡親王雅布，出長城喜峯口，並命阿爾尼率舊部，會裕親王軍，聽裕親王節制。又別調盛京吉林及科爾沁兵助戰。車駕擬親幸邊外，調度各路大兵。是年七月，康熙帝啓鑾出巡，方出長城，忽得探報，恭親王軍在喜峯口九百里外，被噶爾丹殺敗回來，康熙帝命諸軍急進。途次，又聞噶爾丹前鋒已到烏蘭布通，距京師只七百里，康熙帝到也，驚愕起來，飛詔徵調裕親王軍，到烏蘭布通，會截敵兵。旋得裕親王軍報，已至烏蘭布通駐紮，帝心少安。

且說噶爾丹乘勝南趨，到烏蘭布通，遇着清營阻住，遂遣使人見裕親王，略言追喀爾喀饑人，闌入內地，非敢妄思尺土，但教執畀士謝圖汗，卽當班師。裕親王福全，把來使叱回。次日，兩軍對仗，噶爾丹用了駝城，依山爲陣，什麼叫作駝城？他用囊駝萬餘，縛足臥地，背加箱塚，蒙蓋溼氈，環列如柵，作爲前蔽，所以名叫駝城。前有象陣，後有駝城，到是極妙巧對。清軍隔河立陣，前面純立火砲，遙轟中堅，自午至暮，駝皆倒斃，駝城中斷。清軍分作兩翼，越河陷陣，遂破敵壘。噶爾丹乘夜遁去，次日，遣喇嘛至清營乞和。福全飛報行在，有詔一速卽進兵，毋中他緩兵一之計。於是福全急發兵追趕，已自不及。噶爾丹奔回厄魯特，遺失器械牲畜無算，復遣人齎書謝罪，誓不再來犯邊。康熙帝偶有不

滿，遂諭來使回報噶爾丹，嗣後不得犯喀爾喀一人一畜，來使唯唯而去，遂詔諸王班師。第一次親征，第一次班師。

三十年，康熙帝以喀爾喀新附部衆數十萬，應用法令部勒，且準部寇邊，由土謝圖汗啓，不能不嚴加訓斥，乃議出塞大閱，先檄內外蒙古各率部衆，像屯多倫泊百里外，靜候上命。過了數日，車駕出張家口，至多倫泊，盛設兵衛，首召土謝圖汗，責他奪妾開釁，土謝圖汗頓首謝罪，帝乃加恩特赦，留他汗號。復諭車臣札薩克二汗，約束本部，永遠歸清，二汗亦叩首謝恩。於是編外蒙古爲三十七旗，令與內蒙古四十九旗同例。又因蒙俗素信佛教，命在多倫泊附近，設立覺宗寺，居住喇嘛，仍聽蒙人游牧近邊，自此外蒙歸命。

隔了兩年，擬遣三汗各歸舊牧，誰知噶爾丹又來尋釁，屢奉書案，土謝圖汗并陰誘內蒙古叛清歸已，科爾沁親王據實奏聞，康熙帝令科爾沁親王，覆書噶爾丹，僞許內應，誘令深入。噶爾丹果選騎兵三萬名，沿克魯倫河南下。克魯倫河在外蒙古東境，他到了河邊，竟停住不進。康熙帝又令科爾沁致書催促，去使還報，噶爾丹聲言借俄、羅斯烏槍兵六萬，等待借到，立刻進兵。真差弄刁。科爾沁復馳奏北京。康熙帝道：「這都是捏造謠言，他道是前次敗走，因火器不敵我軍的緣故，所以佯言借兵，恐嚇我朝，朕豈由他恐嚇的？」一料敵頗明。遂召王大臣會議，再決親征。

康熙三十五年，命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軍出東路，遇敵前鋒，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等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斷敵歸道，自率禁旅出中路，由獨石口趨外藏古，約至克魯倫河會齊，三路夾攻。是年三月，中路軍已入外蒙古境，與敵相近，東西兩軍，道阻不至，帝緩兵以待。訛言俄兵將到，大學士伊桑阿懼甚，力請回鑾。康熙帝怒道：「朕祭告天地宗廟，出師北征，若不見一賊，便即回去，如何對得住天下？況大軍一退，賊必盡攻西路，西路軍不要危殆麼？」吐退伊桑阿。不愧英主。命禁旅疾趨克魯倫河，手繪陣圖指示方略。從行王大臣，還是議論紛紛，各執一見，帝獨遣使噶爾丹，促他進戰。噶爾丹登高遙望，見河南駐紮御營，黃龍、龍、內環軍幔，外布網城，護衛兵統是勇猛異常，不由的心驚脚癢，拔營宵遁。狡黠的人，往往膽小。翌日，大軍至河，北岸已無人迹，急忙渡河前追，到拖諾山，仍

不見有敵蹤，乃命回軍，獨命內大臣明珠，把中路的糧草，分運西路，接濟費揚古軍。

是時噶爾丹奔馳五晝夜，已到昭莫多，地勢平曠，林菁叢雜，噶爾丹防有伏兵，格外仔細，步步留心。俄聞林中，噶聲突發，擁出一彪兵來，統是步行，約不過四百多名，噶爾丹手下尚有萬餘人，統是百戰劇寇，遇着這斷小埋伏，全不在意。大衆爭先馳突，清兵不敢抵抗，且戰且走，約行五六里，兩旁小山夾道，清兵從山右趨人。噶爾丹勒馬，遙見小山頂上，露出旗幟一角，大書大將軍費字樣，便率衆上山來爭。清兵據險俯擊，矢銃迭發，敵兵毫不懼怯，前隊倒斃，後隊繼進，幸虧清兵陣前，設列拒馬，阻住敵騎，噶爾丹乃止住東崖，依崖作蔽，一面令部兵舉銃上擊，聲震天地，自辰至午，死戰不退。忽山左邊出清兵千名，襲擊噶爾丹後隊，後隊統是駝畜婦女，只有一員女將，身披銅甲，腰佩弓矢，手中握着雙刀，脚下騎着異獸，似駝非駝，見清兵掩殺過來，他竟柳眉直豎，殺氣騰騰，領着好幾百悍賊，截殺清兵，清兵從沒有與女將對仗，到了此時，也覺驚異，便與女將戰了數十回合，只殺得一個平手。不料噶爾丹竟敗下山來，衝動後隊，山上清兵，從高臨下，把子母礮接連轟放。山脚下烟霧迷漫，但見塵沙陡起，血肉紛飛，敵騎抱頭亂竄，約有兩三個時辰，山上山下，只留清兵，不留敵騎。清兵停放銃礮，天地開朗，準部兵倒地無數，連穿銅甲的這位女將，也頭破血流，死於地下。紅顏委地，帶古戰場文中却未曾載入。看官，你道這員女將是那一個？就是噶爾丹妃阿奴娘子，準部呼他爲可敦。此時札薩克汗的愛姬，未知尚生存在，到可升作可敦了。可敦善戰，力能抵住清兵，只因噶爾丹聞後隊被襲，返顧却退，清兵乘勢殺下，敵兵大亂，自相凌藉，遂至可敦戰歿，只逃去了噶爾丹。

費揚古止諸將窮追，收兵回營，當即置酒高會，與諸將道：「今日戰勝，都是股總兵化行之力，股總兵勸我如此設伏，方得一鼓破敵，還請股總兵多飲數盃，聊申本帥敬意。」說畢，親自酌酒遞與股化行，化行雙手捧盃，一飲而盡，接連又是兩盃，化行統共飲乾，離座道謝。化行是甯夏總兵，上文曾敘說費揚古率陝甘兵出甯夏西路，化行隨征獻計，得此勝仗，所以費揚古特別獎賞。當時清營中歡聲雷動，由費揚古飛報捷音，康熙帝大悅，慰勞有加，仍

命費揚古留防漠北，遣陝甘軍凱旋，自率禁旅還京。第二次親征，第二次班師。

噶爾丹復奔回厄魯特，途中聞報僧格子策妄阿布坦爲兄報讎，佔據準噶爾舊疆，拒絕噶爾丹。噶爾丹欲歸無所，竄居阿爾泰山東麓。康熙帝聞噶爾丹窮蹙，召使歸降，噶爾丹仍倔強不至。越年，康熙帝復親征，渡過黃河，到了甯夏，命內大臣馬思哈將軍薩布素會費揚古大軍深入，并檄策妄阿布坦助勦。噶爾丹聞大軍又出，急遣子塞卜騰巴珠到回部借糧。回部在天山南路，當噶爾丹強盛時，亦歸服噶爾丹，至是回人將其子拘住，囚獻清軍。噶爾丹待糧無着，不知所爲，左右親信又相率逃去，或反投入清營，願爲清兵嚮導。噶爾丹連接警信，有的說：「清兵將到。」有的說：「策妄阿布坦亦領部衆來攻。」有的說：「回部亦助清進兵。」好像打落水狗。一夕數驚，徬徨達旦。噶爾丹自言自語道：「中國皇帝，真是神聖，我自己不識利害，冒昧入犯，弄得精銳喪亡，妻死子虜，目今進退無路，看來只好自盡罷了。」遂卽服毒而死。

帳下只遺一女，他的族人丹吉喇，便挈了他的女兒，隨帶噶爾丹骸骨，擬至清營乞降。札薩克汗愛姬不知下落，想已被噶爾丹弄死了。

不想中途被策妄阿布坦截住，將丹吉喇等網綁起來，送交行在。康熙帝頒詔特赦，命丹吉喇爲散秩大臣，噶爾丹子塞卜騰巴珠，也得了一等侍衛，俱安插張家口外，編入察哈爾旗。土謝圖車臣札薩克三汗遣歸舊牧。此時土謝圖汗與札薩克汗相遇不知應作何狀。關喀爾喀西境千餘里，增編部屬爲五十五旗，朔漠悉定。康熙帝銘

功狼居胥山而還。第三次親征，第三次班師。既至京師，大饗士卒，俘得老胡人數名，能彈箏，善作歌，帝賞以酒，各使奏技。中有一人能作漢語，筊歌淒楚，音調悲壯，但聽他嗚嗚咽咽的唱道：

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爲馬槽。滅我名王兮，虜我使歌，我欲走兮無路，嗚呼黃河以北奈若何！嗚呼北斗以南奈若何！

康熙帝聞歌大笑，並賞他金銀數兩，臺駝一匹。小子讀這歌詞，又技癢起來，隨作詩一首道：

絕北親征耀六師，往還三次始平夷，鐫碑勒石誇奇績，算是清朝全盛時。

看官欲知後，請至下回再閱。

天生尤物必傾人國，既亡札薩克，復亡土謝圖，至車臣部亦遭累及，甚至噶爾丹亦因此興師，因此覆滅。是可知妹喜禍夏，妲己禍商，褒姒禍周，史冊垂戒，非無因也。康熙帝爲有清一代英主，三次親征，卒平朔漠，撻伐之功未始不盛，但必鐫碑紀績，沾沾自喜，毋乃矜乎？秦始皇瑯琊刻石，寶車騎燕然勒銘，殊不足訓。以康熙帝之明，胡爲效此假故事以警世，揭心迹以垂譏，作者之用意深矣。

第二十八回 爭儲位家嗣被黜 羅文網名士沈寃

卻說康熙帝聰明英武，算作絕頂，即位以後，滅明裔，掃叛王，降臺灣，和俄羅斯，服喀爾喀，平準噶爾，他的聖德神功，小子已敘述大略。他還巡幸五臺山，共計五次，南巡又六次，巡幸五臺的緣故，有人說他是出去省親，因順治皇帝即位十八年，看破紅塵，到五臺山，削髮爲僧，康熙帝屢去探視，每到五臺，必令從騎停住寺外，單身進謁，直至順治帝已死，方才不去。這件事只可付作疑案，小子未曾目見，不敢信爲實事。若講到巡幸東南，東華錄上，明明說爲治河的緣故，其實康熙帝意思，亦並不是單爲治河，當時治河能手，有于成龍、靳輔等人，專管河務，都是考究地理，熟悉水性，難道康熙帝真是生而知之的聖人，略略巡閱，便能將河道大勢了然目中，格外籌畫的精密麼？他的深意，無非是昭示威德，籠絡人心，所以禪山謁陵，蠲租免稅，凡經過的地方，威德並用，東南的小百姓，從此怕他的威嚴，感他的德惠，把前明撇在腦後，個個愛戴清朝，清朝二百多年的基業，就此造成。若呆讀東華錄上文字，不加體會，便是笨伯，那裏曉得康熙帝的作用？

小說中有這般大議論，可謂得未曾有。但大書於敘述間，亦常夾有微議，我請將原文略換數

字，指不閱者云，若果讀此書的文字，不加體會，便是笨伯，那裏曉得著書人的作用。

只是康熙帝恰有一大失著，晚年來弄得懊喪異

常，到去世的時候，反致不明不白，待小子細細道來：康熙帝有二十多個兒子，長子名叫允禔，就是初征噶爾丹時，作裕親王福全的副手，古語道：『立嫡以長，』論起年紀來，允禔應作太子，但他乃妃嬪所生，不由皇后產出，皇后何舍里氏，只生一子允禔，允禔生下，皇后便歿，康熙帝夫婦情深，未免心傷，且因允禔是個嫡長，宜爲皇儲，就於允禔二歲時，先立爲皇太子。二歲立儲，未免太早。

後來重立皇后，妃嬪亦逐漸增加，一年一年的生出許多兒子，內中有四皇子胤禛，秉性陰沈，八皇子允禛，九皇子允禩，更生得異常乖巧，康熙帝格外愛寵一點。但既立允禔爲太子，自然沒有掉換的心思，允禔漸長，就令大學士張英爲太子師傅，教他詩書禮樂，又命儒臣陪講性理，南巡北幸時，亦嘗帶了允禔出去遊歷，總算是多方誘導，至親征噶爾丹，又要太子監國，宮廷中也沒有生出事來。

噶爾丹既平，東西南北，都已平靖，萬民樂業，四海澄清，康熙帝春秋漸高，也想享點太平弘福，有時讀書，有時習算，有時把酒吟詩，選了幾個博學宏詞老先生，陪侍左右，與他評論評論，這老先生輩，總是極力揄揚，交口稱頌。康熙帝又叫他纂修幾種書籍，什麼佩文韻府，什麼淵鑑類函，什麼數理精蘊，什麼曆象考成，什麼韻府拾遺，什麼駢字類編，還有分類字錦，子史精華，皇輿全覽等書，就是人人購買的康熙字典，也是這時候編成的。開了書櫃，一律搬出，每種書籍，統有御製序文，究竟是皇帝親筆，也不知是儒臣捉刀，筆筆成趣。小子無從深考，但日間與儒臣研究書理，夜間總與后妃共敘歡情，枕邊衾裏，免不得有陰謀奪嫡，媒孽允禔的言語，起初康熙帝拿定主意，不聽婦言，

後來諸皇子亦私結黨羽，構造蜚語，吹入康熙帝耳中，漸漸動了疑心，宮中后妃人等，越發搖唇鼓舌，播弄是非，你暖一情我挑一語，簡直說到允禔蓄謀不軌，窺伺乘輿，可笑這個英武絕倫的聖祖仁皇帝，竟被他內外蠱惑，把允禔當作逆子看待。

怪不得周幽管獄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竟降了一道上諭，廢皇太子允禔，并將他幽禁咸安宮，令皇

太子允禔及皇四子胤禛看守。於是這個儲君的位置，諸皇子都想補入，皇八子允禩，模樣兒生得最俊，性情亦格

外乖刁，在父皇面前，越自殷勤討好，暗中却想害死允禔，絕了後患。

事有湊巧，有一個相面先生，叫作張明德，在郡中賣藝騙錢，哄動一時。貝子貝勒等，統去請教，明德滿口趨奉，統說他是什麼富，什麼貴。看官！試想社會中，人有幾個不喜歡奉承？因此都說這明德，知人休咎，彷彿神仙一般。允禔懷着鬼胎，暗想自己相貌，究竟配不配做皇帝，遂換了衣裝，去試明德，誰知明德一邊，早已有人知風通報，等到允禔進去，明德卽向地跪伏，口稱萬歲。允禔連忙搖手，明德見風使帆，導允禔入內室，細談一番，一面說允禔定當大貴，一面又俯伏稱臣。允禔喜甚，不但露出真面，反與明德密定逆謀，明德僞稱有好友十餘人，都能飛檐走壁，他日有用，都可招致出來効勞。允禔遂與他定了密約，辭別回宮，甫入禁門，遇着大阿哥允禔，被他扯住，邀至邸中，原來允禔會封直郡王，另立府邸，當時屏去左右，向允禔道：「大阿哥從那裏來？」滿俗向稱皇子爲阿哥，所以允禔沿習俗語，叫允禔爲八阿哥。允禔道：「我不過在外邊閑游，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允禔笑道：「你休瞞我，張明德叫你萬歲呢。」允禔驚問道：「大阿哥如何曉得？」允禔道：「我是個順風耳，自然聽見。」允禔道：「你既曉得，須要爲我瞞過父皇。」允禔道：「這個自然，只可惜允禔不死，昨日聞有消息，父皇欲仍立允禔爲太子。」允禔頓足道：「這恰如何是好？」允禔道：「我恰有一個妙法，但不知你做皇帝，什麼謝我？」允禔道：「我若得了帝位，當封大阿哥爲並肩皇帝。」允禔道：「不好不好，世上沒有並肩皇帝，況我仍要受你的封，不如勿做爲是。」急得允禔連忙打恭，懇求妙策。允禔道：「你既要我設法，現在牧馬廠中，有個蒙古喇嘛，精巫蠱術，能咒人生死，若叫他害死允禔，豈不是好？」允禔非真心待弟，觀下文便知。允禔喜甚，便託允禔卽日照行，揖別而去。想做皇帝，便要弄殺阿哥，帝位之害人甚矣。

允禔卽去與蒙古喇嘛商議，蒙古喇嘛，名叫巴漢格隆，與允禔爲莫逆交，至是允禔與商，便取出鑲墜物十多件，交與允禔。允禔攜歸，想去通知允禔，轉念道：「我明明是皇長子，太子既廢，我宜代立，爲什麼去助允禔？」當下

躊躇一會，忽躍起道：「照這樣辦法，好一網打盡了。」商盧中實什麼藥？遂匆匆入宮，見了康熙帝，把允禩與張明德勾通事密奏一遍。康熙帝即令侍衛捉拏張明德，霎時間，明德拿到，立召內大臣問過口供，綁出宮門，凌遲處死。張明德面貌中，定要犯沒進罪，但明德自會相面，何不避吉避凶？一面飭宗人府將允禩鎖禁，允禩一想，這事只有大阿哥得知，我叫他瞞住父皇，他莫非轉去密奏麼？他要我死，我亦要他死，一班天子奈何奈何？遂對宗人府正道：「願見父皇一面！」宗人府落得容情，便帶入宮內。

康熙帝見了允禩，勃然大怒，把他批頰兩下。允禩泣道：「兒臣不敢妄爲，都是大阿哥教兒臣行的。」康熙帝怒道：「胡說！他教你行，還肯告訴我麼？」允禩道：「父皇如若不信，可去拏問牧馬廠內的蒙古喇嘛。」康熙帝又命侍衛將蒙古喇嘛拏到，嚴刑拷訊，得供是實，隨差侍衛至直郡王府，不由允禩分說，竟入內搜索，連地板盡行掘起，果然有好幾木人頭兒，埋在土內。侍衛取出，回宮奏覆，康熙帝震怒的，不得拔出佩刀，叫侍衛去殺允禩。侍衛至此，也不敢徑行奉命，跪伏帝前，代允禩求恕。此時早有宮監報知惠妃，惠妃係允禩生母，得了此信，三脚兩步的趨入，跪在地下，膝行而前，連磕了幾個響頭，口稱求皇上開恩開恩。康熙帝見此情狀，不由的心軟起來，便道：「愛妃且起！」惠妃謝過了恩，起立一旁，粉面中珠淚盈盈，額角上已突起兩塊青腫。美人幾乎急殺，天子未免有情，遂將佩刀收入，命侍衛起來，帶出允禩拘禁；又對惠妃道：「看你情面，饒了允禩，但我看他總不是個好人，須派人看管方好。」惠妃不敢再言，謝恩回宮。康熙帝即親書硃諭，將允禩革去王爵，即在本府內幽禁，領班侍衛奉旨去訖。

康熙帝經此一怒，便激出病來，是晚遂不食夜膳，次日，微發寒熱，便令御醫診治。諸皇子親視湯藥，皇四子胤禛晨夕請安，且從中婉說廢皇太子的冤枉，深愜帝意，於是釋放廢太子，亦令入宮侍疾。越數日，帝疾漸愈，乃令廢皇太子及諸皇子近前，并宣召諸王入內，隨即申諭道：「朕暇時披覽史冊，古來太子既廢，往往不得生存，過後人君又莫不追悔。朕自拘禁允禩後，日日紀念，近日有病，只皇四子默體朕心，屢保奏廢皇太子允禩，勸朕召見朕召

見一次愉快一次，嗣命在朕前守視湯藥，舉止頗有規則，不似從前的疏狂，想從前爲允禔鎮蹙，所以如此迷惑，現在既已改過，須要從此洗心。古時太甲被放，終成令主，有過何妨改之。卽是今日諸臣齊集，或爲內大臣，或爲部院大臣，統是朕所簡用，允禛應親近伊等，令他左右輔導，崇進德業，方不負朕厚望。四皇子胤禎，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目下能曲體朕意，懇懃懇切，可謂誠孝。五皇子允祺，七皇子允祐，爲人醇厚，藹然可親，允禛亦應格外親熱。自以後，朕不再記前愆，但教允禛日新又新，朕躬何憾。爾王大臣等須爲我教導允禛，毋致再蹈覆轍。」諸王大臣未曾答覆，只見皇四子跪奏道：「兒臣奉皇父諭旨，說兒臣屢保奏廢皇太子，兒臣實無其事。蒙皇父褒嘉，兒臣不敢承受。」故意推辭，所謂秉性陰沈。

康熙帝微哂道：「爾在朕前屢爲允禛保奏，爾以爲沒有證據，所以當衆強辯，爾果不欲居功，爾衷尚堪共諒。爾如畏允禔允禛，故意圖賴，便非正直，轉大失朕意了。」知子莫若父。皇四子叩首稱謝，又奏道：「十年前侍奉皇父，因兒臣喜怒不定，時蒙訓誡，近十來年，皇父未曾申飭，兒臣省改微誠，已荷皇父洞鑒，今兒臣年逾三十，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關繫兒臣身上，仰懇皇父於諭旨內，恩免記載，兒臣深感鴻慈。」康熙帝便對王大臣道：「近十年來，四阿哥確已改過，不見有忽喜忽怒形狀，朕今不過偶然諭及，令他勉勵，不必盡行記載便了。喜怒不定四字，都要爭辯，顯見陰鷲，不知東華錄已俱登出，爭辯何益？」

諸王大臣遵旨退出，私自議論，都料廢太子又要重立，果然到了次年，復立允禛爲皇太子，頒詔天下，遣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並封皇三子允祉爲誠親王，皇四子胤禎爲雍親王，皇五子允祺爲恆親王，皇七子允祐爲淳郡王，皇十子允禩爲敦郡王，皇九子允禕爲皇十二子允禩，皇十四子允禵俱爲固山貝子。又追究魘魅事，將蒙古喇嘛巴漢格隆處以磔刑，人家不怕他魘死，他却被人剛死了。這事暫算了結。不料翰林院編修戴名世，作了一部南山集，又興起大獄來了。

先是康熙初年，浙江湖州府莊廷鑑，素習儒業，平時頗留心史籍，一日，到市上閱遊，見有一片舊書坊，他却躡

將進去，隨手翻閱，舊書內中有一抄本夾入，視之，乃是明故相朱國禎的藁本。藁中記錄明朝史事，自洪武至天啓，都有編述，他即將此藁實回，招了幾個好朋友，互覽一番，友人統未曾見過，個個說是秘本。文人常態，專喜竊，就各搜集崇禎年間事情，補入卷末，并將自己姓名，及友人姓名，一一附記，算是生平得意之作。廷鑑死後，家人將此書刊行，適故歸安縣令吳之榮，失業家居，見了此書，讀到崇禎朝，有毀謗滿人等語，之榮遂上書告訐，清廷即令浙江大吏，按書中姓名，一一搜捕，已死的開棺戮屍，未死的，下獄正法。廷鑑是個首犯，開棺戮屍，不消說得，還把他兄弟駢戮，家產籍沒，真是可憐。吳之榮復職升官，爲了此事，士人多箝口結舌，不敢妄談。偏這戴名世身居翰苑清閑無事，著了一部南山集出來，集中採錄明桂王事，乃抄襲桐城人方孝標遺書，並不是名世親造的。都察院御史趙申喬，竟指他是誹謗朝廷，拜疏奏發。又是一個拍馬屁的官吏。康熙帝准了奏章，即飭拏名世下獄，命六部九卿會審。名世供詞抄錄方孝標演黔紀聞是實。當由六部九卿議奏，內說戴名世有心抄錄，作大不敬論，應置極刑。方孝標亦應戮屍。方戴族人，俱應坐死。此奏一上，自然照准，可憐名世爲這文字因緣，身被寸磔，戴氏族中與名世五服相連，統皆斬首。進士方苞，因是方孝標同宗，亦繫獄論死。幸虧大學士李光地極力洗釋，方苞得以出獄。方氏族中，除方標子弟外，也總算矜全了幾個。這是康熙五十年間事。自此體制愈嚴，朦蔽愈重。康熙帝年已六旬，精神亦漸漸衰退，比不得壯年時候，事事明察。到了五十一年，皇太子允礽，又不知爲着什麼事，觸怒了康熙帝，又把允礽廢黜，禁錮起來。小子但聞有御筆硃諭一道，略云：

前因允礽行事乖戾，曾經禁錮，繼而朕躬抱疾，念父子之恩，從寬免宥。朕在衆前，曾言其似能悔改，伊在皇太后衆妃諸王大臣前，亦曾堅持監誓，想伊自應痛改前非，晝夜警惕，乃自釋放之日，乖戾之心，即行顯露。數年以來，狂易之疾，仍然未除，是非莫辨，大失人心。朕今年已六旬，知後日有幾，天下乃太祖太宗世祖所創之業，傳至朕躬，非朕所創立，特先聖垂貽景福，守成五十餘載，朝乾夕惕，耗盡心血，竭蹶從事，尚不能詳盡如此狂易成。

疾，不得衆心之人，豈可付託乎？故將允弼仍行廢黜，禁錮爲此特諭。

允弼再廢後，康熙帝立定主意，不再言立太子事。諸皇子個個窺測，探不出什麼消息，便喚王大臣上書奏請。誰知上一次書受一次訓責，甚且還要治罪。諸王大臣方在疑慮，忽西域來了警信，報稱策安阿布坦殺進西藏去了。正是

大內未曾調宿釁，極邊又已啓兵爭。

西藏係清朝藩屬，遇着外侮，又要勞動清兵了。諸君試看下回，便自分曉。

蒙嗣被黜，名士沈寃，皆專制之愆使然。惟專制故，天下始羨皇帝之尊嚴。官民受皇帝之壓制，不敢妄想，獨衆皇子濟濟比肩，皆有世襲之望，於是勾通內外，覬覦儲位。雖以清聖祖之英明，不能免巫蠱呪詛之禍。惟專制故，天下始怨皇帝之刻毒，一語失檢，罪及妻孥，禍延宗族，生固難免，死且戮尸。當時畏其威而不敢動，後世必有起而報復者。雖以清聖祖之德惠，不能逃千秋萬世之譏。本回爲清聖祖病，抑且爲清聖祖惜。且隱懸一專制影子，留戒後世。是文字有關國體者，可謂裨官中上乘文字。

第二十九回 聞寇警發兵平藏衛 苦苛政倡亂據臺灣

却說中國西偏，有最高的大山一座，名叫喜馬拉雅。喜馬拉雅山北，有一種圖伯特人，聚族而居，號爲西藏。古時與中國不通，唐朝時部衆漸盛，入侵中華，唐史上稱他爲吐蕃國。唐太宗李世民，因他屢次寇邊，沒有安靖的日子，不得已將宗女文成公主嫁他國王噶木布，算是兩國和親，干戈得以少息。這文成公主素信佛教，在西藏設立佛寺，供奉釋迦牟尼佛像，自此西藏臣民個個皈依，變成了一個佛教國。傳到元朝時候，元世祖南下吐蕃，邀請吐蕃拔思巴爲帝師，冊封大寶法王，令他管領藏地，總握政教兩大權。他的子孫取名薩迦胡土克圖。薩迦就是釋

迦的轉音。胡土克圖乃是再世的意義。服飾尚紅，得娶妻生子，世人稱爲紅教。傳到明朝，紅教徒漸漸不法，信用日衰，甘肅西寧衛中，出了一個宗喀巴，入大雪山修行得道，別立一派，禁娶妻生子，衣飾尚黃，稱作黃教。善衆大加敬信，勢力不亞法王。宗喀巴死，有兩大弟子，一名達賴，一名班禪，統居前藏拉薩地。他因教中嚴禁娶妻，不得生子，遂另創一嗣續法，說是達賴班禪兩喇嘛，喇嘛卽高僧之意。世世轉生，達賴死後，第一世轉生，是敦根珠巴，第二世轉生，是根敦堅錯，傳到第三世轉生，是鎮南堅錯，較有品行，蒙古諸部，入藏歡迎，邀他至漠南說教，黃教遂流傳蒙古。第四世轉生，是雲丹堅錯，勢力越加擴張，漠北蒙古，因居地荒僻，不得親承教旨，另奉宗喀巴第三弟子哲卜尊丹巴後身，爲大胡土克圖，總理外蒙古教務，居住庫倫。第五世達賴轉生，叫作羅卜藏堅錯，用他近親桑結爲第巴。什麼叫作第巴？便是中國所稱管理政務的官員。達賴喇嘛，只理教務，不管政事，自第二世達賴起，已另置第巴等官，代理國政。是時紅教未絕，後藏地方護法教主，叫作藏巴汗，藏巴汗反對黃教，桑結欲除滅了他，省得出來作梗，遂聯絡厄魯特蒙古，遣和碩特部長固始汗，引兵入後藏，襲殺藏巴，另奉班禪喇嘛移駐後藏。從此藏地分前後二部，前藏屬達賴管轄，後藏屬班禪管轄。敘述詳明。

固始汗本居青海，曾受清太宗冊封，康熙三十七年，固始汗第十子達什巴圖爾，來京朝貢，康熙帝又封他爲親王。固始汗得清廷援助，聲勢頗強，至是有功黃教，復得了前藏東部喀木地，命子達贊鎮守，漸漸干涉前藏事情。桑結一想，殺了一個藏巴汗，又來了一個達延汗，未免引狼入室，自取禍殃。適值噶爾丹威振西域，桑結復陰與連結，叫他出兵青海，襲破和碩特部。桑結初意頗高於吳三桂等，但仍不能脫離外人，終非善策。達贊勢力，亦因此一挫。未幾達賴五世歿，桑結祕不發喪，僞傳達賴命令，任意妄行。噶爾丹入寇中國，桑結亦陰爲德惠，至噶爾丹敗走，乃遣使入貢，詐稱奉達賴命，求賜桑結封爵。清廷未察真僞，封桑結爲圖伯特國王，到了噶爾丹走後，丹吉喇等來降，方報桑結僞情狀，康熙帝賜書切責，桑結還詐稱部屬未靖，不敢遽洩達賴喪事，今當另立達賴，擇日發喪。康熙帝因道

途遼遠，不便細查，且由他將錯便錯的過去。桑結又欲去毒殺拉藏汗，事洩無成。拉藏汗卽和碩部達齊娃兒達賈死，拉藏汗嗣聞桑結有意害他，遂集衆潛入拉薩，將桑結捉來，一刀兩段。刁狡的人總歸速死，復把桑結所立的達賴指爲臆鼎，擒獻清廷，另立新達賴伊西堅錯爲第六世。

康熙帝嘉他恭順，封拉藏爲翼法恭順汗。偏這青海諸蒙古，不信伊西堅錯爲真達賴，另立了一個噶爾藏堅錯，在青海坐牀，請清廷速賜冊印。自是達賴變了兩個，誰真誰假，不能辨悉，到像一齣雙包案。兩下爭論，遂引出策妄阿布坦的兵禍來了。策妄截獻噶爾丹骸骨，奉表清廷，非常遜順。康熙帝命書阿爾泰山西麓，至天山北路一帶，給彼遊牧策妄得此廣土，竟想做第二個噶爾丹，并吞諸部。第一着下手，是娶了土爾扈特部阿玉奇汗女，做了妻室，復誘他妻弟背了阿玉奇，將父逐出俄羅斯。他假稱發兵幫助，竟把土爾扈特部佔據起來。杜爾伯特部努本衰弱，自然也服了他。第二着下手，又是依樣畫葫蘆，拉藏汗有一姊，年近花信，不知經策妄如何運動，復許嫁了他。我儘拉藏汗的阿姊，何故甘心做小老婆，想是策妄定有媚內手段。一笑，策妄娶了拉藏姊，又把那元配生的女兒，許與拉藏汗子丹衷，令他人替伊犁，不卽放歸。親上加親，外面似非常親熱，誰知他滿懷鬼蜮，詭計多端。丹衷離國日久，欲挈婦偕回，策妄許他歸國，發兵護送。行了好幾個月，方入藏境，拉藏汗聞子婦回來，率領次子蘇爾札，到達穆阿附近，一面迎接新婦，一面犒賞護送軍。兩下相遇，丹衷夫婦，謁見已畢，拉藏汗便命在行帳開筵，令護送軍一律與宴。拉藏汗素性嗜酒，至此因子婦回國，格外暢飲，一盃未了，又一盃接連，是十百千盃，飲得酩酊大醉，酣臥牀上。這邊的護送軍，飲畢出外，就在拉藏汗行帳外紮好了營。

是夜準部將官大策零又至，部下有六千兵馬，會合護送軍，殺入拉藏帳內。拉藏汗手下衛兵，本是不多，况又大家吃得沈醉，還有何人抵當？準部兵一擁而入，殺死了拉藏汗，把他次子蘇爾札捆綁起來。餘外不是被殺，便是被捆，只剩了一對新夫婦，一個是策妄嬌婿，一個是策妄嬌兒，總算用些情面，不去縛他。丹衷還蒙運風，隨卽潛到拉

薩，騙人拉薩城，把個半真半假的新達賴，拘入暗室，做個坐關和尚。妙語解頰。

這信傳到清廷，康熙帝本已遣靖逆將軍富甯安，率兵駐紮巴里坤，防備西域，至是急命傅爾丹爲振武將軍，祁里德爲協理將軍，出阿爾泰山，會合富甯安軍，嚴備準備。噶爾人寇，另遣西安將軍額魯特，督兵入藏，侍衛色梭爲後應。康熙五十七年，兩軍次第渡木魯烏蘇河，分道深入。大策零分軍迎戰，只數合便退。明是誘敵，額魯特率兵追入，色梭繼進，到喀喇烏蘇河岸，大策零留有伏兵，頓時四起，截住清兵。額魯特等料知陷入重地，率兵猛撲，怎奈這番敵軍純是精銳，與前時接仗，大不相同。額魯特不能前進，只得退後，不料後面流星馬又到，報稱準兵遠出後路，把軍餉截奪去了。清兵聞軍餉被劫，不戰自亂。額魯特色梭兩人，極力彈壓，勉強鎮定。過了數日，糧盡矢窮，準兵四面聚集，好似天羅地網一般，一陣攻擊，清兵全營覆沒，都做了沙場之鬼。雖是戰死，幸而死在西方，免得童男童女接引。

康熙帝接了敗報，再命皇十四子允禩爲撫遠大將軍，駐節西甯，升任四川總督年羹堯，肅兵成都，擬分道進發。敕封噶爾藏堅錯爲達賴六世，檄蒙古兵扈從達賴，隨大軍直入西藏，於是蒙古各汗王貝勒，各率部兵至青海，恭候清兵出塞。康熙五十九年春，詔移允禩移駐木魯烏蘇河沿餉，令將西甯軍付都統延信，出青海。年羹堯仍坐鎮四川，令將川軍付護軍統領噶爾弼，出打箭爐，分趨藏境。大策零聞清兵分出，自拒青海軍，另遣部兵三千餘人，抵當噶爾弼。噶爾弼副將岳鍾琪，素有膽略，領親兵六百名，首先開路，至三巴橋，係入藏第一險要，岳鍾琪招募番衆，許他重賞，令詐降守橋兵，裏應外合，竟把三巴橋佔住。噶爾弼率軍來會，忽聞準部兵來奪三巴橋，頭日叫作黑喇瑪，有萬夫不當之勇，噶爾弼頗驚慌起來。岳鍾琪道：「有鍾琪在，就使來了紅喇瑪，也不怕他，待明日擒他便是。」是夕，岳鍾琪率兵出營，潛掘陷坑，上用青草蓋住，令兵士帶了鈎索，伏在陷坑裏面。部署已定，然後回營。次晨，黑喇瑪仗着勇力，飛奔前來，岳鍾琪出兵對敵，誘黑喇瑪至陷坑旁。黑喇瑪有勇無謀，但知上前追殺，不料脚下有坑，一腳踏空，墜入坑內，任你黑喇瑪，膂力過人，至此被伏兵鈎住，急切不能展身。伏兵緊緊網縛，扛入清寨。黑喇瑪受

擒，餘衆不戰自降，方擬鼓行入藏，忽來了大將軍檄文，令待青海軍並進。噶爾弼躊躇未決，岳鍾琪道：「我兵只費兩月糧餉，從川西到此，已過了四十多日，若再待青海軍，糧餉食盡，如何入藏？現不如乘機疾進，沿途招撫番衆，用番攻番，約十日可抵拉薩，出其不意，容易蕩平。」噶爾弼欲集衆議決，鍾琪道：「事在必行，何須多議！鍾琪不才，願噴此一腔熱血，仰報朝廷，請於明晨即行。」鍾琪係岳武穆上二十一世孫，武穆雖金鍾琪忠清，似不能善繼祖武，惟爲清政職，恰有可原。噶爾弼也不多言。

次晨，岳鍾琪即用皮船渡河，直趨西藏，途中遇上司公布，用好言撫慰，公布很爲感激，遂代爲招集番兵七千，引鍾琪人拉薩。鍾琪觀番兵可恃，遂分部兵三千名，繞截大策零餉道，自領番衆趨拉薩城。拉薩城內，只有幾個準兵，見岳軍大至，盡行逃散。鍾琪長驅入城，號召大小第巴，宣示威德，除助逆喇嘛的，殺了五人，並幽禁九十多人，其餘一概赦免，那時僧俗都頂禮膜拜，感謝再生。

這時候，青海軍統領延信，正與大策零相持，連敗大策零數陣，策零欲退回拉薩，又被岳軍截住，進退兩難，遂扒山過嶺，遁回伊犁，途中崎嶇凍餒，死了大半。延信遂送新達賴入藏登座，令拉藏汗舊臣康濟鼐掌前藏政務，頗羅鼐掌後藏政務，留蒙古兵二千駐守，奉詔班師，各回原地鎮守，西藏暫歸平靖。康熙帝又要咬文嚼字，親製一篇平定西藏碑文，命勒石大招寺中，小子也不暇細錄。

只是康熙帝安樂一次，總有一次憂愁，相逼而來。臺樂相循，禍福相倚，是顛撲不破的事理。

入藏軍已報凱旋，臺灣忽

報大亂，說來可笑。臺灣亂首，乃是一個販鴨營生的小百姓，名叫一貴，他的姓恰與大明太祖皇帝相同。嘗見人聚賭，喪事排列儀仗，每借同姓的頭銜，書入頭行牌，以示烜赫。一貴雖是販鴨，然與明祖同姓，亦自足誇。自施琅收服臺灣後，臺民雖稍有蠢動，事發即平，至康熙晚年，用了一個貪淫暴虐的王珍，實授臺灣知府，沒有稅的要加稅，沒有糧的要徵糧，百姓不服，就要拏來打屁股，或枷號幾個月，還有一切訴訟事件，有錢即贏，無錢即輸，因此臺民怨憤異常。官逼民反，這個朱一

貴，雖是販鴨爲生，他却有幾個酒肉朋友，一叫黃殿，一叫李勇，一叫吳外，這三人素不安分，與朱一貴恰很是莫逆。一日到了酒樓，一面吃酒，一面談論平日事情，黃殿問一貴道：「近日朱大哥生意可好？」一貴搖頭道：「不好不好，現在這個混帳知府，棺材裏伸手，死要銅錢，連我販賣幾隻鴨，也要加捐。我此番販鴨一千隻，反蝕了好幾千本錢，看來只好罷休哩！」小本經營，不應加重捐，觀此便知。李勇吳外齊聲道：「這般狗官，總要殺掉他方好！」該殺！一貴道：「只有我等幾個小百姓，那裏能殺知府？」黃殿道：「要殺這個混帳知府，也是不難，只此處非講事堂，兄弟們不要多嘴。」黃殿垂。言畢，以目示意，大家飲完了酒，由一貴付了酒鈔，遂同至一貴家內，彼此坐定，黃殿道：「朱大哥，你道是販鴨好，是做皇帝好？」一貴醉醺醺的笑道：「黃二弟，真吃醉了，販鴨的人，怎麼好同皇帝去比？」黃殿道：「朱大哥，你想做皇帝否？」一貴大笑道：「像我的人，只能販鴨，那裏會做皇帝？」黃殿道：「明太祖朱元璋曾充廟祝，後來一統江山，好端端的做了皇帝。大哥也是姓朱，販鴨雖賤，比廟祝要略勝三分，水無斗量，人無貌相，要做皇帝，何難之有？」一貴聽了此言，不覺手舞足蹈起來，便道：「我就做皇帝，黃二弟等須要幫助我！」黃殿道：「總教大哥不要驚慌，明日就請大哥南面爲王！」一貴乘着醉意，便道：「我果有一日爲王，就使千刀萬剮，亦是甘心。」賭什麼氣，罰什麼呢？天道昭彰，不容妄說。黃殿道：「一言爲定，不要圖賴！」一貴道：「自然不賴！」黃殿便邀同李勇吳外，告別而去。

到了次日，黃殿復同李勇吳外，帶了一二百個流氓，抬了箱籠，匆匆到一貴家來。一貴不知何故，慌忙問道：「黃二弟，你同這許多人，到我家何幹？」黃殿道：「請你即日做皇帝！」一貴此時，已把昨日的酒話，統共忘記至此。始恍惚記憶起來，便笑道：「昨日乃是酒後狂言，如何作准？」黃殿道：「不能不能！昨日你已認實，今朝不能圖賴，就使你要不做，也不容你不做！」說畢，就命手下開了箱衣，取出黃冠黃袍，把朱一貴改扮起來。一貴道：「你等太會戲弄我了！」黃殿道：「那個來戲你？」頓時七手八腳，將朱一貴舊服扯去，穿了黃冠黃服，一個販鴨的小民，居

然要他坐在南面，做起強盜大王來了。看官！你道這套黃冠黃袍，是那裏來的？他是從戲子那裏借來，暫時一穿，還有一套蟒袍宮裙，續行取出黃殿趨入內室，扶出一個黃臉婆子，教他改裝。可憐這黃臉婆子，嚇得發抖，那裏敢穿這衣服？黃殿也顧不得什麼嫌疑，竟將蟒袍披在黃臉婆子身上，引他至一貴左側坐下。不與他繫宮裙，黃殿未算周到。於是大衆取出衣服，一律改扮，穿紅着綠，擠作一堆，向朱一貴夫婦叩起頭來。煞是好看。弄得朱一貴夫婦受也不是，不受也不是，索性像木偶一般。大家拜畢，竟去外邊劫掠，擄些金銀財帛，做起旗帳，造了軍器，佔了民房數十間，就揭竿起事。

一夫作俑，萬人響應，不到十日，竟招集了數千人。臺灣總兵歐陽凱，急議發兵往勦，游擊劉得紫素稱知兵，至是請行。歐陽凱不許，偏遣一個庸大無能的周應龍，領兵前去。敵寨距府城只三十里，周應龍沿途停止，三十里路，走了三日，敵衆依山拒守，應龍也不去攻擊，反縱兵焚掠近村村民，大憤，相率從賊。南路奸民杜君英，亦乘此作亂，與朱一貴連合，襲殺鳳山參將苗景龍，府城大震。歐陽凱帶了劉得紫及副將許雲，率兵一千五百，親勦一貴、黃殿、李勇、吳外等，出寨迎敵，許雲躍馬陷陣，賊皆辟易，黃殿等都逃入山中。會水師游擊游崇功，亦自鹿耳門入援，歐陽凱大喜，只道是敵衆膽落，毫不設備。過了兩日，朱一貴、杜君英、台軍大至，遙見塵頭起處，約有數萬人馬，逆邇前來。清兵先已膽寒，面面相覷。歐陽凱急出抵禦，正接仗間，把總楊泰立，在歐陽凱背後，忽然躍起，將歐陽凱刺落馬下。劉得紫急忙趨救，不防楊泰又一槍刺來，得紫急閃，坐騎已中了一槍，那馬負痛踏地，把得紫掀落地上，也被叛兵擒住。霎時官軍大亂，許雲游崇功攔阻不住，賊軍又圍裹攏來，只得拼命血戰。到了日中，矢砲俱盡，各手刃數十人，自刎而亡。

於是水師游擊張賢王鼎等，率兵千餘，戰艦數十艘，逃出澎湖。臺灣道梁文煊，知府王珍等，盡驅港內商舶漁艇，逃出鹿耳門。周應龍逃得更快，竟遁入內地。朱一貴進陷臺灣府，大掠倉庫，復得鄭氏舊貯砲械硝磺鉛鐵等，非

常歡喜。北路奸民賴池張岳，亦同日陷諸羅縣，擊殺參將羅萬倉，凡七日而全臺陷。朱一貴大會部衆，犒宴三日，自稱中興王，國號永和，封黃殿爲輔國公，兼銜太師，李勇吳外等爲侯，以下封了許多將軍總兵。袍服不及裁製，戴了一頂明朝冠，便算了事。裏面撈了無數婦女，充作妃嬪。一貴左擁右抱，說不盡的快活。比黃臉婆子何如？臺灣百姓，編出一種歌謠道：

頭戴明朝冠，身衣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

看了這種謠傳，朱一貴的王位，恐怕是不穩固了。究竟朱一貴做了幾日臺灣王，下回再行詳敘。

達賴轉生，明是佛教欺人之說，狡黠諸徒，利用之以攬權勢，於是真偽達賴之問題生。內閣未休，外侮已至，卒至全藏大亂，欺人者適以自欺，亦何益乎？清聖祖既遣將平藏，何不於此時設置賢吏，昌明政教，有以移其風而易其俗？乃復送一無知無識之達賴入藏坐牀，平一時之亂，或有餘，平一世之亂則不足，此所謂敷衍目前之計，無怪其旋平旋亂也。若臺灣收入版圖，已數十年，荑荆棘，夷谿洞，用夏變夷，推行風教，吾知數十年內，亦可收功。乃所用非人，徒知殃民，不知化民，一販鴨徒揭竿作亂，僅七日而全臺俱陷，何擾亂之速耶？有清一代，惟聖祖最號英明，而於絕域政教，不甚厝意，遑問自鄧以下乎？閱本回應令人嘆惜。

第三十回 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

却說朱一貴既陷臺灣，逃官難民，盡至澎湖，澎湖守將倉猝不知所爲，亦盡室登舟，將渡廈門，百姓驚惶的了不得。獨守備林亮，決計固守，馳赴海濱，攔住官民家眷，不准內渡，人心稍稍鎮定。水師提督施世驥，自廈門至澎湖，南澳總兵藍廷珍，奉閩督檄令，亦至澎湖來會。於是命守備林亮，千總董芳爲先鋒，率領艦隊八千人，直搗鹿耳門。適朱一貴與杜君英爭長，自相殘殺，確是強盜行爲。鄉民憤一貴暴掠，又各結民團，保護村落。清兵聞一貴內亂，百姓

不附，頓時勇氣百倍；到了鹿耳門，岸上大礮迭發，林亮、董芳冒死直進，遙望岸上砲臺，火藥疊積，林亮飭水兵用砲還擊，注射火藥，砲聲過處，火藥上衝，震得海水陡立，天地爲昏。那時岸上的守兵，統彈得不知去向。林亮、董芳即舍舟登岸，率兵直入施世驃藍廷珍，亦帶領大軍隨進，節節進攻，隨剿隨撫。看官！你想這等朱一貴、杜君英的混帳東西，那裏敵得住幾員虎將，連戰連敗，連敗連走，清兵乘勢追殺，直薄臺灣城下，東西南北，布滿兵隊，大砲的聲音，鎮日不息。朱一貴束手無策，只躲在偽宮內，對了一班王妃、王妾哭泣不止。此時究竟是販贖好，是做皇帝好？還是外面的軍師黃殿，想了一個劫營的計策，於夜間潛開城門，突擊清營，誰知早被藍廷珍料着，擺了一個空營計，待李勇、吳外等殺人，伏兵一齊掩擊，像砍瓜切菜一般。林亮斬了李勇、董芳，刺死吳外，只剩了後隊的黃殿，急忙逃回，轉身一望，城門已閉，城上立着一員大將，不是別人，乃是清游擊劉得紫。突如其來，原來劉得紫被楊泰擒去，獻與一貴，一貴頗重得紫名，不去殺他，把他禁住學宮，得紫不食三日，情愿餓死。諸生林皋、劉化、鯉，密勸得紫受食，徐圖恢復。得紫乃飲食如常，此次黃殿出城劫營，把城中部衆，盡行拔出，林、劉二生，遂邀集良民，擁得紫出學宮，閉了城門，請得紫上城拒守。黃殿進退無路，投濠自盡。施世驃下令，降者免死，於是叛衆盡降。劉得紫開城迎入，把前情敘說一遍，世驃即令導入偽宮，擒出朱一貴，審問屬實，推入囚籠。室內的偽妃、僞嬪，統教民間自認，令他帶去。做了數日妃嬪，滋味如何？統計清兵攻入鹿耳門，進復臺灣府城，也是七日。世驃復分兵搜剿南北兩路，擒到杜君英等，與朱一貴檻送北京，一概凌遲處死。千刀萬剮之言驗了，一貴自思，甘心不甘心。復將棄臺逃走的道府廳縣，盡行治罪。只王珍已懼罪自盡，命即剖棺梟示。王珍是個首惡，可惜不把他凌遲。施世驃等各邀獎敘，也不必細說了。

且說康熙帝因臺灣再平，八荒無事，自己又年將七旬，明知風燭草霜，衰年易邁，索性開了一個盛會，凡滿漢在職官員，及告老還鄉，得罪被譴的舊吏，年紀六十五以上的人，統召入乾清宮，一一賜宴。這時候，正是康熙六十年春間，天氣晴和不寒不暖，一班老頭兒，圍坐兩旁，差不多有一千個，圍住這個老皇帝，飲起酒來。皇帝又特別

加恩，叫他不要拘謹，大衆奉諭，開懷暢飲。酒與半酣，老皇帝動了詩興，做成七律詩一首，命與宴諸臣，按律恭和。這班老頭兒，把詩文一道，多半束諸高閣，滿員是簡直未曾用過工夫，至此要他個個吟詩，幾乎變成一種虐政，幸虧這班老人有些乖刁，預料這老皇帝召他飲酒，免不得咬文嚼字，因此早打好通關，先與幾個能詩作賦的老朋友，商量妥當，倩他作了搶替，一面復賄通宮監，託令傳遞，所以當場都吟成一詩，恭呈御覽，雖是好夕不一，總算不至獻醜。詩中大意，千首一律，無非是歌功頌德，一套爛調，等到詩已做成，日近黃昏，大衆散席，謝了聖恩，出宮而去。這場盛宴，叫作千叟宴，康熙帝到也非常得意。太監得了銀子，還要得意。可奈盛筵不再，好景難留，轉瞬間已是冬月，大學士九卿等，方擬次年聖壽七旬，預備大慶典禮，誰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康熙帝竟生起病來。這場病非同小可，竟是渾身火熱，氣急異常，太醫院內幾個醫官，輪流入內診脈，忙個不了。服藥數劑，稍稍減退，身子漸覺爽快，氣喘也少覺平順，只是精神衰邁，一時未能回復，所以未便起床。諸皇子朝夕問安，皇四子胤禛此次侍奉，却不見十分殷勤，每遇夜間，總要到理藩院尚書府內，密談一回。有何大事。這理藩院尚書名叫隆科多，乃是皇四子的母舅。句中有附。過了數日，康熙帝病體又好了一些，因臥床多日，未免煩躁，要出去開逛一番。皇四子胤禛入奏，父皇要出去散心，不如至暢春園內，地方寬敞，又是近便，最好靜養。康熙帝道：「這也是好，只冬至郊天期已近了，朕躬不能親往，命你恭代，須預先齋戒爲是。」皇四子胤禛聞了此諭，未免躊躇。爲什麼躊躇。康熙帝見他情形，便問道：「你敢是不願去？」胤禛即跪奏道：「兒臣安敢違旨，但聖體未安，理應侍奉左右，所以奉命之下，不覺遲疑。」康熙帝道：「你的兄弟很多，那個不能侍奉？你只管出宿齋所，虔誠一點便好。」胤禛無奈，遵旨退出。是夜，又與這個母舅隆科多，密議了一夕大事。

次日，康熙帝到暢春園，諸皇子隨駕前往，隆科多本是皇親，也隨同幫護。獨皇四子胤禛已去齋所，不在其中。有隆科多作代表，已經够了。又過了數天，康熙帝病症復重，御醫復輪流診治，服了藥全然無效，反加氣喘痰湧，有時或

不省人事，諸皇子都着了忙，只隆科多說是不甚要緊。是夜，康熙帝召隆科多入內，命他傳旨，召回皇十四子，只是舌頭塞澀，說到十字，停住一回，方說出四子二字。隆科多出來，即遣宮監去召皇四子胤禛，翌晨，胤禛至暢春園，先見了隆科多，與隆科多略談數語，即入內請安。康熙帝見他回來，痰又上湧，格外喘急。諸皇子急忙環侍，但見康熙帝指着胤禛說道：「好好！一只此兩字，別無他囑，竟兩眼一翻，歸天去了。」諸皇子齊聲號哭，皇四子胤禛大加哀慟，比諸皇子尤覺淒慘。真耶假耶？

隆科多向諸皇子道：「諸阿哥且暫收淚，聽讀遺詔！」此時諸皇子中，惟允禩遠出未歸，允禔仍被拘禁，未能擅出奔喪，允禛先已釋放一同在內，聽得遺詔二字，先嚷道：「皇父已有遺詔麼？」隆科多道：「自然有遺詔，請諸阿哥恭聽！」便即開讀道：「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仰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允禛允禔齊聲道：「遺詔是真麼？」隆科多正色道：「誰人有幾個頭顱，敢捏造遺詔？」於是嗣位已定，皇四子趨至御榻前，復撫足大慟，親爲大行皇帝更衣，可謂誠孝。隨即恭奉大行皇帝還入大內，安居乾清宮，喪事大典，悉遵舊章，不必細表。後人有滿清宮詞一首，紀此事道：

新月如鉤夜色闌，太陽直能藥爐寒。斧聲燭影皆疑案，是非非付史官。

統計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守成之中，兼寓勗業，南征北討的事情，上文已經詳敘，若講到內外各大吏，也算清正的多，貪污的少。自鰲拜伏罪後，後來只有大學士明珠，佐命有功，得康熙帝信任，未免露出驕恣情狀，然總不如鰲拜的專橫。此外名臣如魏裔介，魏象樞，李光地，湯斌等都通理學，于成龍張伯行熊賜履，張鵬，陸隴其等都守清操，彭孫遜，高士奇，朱彝尊，方苞等，雖沒有什麼功業，也要算治世文臣，有的通經，有的能文，肚子中含有學問，與一班酒囊飯袋，究竟兩樣。康熙帝也好學不倦，上自天象地輿，音樂法律兵事，下至騎射醫藥，蒙古西域拉丁文書字母，無乎不窺，無乎不曉，兼且自奉勤儉，待民寬惠，六十年間，蠲租減賦的諭旨，時有所聞，所以全國百姓統

是畏服；滿族中得此奇人，總要算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了。評論確當。

可惜晚年來儲位未定，遂致寔駕後，出了一樁疑案。這位秉性陰沈的四阿哥，竟登了大寶，擬定年號是雍正兩字，以次年爲雍正元年，是爲世宗憲皇帝。第一道諭旨，便封八阿哥允禩，十三阿哥允祥爲親王，令與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總理內外事務。第二道諭旨，命撫遠大將軍允禴，回京奔喪，一切軍務，由四川總督年羹堯接續辦理。兩諭俱有深意，休作閑文看過。

過了幾臘，就是雍正元年元日。雍正皇帝升殿，受朝賀禮畢，連下諭旨十一道，訓飭督撫提鎮以下文武各官，大致叫他是守法奉公，整躬率物，倘有不法情事，難逃朕衷明察，毋貽後悔！次日復視朝，百官俱至，雍正帝問百官道：「昨日元旦，卿等在家，作何消遣？」衆官員次第回答，或說飲酒，或說圍棋，或說是閒着無事，只有一個侍郎，臉色微赭，聽衆人俱已答畢，不能再推，只得老老實實的說道：「微臣知罪，昨晚與妻妾們玩了一回牌。」雍正帝笑道：「玩牌原干例禁，昨日乃是元旦，你又只與家中人消遣，不得爲罪。朕念你秉性誠實，毫無欺言，特賞你一物，你持回去，與妻妾並看罷！」說畢，擲下小紙包一個。侍郎拾在手中，謝恩而退，回到家中，遵着上諭，取出御賜的物件，叫妻妾同看，當即拆開紙包，大家一瞧，個個嚇得伸舌，復將昨日玩過的紙牌，仔細一檢，恰恰少一張。看官試捲卷一猜，應知這紙包中，不是別物，定是昨日所失的一張紙牌兒。那時有一位姨太太道：「昨日的紙牌，是我收藏，當時也不及細檢，不知如何被皇帝拏去一張，難道當今的聖上，是長手佛轉世麼？」侍郎道：「不要多嘴，以後大家留意便是。」這位姨太太偏要細問，侍郎走出戶外，四周圍瞧了一番，方入戶閉門，對妻妾道：「我今日還算大幸，聖上問我昨日的事，我曉得這個聖上，不比那大行皇帝，連忙老實說了，聖上方恕我的罪，賜我這張紙牌，若少許欺騙，不是殺頭，便是革職哩！」衆妻妾又都伸舌道：「有這麼利害！」侍郎道：「當今皇上做皇子時，曾結交無數奸漢，替他當差辦事，這班人藏有一種殺人的利器，名叫血滴子。」說到此處，忽聽簷上一聲微響，侍郎大驚失色。

連忙把頭抱住，疑心生暗鬼。眾妻妾不知何故，有幾個膽小的，忙躲入桌下。歇了半晌，一物從窗中縱入，侍郎越加胆怯，勉強一顧，乃是一隻狸斑貓。侍郎至此，不覺失笑，隨令眾妻妾各歸內室。眾妻妾經此一嚇，也不敢再問這血滴子。

小子恐看官尚未明白，只好補說數語，再入正傳。這血滴子是什麼東西？外面用革爲囊，裏面却藏着好幾把小刀，遇着讎人，把革囊罩他頭上，用機一撥，頭便斷入囊中，再用化骨藥水一彈，立成血水，因此叫做血滴子。這乃雍正皇帝同幾位綠林豪客，用盡心機，想出來的。

這班綠林豪客的首領，便是四川總督年羹堯。羹堯係富家之子，幼時脾氣乖張，專喜耍槍弄棍，他的父親年遐齡，請了好幾個教書先生，教他讀書，卻被羹堯逐去。後來得了一個名師，能文能武，把羹堯壓服，方纔學得一身本領。這名師臨別贈言，只有「就才斂範」四字。羹堯起初到也謹佩師訓，嗣後與皇四子胤禛結交，受他重託，招羅幾個好漢，結拜異姓兄弟，幫助這位皇四子。皇四子就保薦年羹堯，說他材可大用。康熙帝召見，果然是一個虎頭燕頤，威風凜凜的人物，遂連次超擢，從百總千總起，直升至四川總督。皇四子外特年羹堯，內仗隆科多，竟得了冠冕堂皇的帝位。他恐人心不服，有人害他，遂用了這班豪客，飛檐走壁，刺探人家隱情。撫遠大將軍允禩督理西陲軍務，是雍正帝第一個對頭，不但怕他帶兵，還要防他探悉隱情。因此借奔喪爲名，立刻調回，令年羹堯繼任。上文第二道諭旨，已自表明。至允禩回京後，免不得有點風聲聞知，且允禩允禴輩，又要同他細敘前情，語言之間，總帶了三分怨望。

誰知早已有人密奏，雍正帝即調往盛京，令他督造皇陵。允禩已去，又降了一道上諭，命總理王大臣道：

貝子允禩，原屬無知狂悖，氣傲心高，朕屢加訓誨，望其改悔，以便加恩，但恐伊終不知改，而朕必欲俟其自悔，則終身不得加恩矣。朕惟欲慰我皇妣太后之心，著晉封允禩爲郡王，伊從此若知改悔，朕自疊沛恩施。若怙終不悛，則國法具在，朕不得不治其罪。允禩來時，爾等將此旨傳諭知之。

這道上諭，真正離奇，既要封他爲郡王，又說他什麼無知，什麼不悛，這是何意？古人說得好：『將欲取之，必先姑與之。』雍正帝登位，先封允禩爲親王，也是這個用意。不過允禩本得罪先帝，人人曉得他的罪孽，所以加他封爵，絕不多談。上文第一道諭旨，更自表明。獨這允禩，乃先帝愛寵的驕子，前時並沒有什麼處分，只可先把他無影無蹤的罪名，加在身上，一面假作慈悲，封爲郡王，令臣民無從推測，然後好慢慢擺佈。

過了數月，又想出一個新奇法子，召集總理王大臣，及滿漢文武官員，齊集乾清宮。大衆不知有什麼大事，都捏着一把汗。雍正威權已見一斑。到了宮內，但見雍正皇上，南面高坐，諭衆官道：『皇考在日，曾立二阿哥爲太子，後來廢而又立，立而又廢。皇考晚年，常悶悶不樂，朕想立儲係國家大計，不立不可，明立亦不可。爾等有何妙策？』王大臣齊聲道：『臣等愚昧，憑聖衷定奪便是。』雍正帝道：『據朕想來，建立太子，與一切政治不同，一切政治，須勞大衆參酌，立太子的事情，做主子的理應獨斷。譬如朕有幾個皇子，倘必經大衆議過，方可立儲，恐怕這個王大臣說是這個阿哥好，那個王大臣說是那個阿哥好，豈不是築室道旁，三年不成麼？』既如此說，何必召王大臣會議？只是明立太子，又未免兄弟爭奪，惹出禍端，朕再三籌畫，想出一種變通的法子，將擬定皇儲的詔旨，親寫密封，藏在匣內。一說到此處，把頭向上一望，手向上一指，隨卽道：『便安放在這塊正大光明匾額後面，可好麼？』諸王大臣等，自然異口同聲，都說思慮周詳，臣下豈有異議？雍正帝遂命諸臣退出，只留總理事務王大臣在內，自己密書太子名字，封藏匣內，令侍衛緣梯而上，把這錦匣安放匾額後面，總算儲位已定。這方匾額，懸在乾清宮正中，正大光明四字，乃是雍正帝御筆親書，這也不在話下。

總理事務王大臣，只看見這匣子，不曉得裏面的名字，究竟是那一位阿哥，後來雍正帝妄駕，方將此匣取下，開了匣子，才識密旨中寫着皇四子弘曆。正大光明，恐未必是這樣講法。只弘曆是皇后鈕祜祿氏所出，相傳鈕祜祿氏起初爲雍親王妃，實生女孩，與海甯陳開老的兒子，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鈕祜祿氏恐生了女孩，不能得雍親王

懽心，佯言生男，賄囑家人，將陳氏男孩兒抱入邸中，把自己生的女孩子，換了出去。陳氏不敢違拗，又不敢聲張，只得將錯便錯，就算罷休。後人也有一首宮詞，隱詠這事道：

果然富貴亦神仙，內使傳呼敞御筵。不辨呂贏與牛馬，上方新賜洗兒錢。

立儲事已畢，忽接到川督年羹堯八百里緊報，「青海造反」爲這四字，又要勞動兵戈了。看官少憩，待小子續編下回。

本回起首二十行，只結束臺灣亂事，不足評論。接續下去，便是清聖祖晏駕事，後人互相推測，議論甚多。或曰世宗爲楊廣，年羹堯隆科多爲楊素，張衡，事鮮左證，語不忍聞，作書人所以不敢附和也。惟聖祖欲立皇十四子允禩，皇四子胤禛改御書將十字改爲于字，此則故父老皆能言之，似不爲無因。但證諸史錄，亦不盡相符。作者折衷文獻，語有分寸。至世宗嗣位，開手即鬼祟崇繪出一種祕密情狀，立儲大事也，乃亦以祕密聞，然則天下事亦何在不容祕密耶？司馬溫公云：「事無不可對人言。」清之世宗事無一可對人言，以視乃父之寬仁，蓋相去遠矣。

第三十一回 平青海驅除叛酋 碩硃諭懲戮同胞

却說青海在西藏東北，本和碩特部固始汗所居地，固始汗受清朝冊封，第十子達什巴圖爾，又受清封爲和碩親王，前文已經表過。應二十九回達什汗子羅卜藏丹津，襲爵羅卜藏丹津，陰謀獨立，欲脫清廷羈絆，遂於雍正元年，召集附近諸部，在察罕羅陀海會盟，令各復汗號，不得再遵清廷封冊，自己叫作達賴，渾台吉，統率諸部。又暗約策妄阿布坦爲後援，擬大舉入寇。偏是丹津的同族額爾德尼，及察罕丹津兩人，不願叛清，被丹津用兵脅迫，兩人竟挈衆內奔。是時清兵部侍郎常壽，適駐西寧，管理青海事務，因額爾德尼來奔，奏聞清廷。雍正帝尚未探悉隱情，

只道是青海內閣，卽遣常壽往青海調停。常壽到了青海，丹津不由分說，竟將常壽拘禁起來。川督年羹堯飛草奏報，奉命授年羹堯爲撫遠大將軍，准駐西寧，四川提督岳鍾琪任奮威將軍，參贊軍務。年羹堯分兵兩路，北路守疏勒河，防丹津內犯，南路守巴塘、巽塘，阻丹津入藏，又檄巴里坤鎮守將軍富寧安等，見上第二十九回。出屯吐魯番，截住策妄援兵。丹津三路援絕，只號召遠近喇嘛二十萬衆，專寇西寧。岳鍾琪自四川出發，沿途勦撫，解散丹津黨羽，西陲一帶，統已廓清。乘勢至西寧，遙見西北郭隆寺旁，聚集番僧無數，鍾琪卽令兵士前進，驅殺番僧。那時番僧並沒有十分勇略，不過一點劫掠的伎倆，忽見大軍紛至，勢甚凶猛，那裏還敢抵敵，呼嘯一聲，四散奔逃，被岳軍追過三條峻嶺，焚去十七寨及廬舍七千餘，斬首六千級，餘衆都竄還青海。丹津聞敗大驚，送歸常壽，奉表請罪。原來是銀

鐵槍頭。清廷不許，益促年羹堯進兵。

羹堯擬集兵四萬餘名，山西寧松潘甘州疏勒河，四面進攻，約於雍正二年四月內出發。岳鍾琪請道：「青海地方寥闊，寇衆不下十萬，我軍四路會攻，彼若亦四散誘我，擊彼失此，擊此失彼，恐要四面受敵哩。愚見不如先期發兵，乘春草未生時，擣其不備，方爲上策。」羹堯遲疑未決，鍾琪飛驛上奏，并願率精兵四千，自去殺賊。頗有膽略。雍正帝准奏，把西征專任鍾琪。鍾琪遂於二月出師，途次見野獸奔逸，料知前面定有間諜，嚴陣前行，果遇敵騎數百，四面兜圍，殺得一個不剩。復連夜進兵，沿路殲敵數千，於是敵無哨探，鍾琪令部兵磨食銜枚，宵行百六十里，直抵丹津帳外，拔柵而入。這時丹津正抱着兩個番婦，並頭睡熟，不料清兵撲至，倉猝之中，扯了一件番婦衣，披在身上，從帳後逃出，騎了白駝，向西北逃去。男裝女扮，倒也好看。鍾琪一陣追勦，殺斃無數，真個是尸橫遍野，血流成渠，一面掃穴犁庭，撥出丹津的弟妹及敵黨頭目數十人，頭目殺訖，弟妹押解京師，招降男女數萬，奪得駝馬牛羊器械甲仗無算。自出師至破敵，凡十五日，往返兩月，好算奇捷。詔封年羹堯一等公，岳鍾琪三等公，勒碑太學，如康熙時征章部例。岳鍾琪又進勦餘黨，以次蕩平，先後闢青海地千餘里，分其地賜各蒙古，分二十九旗設辦事大臣於

西寧，改西寧衛爲府城。青海始定。

雍正帝既平外寇，復壹意防着內訌，這日召舅舅隆科多入內議事，議了許久，隆科多始自大內退出。衆王大臣聞這消息，料知雍正帝必有舉動。到了次日，降旨派固山貝子允禔往西寧犒師，王大臣亦看不出什麼異事。過了兩日，又命郡王允禩巡閱張家口，王大臣也沒有什麼議論。只是廉親王允禩未免悶悶不樂。調虎離山，其兆已見。又過了十餘日，兵部參奏：「允禩奉使口外，不肯前往，捏稱有旨令其進口，竟在張家口居住。」云云。有旨：「著廉親王允禩議奏。」

一允禩既不肯奉差，何必再令前往，額爾金無關輕重，何必治罪，着允禩再議具奏。」專尋着允禩其意何居。允禩無法，只得再奏：「允禩不肯前往，捏旨進口，應革去郡王，速回交宗人府禁錮。」於是雍正帝批交諸王貝勒貝子公及

議政大臣，速議具奏。諸王大臣已俱知聖意，不得不火上添油，井中投石，把一個郡王，速回圈禁宗人府去了。礙了

一福。允禩罪狀已定，不料宗人府又上一本彈章，內稱：「貝子允禔，差往西寧，擅自遣人往河州買草，踏看牧地，抗違軍法，橫行邊鄙，請將允禔革去貝子，以示懲儆。」當即奉旨：「允禔革去貝子，安置西寧，繫下兩個。」

是年冬月，廢太子允禔，忽在咸安宮感冒時症，雍正帝連忙着太醫診治，復派舅舅隆科多前往探問。廢太子見了隆科多，愈加氣惱，病勢日增，服藥無效。雍正帝又許他入內侍奉，不到十天，廢太子竟死了。雍正帝立即下旨，

追封允禔爲和碩理密親王，又封弘皙母爲理親王側妃，命弘皙盡心孝養。理親王侍妾曾有子女者，俱令祿贖終身。又親往祭奠，大哭一場。並封弘皙爲郡王，一班拍馬屁的王大臣，都說聖上仁至義盡，就是雍正帝自說：「二阿哥得罪皇考，並非得罪朕躬，兄弟至情，不能自己，並非爲邀譽起見。」吾誰欺欺天乎？

只郡王弘皙奉了遺命，在京西鄭家莊關一所私第，奉母寧居，不聞朝事，總算一個明哲保身的貴冑。

雍正三年春，廉親王允禩、怡親王允祥、大學士馬齊、舅舅隆科多，奏辭總理事務職任，得旨照允。惟廉親王允

禩懷挾私心，遇事阻撓，不得議敘。看官！試想人非木石，那有不知恩怨的道理？這雍正帝對待兄弟，這般寡恩，這般樹怨，自然那兄弟們滿懷忿恨，也想報復。偏這雍正帝刻刻防備，凡允禩、允禴、允禊、允禵的祕密行爲，令隨帶血滴子的豪客，格外留心偵察。一日，西寧探客來報說：「九阿哥允禵在西寧，用西洋人程經遠爲謀主，編了密碼，與允禵往來通遞，大約是蓄謀不軌，請聖上密防。」隨呈上一封密函，乃是九阿哥與八阿哥的書信，被探客竊取得來。雍正帝反覆觀看，任你聰明伶俐，恰是一句不懂，當即收藏匣中，令探客再去細察。又一日，盛京探客亦到，報稱：「十四阿哥允禵督守陵寢，有奸民蔡懷慳，到院投書，稱允禵爲眞主，允禵並不罪他，反將書上要緊字樣，裁去塗抹，所以特來報聞。」雍正帝誇獎一番，打發去訖。這個探客已去，那個探客又來，據言：「八阿哥允禵日夜詛覘，求皇上速死。」雍正帝勃然大怒，詔大學士等撰文，告祭奉先殿，削允禵王爵，幽禁宗人府，移允禵禁保定。逮回允禵治罪，復陰令廷臣上本參奏，不到數天，參劾允禵、允禴的奏章，差不多有數十本。隆科多等尤爲着力，臆陳罪狀，允禩四十大罪，允禵二十八罪，允禴十四大罪，俱乞明正典刑。雍正帝恰令諸王大臣再三覆議。諸王大臣再三力請，聖旨宥之。三。韋爾日殺之。三。本出蘇東坡論說想雍正帝定是讀過所以作此情狀。方纔下旨，把允禵、允禴削去宗籍，允禵拘禁，改允禵名爲阿其那，允禵名爲塞思黑。「阿其那」「塞思黑」等語，乃是滿洲人俗話。「阿其那」三字，譯作漢文，就是猪。「塞思黑」三字，譯作漢文，就是狗。還有數道長篇大論的硃諭，小子錄不勝錄，只好將着末這一道錄供衆覽如左：

我皇考聰明首出，文武聖神，臨御六十餘年，功德隆盛，如征三藩，平朔漠，皆不動聲色，而措置帖然。凡屬兇頑，無不革面洗心，望風嚮化。而獨是諸子中，有阿其那、塞思黑、允禵者，奸邪成性，包藏禍心，私結黨援，妄希大位，如鬼如蜮，變幻千端。皇考曲加矜全寬宥之恩，伊等並無感激悔過之意，以致皇考震怒，屢降嚴旨切責，忿激之語，凡爲臣子者，不忍聽聞。聖躬因此數人，每憂憤感傷，時爲不豫，朕侍奉左右，安慰聖懷，十數年來，費盡苦心，委

曲調劑，此諸兄弟內廷人等所共知者。及朕卽位，以阿其那實爲匪黨倡首之人，伊若感恩，改過自新，則羣邪無所比暱，黨與自然解散，是以格外優禮，晉封王爵，推心任用。且知其素務虛名，故特獎以誠孝二字，鼓舞勸勉之。蓋朕心實望其遷善改過也。乃伊辦理事務，懷私挾詐，過犯甚多，朕俱一一寬免，未罰伊一人之俸，未治伊家下一人之罪，亦始終望其遷善改過耳。迄今三年有餘，而悖逆妄亂，日益加甚，時以蠱惑人心，擾亂國政，煩朕心，激朕怒爲事。而公廷之上，諸王大臣之前，竟至指誓天日，詛咒不道，不臣之罪，人人髮指。朕思此等兇頑之人，不知德之可感，或知法之可畏，故將伊革去王爵，拘禁宗人府，而阿其那反問人云：「拘禁之後，我每飯加餐，若全屍以殛，我心斷斷不肯。」似此悖逆之言，實意想所不到。古今所罕有也。總之伊自知從前所爲之事，久爲朕心洞悉，且爲天地所必誅，捫心自問，殊無可赦之理，遂以伊毒忍之性度朕，故爲種種桀驁狂肆之行，以激朕怒，但欲朕置伊於法，使天下不明大義之人，或生議論，致朕之聲名，有損萬一，以快其不臣之心，遂其怨望之意。朕受皇考付託之重，統御寰區，一民一物，無不欲其得所，以其享皇考久道化成之福，豈於兄弟手足，而反忍有傷殘之念乎？且朕昔在藩邸時，光明正大，諸兄弟才識實不及朕，待朕悉皆恭敬盡禮，不但不敢侮慢，並無一語爭辯，亦無一事猜嫌，此歷來內外皆知者，不待朕今日粉飾過言也。今登大位，豈忽有藏怒匿怨之事，而欲修報復乎？無奈朕昆弟中，有此等大姦太惡之徒，而朕於家庭之間，實有萬難萬苦之處，不可以德化，不可以威服，不可以誠感，不可以理喻，朕展轉反覆，無可如何，含淚呼天，我皇考及列祖在天之靈，定垂昭鑒。阿其那與塞思黑允禩，允禩允禩結爲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爲罪魁，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允禩等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固而不解。總之此數人者，希冀非分，密設邪謀，賄結內外朋黨，煽惑衆心，行險徼倖之輩，皆樂爲之用，私相推戴，而忘君臣之大義。此風漸積，已二十餘年，惟朕知之最詳最確。若此時不將朕所深知灼見者，分晰宣諭，曉示天下，垂訓後人，將來朕之子孫，欲明晰此逆黨之事，恐年歲久遠，或有懷挾私心之輩，借端牽引，反致無罪。

之人枉被冤抑。况朕之所深知者，在廷諸臣，未必能盡知之，三年以來，朕遇便則備悉訓示，明指伊等居心行事之奸險；今在廷諸臣雖知之矣，而天下之人未必能知之。此是非邪正所關甚大，朕所以不得不反覆周詳，剖悉曉諭也。諸王大臣體列阿其那塞思黑允禔各款，合詞糾參，請正典刑以彰國法，參劾之條，事事皆係實蹟，而奏章中所不能盡者，尚有多端，難以悉數。今諸王大臣以邪黨不翦，奸宄不除，恐爲宗社之憂，數次力引大義滅親之請者，固爲得理，但朕受皇考付託之重，而手足之內，遭遇此等逆亂頑邪，百計保全而不得，實痛於衷，不忍於情，然使姑息養奸，優柔貽患，存大不公之私心，懷小不忍之淺見，而不籌及國家宗社之長計，則朕又爲列祖列宗之大罪人矣。允禔允禵允禳，雖屬狂悖乖張，尚非首惡，已皆拘禁，冀伊等感發天良，悔改過惡。至阿其那塞思黑治罪之處，朕不能卽斷，俟再加詳細熟思，頒發諭旨，可將諸王大臣等所奏，及朕此旨，頒示中外，使咸知朕萬難之苦衷，天下臣工自必諒朕爲久安長治之計，實有不得已之處也。特諭。

這諭下後，不到數日，順承郡王錫保入奏，阿其那死了。雍正帝故作驚訝道：「阿其那有什麼重病，竟致身死？看守官也太不小心，既見阿其那有病，爲何不先報知？」錫保道：「據看守官說，昨日晚餐，阿其那還好好兒吃飯，不料到了夜間，暴疾而亡。」雍正帝頓足道：「朕想他改過遷善，所以把他拘禁，不忍加誅，誰知他竟病死了。」正嘆間，宗人府又來報道：「塞思黑在保定禁所，亦暴疾身死。」雍正帝嘆道：「想是皇考有靈，不是皇考乃是血滴子，把二人伏了冥誅，若使不然，他二人年尚未老，爲什麼一同去世呢？」次日，諸王大臣合詞奏請，阿其那塞思黑逆天大罪，應戮屍示衆，其妻子應一律正法。同黨允禔允禵亦應斬決。允禔允禵等即果不法，究竟雍正帝兄弟允禔已死，允禵亦不過殘喘苟延，諸王大臣還要奏請斬決，連妻子都要正法，若非暗中使那有這般大膽，奉旨：「阿其那塞思黑已伏冥誅，應毋庸議，其妻子從寬免誅，逐回母家，嚴加禁錮。允禔允禵尚非首惡，暫緩正法，後再定奪。」王大臣等見了此旨，方不再奏，後人有詩咏此事道：

阿其那與塞思黑煎豆燃箕苦不容。玄武門前雙折翼，秦陵畢竟勝唐宗。

允禩允禵死後，雍正帝已除內患，復想出一種很毒的手段，連年羹堯隆科多一班人物，也要除滅了他，這正算是辣手下回表明一切，請看官往後續閱。

蕩平青海，功由岳鍾琪，年羹堯第拱手受成而已，封爲一等公，酬庸何厚！且聞其父年遐齡，亦晉公爵，其長子斌列子爵，次子富列男爵，賞浮於功，寧非別有深意耶？後人謂世宗之立，內恃隆科多，外恃年羹堯，不爲無因。作者既於前回表明，本回第據事直敘兩兩對勘，已見隱情。若允禩允禵等，不過於聖祖在日潛謀奪嫡而已，世宗以計得立，即視之若眼中釘，始則虛與委蛇，繼則屢加呵責，匪惟斥之，且拘禁之，匪惟禁之，且暗殺之。改其名曰阿其那，曰塞思黑，曾亦思阿其那，塞思黑爲何人之子孫，自己又爲何人之子孫乎？辱其兄弟，與辱己何異？與姪及祖考又何異？雖利口喋喋，多見其忍心害理而已。作者僅錄殊論一道，已如見肺肝，王大臣輩無幾焉。

第三十二回 兔死狗烹功臣駢戮 鴻罹魚網族姓株連

却說撫遠大將軍年羹堯，本是雍正帝的心腹臣子，青海一役，受封一等公；其父遐齡，亦封一等公爵，加太傅銜，賜緞九十疋，長子斌封子爵，次子富亦封一等男，古人說得好：『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年羹堯得此寵遇，未免驕侈起來。况他又是雍正帝少年朋友，並有擁戴大功，自思有這個靠山，斷不至有意外情事，因此愈加驕縱。平時待兵役僕隸，非常嚴峻，稍一違忤，立即斬首。他請了一個西席先生，姓王字涵春，教幼子念書，令廚子館僮侍奉。謹一日，飯中有穀數粒，被羹堯察出，立即處斬。又有一個館僮，捧水入書房，一個失手，把水倒翻，巧巧潑在先生衣上，又被羹堯看出，立拔佩刀，割去館僮雙臂，嚇得這位王先生，日夜不安，一心只想辭館，怎奈見了羹堯，又把話兒

嚙住，恐怕觸作東翁，也似廚子館僮一般，戰戰兢兢，過了三年，方得東翁命令，叫幼子送師歸家。這位王先生，雖開這閣羅王，好像得了恩赦，匆匆回家，到了家門，蓬髮變成巨廈，陋室竟作華堂，他的妻子出來相迎，領着一羣丫頭使女，竟是珠圍翠繞，玉軟香溫，弄得這位王先生，茫無頭緒，如在夢中。後經妻子說明，方知這場繁華，統是東家年大將軍，背地裏替他辦好，真是感激不盡。那位年少公子，奉了父命，送師至家，王先生知他家法森嚴，不敢叫他中道折回，到了家中，年公子呈上父書，經先生拆閱，乃是以子相託，叫幼子居住師門，不必回家。先生越發奇怪，轉想年大將軍既防不測，何不預先辭職，歸隱山林，這真不解！其實魏曉雖免一死，即使歸隱，亦恐雍正不肯放過。當時亦不使多嘴，但將來書交年公子自閱。公子閱畢，自然遵了父命，留住不歸。先生也自然格外優待，且不必說。

只正將軍總是這般脾氣，喜怒無常，殺戮任性，起居飲食，與大內無二，督撫提鎮，視同走狗，在西寧時，見蒙古貝勒七信的女兒，姿色可人，遂不由分說，着兵役抬回，取樂一面，令提督吹角守夜，提督軍門，總道他得了嬌娃，無暇巡察，差了一個參將，權代守夜。誰知這位年大將軍，精神正好，上了一次舞臺，又起身出營巡邏，見守夜的乃是參將，並不是提督，遂即回營，把提督參將，一齊傳到，喝令斬決，示衆。但他既殘忍異常，如何軍心，這般畏服他殺人，原是利害，他的賞賜，也比衆不同，一賜千萬，毫不吝惜，所以兵士絕不謀變。惟這賞錢從那裏得來，未免納賄營私，冒銷濫報。雍正帝未除允禩、允禔等人，雖聞他種種不法，還是隱忍涵容，等到允禩、允禔已經拘禁，他索性把同與祕謀的人，也一律處罪，免得日後洩漏。手段真辣一日下諭，調年羹堯為杭州將軍，王大臣默窺上意，料知雍正帝要收拾羹堯，便合詞劾奏。雍正帝大怒，連降羹堯十八級，罰他看守城門。他在城門裏面，守得格外嚴密，任你王孫公子，絲毫不肯容情，因此挾怨的人，愈沿愈多。王大臣把他前後行爲，一一參劾，有幾條是真憑實據，有幾條是周內深文，共成九十二大罪，請即凌遲處死。還是雍正帝記念前勞，只令自盡，父子等俱革職了事。惟年富本不安本分，着即處斬，所有家產，抄沒入官。

年羹堯已經伏法，還有隆科多未死，雍正帝又要處治他了。都察院先上書糾劾隆科多，說他庇護年羹堯，例應革職得旨：「削去太保銜職任照舊。」嗣刑部又復上奏，劾他挾勢婪贓，私受年羹堯等金八百兩，銀四萬二千二百兩，應卽斬決。有旨：「隆科多才尚可用，治是有才免其死罪，革去尚書令往理阿爾泰邊界事務。」隆科多去後，議政王大臣等復奏隆科多私鈔玉牒，存貯家中，應拏問治罪。奉旨准奏，卽着緹騎逮回隆科多，飭順承郡王保密審，錫保遵旨審訊，提出罪案，質問隆科多。隆科多道：「這等罪案，還是小事，我的罪實不止此。只我乃是從犯，不是首犯。」錫保道：「首犯是那一個？」隆科多道：「就是當今皇上一。」錫保道：「胡說！」隆科多道：「你去問他，那一件不是他叫我做的。他已做了皇帝，我等自然該死。」彷彿隋朝的張衡錫保不敢再問，便令將隆科多拘住，一面鍛鍊成獄，說他大不敬罪五件，欺罔罪四件，紊亂朝政罪三件，姦黨罪六件，不法罪七件，貪婪罪十七件，應擬斬立決，妻子爲奴，財產入官。雍正帝特別加恩，特下諭旨道：

隆科多所犯四十款重罪，實不容誅，但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諸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是大臣之內，承旨者惟隆科多一人，不啻自認今因罪誅戮，雖於國法允當，而朕心實有所不忍。隆科多忍負皇考及朕高厚之恩，肆行不法，朕既誤加信任於初，又不曾嚴行禁約於繼，惟有朕身引過而已。在隆科多負恩狂悖，以致臣民共憤，此伊自作之孽，皇考在天之靈，必昭鑒而默誅之。何不用血滴子隆科多免其正法，於暢春園外附近空地，造屋三間，永遠禁錮伊之家產，何必入官，其妻子亦免爲奴。伊子岳興阿著革職，玉桂著發往黑龍江當差。欽此。

雍正帝本是個刻薄寡恩的主子，喜怒不時，刑賞不測，他於年羹堯隆科多二人，一令自盡，一飭永禁，惟家眷都不甚株累，分明是紀念前功，格外矜全的意思。只前回說這年大將軍，係血滴子的首領，此次年將軍得罪，難道這種俠客，不要替他復讎麼？據故老傳說：「雍正帝既滅了九祺允禩一班兄弟，復除了年羹堯隆科多一班功臣，

他想內外無事，血滴子統已沒用，索性將這班豪客，誘入一室，陽說飲酒慰勞，暗中放下毒藥，一古腦兒把他斃死，絕了後患，所以血滴子至今失傳。這種道聞，畢竟是真是假，小子無從證實，姑遵了先聖先師的遺訓，多闕疑便了。

只是年羹堯案中，還牽連文字獄兩案：浙人汪景祺，作西征隨筆，語涉譏訕，年羹堯不先奏聞，目爲大逆罪，把汪景祺立即斬決，妻子發往黑龍江爲奴，還有侍講錢名世，作詩投贈年羹堯，頌揚平藏功德，諂媚姦惡，罪在不赦，革去職銜，發回原籍。榜書「名教罪人」，懸掛錢名世居宅，總算是格外寬典。此外文字獄，亦有數種：江西正考官查嗣庭，出了一個試題，係大學內「維民所止」一語，經廷臣參奏，說他有意影射，作大逆不道論。小子起初也莫名其妙，後來覓得原奏，方知道他的罪證，原奏中說「維」字「止」字，乃「雍」字「正」字下身，是明明將「雍正」二字，截去首領，顯是悖逆。可憐這正考官查嗣庭，未曾試畢，立命掣解進京，將他下獄，他有冤莫訴，氣憤而亡。還要把他戮屍梟示，長子坐死，家屬充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又有故御史謝濟世，在家無事，注釋大學，不料被言官聞知，指他毀謗程朱，怨望朝廷。順承郡王錫保參了一本，即令發往軍台効力。這個謝濟世，竟病死軍台，不得生還。秦皇焚書坑儒，亦是此意。相傳雍正年間，文武官員，一日無事，便相慶賀，官場如此，百姓可知，這真叫他法網森嚴呢。

另有一種案子，比上文所說的，更是重大，待小子詳細叙來：浙江有個呂留良，表字晚村，他生平專講種族主義，隱居不仕。大吏聞他博學，屢次保薦，他却誓死不去。家居無事，專務著作，到了死後，遺書倒也不少，無非論點夷夏之防，及古時井田封建等語。當時文網嚴密，呂氏遺書，不便刊行，只其徒嚴鴻逵，沈在寬等，抄錄成編，作爲祕本。湖南人曾靜，與嚴沈兩人，往來投契，得見呂氏遺著，擊節嘆賞，尋聞雍正帝內誅骨肉，外戮功臣，清宮裏面，也有不乾不淨的謠傳，他竟發生癡想，存了一個尊攘的念頭。中了書毒他有個得意門生，姓張名熙，頗有膽氣，曾靜與他密議，張熙道：「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曾靜道：「春秋大義，內夏外夷，若把這宗旨提倡，那有不感動

人心你如何說是不可？」張熙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崇我師生兩個，安能成事？」曾靜道：「居吾語汝！」滿口經書，確是兩個書獃子。遂與張熙耳語良久。張熙仍是搖頭。曾靜道：「他是大宋岳忠武王後裔，難道數典忘祖麼？況滿廷很加疑忌，他亦晝夜不安，若有人前往游說，得他反正，何愁大業不成？」張熙道：「照這樣說來，到有一半意思，但是何人可去？」曾靜道：「明日我即前往。」張熙道：「先生若去，吉凶難卜，還是弟子効勞爲是。」有上弟子服其勞，張熙頗不愧真傳。曾靜隨寫好書信，交與張熙，并向張熙作了兩個長揖。張熙連忙退避。次日，張熙整頓行裝，到業師處辭行。曾靜送出境外，復吩咐道：「此行關係聖教，須格外鄭重。」這張熙答應別了曾靜，徑望陝西大道而去。

這時川陝總督正是岳鍾琪，張熙晝行夜宿，奔到陝西，問明總督衙門，即去求見。門上兵役把他攔住，張熙道：「我有機密事來報制軍，敢煩通報。」便取出名帖，遞與兵役。由兵弁遞進名帖，鍾琪一看，是湖南靖州生員張熙八個小字，隨向兵弁道：「他是個湖南人氏，又是一個秀才，來此做什麼？不如回絕了他。」兵弁道：「據他說有機密事報聞，所以特地前來。」鍾琪道：「既如此，且召他進來。」兵弁出去一會，就帶了張熙入內。張熙見了岳鍾琪，只打三拱，鍾琪也不與他計較，便問道：「你來此何幹？」張熙取出書信，雙手捧呈。鍾琪拆閱一周，頓時面色改變，喝令左右將張熙拿下。左右不知何故，只遵了總督命令，把張熙兩手反綁。張熙到也不甚驚懼，鍾琪使出坐花廳，審問張熙，兩旁兵弁差役，齊聲呼喝，當將張熙帶進，令他跪下。鍾琪道：「你這混帳東西，敢到本部堂獻書，勸本部堂從逆，正是不法已極，只我看你一個書生，那有這般大膽，究竟是被何人所愚，叫你投遞逆書，你須從實招來，免受刑罰！」張熙微笑道：「制軍係大宋忠武王後裔，獨不聞令先祖故事麼？忠武王始終讎金，曉明攘夷大義，雖被賊臣構陷，究竟千古流芳。公乃背祖事讎，寧非大誤，還請亟早變計，上承祖德，下正民防，做一番烈烈轟轟的事業，方不負我公一生抱負。」鍾琪大喝道：「休得胡說！我朝深恩厚澤，浹髓淪肌，那個不心悅誠服，獨你這個逆賊，敢來妄言。如今別話不必多說，但須供出何人指使，何處巢穴！」張熙道：「揚州十日，嘉定三日，這是人人曉得的。」

故事，我公視作深恩厚澤，真正奇聞。我自讀書以來，頗明大義，內夏外夷，乃是孔聖先師的遺訓，如要問我何人指使，便是孔夫子，何處巢穴，便是山東省曲阜地方，所供是實。」諷語得妙。鍾琪道：「你不受刑，安肯實供？」喝左右用刑。早走上三四個兵役，把張熙擎翻，取過刑杖，連撻臀上，一五一十的報了無數，連臀血都澆了出來。張熙只連叫孔夫子，孔老先生，終沒有一句實供。鍾琪復命左右加上夾棍，這一夾，比刑杖利害得多，真是痛心徹肺，莫可言狀。張熙大聲道：「招了招了。」兵役把夾棍放寬，張熙道：「不是孔夫子指使，乃是宋忠武王岳飛指使的。」妙語。鍾琪連拍驚堂木，喝聲快來。兵役復將夾棍收緊，張熙哼了一聲，聲絕地上。兵役忙把冷水噴醒，鍾琪喝問實供不實供。張熙道：「投書的是張熙，指使的亦是張熙，你要殺就殺，要剮就剮。哼！哼！我張熙倒要流芳百世，恐怕你岳鍾琪恰道臭萬年。」鍾琪暗想道：「我越用刑，他越倔強，這個蠢漢，不是刑罰可以逼供的。」當命退堂，令將張熙拘入密室。

過了兩夕，忽有一個湖南口音，走入張熙囚室內，問守卒道：「那個是張先生？」守卒便替他指引，與張熙照面。張熙毫不認識，便是那人開口道：「張兄久違了！」張熙不覺驚異起來。那人道：「小弟與張兄乃是同鄉，只與張兄會過一次，所以不大相識。」張熙問他姓名，那人道：「此處非講話之所，惟聞張兄創傷，特延傷科前來醫治，待張兄傷愈，再好細談。」說畢，便引進醫生，替他診治，外敷內補，日漸痊可。那人復日夕問候，張熙感他厚誼，一面道謝，一面問他來歷。那人自說現充督署幕賓，張熙越加驚疑。那人并說延醫診治，亦是奉制軍差遣。張熙道：「制軍與我爲讎，何故醫我創傷？」那人起身四瞧，見左右無人，便與張熙附耳道：「前日制軍退堂，召我入內，私對我說道：『你們湖南人，頗是好漢。』我當時還道制軍不懷好意，疑我與張兄同鄉，特來窺探，我便答道：『這種人心懷不軌，有什麼好處？』制軍恰正色道：『他的言語，倒是天經地義，萬古不易，只他未免冒失，那裏有堂堂皇皇來投密書，我只得把他刑訊，瞞住別人耳目，方好與他密議。』隨央我延醫診治。我雖答應下來，心裏終不相信，所以

次日未來此處。處處反說，不怕張熙不入彀中。不意到了夜間，制軍復私問延醫消息，并詢及張兄傷痕輕重如何？我又答道：「此事請制軍三思，他日倘傳將出去，恐怕未便，況當今密探甚多，總宜謹慎爲是。」制軍悵然道：「我道你與他同鄉，不論國防，也須顧點鄉誼，你却如此膽小，聖言微義，從此湮沒了。」隨又取出張兄所投的密書，與我瞧閱，說著：「書中語語金玉，不可輕視。」我把書信閱畢，繳還制軍，隨答道：「據書中意思，無非請制軍發難，恐怕未易成功。」這一句話，惱了制軍性子，頓時怒容滿面道：「我與你數年交情，也應知我一二，爲什麼左推右阻？」我又答道：「據制軍意見，究屬如何？」制軍道：「我是屢想發難，只惜無人幫助，獨木不成林，所以隱忍未發，若得寫書的人邀作臂助，不患不成。你且將張某醫好，待我前去謝罪，詢出寫書人姓字，前去聘他方好。」又叫我嚴守秘密，我見制軍誠意，并因張兄同鄉，所以前來問候。張熙聽他一派鬼話，似信非信，便道：「制軍如果有此心，我雖死亦還值得。但恐制軍口是心非。」那人便接口道：「現今皇上也很疑忌制軍，或者制軍確有隱衷，也未可知。」故作隱晦之筆，可謂善語。說畢辭去。

隔了一宿，那人竟與岳制軍同至密室。岳制軍謙恭的了不得，聲聲說是恕罪，又袖出人獲二支，給他調養，并說道：「本擬設席壓驚，只恐耳目太多，不便張皇，還請先生原諒。」敍了許久，也不問起寫書人姓字，作別而去。嗣後或是那人自來，或是制軍同至，披肝露膽，竭盡真誠，誠恐被他籠住，不知不覺的把會靜姓名，流露出來。岳鍾琪當即飛奏，并移咨湖南巡撫王國棟，鞫問會靜。雍正帝立派刑部侍郎杭奕祿，正白旗副都統海蘭，到湖南會同審訊。會靜供稱生長山僻，素無師友，因歷試州城，得見呂留良，詐論時文，及留良日記，因此傾信。又供出嚴鴻逵，沈在寬等，往來投契等情。杭奕祿等據供上聞，雍正帝復飛飭浙江總督李衛，速鞫呂留良家屬，及嚴鴻逵，沈在寬一千人犯，并會靜張熙，一并押解到京，命內閣九卿，識成罪案。留良戮屍，遺書盡燬。其子毅中處斬，鴻逵已病歿獄中，亦令梟首。在寬凌遲處死。罪犯家屬發往黑龍江充軍。會靜張熙，因被感訛言，加恩釋放。惟將前後罪犯口供，一一彙

錄刊布，冠以聖諭，取名大義覺迷錄，頒行海內，留示學宮。可憐呂留良等家眷，被這虎狼衙役，牽的牽，扯的扯，從浙江到黑龍江，遙遙萬里，備極慘楚，單有一個呂四孀，乃留良女兒，他却學成一身好本領，奉着老母，先日遠颺去了。小子湊成七絕一首道：

文字原爲禍患媒，不情慘酷儘堪哀。獨留俠女高飛去，他日應燃死後灰。

雍正帝既懲了一干人犯，復洋洋灑灑的下了幾條諭旨，小子不暇徧錄，下回另敘別情。

年羹堯隆科多二人，與謀奪嫡，罪有攸歸，獨對於世宗，不爲無功。世宗殺之，此其所以爲忍也。且功成以後，不加裁抑，縱使驕恣，釀成罪惡，然後刑戮有名，斯所謂處心積慮成於殺者。讀禁隆科多諭旨，不啻自供實迹。言爲心聲，欲蓋彌彰，矯飾亦奚益乎？平文獄之慘，亦莫過於世宗時，一獄輒株連數百人，男子充戍，婦女爲奴，何其酷耶？本回於雍正帝事，僅敘其大者，外此猶從闕略，然已見專制淫威，普及臣民，作法于涼，必致無後。呂贏牛馬，其然乎？

第三十三回 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

却說羅卜藏丹津遠竄後，投奔準噶爾部，依策妄阿布坦。清廷遣使索獻，策妄不奉命。是時西北兩路清軍，已經撤回，惟巴里坤屯兵，仍舊駐紮。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爾丹策零立，狡黠好兵，不亞乃父。雍正帝擬興師追討，大學士朱軾、都御史沈近思，都說時機未至，暫緩用兵。獨大學士張廷玉，與上意相合。乃命傅爾丹爲靖遠大將軍，屯阿爾泰山，自北路進；岳鍾琪爲寧遠大將軍，屯巴里坤，自西路進。約明年會攻伊犁。雍正帝親告太廟，堂子隨升太和殿，行授鉞禮，并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啓行。是日天本晴朗，忽然陰雲四合，大雨傾盆，旌纛不揚，征袍皆溼。不祥之兆。沿途露餐風宿，到了汎地，駐紮數月。會羅卜藏丹津，與族屬舍楞謀殺噶爾丹策零，奪據準部。事洩，丹津被執。

萬公還想吞滅主人翁，真正該死！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到京，願執丹津來獻。於是旨令兩大將軍暫緩出師，回京面授方略。令提督紀成斌、副將軍巴賽分攝兩路軍事。不料噶爾丹策零聞將軍召還，竟遣兵二萬入襲巴里坤、南境，科舍圖、牧場，搶奪牲畜，紀成斌倉卒無備，不及赴援，幸虧總兵樊廷、副將治大雄，急率二千兵馳救。總兵張元佐亦領兵來會力戰七晝夜，方殺退敵衆，奪回牲畜大半。詔獎樊廷、張元佐等，降紀成斌爲副將，仍令傅爾丹、岳鍾琪各赴軍營。

傅爾丹容貌修偉，頗有雄糾氣象，無如徒勇寡謀，外強中乾。一個繡花枕頭。先是與岳鍾琪同時出師，沿途紮營兩旁，必列刀槊，鍾琪問他何用？傅爾丹道：「這種刀槊統是我的傢伙，擺立兩旁，所以勵衆。」鍾琪微笑，出了營，語自己的將佐道：「將在謀不在勇，徒靠這個軍器，恐不中用。這位傅大將軍，未免要臨陣蹉跌呢！」此次奉命再出，亟至科爾多，策零遣大小策零數多布，率兵三萬，進至科布多、西邊、博克托嶺。傅爾丹聞報，命部將往探，捉住番兵數名回來，由傅爾丹訊問。番兵答道：「我軍前隊千餘人，已至博克托嶺，帶有駝馬二萬隻，後隊現尚未到。」傅爾丹道：「你等願降否？」番兵道：「既已被捉，如何不降？」傅爾丹大喜，令爲前導，即發兵萬人隨襲敵營。忽有數人入諫道：「降兵之言不可信，大帥宜慎重方好！」傅爾丹視之，乃是副都統定壽、永國、海壽等人，便道：「你等何故阻撓？」開口便說他阻撓，活肖鹵莽形狀。定壽道：「行軍之道，精銳在先，輜重在後，斷沒有先，後倒置的道理。况據降兵報稱，敵兵前隊，只千餘名，駝馬恰有二萬頭，這等言語，顯是不情不實，請大帥拷訊降卒，自得真供。」已經道破人人可曉，傅爾丹不信。傅爾丹叱道：「他已願降，如何還要拷訊，就使言語不實，他總有兵馬紮住嶺上，我去驅殺一陣，逐退賊兵，亦是好的。」總是恃勇輕敵。便令副將軍巴賽率兵萬人先進，自率大兵接應。巴賽挑選精騎四千，跟降卒前行，作爲先鋒，三千爲中軍，三千爲後勁，勒馬銜枚，疾趨博克托嶺。去尋死了。到了嶺下，望見嶺上果有駝馬數十頭，番兵數十名，巴賽忙驅兵登嶺，番兵立刻逃盡，剩下駝馬，被清兵獲住。是釣魚的紅曲麩。復向嶺中殺入山谷間，略有幾

頭駝馬，四散吃草，乃是驚駭。前鋒不願劫奪，大抵嫌少。只管疾行。後隊見有駝馬，爭前牽勒，猛聽得胡笳遠作，番兵漫山而來。巴賽亟想整隊迎敵，各兵已自譁亂，霎時鹿裘四合，把清兵前後隔斷，前鋒到和通泊，陷入重圍，只望後隊援應。後隊的巴賽又望前隊回援，兩不相顧，大衆亂竄。番兵趁這機會，萬矢齊射，清兵前鋒四千名，陷沒和通泊。巴賽身中數箭，倒斃谷中。六千人不值番兵一掃，蕩得乾乾淨淨。

這時候，傅爾丹已到嶺下，暫把大兵紮住，擬窺探前軍情形，再定進止。忽見番兵乘高而下，呼聲震天，傅爾丹亟命索倫蒙古兵抵禦，科爾沁蒙古兵，懸着紅旗，白旗兵爭先陷陣，紅旗兵望後遁走。索倫兵驚呼道：「白旗兵陷沒，紅旗兵退走了。」各軍隊聞了此語，嚇得心驚膽戰，你也逃，我也走，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子，拼命亂跑。傅爾丹驚惶失措，也只得且戰且走。勇在那裏番兵長驅掩殺，擊斃清兵無數，傷亡清將十餘員，只傅爾丹手下親兵二千人，保住傅爾丹逃回科布多。番兵俘得清兵，用繩穿脛，盛入皮囊內，繫在馬後，高唱胡歌而去。清兵都做了入網之魚。

敗報傳到北京，雍正帝急命順承郡王錫保代爲大將軍，降傅爾丹職。別遣大學士馬爾賽，率兵赴歸化城，扼守後路。那邊大小策零，既敗傅爾丹，遂乘勝進窺喀爾喀。遼道至外蒙古，鄂登楚勒河，惹出一個大對頭來。這個大對頭，名叫策凌，他是元朝十八世孫圖蒙肯的後裔，幼時會居北京，侍內廷，尙公主，後來帶了家眷，還居外蒙古塔米爾河。他的祖宗蒙肯，尊奉黃教，達賴喇嘛給他一個三音諾顏的美號。藏俗叫善人爲三音，蒙古俗叫官長爲諾顏，蒙藏合詞，譯作漢文，就是好官長的意義。策凌襲了祖宗的徽號，隸入土謝圖汗下，他因喀爾喀與準部毗連，預練士卒，防備準寇，適值小策零遶道來攻，策凌先遣六百騎挑戰，誘他追來，自率精騎，躍馬衝入，敵將喀喇巴圖魯，勇悍善戰，持刀來迎，被策凌大喝一聲，立劈喀喇巴圖魯於馬下。小策零部衆，見喀喇巴圖魯被殺，無不股栗，當即退走。策凌追出境外，俘馘數千名，方令退兵。馳書奏捷，奉旨晉封親王，命他獨立，不復隸土謝圖。自是喀爾喀蒙古內，特增

三音諾顏部，與土謝圖札薩克車臣三汗，比肩而立了。

小策零敗還後屯兵喀喇沙爾城，至雍正十年六月，糾衆三萬，偷過科布多大營，復圖北犯。順承郡王錫保，急檄策凌截擊，策凌兼程前進，將至本博圖山，忽接塔米爾河警信，準兵從間道突入本帳，把子女牲畜盡行掠去，策凌憤極，對天斷髮，誓殲敵軍，一面返旆馳救，一面告急錫保，請師夾攻。策凌部下有一個脫克渾，綽號飛毛腿，一晝夜能行千里，他渾身穿着黑衣，外罩黑氈，每登高峯，探敵虛實，用兩手張開黑氈，好像老鷹一般，敵兵就使望見，亦疑是塞外巨鷹，不去防備，他却把敵兵情勢，望得明明白白，來報策凌。活似戲子中一個開口跳。策凌至杭愛山西麓，得脫克渾報知，敵兵就在山後，便令部兵略略休息，到夜間踰山而下，如風如雨，殺入敵營。這等番兵得勝而歸，飽餐熟睡，迨至驚覺，摸刀的不得刀，摸鎗的不得鎗，也有鑽出頭而頭已落，也有伸出脚而脚已斷，也有掣出刀，却殺了自己頭目，點起銃，却打了自己部兵，只有脚生得比人長的，耳生得比人靈的，先行疾走，方得逃出。策凌奮力追趕，殺到天明，追至鄂爾昆河，左阻山，右逼水，中間橫亘一大喇嘛廟，叫作額爾德尼寺，敵無去路，仍冒死回撲。策凌躍出陣前，也不顧死活，惡狠狠的與敵相搏，究竟敵兵已敗，未免膽怯，蒙兵方勝來得勢盛，兩下拚命，也有分別。這一場惡戰，敵兵一半被殺，一半擠入水中，不但掠去的子女牲畜，盡被策凌奪回，就是小策零帶來的輜重甲仗，亦統行丟棄。小策零率領殘騎，扒山遁去。策凌滿望錫保出兵邀擊，誰知錫保所遣的丹津多爾濟，觀望却避，竟被小策零生還。馬爾賽已奉命移守拜達里克城，亦約束諸將，閉門不出。小策零沿城西走，城內將士，請馬爾賽發令追襲，馬爾賽仍是不允。將士大憤，自出追敵，怎奈敵已走盡，只得了少許敵械，回入城中。策凌一一奏聞，詔斬馬爾賽，革錫保郡王爵，封策凌爲超勇親王，授平郡王福彭爲定邊大將軍，代錫保職，用策凌爲副手，守住北路。

時西路將軍岳鍾琪，駐守巴里坤，按兵不動，只檄將軍石雲倬等，赴南山口截準兵歸路。石雲倬遷延不進，縱令潰兵遠颺，岳鍾琪劾奏治罪，大學士鄂爾泰，并劾岳鍾琪擁兵數萬，縱投網送死之賊，來去自如，坐失機會，罪無

可貨，遂詔削岳鍾琪大將軍號，降爲三等侯，尋復召還京師，命鄂爾泰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并令副將軍張廣泗，護寧遠大將軍印。廣泗奏言：「準夷專崇騎兵，岳鍾琪獨用車營，不能制敵，反爲敵制，因此日久無功，雍正帝復奪鍾琪職，交兵部拘禁。」

張廣泗受任後，壁壘一新，無懈可擊，準會噶爾丹策零，亦遣使請和。雍正帝召王大臣會議，或主勦，或主撫，還是雍正帝乾綱獨斷，對王大臣道：「朕前奉皇考密諭，準夷遼遠，不便進勦，只有誘他人犯，前後邀截，方爲上策。現經上年大創，他已遠徙，不敢深入，我兩路大兵，暴露已久，不如暫時主撫，再作遠圖。」這諭一下，諸王大臣同聲贊成，乃降旨罷征，遣侍郎傅鼐及學士阿克敦，往準部宣撫。準酋欲得阿爾泰山故地，超勇親王策凌，堅持不可，往復爭論，直到乾隆二年，始議定阿爾泰山爲界，準部游牧，不得過界東，蒙人游牧，不得過西界，總算勉就和平，這且按下慢表。

且說中國西南，有一種苗民，很是野蠻，相傳軒轅黃帝以前，中國地方，本是苗民居住，後來軒轅黃帝與苗族頭目蚩尤戰了一場，蚩尤戰敗，被殺，餘衆竄入南方，後復逐漸退避，伏處南嶺，名曰遂分，作幾種，在四川的叫作焚，在兩廣的叫作獠，在湖南貴州的叫作獠，在雲南的叫作獠。這數省中的苗民，要算雲貴最多，官長管不得許多，向來令他自治。地方自治制，要算由苗民發起。他族中有幾個頭目，總算歸官長約束，號爲土司。吳三桂叛亂時，雲貴土司頗爲所用，事平後，清廷也無暇追究，苗民不服王化，專講劫掠，邊境良民，被他騷擾的，了不得。雍正皇帝用了一個鑲黃旗人鄂爾泰，做了雲貴總督，他見苗民橫行無忌，竟獨出心裁，上了一本奏摺，內說：「苗民負險不服，隱爲邊患，要想一勞永逸，總須改土爲流，所有土司，應勒令獻土納貢，違者議勦。」這奏一上，盈廷王大臣，統嚇得瞠目伸舌，這也是尋常計策，王大臣等語爲奇譎，可見雍正多是飯桶，毫無遠見。只雍正帝服他遠識，極力嘉獎，道：「奇臣奇臣！這是天賜與朕呢。」因飭鑄滇黔桂三省總督印，頒給鄂爾泰，令他便宜行事。鄂爾泰勦撫並用，擒了烏蒙土司祿萬鍾及威

遠土月札鐵匠，鎮遠叛首刁如珍，降了鎮雄土司關慶侯，及廣西土府岑映震，新平土目李百壘，於是雲貴生苗二千餘寨，一律歸命，願遵約束。自從雍正四年，到了九年，這五年內，鄂爾泰費盡苦心，開闢苗疆二三千裡，麾下文武，如張廣泗、哈元生、元展成、韓勳、董芳等，統因平苗升官，鄂爾泰亦受封伯爵，雍正帝連下批劄，有一朕實感謝一等語。這位鄂爾泰的功勞，真正是獨一無二了，功勞恰也不小。

雍正十年，召鄂爾泰還朝，授保和殿大學士，旋因準部內侵，命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張廣泗又早調任西北，護理寧遠大將軍事，自是苗疆又生變端。雍正十三年春，貴州台拱九股苗復叛，屯兵被圍營中樵汲，都被斷絕。軍士掘草爲食，鑿泉以飲，死守經月，方得提督哈元生援兵，突圍出走。哈元生擬大舉進剿，怎奈巡撫元展成，輕視苗事，與哈元生意見不合，只遣副將宋朝相帶兵五千進攻台拱，甫至半途，遇苗民傾寨而來，衆寡不敵，相率潰退。苗民遂迭陷貴州諸州縣，有旨發滇、蜀、楚、粵六省兵會剿，特授哈元生爲揚威將軍，副以湖廣提督董芳，嗣又命刑部尚書張照爲撫苗大臣，熟籌勦撫事宜。

哈元生沿途勦苗，迭復名城，頗稱得手，不想副將馮茂，誘殺降苗六百餘名，暨頭目三十餘人，餘苗逃歸傳告，糾衆盟誓，先把妻女殺死，誓抗官兵，遍地蔓延，不可收拾。張照到了鎮遠，還是腐氣騰騰，的密奏改流非計，不如議撫。哈元生董芳，亦因政見不同，互相齟齬，尋議分地分兵，滇黔兵隸哈元生，楚粵兵隸董芳，彼此不相顧應。一任苗民東衝西突，沒法弭平。朝上這班王大臣，爭說鄂爾泰無端改流，釀成大禍，專事害人實屬可恨。鄂爾泰時已還朝，迫於時論，亦上表請罪，力辭伯爵，雍正帝允如所請，只仍命鄂爾泰直宿禁中，商議平苗的政策。

張廣泗聞鄂爾泰被貶，心中也自不安，奏請願卽革職，効力軍前。雍正帝尚在未決。一日，正與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在大內議事，自未至申，差不多有兩個時辰，方命退班。鄂爾泰因苗族未平，格外拮据，回到宅中，無情無緒的吃了一頓晚餐。憂心君國是愛新覺羅氏忠臣忽見宮監奔入，氣喘吁吁，報稱：「皇上暴病，

請大人立刻進宮！鄂爾泰連忙起身，馬不及鞍，只見門外有一煤贏跨上疾走，馳入宮前，下了馬，疾趨入內，但見御榻旁人數無多，只皇后已至，滿面淚容。鄂爾泰揭開御帳，不瞧猶可，略略一瞧，不覺哎喲一聲，自口而出。正在驚訝，莊親王果親王亦到，近矚御容，都嚇了一大跳。莊親王道：「快把御帳放下，好圖後事。」一面并請皇后安，皇后嗚咽道：「好端端一個人，爲什麼立刻暴亡？須把宮中侍女內監，先行拷訊，查究原因方好。」還是鄂爾泰顧全大局，隨道：「侍女宮監，未必有此大膽，此事且作緩圖，現在最要緊的是續立嗣君。」莊親王接口道：「這話很是，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留有錦匣，內藏密諭，應即祇遵。」隨督率總管太監，到乾清宮取下祕匣，當即開讀，乃「皇四子弘曆爲皇太子，繼朕卽皇帝位」二語。是時皇子弘曆等，已入宮奔喪，隨即奉了遺詔，命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輔政。經四大臣商酌，議定明年改元乾隆。乾隆卽位，就是清高宗純皇帝。但雍正帝暴崩的緣故，當時諱莫如深，不能詳考，只雍正以後，妃嬪侍寢，須脫去相衣，外罩長袍，由宮監負入，復將外罩除去，裸體入御。據清宮人傳說，這不是專圖肉慾，乃是防備行刺，懲前毖後的緣故。小子不敢深信，雍正帝能偵探內外官吏，寧獨不能制馭妃嬪，惟後人有詩一首道：

重重寒氣逼樓臺，深鎖宮門喚不開。寶劍葦囊紅線女，禁城一嘯御風來。

據這首詩深意，係是專指女俠，難道是上文所說的呂四娘爲父報讎麼？真是假，一俟公論。下回要說乾隆帝事情了。

惟戰而後能和，惟勤而後可撫。對待外人之策，不外乎此。準部人犯，非戰不可，清世宗決意主動，善矣。乃誤任一有貌無才之傅爾丹，致有和通泊之敗，若非策凌獲勝，不幾殆甚。至苗疆之變，罪不在鄂爾泰，張照、董芳、鞏實戶，其咎不能勦，安能撫？此將才之所以萬不可少也。世宗自矜明察，而所用未必皆材，且反以明察亡身，蒲留仙聊齋志異載有俠女一則，或說卽呂四娘軼事，信如斯言，精明之中，須含渾厚，毋徒效世宗之察察爲也。

第三十四回 分八路進平苗穴 祝千秋暗促華齡

却說乾隆帝即位後，朝政頗尙寬大，凡宗室人等，舊被圈禁，至是一律釋放。封允禩、允禴、公爾，復阿其那、塞思黑、紅帶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爲親王。已故弟兄各追封賜諡。尊母鈕祜祿氏爲皇太后，冊立元妃富察氏爲皇后。母族後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鍾琪、陳泰等釋出獄中，赦汗景祺、查嗣庭家屬罪，命他回籍。因此宗室覺羅，勳戚故舊官吏人民，沒一個不頌揚仁德。唯能幹蠱。只雲貴叛苗，未曾平靖。乾隆帝初次用兵，不得不稍示威嚴。特逮回張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哈元生似屬可免。別授張廣泗爲七省經略，節制各路人馬。廣泗本是治苗的熟手，到了貴州，統盤籌算，想了一個暫撫熟苗、力勸生苗的計策。據定宗旨自易下手。隨即上奏道：

臣到任後，巡閱大勢，默觀夫叛苗之所以蔓延，張照等之所以無功者，由分戰兵守兵爲二，而合生苗熟苗爲一也。兵本少而復分之使單，寇本衆而復殿之使合，其謬可知。且各路首逆，咸聚於上下九股。清江、丹江、高坡諸處，皆以一大寨，領數十百寨，雄長號召，聲勢犄角。我兵攻一方，則各方援應，彼衆我寡，故賊日張，兵日挫。爲今日計，若不直搗巢穴，殲渠魁，潰心腹，斷不能渙其黨羽。惟暫撫熟苗，責令繳凶獻械，以分生苗之勢，而大兵四出，同搗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則我力專而彼力分，以整擊散，一舉可滅，而後再懲從逆各熟苗，以期一勞永逸，庶南人不復反矣。伏乞聖鑒！

乾隆帝覽畢，命他照奏辦事。張廣泗遂調集貴州兵馬，齊屯鎮遠，扼守雲貴通衢，特選精兵萬餘人，用四千兵攻上九股，四千兵攻下九股，自統五千餘名，攻清江下流各寨。號令嚴明，所向克捷。

乾隆元年春，復檄調各省援兵，分作八路，一齊發動，如潮前進。那時苗民雖奮死抗拒，究竟一隅草寇，不敵七

省大兵，風飄雨掃，瓦解土崩，所有未死的叛苗，都逃入宿巢去了。廣泗會集大軍，進攻巢穴，行了數日，遙見一處大山，擋住去路，危崖如削，峻嶺橫空，四圍又都是小山攢住，蜿蜿蜒蜒的約有數百里。好稱山圖。廣泗紮住了營，召進熟苗數名，問道：「這個地方叫作什麼？」熟苗道：「這名牛皮大箐，廣闊的了不得，北通丹江，南達古州，西拒都勻，八寨，東至清江台拱，差不多有五百里方圓，向係生苗老巢，幽密得很，就是近地苗蠻亦沒有曉得底細。」廣泗道：「據你說來，簡直是無人可入的，本經略却是不怕，偏要進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令熟苗退出。

次日，召集部將，令攻牛皮大箐。將士統有難色。廣泗拍案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國家費了無數軍餉，所爲何事？難道叫你坐食不成？本經略受國厚恩，圖報正在今日，如得一戰成功，好與你等同膺巨賞，萬一失敗，本經略亦不忍獨生，願與大眾同死此地。天下事不患不成，但患不爲，果使戮力同心，生死與共，何怕這牛皮大箐？何憚這待死苗民？」慷慨激昂。將士見主帥發怒，自然唯唯從命。廣泗又道：「據熟苗言，這牛皮大箐內，險惡異常，本經略豈肯冒昧從事，叫你前去尋死？但我來彼入，我去彼出，曠日持久，何時得了？好在各處已無叛苗，我軍糧餉尚足，正應設法搜掘，謀個一勞永逸的善策。現在令各軍分守箐口，先截叛苗出路，他向來不知耕作，料想箐內，決無良田，不出一月，他自坐困，我們却節節進攻，步步合圍，何愁不濟？」將士聽了此言，方個歡喜起來，爭願効力。是所謂好謀而成。

廣泗遂傳令諸軍，密堵箐口，又在箐外四布伏兵，嚴防通逸，圍了半月，始漸漸進逼，得步進步，得尺進尺，叛苗無處覓食，多在箐中餓斃。起初還有幾個強悍的，出來馳突，統被圍軍斬捕，後來不見苗蹤。廣泗遂驅軍大進，行入箐內，但見叢莽塞徑，老樹蔽天，霧雨冥冥，瘴烟極大的蛇虺，極惡的野獸，出沒其間。廣泗令軍士縱火焚林，霎時間火勢騰上，滿山遍野，統是濃煙，動植各物，無不燒死。就是這等叛苗，也躲無可躲，竄出峒外，一半被殺，一半被捉。還有這種苗妻苗女，苗子苗孫，都已餓得骨瘦如柴，跪在峒旁，抱着頭慘呼饒命。官兵也無暇分辨，亂砍亂戮，覆巢

下無完卵，遊釜中無生魚，幸虧廣泗下令禁止慘戮，還算保存了幾個。紅頂子都由人血染成。

大箐已破，又搜勦附近熟苗，分首惡次惡脅從三等，首惡立誅，次惡嚴辦，脅從肆赦。約歷數月，先後掃蕩，共燬除一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陣斬苗民一萬七千餘名，俘二萬五千有零，獲銃礮四萬六千五百具，刀矛弓弩標甲等，多至十四萬八千件。有其半俘，收其叛產，設九衛屯田，養兵駐守。乾隆帝聞報大喜，命廣泗總督貴州，兼管巡撫事，賜輕車都尉世職，并豁免苗疆錢糧，永不徵收。苗民訴訟，仍從苗俗習慣，不拘律例。自是雲貴邊境，纔算平靖。

苗疆已定，海內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學士等訂定禮樂，鄂爾泰張廷玉兩大臣，悉心斟酌，規據三禮，考正八音，把朝儀定得格外嚴密，樂章采得格外整齊。又復連年五穀豐登，八方朝貢，真個是全盛氣象，備極榮華。此時做個皇帝，方稱躊躇滿志。

乾隆帝記起世宗遺旨，令在京三品以上，及各省督撫學政，保薦博學鴻詞，嗣因世宗晏駕，不及舉行，至此正好續成先志，開試文科，遂命各省文士一律進京，計得一百七十六員，在保和殿考試。吟風弄月，攜藻揚華，篇篇是錦秀文章，個個是鼓吹盛世。當由大總裁等評定甲乙，恭呈御覽。乾隆帝拔取雋才十五員，遵照康熙年例，一等五人，授翰林院編修，二等十人，授翰林院檢討及庶吉士。各員謝恩任職，也不在話下。

只這乾隆帝坐享太平，垂裳而治，未免要想出這歡娛的事情來。禁城裏面的花園，算是暢春園最大，前明時懿戚徐偉，作為別墅，園內花木參差，亭臺軒敞，別具一番風景。聖祖在日，曾錫名暢春，復命於園內北隅，築屋數間，錫名圓明，令皇子在此讀書。世宗未登位時，最喜在圓明園飲酒吟詩，登位後，大興建築，樓臺亭榭，添了無數。暢春園附近，又有一長春仙館，比暢春園規模略小，館中到也異樣精緻。乾隆帝踵事增華，令把三處併為一處，發出庫中存款，命工部督工改造。這一場建築，比世宗時闊大的多。東造琳宮，西增複殿，南築崇臺，北構傑閣，說不盡的巍峨華麗。又經這班文人學士，良工巧匠，費了無數心血，某處鑿池，某處疊石，某處栽林，某處蒔花，繁麗之中，點綴景

致，不論春夏秋冬，都覺相宜。又責成各省地方官，搜羅珍禽異卉，古鼎文彝，把中外九萬里的奇珍，上下五千年的寶物，一齊陳列園中，作爲皇帝家常的供玩。略略數語，金銀已不知費得多少了。從前秦始皇築阿房宮，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陪煬帝營顯仁宮芳華苑，料想也不過如此。以秦始皇陳後主隋煬帝相比，價值何如？這年園工告成，乾隆帝

奉了皇太后到園游覽，并下特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福晉，宗室命婦，以及椒房眷屬，概令入園玩賞，於是大家遵旨入園。是日春光瀟灑，曉色融融，乾隆帝護着皇太后鑾駕，到了園內，后妃公主等一律相隨，兩旁迎駕的人，統已站着。乾隆帝龍目一瞧，一半是風鬟霧鬢，素口彎腰，此時也不暇評豔。直至行宮裏面，下了輿，隨太后步入，大衆向兩宮磕頭，除老年婦人外，都裝扮得天仙相似，獨有一位命婦，眉似春山，眼如秋水，面不脂而桃花飛，腰不變而楊柳舞，真個是閉月羞花，沈魚落雁。乾隆帝顧了這個麗人，暗想道：「這人很有些面善，未識是誰家眷屬？」只是當衆人前，不好細問，便呆呆的坐着。衆人又轉向皇后處，請過「安」，但見皇后起立，與那麗人握手道：「嫂嫂來得好早！」麗人却嬌滴滴道：「應該恭候！」乾隆帝聽了兩人問答，方記起這位麗人，乃是皇后的親嫂子，內務府大臣傅恆的夫人。當由太后傳下懿旨道：「今日來此游覽，大家不必拘禮。」衆人都又謝恩。太后又諭道：「游覽不如徐步，坐了輿，反沒甚趣味。」乾隆帝恰不聽見，心不在焉，聽而不聞。還是皇后答了「恐勞聖體」四字。太后道：「我雖年老，徐步數里，想亦不至吃力。」乾隆帝方稟道：「聖母既要步行，叫輦駕跟着便是。要徐步，便徐步，要乘輿，便乘輿。」太后道：「這倒很好。」宮監獻茶，太后以下，統已飲畢，遂出來四處閒游。皇帝皇后緊緊的跟着太后。皇后後面，便是傅夫人。皇帝頻頻回顧，傅夫人頗有些覺得，也有意無意，瞻仰御容。到一處，小憩一處。日中在離宮午餐，直到傍晚，太后方與盡回宮，皇帝皇后亦一同隨返。皇后與傅夫人，又是握手敘別，皇帝更戀戀不舍，臨別時還回顧數次。傅夫人站立了好一歇，等到兩宮不見，方坐轎回去。一縷情絲，已經牽住。

乾隆帝自此日起，常拈念着傅夫人，鎮日裏無情無緒，連皇后也不曉得他的心思，請問數次，不見回答。一日，

遇着皇后千秋節，由太后預頒懿旨，令妃嬪開筵祝壽。乾隆帝竟開心起來，忙至慈甯宮謝恩，皇后更不必說。乾隆帝回到坤甯宮，對皇后道：「明日是你生辰，何不去召你嫂子入宮，暢飲一天？」皇后道：「他明日自應到來，何必去召？」乾隆帝道：「總是去召他穩當。前日去逛圓明園，我見你兩人很是親熱，此番進來，好留他盤桓數日，與你解悶。」恐妻增燭皇后嘿然。乾隆帝即傳宮監，叫他奉皇后命，明晨召傅夫人入宮，賞賜。宮監去了一回，覆奏傅夫人正預備祝千秋節，明日遵旨入宮。是夕，乾隆帝使宿在皇后宮內。次日早起視朝，不見有什麼大事，當即轍朝入宮。文武百官，隨駕至宮門外，祝皇后千秋。祝畢，大眾散去。乾隆帝到坤甯宮，見衆妃嬪及公主福晉等，齊集宮中，傅夫人亦已在內。此時乾隆帝目中，只見有傅夫人。因御駕進來，個個站立，按照儀注行禮。乾隆帝忙道：「一切蠲免。今日爲皇后生辰，奉皇太后懿旨賜宴，大家好歡飲一天。若仍要拘牽禮節，倒反自尋苦惱，朕却不願吃這苦頭。」隨令大家卸了禮服，一概賜坐。偏是傅夫人換了常服，越加妖豔，頭上梳就旗式的髻子，髮光可鑑，珠彩橫生，身上穿一件桃紅洒花京緞長襖，襯着這杏臉桃腮，嬌滴滴越顯紅白；襖下露出藍緞鑲邊的褲子，一雙天足，穿著滿幫繡花的京式旗圓。乾隆帝目不轉睛的瞧著了他，他却嫣然一笑道：「壽禮未呈，先蒙賜宴，這都是皇太后皇上的厚恩，臣妾感激不盡。」理應以身報德。乾隆帝道：「姑嫂一體，何用客氣。」嫂可代姑，原是一體。當下傳旨擺宴。乾隆帝請傅夫人上坐。傅夫人道：「那有冠履倒置的道理？」於是皇帝坐首席，皇后坐次席，第三席應屬傅夫人。傅夫人又謙讓一番，各位公主福晉等，因傅夫人係皇后親嫂，自然格外尊崇，定要傅夫人坐第三席，傅夫人仍堅執不肯。乾隆帝道：「此處不是大廷上面，須按品列次，嫂子就坐了罷。」傅夫人無奈遵旨。比坐位重大的事情，亦應遵旨，但只一坐何妨。公主福晉等依次坐下，衆妃嬪亦侍坐兩旁。這次壽筵，正是異常豐盛，說不盡的山珍海味。飲到半酣，大眾都帶着酒意，脫略形迹，乾隆帝發了詩興，要大家即事聯詩。公主福晉等嚷道：「這個旨意，須要會吟詩的方可遵從，若不會吟詩，只得違旨。就使皇上要治罪，也是無可奈何了。」乾隆帝道：「不會吟詩，罰飲三盃，只皇后與嫂嫂，却不在此例。」

大衆方各無言。當由乾隆帝起句道：「坤闈設悅慶良辰。」皇后即續下道：「奉命開筵譙衆賓。」乾隆帝聞皇后吟畢，便道：「第三句請嫂嫂聯吟！」傅夫人道：「這却不能，情願遵旨罰飲三杯。」乾隆帝道：「前說過嫂嫂不在此例，就使不會吟詩，也要硬吟的。況且姑姑能詩，嫂嫂沒有不能的道理。」這是從姑姑一體語推開出來。傅夫人只得想了一想，便吟道：「臣妾也叨恩澤速。」乾隆帝道：「我接罷。」兩家併作一家春。這句好不好？恰是妙句。傅夫人極口贊揚。此心已許君皇了。乾隆帝又命衆人拇戰一回，釵聲劍聲及一片呼三喝四的嬌聲，擠成一番熱鬧。傅夫人連飲了幾杯，酡顏半暈，星眼微顰，一片春意。乾隆帝見他已醉，命宮女扶至別宮暫寢，復令大家閒散一番，乾隆帝也出宮而去。

隔了一小時，大家重復入席，飲酒數巡，時已未刻，皇后令宮女去視傅夫人，宮女去了，好一歇，未見回報。等到大家用過了膳，宮女始含笑而來，報稱傅娘娘臥室緊閉，不使人內。皇后道：「皇上呢？」宮女道：「皇上麼？一說了兩聲，皇上停住後文。皇后已微覺一半，不問下去。」隱忍得妙。大家散了宴，少坐片刻，日影西沈，宮中統已上燈，便各謝宴退出。是晚只傅夫人不勝酒力，留住宮中。不勝酒力，却勝人力。次晨，乾隆帝仍出視朝，不愧英主。傅夫人方至坤寧宮告辭，皇后對他一瞧，雲鬟半鞦，猶帶睡容，昨宵的况味如何？便微哂道：「嫂子恭喜！」已含醋意。這一語，說得這位傅夫人，不知不覺，面上一陣一陣的熱起來了，當即匆匆辭去。

自此皇后見了乾隆帝，不似前日的溫柔，乾隆帝也覺暗暗抱愧，少往坤寧宮。昭陽殿裏，私恨綿綿，誰知禍不單行，皇后親生子永璉，竟於乾隆三年，一病不起，醫藥無靈。這位璉哥兒，本已由乾隆帝遵照家法，密立皇儲，至此溘逝，這皇后恨上加恨，痛上加痛，哭得死去活來。乾隆帝趁這時機，打疊起溫柔功夫，百般勸解，再三引咎，允他再生嫡子，定當續立爲儲，並諡永璉爲端慧皇太子，賜奠數次，皇后方纔回心轉來，過了數年，又生下一子，賜名永琮，總道他長命長壽，克承大統，怎奈生了兩年，陡出天花，又致夭折。看官！你想這富察皇后，此時還有趣味麼？乾隆

帝想了一法，借東巡爲名，奉皇太后率皇后啓鑾，暗中實爲皇后憂悶，藉此消遣。仇儻情也算從重。謁了孔陵，祭了岱嶽，凡山東名勝的地方，統去游覽，奈這皇后悲悼亡兒，無刻去懷，外邊雖強自排遣，內裏不知怎樣難過。沿途山明水秀，林靜花香，別人看了，都覺襟懷爽適，入他眼中，獨成慘綠愁紅；又復冒了一些風寒，遂在舟中大發寒熱。乾隆帝卽令隨帶醫官診脈進藥，服了下去，好似飲水一般，復徵召山東名醫盡心診治，亦是沒效，連忙下旨回鑾。甫到德州，皇后已暈了數次，乾隆帝隨時慰問，也沒有一言相答；到皇太后來視，方模模糊糊的說了一「謝恩」二字。臨終時，對着乾隆帝，只滴了數點紅淚。後人有詩惋嘆道：

星穹蒼龍失國儲，巫陽忽又叫蒼舒。長秋從此傷盡落，雲黯纖阿返桂輿。

皇后已崩，乾隆帝念自結褵以來，與皇后非常恩愛，只爲了傅夫人稍稍乖離，後來又復和協，不想中道淪亡，失了一位賢后，正是可痛，遂對棺大慟一場。皇太后聞知，忙令乾隆帝先歸，自己與莊親王允祿和親王弘晷，緩程回京。乾隆帝遵了母訓，帶同大行皇后梓宮，兼程回去。欲知後事，下回再講。

苗疆未平，清高宗無此愉快，皇后千秋節，亦無此鬧熱，饒姨不來，內憂何從而起？皇后富察氏之猶得永年，未可知也。本回叙平苗事，寫得聲威震疊，叙祝壽事，寫得喜氣汪洋，而最後尾聲，則又寫得哀痛動人。歎容變作啼容，好景無非幻景，讀此可以悟往復平叛之理。

第三十五回 征金川兩帥受嚴刑 降蠻酋二公膺懋賞

却說乾隆帝自德州回京，途次感傷，不消細說；到京後，命履親王允禩等，總理喪事，奉安皇后梓宮於長壽宮，諸王大臣，免不得照例哭臨，宮中妃嬪及福晉命婦，統爲皇后服喪。傅夫人係皇后親嫂子，自然格外盡禮。乾隆帝

見他淡裝素服，別具丰神，未免起了李代桃僵的思想，可惜羅敷有夫，不能強奪，只得背地裏做個襄王，重證高唐舊夢。好在傅夫人每日伴靈，在宮內留宿，不是伴死，却是伴生。

柳暗花橋，花欲近岸，費長房暫縮相思地，女媧氏勉補離恨天。這位乾隆帝，方漸漸解了悼亡的憂痛。嗣因皇太后還宮，恐乾隆帝悲傷過甚，要替他續立皇后。乾隆帝以小祥爲期，太后也不便勉強。因此坤寧宮中，尙是虛左以待。只册諡大行皇后爲孝賢皇后，并把大行皇后母家，格外恩遇，晉封后兄富文公爵。餘外不是封侯，就是封伯，共得爵位十四人，并升任傅恆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一大半爲了金正。

『外家恩澤古無倫』這句滿清宮詞，就是爲此而作。

內裏粗了，外裏復起。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忽又侵入川邊來了。這個金川土司，是四川省西邊土司中的一部，本係吐蕃領地，明朝時，部酋哈拉本內附，因他信奉喇嘛教，封爲演化禪師。嗣後分爲二部，一部居大金川，一部居小金川。順治七年，小金川酋卜兒吉細，與川吏往來，由川吏保爲土司。康熙五年，復授大金川酋嘉勒巴演化禪師印。嘉勒巴孫莎羅奔，從清將軍岳鍾琪征藏，頗有功，清廷又升他爲金川安撫司。乾隆初，莎羅奔勢漸強盛，令舊土司澤旺管轄小金川部，又把他愛女阿扣嫁與澤旺爲妻。阿扣貌美性悍，憎澤旺蠢鄙，不甚和睦。澤旺事事依從，他總悶悶不樂。只澤旺弟良爾吉，生得姿容壯偉，阿扣見了，未免動心。良爾吉正在青年，那有不知風月的勾當。與阿扣眉來眼去，非止一日，奈因澤旺在旁，不便下手，這日應該有事，澤旺擬出外游獵，良爾吉託病不從。等到澤旺已去，他卽闖入內寢，想與阿扣調情。色膽天來大。阿扣正手托香腮，默坐出神，見良爾吉進來，便起身相迎。良爾吉久蓄邪念，管什麼叔嫂嫌疑，竟似餓鷹一般，將阿扣摟住求歡。阿扣假作推開，急得良爾吉下跪道：「我的娘！今日須救我一救！」阿扣道：「我不是觀世音菩薩，如何救你？」良爾吉道：「阿嫂正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阿扣瞅了良爾吉一眼，便道：「好一個急性兒，起來罷！」良爾吉站起身來，不由分說，竟將阿扣抱入帳中，你半推半就，我又驚又愛，小子若再描繪情狀，要變作誨淫導好，只說一句良爾吉盜嫂便了。到是步陳平。

澤旺游獵回來，那時叔嫂二人早已雲收雨散，內外分居。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莫爲，閨房中曖昧事情，免不得要傳到澤旺耳中，澤旺不得不少加管束。阿扣及良爾吉，不能常續舊歡，心中未免懊惱，會聞莎羅奔侵略打箭爐土司，頗得勝仗，良爾吉乘間與阿扣商量，擬請莎羅奔調澤旺從軍，省得阻攔好事。阿扣大喜，佯託歸寧，密裏他老子莎羅奔，獻了調遣澤旺的計策。莎羅奔遂着人徵調澤旺，澤旺內來懦弱，不願與別部土司啓釁，當即辭却。來人回報莎羅奔，莎羅奔大怒，飭部衆去拏澤旺。阿扣忙出帳請道：「要拏澤旺，何須與動部衆，只叫着數人，隨女兒前去，包管澤旺拏到。」同去禮款也是要緊。莎羅奔遂依他女兒的計策，挑選頭目二人，率健婢數十名，送女回小金川。澤旺接着，只得款待來使，犒飲已畢，來使辭歸。由澤旺送出帳外，忽來使變了臉，命手下健卒擒住澤旺，澤旺大叫我有何罪。來使道：「你奉調不至，所以特來請你。」澤旺部下攘臂而起，方想奪回澤旺，當由良爾吉攔阻道：「我兄係大金川女婿，此去當不至受辱，若一動兵戈，大家傷了和氣，反不得了。」小金川部衆，聞了此語，遂束手不動，由大金川來使，劫了澤旺而去。

良爾吉回入帳中，忙至內寢，但見阿扣含笑，道：「我的計策好不好？」良爾吉道：「今日當竭力報効。」阿扣啐了一聲，便整頓酒肴，對酌起來。飲酣興至，兩人又寬衣解帶，做那鴛鴦勾當。從此名爲叔嫂，暗實夫婦。

清廷聞莎羅奔內侵，遂命張廣泗移督四川，相機勦治。廣泗入川後，率兵至小金川駐紮，忽報良爾吉求見，當由廣泗召入。良爾吉跪在地下，假作大哭道：「莎羅奔不道，將長兄澤旺擒去，現在生死未卜，懇大帥急速發兵，攻破大金川，奪回長兄，恩同再造。」張廣泗不知是詐，便叫他起來，勸慰一番，令作前軍嚮導，往討莎羅奔。

這大金川本是天險，西濱河，東阻大山，莎羅奔居勒烏圍，令他兒子郎卡居噶爾哇，勒烏圍噶爾哇兩處，非常險峻，四川巡撫紀山，會遣副將馬良柱等率兵進勦，未得深入。張廣泗奏調兵三萬，分作兩路，一由川西入攻河東，一由川南入攻河西，河東又分四路，兩路攻勒烏圍，兩路攻噶爾哇，以半年爲期，決意蕩平。怎奈河東戰礪林立，易

守難攻。什麼叫作戰礮？土人用石築壘，高約三四丈，彷彿塔形，裏面用人守住，四面開牆，可放矢石，每奪一礮，費若干時日，還要傷死數百人。這礮雖毀，那礮復立，攻不勝攻，轉眼間已是半年，毫無寸効。張廣泗急得沒法，牛皮大響不足畏，過着戰礮，反致沒法，軍事之難可知。命良爾吉另尋間道。良爾吉道：「此處無間道可入，只有從昔嶺進攻，方可直入噶爾崖，但昔嶺上面，恐已有人固守，進攻亦是難事。」張廣泗道：「從前貴州的苗巢，何等艱險，本制軍還一鼓蕩平，何怕這區區昔嶺呢？倘若畏險不攻，何時得平大金川？」遂命部將宋宗璋、張應虎、及張興、孟臣等，分路搗入，仍用良爾吉作爲前導，誰知這良爾吉早已密報莎羅奔，令他趕緊防禦，等到清兵四至，番衆鼓噪而下，把清兵殺得四分五裂。張興、孟臣戰死，宋宗璋、張應虎逃回。廣泗還道良爾吉預言難攻，格外信用。良爾吉兩面討好，莎羅奔竟將愛女充賞，令與良爾吉爲夫婦。良爾吉快活異常，只瞞住張廣泗一人，日間到了清營，虛與周旋，夜間回入本寨，偕阿扣通宵行樂。樂固樂矣，如天道難容何？廣泗毫不覺察，惟仍用以礮逼礮的老法子，自乾隆十二年夏月攻起，到十三年春間，只攻下一二十個戰礮，此外無功可報。

會聞故將軍岳鍾琪到來，廣泗出營迎接，因他老成重望，雖起自廢籍，到也不敢輕視。鍾琪入廣泗營，兩下會議，廣泗願與鍾琪分軍進攻。鍾琪攻勒烏圍，廣泗攻噶爾崖，方在議決，忽報大學士訥親奉命經略，前來視師。張岳兩人又至十里外遠迎，但見訥親昂然而至，威嚴的了不得，見了兩帥，並不下馬。兩帥上前打拱，他只把頭略點一點。該死的東西。既到戰地，紮住大營，廣泗等又入營議事，訥親把廣泗飭責一番，廣泗大不謂然，負氣而出。訥親遂調齊諸將，下令限三日取勒爾崖，總兵任舉、參將賈國良、最驍勇，奉訥親命，領兵急進。此時良爾吉得了此信，忙遣心腹到勒爾崖，報知郎卡，教他小心抵禦。郎卡遂挑選勁卒，埋伏昔嶺兩旁，自率精騎下勒爾崖，專待清兵斷殺。任舉、賈國良驅軍直入，如風馳電掣一般，到了昔嶺，山路崎嶇，令軍士下馬前行。任舉在前，賈國良在後，任舉兵已踰嶺而進，賈國良兵尚在嶺中，忽兩邊突出兩路番兵，把清兵衝斷。任舉令前軍排齊隊伍，與番兵角鬪，互有殺傷，只

賈國良的後軍，截留嶺內，無可施展，番兵用箭亂射，任你賈國良武藝絕倫，也被無情的箭鏃，攢集身中，傷重而亡。這邊任舉還不知國良戰死，抖擻精神，驅殺番兵，不想郎卡又到，一枝生力軍殺入，任舉不能支持，奈前後無路，自知不能生還，便拼了命，殺死番兵數十名，大叫一聲，嘔出狂血無數。番兵圍將攏來，復格死數人，方才掌絕，兵士亦大半做了刀頭之鬼。

訥親聞了敗報，方識大金川利害，亟召張廣泗等商議，隨向廣泗道：「任舉賈國良兩員驍將，統已陣亡，我不料區區金川，有這般利害。還請制軍等別圖良策！」廣泗道：「公爺智深勇沈，定能指日滅賊，如廣泗輩碌碌無能，老師糜餉，自知有罪，此後但憑公爺裁處，廣泗奉命而行便了。」這番言語，分明是譏諷訥親。豈亦是廣泗短處。親訥暗覺慚愧，勉強道：「凡事總須和衷辦理，制軍不應推諉，亦不可別生意見。」廣泗道：「據愚見想來，只有用礮逼礮一法，待戰礮一律削平，勒烏圍、噶爾匡等處，便容易攻入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廣泗未免歎氣。岳鍾琪接口道：「據

大金川地圖看來，勒烏圍在內，噶爾匡在外，若從昔嶺進攻，就使得了噶爾匡，距賊巢還有數百里，道迂且長，不如改尋別路爲是。」廣泗道：「昔嶺東邊，尙有卡撤一路，亦可進兵。」鍾琪道：「從卡撤進兵，中間仍隔噶爾匡，與昔嶺也差不多。愚見不如另攻黨壩，黨壩一入，距勒烏圍只五六十里，山坡較寬，水道亦通，破了外隘，便可進攻內穴。敢請公爺與制軍斟酌。」訥親茫無頭緒，不發一言。廣泗復道：「黨壩一方，已着萬人往攻，但亦不能得手。且澤旺弟、良爾吉等，都說取道黨壩，不如從昔嶺卡撤兩路進兵，便當。良爾吉是此地土人，應熟悉地理，況又有志救兄，諒不致誤。」鍾琪微笑道：「制軍休再信良爾吉，良爾吉與他嫂子，暗裏通奸，土人多已知曉，制軍不可不防！」廣泗道：「良爾吉與嫂子犯姦，不過是個人敗德，於軍事沒甚關係。」廣泗不致這般說，大約受了馬鹿的滋味。鍾琪道：「嫂可盜要什麼兄長，難道還肯真心助我麼？」廣泗道：「如此說來，都是我廣泗不好，嗣後廣泗不來參與軍情，那時定可成功呢。」說畢，起身別去。鍾琪亦辭了訥親，回到營中，暗想廣泗這般負氣，將來恐累及自己，遂修了一本奏摺。

勅廣泗信用漢奸，防生他變。訥親亦奏勅廣泗老師糜餉各事。乾隆帝覽奏大怒，立命逮廣泗回京，又因訥親曠久無功，另遣傅恆代任經略，親賜御酒餞行，并命皇子及大學士送至良鄉。內嬖子已屢受厚恩，內兄自應加禮。

傅恆去後，張廣泗已逮解到京，先由軍機大臣審問。廣泗把許多錯誤，都推在訥親身上。乾隆帝親自覆訊，廣泗仍照前覆對。乾隆帝怒道：「你果好好布置，剋日奏功，朕亦不令訥親到川，你既失誤軍機，還要誘過別人，顯是負恩誤國。朕若赦你，將來如何御將？」便問軍機大臣道：「張廣泗應如何處罪？」軍機大臣道：「按律應斬。」乾隆帝即命德保勒爾森爲監刑官，把廣泗綁出午門斬訖。百氣的人終歸自苦。隨傳旨令訥親明白覆奏。

過了月餘，覆奏已到，也是一派諉過的話頭。乾隆帝又惱了性子，將原奏擲地，飭侍衛至訥親家，取出訥親祖父逼必隆的遺劍，發往軍前，令訥親自裁。川內三大帥，只剩岳鍾琪一人，還算保全，將士們都嚇得膽戰心驚。

傅恆至軍，由岳鍾琪密稟良爾吉罪狀，遂召良爾吉入帳。良爾吉從容進見，傅恆喝左右擊下。良爾吉忙道：「大帥何故擊我？」傅恆喝道：「你蔑兄奸嫂，漏洩軍機，本經略已探聞的確，今日叫你瞑目受死。」良爾吉還想抗辯，傅恆喝左右斬訖報來。霎時間獻上首級，傅恆令懸竿示衆，一面擺隊出營，人小金川寨中，令軍士擒出阿扣，比耳爾吉擁抱時趣味何如。責他背夫淫叔的罪名，阿扣哀乞饒命。恁你如何長舌已不中用。傅恆道：「萬惡淫婦，還想求生麼？」實人固明，實已若何？亦喝左右斬訖。可憐一對露水夫妻，雙雙畢命。是淫惡的果報。

敵間已除，軍容復整，傅恆又定了直搗中堅的計策，隨即上表奏道。

臣經略大學士傅恆跪奏：金川之事，自臣到軍以來，始知本末。當紀山進討之始，惟馬良柱轉戰直前，其鋒甚銳，斯時張廣泗若速濟師策應，乘賊守備未周，殄滅尙易，乃坐失機會。宋宗璋逗遛於雜谷，許應虎失機於的郊，致賊將盡據險要，增礮備禦，七路十路之兵，無一路得進。及訥親至軍，未察情形，惟嚴切催戰，任舉敗沒，銳挫氣索，晏起偷安，將士不得一見，不聽人言，不恤士卒，軍無鬪志，一以軍務委張廣泗，廣泗又聽奸人所爲，惟恃以

卡偪卡，以礮偪礮之法。無如賊礮林立，得不償失，先後殺傷數千人，尙匿不實奏。臣查攻礮最爲下策，槍砲惟及堅壁，於賊無傷，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鎗不虛發，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且於礮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上擊下，又戰礮銳立，高於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數日可成，隨缺隨補，頃刻立就。且人心堅固，至死不移，礮盡碎而不去，砲方過而又起。客主勞佚，形勢迥殊，攻一礮難於克一城。卽臣所駐卡撤左右山頂，卽有三百餘礮，計半月旬日得一礮，非數年不能盡，且得一礮輒傷數百十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爲得不償失。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餉之策，而訥親張廣泗尙以爲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兵法：『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惟有使賊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長。臣擬俟大兵齊集，同時大舉，分地奮攻，而別選銳師，旁探間道，裹糧直入，踰礮勿攻，遶出其後，卽以圍礮之兵，作爲護餉之兵，番衆無多，外備旣密，內守必虛，我兵卽從捷徑搗入，則守礮之番，各懷內顧，人無鬥志，均可不攻自潰。卡撤爲攻噶爾匪正道，嶺高溝窄，臣旣身爲經略，當親任其難。至黨壩一路，岳鍾琪雖稱山坡較寬，可以水陸並進，兼有卡裏等隘，可以間道長驅，但臣按圖咨訪，隘險亦幾同卡撤，且瀘河兩岸，賊已阻截，卅難徑達，惟可酌益新兵，兩路並進，以分賊勢，使其面受敵，不能兼顧。雖有深溝高壘，漢奸不能爲之謀，逆酋無所恃其險矣。至於奮勇固仗滿兵，而嚮導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驍勇。今良爾吉之奸謀已誅，驅策用之，自可得力。前此訥親張廣泗，每得一礮，卽撥兵防守，致兵力日分，卽使毀除，而賊又於其地立卡，藏身以傷我卒，是守礮毀礮，均爲無益。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礮，猶以爲官兵狃於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爭礮，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約四月間當可奏捷矣。謹此上奏。

這篇大文，乃是乾隆十四年正月奏聞，乾隆帝留中不發。過了數日，反促傅恆班師回朝。傅恆復奏：「賊勢已衰，我兵且戰且前，已得險要數處，功在垂成，棄之可惜。若不掃穴擒渠，臣亦無顏回京」等語。乾隆帝復頒寄諭旨，

反復數千言，且說：「叢爾士司，卽掃穴犁庭，不足示武。」看官！你道乾隆帝是何命意？他因興師以後，已經二年，殺了兩個大臣，又失了任舉良將，未免懊悔，因此屢促班師。

此時大金川會莎羅奔，已斷內應，并因連年抵禦，部衆亦死了不少，遂釋歸澤旺，遣師至清營謝罪。傅恆叱退來使，與岳鍾琪分軍深入，連克碉卡，軍聲大震。莎羅奔又遣人至岳鍾琪營，願繳械乞降。鍾琪因前征西藏，莎羅奔舊隸麾下，本來熟識，遂輕騎往抵勒烏圍。莎羅奔聞鍾琪親至，遂率領部衆，出寨恭迎，羅拜馬前。鍾琪責他背恩負義，莎羅奔叩首悔過，願遵約束，隨遣番人至大營前，開地築壇，預設行帳。壇成，莎羅奔父子，從鍾琪坐皮船出峽，及到壇前，清經略大學士傅恆，已高坐壇上，莎羅奔等俯伏壇下，由傅恆訓責一番，令返土司侵地，獻凶會，納兵械，歸俘虜，供徭役。莎羅奔一一聽命，乃宣詔赦罪。諸番焚香作樂，獻上金佛一尊，首頂佛經，誓不復反。傅恆始下壇歸營，莎羅奔率衆退去。訥親張廣泗連戰無功，傅恆獨一鼓平變，想係傅恆的幫夫運。捷報奏達京師，乾隆帝大悅，優詔褒獎，比傅恆爲平蠻的諸葛武侯，盟回紇的郭汾陽，遂封他爲一等忠勇公，何不封他元績公？岳鍾琪爲三等威信公，立召凱旋，命皇長子及諸王大臣郊勞。既入禁城，乾隆帝御紫光閣，行飲至禮，賜經略大學士忠勇公傅恆，及隨征將士宴於豐澤園，復賞他御製詩章，中有一聯云：

兩階千羽欽虞典，大律宮商奏采薇。

傅恆既歸，傅夫人不能時常進宮，乾隆帝要續立皇后了，繼后爲誰？容待下回敘明。

訥親張廣泗二人，處罪從同，而罪狀不同。廣泗信漢奸，比匪人，輕視訥親，積不相容，固有難道之罪，然金川艱險，戰彌林立，非廣泗之出兵搗毀，則傅恆分路深入之計，恐亦未能驟行。且廣泗逮還，高宗親訊，以其抗辯而殺之，尤爲失當。廣泗有罪，理屈詞窮，殺之可也，乃廣泗尚有可辯之處，而高宗不問曲直，立置重刑，刑戮任情，得毋太過？況廣泗有平苗之大功，尤應曲爲赦宥乎？傅恆一出，叛酋乞降，雖由間諜之被誅，然其時金川精銳，已皆傷亡於張廣泗之手，廣泗不幸而衝其堅，傅恆特幸而乘其敝。

耳。莎羅奔舊隸岳鍾琪麾下，至此亦由鍾琪輕騎往撫，始悔罪投誠，是則金川之平，功亦多出岳鍾琪，傅恒因人成事，得沐榮封，兼邀諸葛汾陽之譽，寧能無愧意者其殆由鍾嬭承寵，特別地恩歟？本回敘金川戰事，實隱指高宗刑賞之失宜。至良爾吉蔑兒，盜嫂阿扣背夫淫叔，不過作爲渲染詞料，然其後授首軍前，揭竿示衆，亦可見天道禍淫之報，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云。

第三十六回

御駕南巡名園駐蹕

王師西討叛酋遭擒

却說孝賢后崩逝後，已是小祥，乾隆帝至梓宮前親奠一回，奠畢，慈寧宮傳到懿旨，宣召乾隆帝進宮。到太后前請過了安，太后道：「現在皇后去世，已隔一年，六宮不可無主，須選立一人方好。」乾隆帝嘿然不答。特誰語太后道：「宮內妃嬪，那一個最稱你意？」乾隆帝道：「妃嬪雖多，沒一個能及富察，奈何？」富察二字含糊得妙。太后道：「我看嫺貴妃那拉氏，人頗端淑，不妨升他爲后。」乾隆帝沈吟半晌，便道：「但憑聖母主裁！」太后道：「這也要你自己願意。」乾隆帝平日頗盡孝道，至此也不欲違違母命，沒奈何答了一過「願」字，退出慈甯宮，又輾轉思想了一番，想什麼？乃於次日下旨，冊封嫺妃那拉氏爲皇貴妃，攝六宮事。那拉氏不卽立后，乾隆帝之意可知。直到孝賢皇后二週年，尚未冊立正宮，經太后再三催促，方立那拉氏爲皇后。參商之兆，已萌於此。此時鄂爾泰已死，張廷玉亦因老乞歸，鄂張二人，本受世宗遺旨，身後俱得配享太廟，嗣因鄂張各存黨見，朝官依附門戶，互相攻訐，事爲乾隆帝所聞，心滋不悅。廷玉乞歸時，又堅請身後配享，觸忤龍顏，嚴旨詰責，追繳恩賜物件，革去伯爵，并不令配享。硬要做滿族奴才，致觸主怒，何苦何苦！廷玉驚慌的了不得，後來一病身亡，總算乾隆帝優待老成，仍令配享太廟，廷玉好瞑目了。這是後話。

乾隆帝因宮廷中事，都未愜意，不免煩惱，便想到別處閒遊，藉作排遣。十五年春季，奉了皇太后，巡幸五臺山，

秋季又奉皇太后臨幸嵩嶽，兩處游玩，仍不見有什麼消遣的地方。他想外省的景緻，還不及一圓明園，就時常到圓明園散悶。這日在園中閒逛，起初是天氣陰沈，不其覺得炎熱，到了午後，雲開見日，遍地陽光，掌蓋的忘攜御蓋，被乾隆帝大加申斥，忽隨從中有人說道：「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乾隆帝便問道：「誰人說話？」那人便跪倒磕頭。乾隆帝見他唇紅齒白，是一個美貌的少年，隨問道：「你是何人？」那人稟道：「奴才名和珅，是滿洲官學生，現蒙恩充當鑾儀衛差役，恭奉御輿。」乾隆帝道：「你是官學生，充這昇輿的差使，未免委屈，朕拔你充個別樣差使，可好麼？」和珅感激的不得了，便磕了九聲響頭，朗聲道：「謝萬歲萬萬歲天恩！」和珅初蒙主知已極，慮其諛諂，詔而知爲佞臣。乾隆帝便令他跟住身後，有問必答，句句稱旨，引得龍心大開，回到宮中，竟命他作宮中總管。這和珅驕膺寵眷，打疊精神，伺候顏色，乾隆帝想着什麼，不待聖旨下頒，他已暗中覺察，十成中總管八九成，因此愈加寵任，乾隆帝竟日夜少他不得，後人說他是彌子瑕一流人物，小子無從搜得確據，不敢妄說。

只乾隆帝素愛冶游，得了和珅以後，越加先意承志，說起南邊風景，很是繁華。乾隆帝道：「朕亦想去遊幸一次，只慮南北迢遙，要勞動官民，花費許多金錢，所以未決。」和珅道：「聖祖皇帝六次南巡，臣民並沒有多少怨咨，反都稱頌聖祖功德。古來聖君，莫如堯舜。尚書舜典上，也說五載一巡狩，可見巡幸是古今盛典，先聖後聖，道本同揆，難道當今萬歲，反行不得麼？況且國庫充盈，海內殷富，就使費了些金銀，亦屬何妨？」乾隆帝生平，最喜仿效聖祖，又最喜學着堯舜，聽了和珅一番言語，正中下懷。自來英主多願愛民，後來亦多被小人導壞。漢武唐玄宗皆此類也。便道：「你真是朕的知己。」遂降旨預備南巡。和珅討差，督造龍舟，建得窮工奇巧，備極奢華，把康雍兩朝省下的庫儲，任情揮霍，好像用水一般。和珅從中得了數十萬好處，乾隆帝還獎他辦事幹練，升他做了侍郎。這叫做升官發財。和珅復飛咨各省督撫，趕修行宮，督撫連忙募工修築，又把水陸各道，一律疏通，準備巡幸。乾隆十六年春，王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啓鑾宮中，挑選了幾個妃嬪，作爲陪侍。皇后獨沒福，隨遊抗麗之情可想。外面除留守人等，盡令扈從，儀

仗車馬，說不勝說，數不勝數。開路先鋒，便是新任侍郎和珅，御駕所經，督撫以下，盡行跪接，一切供奉，統由和珅監視。和珅說好，乾隆帝定也說好，和珅說不好，乾隆帝定也說不好。督撫大員，都乞和珅代爲周旋，因此私下餽遺，以千萬計。

兩宮舍陸登舟，駕着龍船，沿運河南下，由直隸到山東，從前已經遊歷，沒甚可玩，只在濟寧州耽擱一日。由山東到江蘇，六朝金粉，本是有名，乾隆帝爲此而來，自然要多留幾天。揚州住了好幾日，蘇州又住了好幾日，所有名勝的地方，無不遊覽。蘇杭水道最便，復自蘇州直達杭州，浙省督撫，料知乾隆帝性愛山水，在西湖建築行宮，格外軒敞。兩宮到了此地，遊徧六橋三竺，果覺得湖山秀美，逾越尋常。乾隆帝非常喜悅，不是題詩，就是寫碑，有時腦筋笨滯，命左右詞臣捉刀，並召試諸生謝墉等，賞給舉人，授內閣中書。又親祭錢塘江，渡江祭禹陵，復回至觀潮樓閱兵。

忽報海寧陳閣老，遣子接駕，乾隆帝奇異起來，還是太后叫他臨幸一番，太后應已蒙著了。遂自杭州至海甯。此時陳閣老聞御駕將到，把安瀾園內，裝潢得華麗萬分，陳府外面的大道，整治得平坦如鏡，隨率領族中有職男子，到埠頭恭候。隔了數時，遙見龍舟徐駛至，拍了岸，便排班跪接，奉旨叫免。陳閣老等候兩宮上岸登輿，方謝恩而起，恭引至家。陳老夫人亦帶了命婦，在大門外跪迎，兩宮又傳旨叫免，乃起導兩宮入安瀾園，卜輿升坐。接駕的一班男婦，復先後按次叩首。兩宮命陳閣老夫婦，列坐兩旁，陳閣老夫婦又是謝恩。餘外男婦等奉旨退出。於是獻茶的獻茶，奉酒的奉酒，把陳家忙個不了。幸虧隨從的人，有一半扈蹕入園，有一半仍留住舟中，所以園內不致擁擠。兩宮命陳閣老夫婦侍宴，隨從的文武百官，宮娥彩女，亦分高下內外，列席飲酒，大約有一二百席。山南海北的珍味，沒一樣不採列，并有戲班女樂侑宴，這一番款待，不知費了多少金錢。只乾隆帝御容，很有像陳閣老，陳老太太，有時恰偷覷御容，似乎有些驚疑的樣子，究竟乾隆帝天聰聰明，口中雖是不言，心中恰是詫異，酒闌席散，奉了

太后與陳閣老夫婦，到園中游玩一周，回入正廳。乾隆帝諭陳閣老夫婦道：「這園頗覺精緻，朕奉太后到此，擬在此駐蹕數天。但你們兩位老人家，年力將衰，不必拘禮，否則朕反過意不去，只好立刻啓行了。」陳閣老忙回道：「兩宮聖駕，不嫌褻陋，肯在此駐蹕數日，那是格外加恩，臣謹遵旨！」皇帝到了家裏，陳閣老以爲光寵，我說實是睡氣。太后亦諭道：「此處伺候的人很多，你兩老夫婦，可以隨便疏散，不必時時候着。」閣老夫婦謝恩暫退。

是夕，乾隆帝召和珅密議，說起席間情況，囑和珅密察和珅奉旨屏去左右，獨自一人在園間踱來踱去，假作步月賞花的情形。更深夜靜，四無人聲，和珅不知不覺，走到園門相近，仍不聞有什麼消息，正想轉身回至寢室，忽見園角門房內露出燈光一點，裏面還有唧唧噥噥的聲音，便輕輕的掩至門外，只聽裏面有人說道：「皇上的御容，很像我們的老爺，真是奇怪。」接連又有一人道：「你們年紀輕輕，那裏曉得這種故事？」前時說話的人又問道：「你老人家既曉得故事，何不說與我們一聽？」和珅側着耳朵，要聽他對答，不料下文竟爾停住，只有一陣咳嗽聲，咯痰聲，不肯再敘，這是文中波瀾。不免等得焦躁起來。虧得裏面又在催問，那時又聞得答語道：「我跟老爺已數十年，前在北京時，太太生了一位哥兒，被現今皇太后得知，要抱去瞧瞧，我們老爺只得應允，誰料抱了出來，變男爲女，太太不依，要老爺立去掉轉，老爺硬說不便，將錯就錯的過去。現在這個皇上，恐怕就是掉換的哥兒呢。」這兩句話，送入和珅耳中，暗把頭點了數點。忽聽裏面又有人說道：「你這老總管亦太粗莽，恐怕外面有人竊聽。」和珅不待聽畢，已三脚兩步的走了。路中揷着巡夜的侍衛，錯疑和珅是賊，的確是個民賊。細認乃是和大人，想上前問安，和珅連忙搖手，匆匆的趨回寢室。睡了一覺，已是天明，急起身至兩宮處請安。乾隆帝忙問道：「有消息麼？」和珅道：「略有一點消息，但恐未必確實。」乾隆帝道：「無論確與不確，且說與朕聽。」和珅道：「這個消息，奴才不敢奏聞。」乾隆帝問他緣故，和珅答稱：「關係甚大，倘或妄奏，罪至凌遲。」乾隆帝道：「朕恕你罪，你可說了。」和珅終不敢說，乾隆帝懊惱起來，便道：「你若不說，難道朕不能叫你死麼？」和珅跪下道：「聖上恕奴才萬死，奴

才應即奏聞，但求聖上包涵方好。」乾隆帝點了點頭，和珅便將老園丁的言語述了一遍。乾隆帝吃了一驚，慢慢道：「這種無稽之言，不足爲憑。」聰明入語和珅道：「奴才原說未確，所以求聖上恕罪。」乾隆帝道：「算了，不必再說了。」忽報陳閣老進來請安，乾隆帝忙叫免禮，并傳旨今日啓鑾，還是陳閣老懇請駐蹕數天，因再住了三日，奉太后回鑾，陳閣老等遵禮恭送，不消細說。

兩宮仍回到蘇州，復至江甯，登鍾山，祭孝陵，泛秦淮河，登閱江樓，又召試諸生蔣雍等五人，並進士孫夢達，同授內閣中書。駐蹕月餘，方取道山東，仍還京師。回京後，乾隆帝欲改易漢裝，被太后聞知，傳入慈甯宮問道：「你欲改漢裝麼？」乾隆帝不答，太后道：「你如果要改漢裝，便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我亦要讓你了。」乾隆帝連稱不敢，方才罷議。冕旒漢制終難復，徒向安甯駐翠裘。

日月如梭，忽忽間又過三年，理藩院奏稱準噶爾台吉達瓦齊，遣使入貢，乾隆帝問軍機大臣道：「準部長噶爾丹策零數年前身死，嗣後立了那木札爾，又立了喇嘛達爾札，擾亂數年，朕因他子孫相襲，道途又遠，所以不去細問。什麼今日換了個達瓦齊？」軍機大臣道：「那木札爾係噶爾丹策零次子，策零死，那木札爾立，後來因董昏無道，被他女兒的丈夫弑掉了，另立策零庶長子喇嘛達爾札，現在喇嘛達爾札又被部衆弑掉，改立達瓦齊，這達瓦齊聞是準部貴族大策零子孫呢。」乾隆帝道：「照這般說，達瓦齊係策零僕屬，膽敢篡立，實是可恨，朕擬與師問罪，免他輕視天朝。」正商議間，又接邊臣奏摺，內稱：「輝特部台吉阿睦撤納，爲達瓦齊所敗，願率衆內附。」等語。乾隆帝即命阿睦撤納來京，陛見，並却還達瓦齊貢使。阿睦撤納奉了上諭，當即到京求見，由理藩院尙書帶入。阿睦撤納叩首畢，乾隆帝問道：「你便是輝特部台吉麼？」阿睦撤納答道：「是。」乾隆帝又問道：「你如何與達瓦齊開戰？」阿睦撤納道：「達瓦齊篡了準部，還想蠶食他方，臣本與他畫疆自守，毫無干涉，他無端侵入臣境，臣與他戰了一場，被他殺敗，因此叩關內附，仰乞大皇帝俯賜於全。」乾隆帝見他身材雄偉，言語爽暢，不覺喜悅，便

道：「朕正想發兵討達瓦齊，你來得很好。」阿睦撒納道：「大皇帝果發義師，臣願作爲前導。」乾隆帝道：「你肯爲朕盡忠，朕却不吝重賞。」阿睦撒納謝恩而出。乾隆帝即召集王大臣，會議發兵計畫，并言蕩平準部，就在阿睦撒納身上。軍機大臣舒赫德奏道：「臣看阿睦撒納相貌猙獰，必非善類，請聖上不要信他。」乾隆帝佛然不悅，便厲聲道：「據你說來，達瓦齊是不應討麼？」舒赫德道：「達瓦齊非不應討，但阿睦撒納乞皇上不可重用。」乾隆帝復厲聲道：「阿睦撒納是生長彼地，地理人情，都應熟悉，朕若不去用他，難道用你不成！」舒赫德素性剛直，還要接口道：「聖上要這阿睦撒納，請將他部下餘衆，徙入關內，免得後患。」乾隆帝怒道：「你這般膽小，如何好做軍機大臣？」叱侍衛逐出舒赫德。舒赫德嘆息而去。忠言逆耳，令人嗚咽。傅恆見乾隆帝發怒，忙上前道：「聖上明獨萬里，此時正好出征，準部戡定西陲。」這等拍馬屁的伎倆，想是從國訓得來。乾隆帝怒容漸霽，徐答道：「究竟是有些智謀，但還是今年出兵，明年出兵？」傅恆道：「據臣愚見，今年且先籌備起來，待明年出兵未遲。」乾隆帝准奏，遂下旨飭八旗將士先行操練，並封阿睦撒納爲親王。

看官！你道這阿睦撒納，究竟是何等樣人？他的言語，究竟可靠不可靠？小子須要補述一番方好。阿睦撒納是丹衷的遺腹子，丹衷係策妄女婿，策妄借結婚政策，滅了丹衷的父親拉藏汗，應第二十九回。丹衷窮無所歸，寄食準部，免不得怨恨策妄，策妄又把丹衷害死，將自己的女兒，改醮輝特部酋，只五六月生了一個男孩子，就是阿睦撒納。阿睦撒納長大起來，繼了後父的位置，見準部內亂，蓄志併吞，先幫助達瓦齊，殺了喇嘛達爾札，自己遷至額爾齊斯河，脅服杜爾伯特部。達瓦齊也陰懷疑忌，大舉攻阿睦撒納，阿睦撒納乃託名內附，想借清朝兵力，滅掉達瓦齊，自己好占據準噶爾。巧遇乾隆帝好大喜功，聽了阿睦撒納的言語，決計用兵。會準部小策零屬下薩拉爾，及達瓦齊部將瑪木特，先後降清，阿睦撒納又促請出師，於是乾隆二十二年春，命尚書班第爲定北將軍，出北路，陝甘總督永常爲定西將軍，出西路，北路用阿睦撒納爲前導，授他做定邊左副將軍，西路用薩拉爾爲前導，授他做定

邊右副將軍瑪木特做了北路參贊，西路參贊，用了內大臣鄂容安，兩副將軍各領前鋒先進，將軍參贊等次第進行。浩浩蕩蕩，直達準部，沿途經過的部落，望見兩副將軍大纛，多識是前時故帥，望風崩角，拜謁馬前。到了夏間，兩路大軍並至博羅塔拉河，距伊犁只三百里，達瓦齊聞報，慌做一團，倉猝徵兵，已來不及，只帶了親兵萬人，向西北出奔，走入格登山去了。清軍長驅追襲，將到格登山，夜遣降將阿玉錫等，率領二十餘騎，往探路程。阿玉錫想奪頭功，竟乘夜突入敵營，拍馬橫矛，威風凜凜，達瓦齊部衆，還道是清軍齊到，四散奔逃。真不濟事。達瓦齊也落荒竄去，扒過天山，投入回疆。他想平日要好的回酋，只有烏什城主霍吉斯，一口氣奔到烏什城。霍吉斯也出城迎接，誰知進了城門，一聲胡哨，伏兵盡發，把達瓦齊擊住。達瓦齊向霍吉斯道：「我與你一向至交，如何縛我？」霍吉斯也不與多說，取出清帥檄文，與他細瞧。達瓦齊道：「好好！你總算賣友求榮了。」該罵！當下被霍吉斯推入囚車，解送清營。清兩帥回到伊犁，這時候，羅卜藏丹津還繫在伊犁獄中，遂一併擒出，與達瓦齊檻送京師。

乾隆帝得了紅旗捷報，召兩軍凱旋，親御午門，行獻俘禮。達瓦齊及羅卜藏丹津，骸骸萬狀，搗頭如蒜。乾隆帝大笑道：「這樣人物，也想造反，正是夜郎自大，不識漢威哩。」遂傳旨赦他死罪，一面大封功臣，首獎大學士傅恆，襄贊有功，再加封一等公，馬昆又替他拍着了。定北將軍班第，封一等誠勇公，副將軍薩拉爾，封一等超勇公，副將軍阿睦撒納，晉封雙親王，食親王雙俸，參贊瑪木特，封爲信勇公，銘功勒石，說不盡的誇耀。永常鄂容安等未沐榮封，不識何故。又擬復額魯特四部遺封，封噶爾藏爲綽羅斯汗，巴雅特爲輝特汗，沙克都爲和碩特汗，還有杜爾伯特部，就封了阿睦撒納。乾隆帝的意思，無非是犬牙相錯，互生箝制的道理。誰知阿睦撒納雄心勃勃，竟想雄長四部，漸漸的跋扈起來，正是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過嚴則怨，過寬則肆。

不數月，留守伊犁大臣，奏報阿睦撒納造反了，乾隆帝聞報大驚，究竟阿睦撒納如何謀反，且看下回分解。

此回敘陳閣老事，非傳陳閣老，傳高宗也。敘阿睦撒納事，非傳阿睦撒納，亦傳高宗也。高宗第一次南巡，便覺揮霍不貲，厥後南巡復數次，勞民費財，可想而知。陳閣老事，尙是本回之賓，不過假故老遺傳，作爲渲染耳。南巡以後，復議西征，寫出高宗好大喜功氣象，阿睦撒納來降，乃是適逢其會，是阿睦撒納亦一賓也。達瓦齊則成爲賓中賓矣。閱者當如此體會，方見作書人本旨。

第三十七回 滅準部餘孽就殲 盪回疆貞妃殉節

却說達瓦齊就俘後，清師奉旨凱旋，只留班第鄂容安二人，帶了隨兵五百名，與阿睦撒納辦理伊犁善後事宜。阿睦撒納移檄鄰部，諱言降清，陽稱清廷命他統領各番，來平此地，又暗囑黨羽四布流言，欲安準部，必須立阿睦撒納爲大汗。班第鄂容安遣使密奏乾隆帝，亦付他密旨，令誘誑阿睦撒納。看官！你想阿睦撒納率衆西行，已似大魚縱壑，那裏還肯來入網呢？況班第鄂容安手下只有五百名隨兵，也不好冒昧舉事。接了朝旨，按住不發，惟促阿睦撒納入朝。阿睦撒納竟號召徒衆，來攻班第鄂容安。班第鄂容安且戰且走，馳了三百餘里，死的死，逃的逃，只剩了數十騎，番兵却有數千追來，班第鄂容安不能脫，拔刀自刎，鄂容安也只得步他後塵了。這是乾隆帝害他。

是時定西將軍永常已奉朝旨出駐木壘，聞報番兵大至，退兵巴里坤，移糧哈密，因此阿睦撒納聲威愈盛。清廷速回永常，命公爵策楞前代，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爲參贊，出巴里坤進勦。玉保分軍先進，忽有番卒來報，阿睦撒納已由他部下諾爾布擒獻，玉保大喜，卽向策楞處報捷。策楞也不辨真僞，飛章奏聞，不想過了數日，毫無影響。將軍參贊先後馳至伊犁，阿睦撒納已遠颺至哈薩克了。原來阿睦撒納聞大兵前進，恐不能敵，特差了番卒，馳到清營，假稱被擒，他却望西遁去。策楞玉保中了他的緩兵計，到了伊犁，你怨我，我怨你，怨個不了，總歸無益。策楞玉保統是沒用人物，還虧阿睦撒納不用誘敵計，只用緩兵計，尙得安抵伊犁。

乾隆帝聞知消息，復將策楞、玉保革職，令達爾黨阿爲將軍，飛速追勦，又命巴里坤辦事大臣兆惠爲定邊右副將軍，出兵赴援，滿望旗開得勝，馬到成功，誰知達爾黨阿到哈薩克邊界，又被阿睦撒納騙了一回，佯稱哈薩克汗願擒獻阿會，往返馳使，仍無要領，額魯特三部新封台吉，反一律謀變，與阿睦撒納通同一氣，阿睦撒納問道：「還大會諸部，這達爾黨阿還在哈薩克邊境，做案罪人，正是可笑。只定邊右副將軍兆惠，率兵千五百人，已至伊犁，探得額爾特諸部，已皆叛亂，自知孤軍陷敵，不能久駐，忙領兵馳回，沿途一帶，統是敵壘，兆惠拼命衝突，走一路，殺一路，殺到烏魯木齊，刀也缺了，彈也完了，糧也盡了，可憐這等兵士，身無全衣，足無全襪，每日又沒有全餐，只宰些瘦駝疲馬，勉強充飢，正苦的了不得。老天又起風下雪，非常嚴冷，兆惠想遣人乞援，也不知何處有清兵驛傳聲息，到處隔斷。忽聞番兵又踴躍前來，把烏魯木齊圍得鐵桶相似，兆惠泣向軍士道：「事已至此，看來我輩是不得活了。但死亦要死得合算，狠狠的殺他一場，方值得死哩。」軍士道：「大帥吩咐，安敢不從！但糧盡馬疲，奈何？」正在危急，忽東北角鼓聲喧天，有一支兵馬來到，兆惠登高一望，遙見清軍旗幟，不禁大喜，謝天謝地。番兵見援兵已到，不知有多少大兵，一聲吆喝，解圍而去。番衆實是無能。兆惠出寨迎接，乃是侍衛圖倫楚，因兆惠久無音信，率兵二千來探信息，無意中救了兆惠。兆惠與他握手進營，住了一日，便同回巴里坤，當下飛書告急。

乾隆帝命達爾黨阿回京，授超勇親王策凌子成袞扎布爲定邊左副將軍，出北路，仍令兆惠出西路往勦。此次兆惠懲鑑前轍，挑選精騎，帶足糧草，誓師進發，決平叛寇，巧值綽羅斯部噶爾藏汗被兄子噶爾布篡弑，噶爾布又被部下達瓦殺死，輝特和碩特兩部中，痘疫盛行，多半死亡，兆惠趁這機會，殺將過去，好像摧枯拉朽一般。番衆戰一陣，敗一陣，諸部酋長先後敗死，阿睦撒納又弄得倉皇失措，急急如喪家犬，漏網魚，仍竄至哈薩克。兆惠率兵窮追，到哈薩克界，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至軍，願擒獻阿睦撒納。兆惠對來使道：「你主願擒獻阿逆，須於三日內繳到，過了三日，本將軍恰是不依，驅兵進攻，玉石俱焚，那時不要後悔！」來使唯唯而去。越二日，哈薩克又遣使

到軍，報稱阿睦撤納，狡黠萬狀，我國正欲擒獻，不料被他走脫，逃入俄羅斯去了。現奉汗命，前來請罪，並貢獻方物，仰求大帥赦宥。兆惠見他惶迫情狀，料知語言無欺，只得略加訓斥，命他回去，一面即飛奏清廷，由理藩院行文俄國，索交叛酋。後來俄國飭人搜捕，阿睦撤納已患痘身亡，只把屍首送交清吏。於是命成衮扎布歸鎮烏里雅蘇臺，留兆惠搜勦餘孽。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清兵先後追勦，自山谷僻壤及川河流域，沒一處不尋到，沒一處不搜滅，統計額魯特二十餘萬戶，出痘死的約四成，竄走俄羅斯，哈薩克等處約二成，被清兵勦滅的約三成，還有一成編入蒙古籍，不過二萬戶，而且婦女充賞，丁壯爲奴，額魯特遺民，自此寥落了。阿睦撤納料是絕大的掃帚星轉世。

準部既平，清廷乃畫疆分土，設官築城，駐防用滿兵，屯糧用旗兵，特簡任伊犁將軍，作了一個統轄的元帥，大

山北路，方入清室版圖，免不得鐫碑勒石，旌德表功，費了幾個儒臣筆墨，成了幾篇煌煌大文，這也不消細說。但乾隆帝得隴望蜀，平了準部，又想南服回疆，這回疆就在天山南路，與準部只隔一山，起初係元太祖次子察哈台領土，傳了數世，回教祖摩訶末子孫，由西而東，爭至天山南路，生齒漸蕃，喧客奪主，察哈台的後裔，反弄到沒有主權，因此天山南路，變作回疆。康熙時，噶爾丹強盛，舉兵南侵，把元裔諸汗，遷到伊犁，並將回教頭目阿布都實特，亦拘去幽禁。噶爾丹既死，阿布都實特脫身歸清，聖祖賞他衣冠銀幣，遣官送到哈密，令還故地。阿布都實特死，其子瑪罕木特，想自立一部，不受準噶爾約束，策妄又遣兵入境，將瑪罕木特及他兩個兒子，統拏至伊犁，幽禁起來。及清將軍班第等到伊犁後，瑪罕木特已死，長子布那敦，次子霍集占，尚被拘繫，班第奏聞清廷，得旨釋布那敦，歸葉爾羌，令他統轄舊部，留霍集占居住伊犁，職掌教務，不到數月，阿睦撤納謀反，準部復亂，霍集占反率衆助逆，等到清副將軍兆惠攻入伊犁，阿睦撤納西走，霍集占亦遁入回疆。兆惠勦平準部，奏遣副都統阿敏圖南往招撫。

這個那布敦膽子頗小，願遵清朝指揮，偏偏胞弟霍集占，自北路遁歸，諫那布敦道：「我遠祖摩訶末，聲靈赫

濯天下聞名，傳到我輩子孫，反受人家壓制，真是惶愧萬分。現在準部已亡，強鄰消滅，不謀獨立，更待何時？一語頗不錯，可惜不度德，不量力。那布敦道：「清兵來攻，如何抵當？」霍集占道：「清軍新得準部，大勢未定，料他無暇進兵，就使率軍南來，我也可據險拒守，等他兵疲糧絕，逃去都來不及，怕他什麼？」那布敦尚在遲疑，霍集占又道：「哥哥若要降清，恐怕從今以後，世世要做奴僕過去，他要我的金錢，我只得將金銀奉去，他要我的妻子，我只得將妻子送去，他要我的頭顱，我也只得把頭顱獻去。我們兄弟兩人，還有安靜的日子麼？」我亦要問霍集占道：「你不降清，金銀管得住麼？妻子守得生麼？頭顱保得定麼？這叫做自去尋死。」那布敦被他說得動心，遂依了阿弟的計畫，錯了，完了。便召集回衆，自立爲

巴圖爾汗，傳檄各城，戒嚴以待。

回戶數十萬衆，向來迷信宗教，因那布敦兄弟，的是摩訶末後裔，稱他爲大小和卓木，和卓木三字，乃是回語，譯作漢文，便是聖裔的意義，至此得了聖裔的檄文，自然望風響應。只庫車城主鄂對，恐怕強弱不敵，率了黨羽，擬奔伊犁，途次與阿敏圖相遇，仍令回轉庫車，同去招撫。不料霍集占聞鄂對出走，已遣部下阿布都駟到庫車，把鄂對親族一一殺死，登陣固守。鄂對聞報，大哭一場，嗣與阿敏圖商議，請頭歸伊犁，添兵復讎。阿敏圖道：「我是奉命招撫，今不見叛衆，便想回去，叫我如何對將軍？」鄂對再三諫阻，阿敏圖只是不從，也是一個不識時務。且令鄂對先回伊犁，他只帶了百餘騎，馳到庫車，阿布都誘他入城，一陣亂剝，恁你阿敏圖如何忠誠，也入閻羅寶殿去了。清廷因兆惠勦撫準部，尚未竣事，別命都統雅爾哈善爲靖逆將軍，率兵征回。雅爾哈善自吐魯番進攻庫車，大小和卓木引軍數千，越大戈壁來援，與清兵戰了兩次，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大小和卓木退回城中，清兵乘勢圍攻城堅難拔，提督馬得勝，募敢死兵六百名，暗掘地道，晝夜不息，將及城中，守兵聞地下隱有響聲，料是穿穴，便循途按索，到了城腳邊，掘下一洞，適通地道，守兵把草塞住，用火燃着，烟燄衝入穴中，可憐六百個清兵，不能進，不能退，都被燒得烏焦巴弓。好像竹筒裏煨泥鰍。雅爾哈善經此大創，不敢力攻，大小和卓木乘機遁還，阿布都也率衆逃去。

清兵只得了一個空城，乾隆帝聞知大怒，飭將雅爾哈善馬得勝等，盡行正法，仍命兆惠移師南征。兆惠檄調各路兵，尚未到齊，因朝旨催促，即率步騎四千餘先進過了天山，收復沙雅爾、阿克蘇、烏什等城，住阿克蘇城數日。後兵未至，兆惠性急如火，留副將軍富德駐阿克蘇，等待後軍，他竟帶了二三千人冒險前行。途中偵知大和卓木那布敦在葉爾羌，小和卓木霍集占在喀什噶爾，乃再分兵八百名，使副都統愛隆阿，邊住喀什噶爾，邊撥路，自率千餘騎，徑趨葉爾羌。葉爾羌城東有河，叫作葉爾羌河，亦稱黑水，兆惠兵少，不能進攻，便倚水立營。遙見葉爾羌城南駝馬往來，是個闊大的牧場，兆惠欲奪作軍用，徑命兵士渡河，河上本有木橋，清兵跨橋而過，橋未拆斷，諺敵可知。方過了四百騎，誰知橋下暗有伏兵，鏡鉤齊起，將木橋鉤斷，城中出回兵五千騎，前來邀擊。隔河清兵，不能相救，河西四百騎，那裏當得住回兵？急忙棄了馬匹，兔水逃回。回兵復搭好了橋，踰橋東來，後面又添了步兵萬人，張着兩翼，來圍清兵。兆惠左右衝突，馬中槍，再斃再易，總兵高天喜戰歿，參贊明瑞亦受傷，雖殺了番兵千名，究竟衆寡懸殊，支持不住，只得退入營中，趕緊築壘，準備固守。番兵亦築起長圍，四面攻打，槍砲如雨，幸虧清營靠着叢林，槍彈多飛入林中，清兵伐樹，得了鉛彈數萬枚，還擊回兵，又復掘井得水，掘窖得粟，賴以不困。

兆惠遣了五卒，分路赴阿克蘇告急，又檄愛隆阿還軍阿克蘇，催援軍同至。愛隆阿未到阿克蘇，富德已接警報，忙率軍三千，冒雪赴援，到了呼拉瑪，距葉爾羌尚三百餘里，忽遇喀什噶爾回兵，截住去路，轉戰四晝夜，回兵越來越多，將富德軍圍住，接連數日，杳無援兵，富德急的不得了，一日，天氣昏黑，入夜尤甚，回兵各燃著火把，輪流進撲，富德連忙抵禦，拼命鏖鬪，突聞一片喊聲，自東而至，回兵紛紛倒退，富德乘勢殺出，火光中來了一員清將，乃是愛隆阿，富德大喜，即與愛隆阿合兵。愛隆阿道：「巴里坤參贊阿公，亦到。」富德忙拍馬去會阿大臣，這位阿大臣名叫阿里袞，他奉了廷旨，領兵六百名，解馬二千匹，駝一千頭，至阿克蘇，適值愛隆阿去催援軍，遂合軍前來，解了富德的圍。回兵在夜間不辨多少，四散潰遁。富德、愛隆阿與阿里袞兩下相見，欣喜過望，也不及休息，同趨葉爾羌。

兆惠日望援軍，遙聞礮聲大作，料知援軍已至，即勒兵突圍，內外夾攻，殺敵千餘，燬了敵壘，同還阿克蘇。

過了冬，已是乾隆二十四年。阿克蘇已集清兵新舊軍凡三萬人，分道進行。兆惠由烏什攻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攻葉爾羌，每路兵各萬五千，大小和卓木聞清兵大至，不敢迎敵，帶了妻孥僕從，並攜輜重，踰葱嶺西遁。清兵奮勇追趕，到阿爾楚山，前面見有回衆，大半是老弱殘兵，富德料是誘敵，令明瑞阿桂爲左翼，阿里衮巴祿爲右翼，先據了左右二峯，然後富德領着中軍，從山口進去，進了山口，果然伏兵四起，那時清兵左右兩翼，從上殺下，把伏兵一齊殺退，追攻二十餘里，戮回兵無數，並斬他驍將阿布都，大小和卓木逃至巴達克山，大和卓木那布敦，挈了家眷先走，小和卓木霍集占，手下還有萬人，倚山爲陣，率衆死戰，富德又分軍兩路，左右夾攻，用了大礮，向敵轟擊，霍集占不能支，踰山而遁，誰知前面山路逼促，又有輜重塞住，一時急走不脫，後而又被清軍追上，進退兩難。富德令降人鄂對等，豎起回纛，大呼招降，回衆情願投順，蔽山而下，聲如奔雷，霍集占忙奪路逃脫，偕那布敦急入巴達克山，巴達克山部酋，聞大小和卓木擁衆而至，遣使探問，霍集占見了來使，命回報酋長，立刻親迎，來使出語不遜，霍集占拔出佩刀，把他斬首。窮蹙至此，還要妄爲真正該死。於是巴達克山部酋，與兵拒戰，和卓木兄弟，連妻孥舊僕，只有三、四百人，被巴達克兵圍住，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都束手就縛，個個被他擒去。巴達克部酋，爲使臣報讎，將大小和卓木一齊梟首，還想將他家屬，統行處死，滴清使持到檄文，索獻罪犯，他樂得賣個人情，把大小和卓木的頭顱，及他家眷等，盡行繳出。金銀也丟了，妻子也拋了，頭顱也斷送了。富德命軍士押着回酋家屬，馳歸大營，與兆惠聯銜奏捷。乾隆帝命陝甘總督楊應琚，籌辦回疆善後事宜，兆惠等俱召還京師，遂封兆惠爲一等公，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封一等侯，並賞戴雙眼翎，參贊大臣阿里衮明瑞等，俱賞戴雙眼翎，又記起從前舒赫德的忠直，還他原職，其餘在事各官員，俱交部議敘。又做了幾篇平定回部的碑文，內外勒石，稱頌功德。

到次年二月，兆惠等奏凱還朝，乾隆帝親至良鄉，舉行郊勞典禮。兆惠富德等領隊到壇，格外嚴肅。乾隆帝下

壇迎接，兆惠以下，都下馬見駕，叩首謝恩。乾隆帝親自扶起，說了許多慰勞話兒，遂一同登壇。乾隆帝升了御轎，當由軍士將大小和卓木家眷，推到壇前。這時乾隆帝龍目俯瞧，見有一位絕色婦女，也是兩手反綁，列入罪犯隊裏，乾隆帝不禁憐惜起來，便問道：「這是叛回的家眷麼？」兆惠應了聲：「是。」乾隆帝道：「婦女無知，也遭此緣，聽他情狀，很是可憐，朕擬一律赦宥。」兆惠忙道：「罪人不孥，乃是聖主仁政，皇上恩赦了他，他定然感激不淺。」拍馬屁的又到了。乾隆帝傳旨釋縛，衆回家眷，叩首謝恩，獨這絕色女子，雖是隨班俯伏，他口中恰絕不道謝。比衆不同。

郊勞禮畢，御駕還宮，立召和珅入見，和珅進內請安畢，乾隆帝問道：「朕見叛回眷屬中，有個絕色婦人，未知是誰？」和珅道：「待奴才探問的確，再來奏聞。」說畢，趨出，不一時又入大內，奏稱絕色婦人，乃是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妃子，回人叫他香妃，因他身上有一種奇香，天然生成，所以有此佳號。乾隆帝嘆道：「朕做了天朝皇帝，不及那回部逆酋。」和珅道：「逆酋已死，這個佳人，被我軍擊來，聖上要如何處置，便作如何處置。據奴才想來，回酋的幸福，究竟不及我天朝皇帝哩。」乾隆帝道：「朕想把他叫入宮中，但恐外人談論，奈何？」和珅道：「罪婦爲奴，本是我朝成例，今將香妃沒入掖廷，有何不可？」小人最喜逢君之燕。乾隆帝大喜，便命宮監四名，隨和珅去取香妃，好一歇，這三字乃從乾隆帝心中勦出。和珅已到，宮監導入香妃，玉容未近，芳氣先來，既不是花香，又不是粉香，別有一種奇芬異馥，沁人心脾。走近御座前，乾隆帝見他柳眉微蹙，杏臉含顰，益發動人憐愛。宮監叫他行禮，他却全然不睬，只是淚眼盈盈。乾隆帝道：「他生長外域，未識中朝禮制，不必多事苛求。」便命宮監引入西苑，收拾一所寢宮，令他居住，并命宮監小心伺候。宮監已去，和珅亦退。次日，乾隆帝視朝畢，又召和珅入內，和珅見乾隆帝面帶愁容，暗暗驚異，只聽乾隆帝諭道：「香妃不從，如何是好？」和珅道：「他蒙恩特赦，又承聖上格外擡舉，如何不從？」乾隆帝道：「他口中說的回語，朕却不能盡懂，幸宮中有個番女，頗諳回文，朕命他繙譯出來，據言：「國破君亡，情願一死。」朕亦不好強逼，你可有什麼計策？」和珅想了一會，便道：「從前豫親王多鐸，得了劉三季，起初也很是偏強，

後來好好兒做了豫王福晉，和睦的了不得。應二十二回。婦人家人都如此，總教待得他好，他自然回心轉意。一乾隆帝道：「恐不容易。」和珅道：「他是做過回妃，一切飲食起居，統是回部格式，現若令他吃回式的菜蔬，穿回式的衣服，居回式的房屋，另擇回部老婦，伺候了他，不怕他不漸漸服從。」乾隆帝依了和珅的計策，凡香妃服食，概募回教徒供奉，又在西苑造起回式房屋，并築回教禮拜堂，選了數名老回婦，導香妃出入遊覽。怎奈香妃情鍾故主，淚洒深宮，一片貞心，始終不改。乾隆帝百計勸誘，他却寂然漠然。有一口被宮女苦勸不過，他竟取出一柄匕首來，刀光閃閃，冷氣逼人，宮女都嚇得倒躲。這事傳到慈寧宮，太后恐乾隆帝被害，趁着乾隆帝郊天，住宿齋所，竟傳旨宜召香妃，問他志趣。他只說了一個「死」字，太后遂勒令殉節。後人有詩咏香妃事道：

難髮生長大苑西，鈿台無情寶劍攜，帝子不來花已落，紅顏黃土玉鈎迷。

香妃已死，乾隆帝尚未聞知，後來得了音耗，究竟傷感與否，容小子下回表明。

阿睦撤納及大小和卓木，統不過脅惑徒衆，盜弄潢池，放卒爲兆惠所殲滅耳。不然，兆惠一鹵莽武夫，只知猛進，動輒被圍，得一智勇兼全之敵帥，吾恐兆惠將爲塞外鬼，安能生還下門，昂然爲座上公乎？惟香妃以一被虜之婦人，臨以天子之尊威，始終不爲所辱，凜節捐軀，臨難不苟，番邦中有是婦，愧煞世人多矣。作者亟爲表揚，可作彤史一則。

第三十八回 遊江南中宮截髮 征緬甸大將喪軀

却說乾隆帝郊天禮畢，回至宮中，開報香妃已死，這一驚非同小可，忙走入香妃寢室，但見室邇人遠，淒寂異常。便把侍過香妃的宮監，傳來問話，宮監就將太后賜香妃自盡事，說了一遍。乾隆帝道：「可曾人殮？」宮監道：「早經入殮，且已埋葬得兩日了。」乾隆帝道：「爲什麼不來報知？」宮監道：「奉太后娘娘命，因聖上郊天，不准

通報。」乾隆帝頓足道：「這件事情，太后也太辣手了。」宮監道：「太后娘娘，恐香妃不懷好意，所以把他賜死。」乾隆帝道：「香妃死時，形狀如何？」宮監道：「香妃雖死，面色如生，全不見有慘死形狀。」乾隆帝道：「可敬可敬，畢竟是朕沒福消受。」乾隆帝得了香妃，未嘗強暴，嗣聞太后賜香妃自盡，也不與太后嘔氣，還尋舉動，尙是難得。當下憑弔了一回，洒了幾點惜花的眼淚。

自此悶悶不樂，幾乎激成一種急病，還虧御醫早日調治，方能漸漸平安。只是悲懷未釋，無從排解，偏偏皇十四子永璘，皇三子永琪，又接連病逝。正是花淒月冷，方深埋玉之悲，芝折蘭摧，又抱喪明之痛，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傳恆和珅等百計替他解悶，總不能得乾隆帝歡心，還是和珅知心着意，想出重幸江南的計議來。乾隆帝頗也願意，到慈甯宮稟知太后，太后正因皇帝過傷，沒法勸慰，聞了此語，便道：「我也想去散悶。俗語說得好：『上有天堂，下有蘇杭。』這蘇杭地方的風景，很是好玩。只前次南巡，皇后未曾隨去，他已正位數年，也應叫他去玩耍一番。你意何如？」乾隆帝不敢違命，只得答道：「聖母命他隨去，謹當遵旨！」

當下定了日子，啓蹕南巡，一切儀仗，仍照前時南巡成制，不過多備了皇后鳳輦一乘，龍舟等略加修飾，水陸起程，概如上年舊例。各省督撫，接駕當差，格外勤謹，只山東濟寧州顏希深，下鄉賑飢，擅令開倉發粟，把供奉皇差的事情，反一律攔起。兩宮到了濟寧州，御道上並沒有什麼供張，也不見知州迎駕。和珅道：「那個混帳知州，敢如此藐法麼？」便令役從立傳知州顏希深，回輦顏希深下鄉賑飢去了。和珅大怒，方想飭拿知州家屬，適山東巡撫前來接駕，和珅向他發怒道：「你的屬官，爲什麼這般糊塗？想你前時忘記下割的緣故。」山東巡撫道：「卑職於月前下割，早飭他恭送鑾輿，那裏敢忘記一點？」和珅道：「他下鄉賑飢，應有公文申詳，你既叫他辦差，那裏還有工夫賑飢？這件事顯見得老兄糊塗了。」山東巡撫道：「卑職也沒有充他賑飢，他亦沒有公事上來，真正不解。」和珅微笑道：「一點點知州官兒，不奉撫台札飭，擅敢發倉賑飢，自來也沒有，的老兄欺我，我去欺誰你自己去奏。」

明皇上罷！一寫出和珅威勢。這句話，嚇得山東巡撫屍滾灰流，一面令僕役去拿顏希深，一面下了龍舟，跪在兩宮面

前，只是磕頭，口稱奴才該死，奴才該死。奴膝顫顫，無過於此。兩宮到驚疑起來，問他何故？這時和珅已踱了進來，代奏

道：「濟寧知州顏希深，目無皇上，既不來供差，又不來迎駕，奴才正問這山東撫臣哩。」乾隆帝道：「顏希深到那裏去了？」和珅答道：「聞說顏希深下鄉賑飢，撫臣糊塗，佯作不知，求聖上明察！」寥寥數語，比上十款還利害。乾隆帝

正想親到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老母，由山東撫臣，遙聽岸上隱隱有哭泣聲，便問和珅道：「岸上何人哭泣？」和珅出外探望，回奏：「顏希深的

慢的奏道：「微臣下鄉賑飢，總道事已速了，不意飢民很多，誤了日子，微臣因胥吏放賑，恐致乾沒，不敢不親自監察。今日返署，敬聞聖駕已巡幸到此，不及恭迎，罪當萬死，幸蒙恩赦，感激莫名！」太后道：「你的母親，亦已在此，你起來罷！」顏希深謝過了恩，慢慢起身，方見老母也站立一旁。太后復賜何氏旁坐，問了年齡子女等情，由何氏一奏明。太后復道：「你回署去，須常教你兒子愛國愛民，方不失爲賢母。」何氏連聲遵旨。太后又命宮監兩名，扶他上船，令顏希深隨母回署。後來顏希深歷級上升，做到河南巡撫，且不必細表。

單說兩宮自濟甯啓行，一路上看山玩水，頗覺爽適。乾隆帝命先幸江甯，一面向和珅道：「江甯是個名勝的地方，前次南巡，只留駐了幾日，聞得秦淮燈舫，傳播一時，究竟不知如何？」和珅道：「此次皇上可多留數天，奴才謹當探察。」到了江甯，文武各官，照例迎駕，不消細說。和珅見了江寧總督，密令他飭辦秦淮畫舫，預備遊覽。是日兩宮登陸，駐蹕江甯，隔了一宵，和珅借觀風問俗的名目，導皇上微行。乾隆帝早已會意，不帶隨員，只命和珅扈從前往。行到秦淮河岸邊，早泊有絕大畫舫一艘，和珅引乾隆帝登舟，舟中都是花枝招展的美人兒，一擁上前，磕頭請安。乾隆帝與和珅，雖不道出真相，假名假姓的說了一番。那班美人兒，統是有名的妓女，見多識廣，料知不是俗客，況經地方官飭他當差，定然是扈蹕南巡的著名人物，還差一着。便格外殷勤，奉了乾隆帝上坐，大家四圍簇擁。乾隆帝龍目四瞧，這一個綽約芳姿，那一個窈窕麗質，默默的品評了一回，隨向和珅道：「北地胭脂，究不及南朝金粉，你道如何？」和珅應了聲：「是。」當下擺好酒席，乾隆帝面南而坐，和珅面北而坐。君臣禮數，算不亂。東西兩旁，統是美人兒挨次坐下。席間備極豐腴，淺斟緩酌，微逗輕響，已而酒熱耳紅，興高采烈，一面令舟子划入江心，一面令衆妓齊唱豔曲，嬌聲婉轉，響遏行雲，耳鬢厮磨，魂消新雨。迨至夕陽西下，已近黃昏，萬點燈光，盪漾水面，彷彿此身已入仙宮，別俱一番樂境。此時乾隆帝已自醺然，免不了色迷心醉，左擁右抱，玉軟香溫，和珅亦趁這機會，分嘗數瓣。好一個慶片。到了次日，尚戀戀不捨，仍在舟中飲酒言歡，忽聞外面一片鬧聲，送入耳中，和珅即到後艙探望，見外面

有一來船，船中有數人與舟夫爭鬧，和珅忙探頭艙外，向鄰船招手，鄰船中人，見是和珅，方欲開口，和珅忙道：「知道了，你等去罷。」原來鄰船不是別人，乃是兩個侍衛及太監數名，奉太后命，來尋皇帝。和珅早已猜着，不便與他細說，所以含糊回答。鄰船得了消息，自然回去。和珅入艙，與乾隆帝附耳數語，便命舟夫搖船攏岸，飲完了酒，起岸而返。

太后見皇帝已回，也不暇細究，便命起鑾至杭，乾隆帝遂傳旨明日啓蹕，次晨即自江甯啓行，直達杭州。途次爲了秦淮河事，與皇后反目起來。皇后自正位後，沒有什麼恩遇，心中早已鬱悶，此次秦淮河事，被宮監洩漏，忍耐不住，便與乾隆帝鬭口。乾隆帝本不愛這皇后，自然沒有好話，皇后氣憤不過，竟把萬縷青絲，一齊剃去。這也未免過甚。滿俗最忌剃髮，髮已剃去，連仁愛的太后，也不便回護。乾隆帝大加忿怒，竟命宮監數名，將皇后送回京師，兩宮到杭，又遊覽數日。乾隆帝因皇后挺撞，餘怒未息，也不願久留正外，便奉太后匆匆回京。自此與皇后恩斷義絕，皇后憂憤成疾，延了一載，淚盡血枯，臨危時候，乾隆帝反奉皇太后，到木蘭秋禱去了。皇后聞知此信，痰喘交作，霎時氣絕。當由留京王大臣奏開行在，乾隆帝下諭道：

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皇后於本月十四日未時薨逝。皇后自冊立以來，尚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懷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迹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餘，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聖母恩眷，長受朕恩禮所致。若論其行事乖違，即予以廢黜，亦理所當然。朕仍存其名號，已爲格外優容，但飾終典禮，不必復循孝賢皇后大事辦理，所有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交內務府大臣承辦，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這是乾隆二十九年八月內的諭旨。乾隆帝罷獵回京，滿大臣力爭后儀，只是留中不報，自是乾隆帝竟不立后，到乾隆六十年，禪位嘉慶帝，其時嘉慶帝生母魏佳氏，已經病歿，乃追封爲孝儀皇后。這且慢表。

且說中國南徼的緬甸國，自執獻永曆後，與中國毫無往來，不臣不貢。至乾隆十八年，雲南石屏州民吳尙賢，赴緬東卡瓦部開礦，立了一個茂隆銀廠。尙賢運動部酋，請將礦稅入貢。中國復勸緬王莽達喇上表稱藩，緬王遂遣使進貢，呈上馴象數匹，漆金塔一座，乾隆帝也頗加賞賚。不料雲南大吏誘尙賢回國，說他中飽廠課，拘入獄中。尙賢一片愛國心，被疆吏無端誣陷，有冤莫訴，憤極而亡。滇吏可殺。茂隆銀廠當即閉歇。嗣後緬甸內亂，木疏地方的土司，名叫雍藉牙，率衆入緬，殺平亂黨，自立爲緬甸王，稱新緬甸國。緬都無人反對，只桂家木邦兩土司不肯服他，聯兵進攻。雍藉牙命子莽紀瑞率兵迎戰，把桂家木邦部衆盡行殺敗。木邦土司罕底莽被殺，桂家土司宮裏雁，竄入滇邊。桂家木明桂王官屬後裔，嘗設波龍銀廠，很有資財。雲南督吳達善聞他鉅富，令他傾囊以獻。貪官可殺。宮裏雁不允，吳達善命邊吏驅逐出境。宮裏雁沒法，走入孟連土司。這孟連土司刁派春，素與吳達善交通，聞知宮裏雁入境，潛率部衆，邀擊宮裏雁。宮裏雁不及防備，被他擒住，并將宮裏雁妻孥金銀一併掣去。

刁派春將宮裏雁縛獻雲南，復將宮裏雁的金銀一半分送吳達善，一半留作自用。只宮裏雁妻囊占，頗有三分姿色，他却不忍割愛，想他做小老婆，不愧姓刁。遂於夜間召囊占入室，逼他同寢。囊占不從，他竟想用強暴手段，急得囊占路絕計生，佯言願侍巾櫛，但須釋放僕役，并擇吉行禮，方好從命。刁派春中了他計，遂將僕役放出，令仍侍囊占。又命大設筵宴，與囊占成婚。囊占裝出柔媚態度，侍刁派春飲酒。刁派春樂的妻不得，由囊占接連代斟，灌得酪酊大醉。囊占召齊故僕，將刁派春剝作幾段。刁派春算刁，誰知別人比他更刁。遂命故僕引導，啓戶竄去。此時孟連部衆，因吃了喜酒，都已睡熟，那個去管他這種開帳。到了次日，始知頭目被殺，急忙去追囊占。誰知他早已逃入孟良土司去了。

囊占到了孟良，探聞丈夫已被吳達善殺死，哭得死去活來。好一個智女，好一個烈女。既怨緬甸，復怨中國，遂籲請孟良土司，要他入犯滇邊，爲夫報讎。孟良部酋，見他悲慘，也不論什麼強弱，使人汲滇邊。總督吳達善只知搜括金

銀，此外毫無本領，聞報漢邊不靖，忙遣人到京運動調任。俗語道：『錢可通神，』用了幾萬金銀，便奉旨調任川陝，令湖北巡撫劉藻往督雲南。

劉藻到任，令總兵劉得成、參將何瓊、游擊明洪等三路防勦，沒有一路不敗。劉藻束手無策，朝旨嚴行詰責，並命大學士楊應琚往滇督師。楊應琚到雲南，劉藻恐他前來查辦，憂懼交并，自刎而死。這是乾隆三十年間事。

會漢邊瘴癘大作，孟良土兵退去，楊應琚乘間派兵進攻孟良，孟良兵多半病死，不能抵禦，一半逃去，一半迎降。應琚見事機順手，欲進取緬甸，騰越副將趙宏榜且言：『緬甸新立木邦蠻莫諸土司，統願內附，應乘勝急進。』應琚即上疏奏聞，極陳緬甸可取狀。一面移檄緬甸，號稱大兵五十萬，大礮千門，將深入緬境，如該酋畏威知懼，速即投降，免致塗炭。大言何益一面分遣譯人到孟密木邦蠻莫景線各土司，誘使獻土納貢，并爲具表代陳。其時緬甸羅藉牙早死，再傳至次子孟駿，他見了應琚檄文，毫不畏懼，反率衆略邊各土司，又首鼠兩端，並不是誠心內附。於是趙宏榜領兵五百，由騰越出鐵壁關，襲據蠻莫土司的新街。新街係中緬交通要道，緬兵不肯干休，水陸並進。陸兵攻陷木邦景線，水軍進攻新街，趙宏榜聞緬兵突至，急拋了器械，燒了輜重，走還鐵壁關。憤說大話的人，最是沒用。緬兵尾追宏榜，直至關外。

應琚得了敗耗，又驚又悔，頓時痰喘交作，飛章告病。清廷急令兩廣總督楊廷璋赴滇襄辦，又遣侍衛傅靈安帶了御醫，往視應琚疾，并察軍事。楊廷璋馳入滇境，遣雲南提督李時升率兵萬四千人，進防鐵壁關。時升又分道出兵，遣總兵烏爾登額出木邦，朱崙出新街，緬甸清兵分出，率衆伴退，遣使乞和。時升信爲真情，停止兩路進兵，與緬人議款。楊應琚聞了議和消息，喜懼起來，病也漸愈，遂與時升聯銜奏捷。又要做假戲文了。楊廷璋知緬事難了，樂得退職，遂奏言應琚病痊，臣謹歸粵，得旨召還京師。應琚也巴不得廷璋離滇，省得窺破隱情。廷璋去後，忽聞緬兵繞入萬仞關，縱掠騰越邊境，應琚又惶急萬分，飛檄烏爾登額，及總兵劉得成赴援。緬兵見有援軍，向鐵壁關退。

走，鐵壁關本由李時升等把守，不敢截擊，由他殺出，應璩反匿不上關。會傅靈安密奏趙宏榜朱崙失地退守，李時升臨敵畏避，未親行陣，於是清廷始悉軍情，嚴旨責應璩。應璩反盡推到烏爾登額，劉得成身上，得旨一併逮問，令伊犂將軍明瑞移督雲貴。明瑞未至時，由巡撫鄂甯代理。鄂甯奏稱應璩貪功啓釁，掩敗爲勝，欺君罔上各情形，乾隆帝大怒，立逮應璩到京，迫他自盡。此時應璩不知作何狀。

及明瑞到滇，先後調滿洲兵三千，雲貴四川兵二萬餘名，大舉征緬，令參贊額爾景額及提督譚五格率兵九千名出北路，由新街進行，自率兵萬餘人由木邦南下，約會於緬都阿瓦。啓行時，連旬霖雨，泥濘難行，明瑞只得緩緩前進，自夏至冬，始至木邦。木邦守兵聞風早遁，明瑞留兵五千駐守，使通餉道，自率軍渡錫箔江，進攻蠻結，連破緬兵十二壘，軍威大振。乾隆帝聞報捷音，封明瑞誠勇嘉毅公。明瑞越加感奮，向緬都進發，途次險峻異常，馬乏草牛踏途，緬人又堅壁清野，無糧可掠。走入絕路，將士請結營駐守，俟北路軍有消息，再定進止。明瑞不允，仍督兵前趨。這時嚮導乏人，屢次迷路，旋繞了好幾日，方到象孔，部兵疲憊已極，北路軍仍無音信。象孔距緬都尚有七十里，明瑞因兵勞食盡，料知難達，乃回兵至猛籠，得了敵糧少許，留駐數日，待北路軍，北路軍仍舊不至，乃擬由原路退歸，不防緬酋率衆來追，聲勢浩大，明瑞且戰且行，令部將觀音保哈國等更番殿後，步步爲營，每日只行三十里，緬兵雖不敢圍攻，奈總尾追不捨，每晨聽清軍吹角起行，他也起身追逐，行至蠻化山路叢雜，明瑞令部兵紮營山頂，緬兵亦紮營山腰。明瑞傳集諸將道：「敵兵藐我太甚，須殺他一陣方好。」觀音保哈國等唯唯聽命。當下明瑞令觀音保等分頭埋伏，次日五鼓，命兵士接連吹角，嗚嗚之聲，震徹山谷，緬兵只道清兵啓行，爭上山追逐，忽遇伏兵突出，萬槍齊發，那時連忙奔逃，走得快的，失足墮崖，走得慢的，中槍倒斃，趾頂相藉，坑谷皆滿。小勝不足喜，自是緬兵不敢近逼，每夜必遙屯二十里外。明瑞飭將士休息數日，徐徐退回，到了小猛育，已與木邦相近，猛聽得胡哨齊起，四面敵兵蟻集，約有好幾萬人，明瑞大驚道：「罷了！罷了！正是。」

瓦罐不離井上破，將軍難免陣中亡。

未知明瑞性命如何，請看卜回分解。

高宗南巡，皇后截髮，當時史官諱惡，只載迹類瘋迷之論，實則伏有原因，中宮固非無端瘋迷也。著書人把賞花飲酒請事，顯爲揭醜，雖或言之過甚，然亦出自故老傳聞，未嘗憑空臆射，且多歸罪和坤，和坤固導帝微行者，不得謂事無左證也。下半回敘征緬事，與上文不相關涉，乃是從編年體裁，接連敘下。吳達善劉藻楊應琬等，無一勝任，賊帥當道，蠹吏盈邊，清室蓋中衰矣。明瑞猛將，孤軍征緬，徒自喪軀，可爲太息。高宗不悟，猶以好大喜功爲事，其亦可以已乎。

第三十九回 傅經略暫平南服 阿將軍再定金川

却說明瑞到小猛育，見緬兵四集，不覺大驚，急忙紮住了營，召諸將會議。將士自象孔退回，途中已行了六十日，這六十日內，晝夜防備追兵，沒有一刻安閑，此時四面皆敵，眼見得不能抵擋，當下會議迎敵諸將，面面相覷。明瑞道：「敵已知我力竭，所以傾寨前來，但不知北路軍情，究竟如何？難道是統已覆沒麼？我現在只決一死戰，明知不能脫身，然到援絕勢孤的時候，還沒有一人不盡力，沒有一人不致死，將來敵人亦知難而退，我死後，繼任的人當容易辦理了。諸將以爲何如？」觀音保道：「大帥且不怕死，何況我輩？惟我輩死在沙場，內地還沒人知曉，這到可慮。」明瑞道：「我擬乘夜突圍，令兵士前行，我願斷後，那時敵兵追來，我好死擋一陣，前面的兵士，總可逃脫幾個，通報內地，叫他嚴守邊疆，奏調別帥，豈不是好？」一到是赤膽忠心。當下議決，人人已知必死，到也沒有甚麼傷感。

轉瞬間已是黃昏，鼓角不鳴，拔寨齊出，哈國興率領前隊，觀音保率領中隊，明瑞與侍衛數十人率領親兵數百名斷後。哈國興一馬當先，衝殺出來，緬兵不及措手，竟被他衝開血路，殺出重圍。及觀音保繼進，緬兵已四面包

裏把觀音保圍住，明瑞見中隊被圍，急率後軍援應，捨命相爭，人自爲戰，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怎奈緬兵密密層層，旋繞上來，明瑞觀音保等衝破一重，又被第二重截住，衝破第二重，又被第三重截住。從黃昏殺到天明，四面一望，仍舊是銅牆鐵壁一般，手下將士已傷亡過半，再接再厲，酣鬪了兩小時。觀音保中槍倒斃，明瑞帶領的侍衛喪失殆盡。明瑞亦着了槍彈數粒，大吼一聲而死。這場死戰，只哈國興帶兵數百名逃歸，餘都覆沒。正是可痛。

但北路的額爾景額一軍，究竟到那裏去呢？原來額爾景額從街南行，進次老官屯，被緬兵阻住，相持月餘，額爾景額病死，他的阿弟額爾登額代統全軍，屢戰屢敗，退至旱塔。緬兵由間道襲擊木邦，木邦兵守五千人，出戰不利，飛書至滇中告急。總督鄂爾甯七檄額爾登額往援。額爾登額不應，反迂道回鐵壁關，再從明瑞出師的路程，往救木邦。古語說道：「救兵如救火。」他却不走近路，轉回關內，遠繞而出，那時木邦早已陷沒。留守參贊珠魯訥等早已陣亡。緬兵從木邦回到小猛育，適值明瑞退到彼處，遂乘機邀擊。後面追趕明瑞的緬兵，又乘勢追上，還有老官屯及旱塔諸處的緬衆，也一併趨至四面楚歌，遂把明瑞逼入鬼錄。補敘得明明白白總督鄂爾甯飛報敗耗，乾隆帝大怒，立命鄂爾甯押解額爾登額，及譚五格到京治罪，另授傅恆爲經略大臣，阿里衮、阿桂爲副將軍，舒赫德爲參贊大臣，迅速赴滇，再議大舉。傅恆等遵旨起程，額爾登額、譚五格已解到，有旨將額爾登額凌遲處死，譚五格立斬決，罪犯親族一律充戍。

旋因鄂爾甯不親援明瑞，降補福建巡撫，戴罪自効。雲貴總督著阿桂補授。阿桂先至雲南，聞緬甸與西鄰暹羅國開釁，擬約暹羅夾攻緬甸，旋因交通不便，復至罷議。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經略傅恆至雲南邊境，擬分兵三路，水陸並進，調滿漢精銳五六萬名，騾馬六萬餘匹，凡京城之神機火器，河南之火箭，四川之九節銅砲，湖南之鐵鹿子，及在滇製造的軍裝藥械，靡不齊備。直到新秋，經略祭纛啓行，渡過金沙江上游的戛鳩江，由西而南，孟拱孟養各土司獻象獻牛，還算効順。無如南方炎熱未退，暑雨薰蒸，十馬已多僵病，又未識道路，愈難深入。傅恆無可如何，退

歸蠻莫。

先是阿桂在蠻莫造船，及是舟成，得戰艦百艘，閩粵水師陸續趨集，遂由蠻莫江出伊臘瓦底河，遙望緬兵，賊舟對岸，並有陸兵駐紮沙灘。阿桂阿里袞率步兵登岸，專攻敵營，副將哈國興、侍衛海蘭察率舟師專攻敵舟。緬兵出營截擊，阿桂令步兵齊放矢銃，復用勁騎左右衝入，緬兵抵敵不住，譁然潰散。哈國興亦乘上風進攻敵舟，正欲迎敵，被風簸盪，目相撞擊，覆溺數千，江水爲赤。阿里袞經此一役，積勞成病，傅恆亦病不能興，慮深入非計，令轉攻老官屯敵壘。

老官屯本額爾登額屯兵處，敵壘甚堅，編豎木柵，柵外掘濠，濠外又橫臥大樹，銳枝外向，清兵用大砲轟擊，彈丸都被樹枝隔住，不得奏效；再伐箐中數百丈老藤，繫以巨鉤，夜往鉤柵，又被敵人斫斷，復用盾牌兵持了油柴，沿柵縱火，適值反風，柵不能蒸，反燒了自己的盾牌，只得却下。阿桂百計綢繆，想不出破敵法子，最後用了穴地埋藥的計策，藥線一燃，藥性猛發，敵柵突起丈餘。清兵鼓譟而前，總道這次可以破柵，誰知柵忽平落，俄頃柵復突起，旋又平落，如是三次，柵不復動，仍舊無效。緬兵也頗危懼，阿桂又遣戰艦越過木柵，阻截西岸敵援，於是緬兵有乞和意。老官屯非敵根據地，傅恆出了全力去攻老官屯，已非勝算，況又不能攻入乎？神勢之未，難穿魯縞，信然。遣使議款，傅恆令進表納貢，返土司侵地。緬使欲歸他木邦蠻莫孟拱孟養諸土司，議未協，緬使竟去。會阿里袞病歿，傅恆病亦加重，乃遣哈國興單騎入柵，與緬帥議定和約。緬甸對中國行表貢禮，歸俘虜，返土司侵地。中國將木邦蠻莫孟拱孟養諸部人口，還付緬甸。傅恆遂焚舟鎔砲，匆匆班師。

這番出征，先後糜餉數千萬，明瑞戰死，傅恆、阿桂等雖稱勝敵，其實也不算有功。所訂和議，兩邊仍未嘗實行。緬人索還土司，清廷徵他入貢，雙方仍然齟齬。傅恆回京後，憂恙而亡。夫人尙在否？乾隆帝令阿桂備邊，酌出偏師，略緬邊境，阿桂探聞緬酋孟駿破滅暹羅，氣勢張甚，奏言：「偏師不足濟事，不如休息數年，復圖大舉。」乾隆帝因他

忤旨，將阿桂召還，遣尙書溫福往代。

福事未了，兩金川警報復至，自大金川酋莎羅奔乞降後，川邊平靜了十多年，莎羅奔老病，兒子郎卡主土司事，漸漸桀驁，侵擾鄰境，不受四川總督的命令。乾隆帝命川督阿爾泰、檄川邊九土司環攻郎卡，九土司中，惟小金川與綽斯甲還算強大，其餘如松岡、梭磨、卓克基、沃日、革布什、咱黨、巴旺七土司，統是弱小，不是大金川敵手。阿爾泰雖奉了上諭，他意中只想苟且息事，命郎卡釋怨修和。郎卡遂與綽斯甲聯婚，併以女嫁小金川酋僧格桑。僧格桑即澤旺子，澤旺昏耄，由僧格桑代主土司。未幾，郎卡病死。郎卡子索諾木與僧格桑爲郎舅親，訂立攻守同盟的條約。番人專恃結締政策，爲吞鄯都計，兩金川以和親故，獨結攻守同盟，知識程度，頗出準部諸酋上，但其不利清室則一也。索諾木誘殺革什布咱土司，僧格桑亦屢攻沃日，阿爾泰因沃日被侵，發兵往援，僧格桑竟與川軍開仗，川軍退還。乾隆帝聞報，責阿爾泰養癰貽患，能職召回，尋即賜死。另調滇督溫福自雲南赴四川督師征討，又命侍郎桂林爲川督，襄贊軍事。

溫福桂林先後到川，溫福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夾攻小金川。南路副將薛琮恃勇輕進，入黑龍溝，被番兵圍住。薛琮向桂林處求救，桂林逗留不進，薛琮戰死，全軍陷沒。桂林還隱匿不報，旋由溫福奏聞，乃授阿桂爲參贊大臣，代桂林職。阿桂至軍，督兵渡小金川，連奪險要，直抵美諾。美諾係小金川巢穴，僧格桑出戰不利，遂帶了妻妾數人逃入大金川，只留老父澤旺病臥牀中。甯可無父，不可無妻妾。阿桂入帳，把澤旺縛獻京師，另檄索諾木繳出僧格桑。索諾木不奉命，當由溫福、阿桂請旨清廷。廷命溫福爲定邊將軍，阿桂爲副將軍，移師討大金川，仍分兩路進發。

大金川地本險惡，從前訥親、張廣泗屢遭失敗，至此溫福進兵，也被番衆阻住。溫福令提督董天弼還守小金川，自率軍駐紮木果木地方。番衆照昔年故事，偏築礮卡，抗拒清兵。溫福也徒知攻礮，得不償失。兩邊正相持不下。

忽有探馬飛報：一番衆入小金川，董軍門兵潰了。溫福令他再探，忽又報道：「糧臺被劫了。」溫福仍飭令再探，糧已被劫，還探什麼？他却視若無事，仍不設備。如此從容，不念退兵兇，定念往生兇。俄聞槍聲四起，番衆如潮湧至，先奪礮局，繼斷汲道，清營內運糧夫役紛紛避入溫福令營兵閉住壘門，一概不准入營。於是內外鼓噪，軍心大震。番衆乘勢突進，槍如雨發，溫福茫無頭緒，一彈飛來適中要害，當即斃。營兵見主將已死，霎時四散，被番衆兜殺一陣。幸虧海蘭察聞警往援，救出潰兵萬數千名，且戰且退。

此時阿桂方出河東，聞報小金川復陷，忙整軍馳回，出屯翁古爾壘，奏報溫福陣亡情形，得旨命阿桂爲定西將軍，豐紳額明亮爲副將軍，調發健銳火器營二千名，至川助勦。阿桂再與明亮等分攻小金川，轉戰五晝夜，仍抵美諾，驅出番兵，再復小金川地，仍奏請力攻大金川。乾隆帝以土司特險反，得重勞用兵，非大舉深入不可，遂先將澤旺磔死，阿扣待久了，隨飭阿桂等掃穴犁庭，方許蕞事。阿桂督師進討，復分三路進行：一軍由東路入，阿桂自爲統帥，一軍攻大金川西南，一軍攻大金川西北，由豐紳額明亮各爲統領，三道並進，如火如荼。怎奈大金川裏面重重築壘，層層設隘，自乾隆三十九年正月，阿桂出師，奮力殺入，節節進攻，擊破敵壘無數，大小數百戰，直到七月，始至勒烏圍附近。勒烏圍前面皆山，番兵據險扼守，第一重名博瓦山，第二重名那穆山，最是險峻，阿桂令海蘭察、額森、特海祿三路遠攻博瓦山後，福康、安成、德特成額三路仰攻博瓦山前，猛搏三晝夜，方殺上博瓦山，佔了第一重門戶。休息二日，復進攻那穆山。這山地勢尤險，防守越嚴，阿桂仍令前後分攻，數日無效。適西北路統領明亮亦已殺到，會集阿桂軍，併力攻撲，仍是不下。海蘭察向稱驍勇，至是大憤，遙望那穆山上，守兵布得密密層層，只西邊最高峯上，雖有兩個大戰礮，礮裏恰空若無人，他獨帶領死士六百名，乘昏夜時候，猛升而上，趾頂相接，直到黎明，六百人都登了高峯，搗入礮中，每礮不過數十名番兵，一陣狂掃，立刻殲除。餘外守山的番衆，總道是絕壁峭立，沒人可上，誰料上面插起大清旗號，錯疑是飛將軍從天而下，頓時人心大亂，被山下的清兵殺上山腰，番衆除逃竄外，概

被殺死。第二重門戶又破，勒爾圍已無可守，索諾木沒法，就殺價格桑，并將價格桑家屬一併獻出，請停止攻擊。阿桂訊驗價格桑的屍首，的確是真，只價格桑的家屬內，只有價格桑的妾，沒有價格桑的妻。索諾木頗有手足情。怒斥來人勒兵再入。索諾木無從乞和，命部下極力防守。

這時已是秋末冬初，天氣陰寒，雨雪霏霏，任你阿桂奮厲無前，也不能直搗敵穴。過了年，又過了春季，漸漸冰雪消融，路上方可行動。阿桂等轉戰而前，只一二十里地面，却攻了三四個月，方到烏勒圍。豐仲額軍亦至，三路會攻，又足足一月，方破入烏勒圍。可謂艱險。索諾木已與從祖莎羅奔先期走噶爾崖，清兵整隊復進，番兵又分道拒戰，接連又是數月，始抵噶爾崖城下。阿桂自啓行以來，至此已歷兩年，途中幾經艱苦，恨不得立平噶爾崖，稍洩胸中忿氣，奈攻了三五日，毫不見効，又攻了一二十日，雖轟壞城堞數處，仍被敵兵補好。直至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城中食盡，索諾木始與莎羅奔、挈家族二千餘人出降。阿桂立飭人獻俘京師，乾隆帝御午門受俘，因索諾木、莎羅奔等罪大惡極，著凌遲處死。其餘家族人等，或斬或絞，或永遠監禁，或充發為奴。封阿桂為一等誠謀英勇公，豐仲額本襲公爵，加賞繼勇字號。明亮封一等襄勇伯，海蘭察擢堅勇侯，格外超擢，封為一等超勇侯，額森特、福康安等，均各封賞有差，留明亮為四川將軍，改大金川為阿爾吉廳，小金川為美諾廳，直隸四川省，令明亮鎮守。阿桂等一律凱旋，郊勞飲至，如傅恆例。

越數月，再令阿桂赴雲南，與總督李侍堯勘定邊界，嚴守戰備，擬再圖緬甸。緬酋孟駿聞風知懼，願奉表入貢，獻還俘虜，惟求開關互市。阿桂令先將俘虜釋放，他只放出了一半，阿桂不允，仍移檄詰責。偏這孟駿病歿，嗣子贊角牙繼立，國內大亂，叛臣孟魯弑了贊角牙，孟魯又被國人殺死，迎立雍藉牙少子孟雲。西鄰暹羅因緬甸內訌，背緬獨立，推戴僑民鄭昭為國王，規復舊土，驅逐緬甸守兵，移都盤谷，復與兵攻緬甸，報復舊怨，并遣使航海入貢中國。鄭昭歿，子華嗣，清封鄭華為暹羅國王。孟雲恐清廷聯絡暹羅，夾攻緬甸，乃由木邦賚金塔一，馴象八，及寶石番

篋等款關來貢，并將俘虜一併送還。清廷乃敕賜冊印，封孟雲爲緬甸國王，並諭暹羅緬甸，不得繼續用兵。自是暹羅緬甸，統服屬清朝，小子曾有七絕一首云：

連番降旨命征誅，一將功成萬骨枯。爲問紫光遺像在，可曾頂上血模糊？

俚句中有紫光二字，乃是指紫光閣故事。乾隆帝命繪功臣列像於紫光閣，前傅恆，後阿桂，是乾隆朝最忠勇的大將。紫光閣上，後先輝映。方在紀實銘勳，忽接臺灣警報，土豪林爽文作亂，一波纔平，一波又起，欲知臺灣肇亂情形，請諸君續閱下回。

傅恒阿桂係乾隆朝名將，抑亦乾隆朝福將。有明瑞之喪師，小猛育而後，傅恒乃慎重將事，有溫福之戰死，木果木而後，阿桂乃堅忍成功。天下事經一度失敗，始理一番懲創，明瑞、溫福之不幸，卽所以成傅阿二人之幸耳。傅阿二人歿，嗣後有名將，少福將，故乾隆朝爲清室極盛時代，亦卽清室中衰時代。此回傳傅阿二人事實，隱伏清史關鍵云。

第四十回 平海島一將含冤 定外藩兩邦懾服

却說臺灣自朱一貴亂後，清廷因地方遼闊，添設彰化縣及北淡水同知，政府意思，總道多設幾個官吏，可以勤求民隱，那裏曉得多一個官，只多一分剝削，與百姓這方面，反有損無益呢？乾隆五十一年，台灣土豪林爽文亂起，這林爽文本沒有什麼勢力，只因臺民半是土著，半是客籍，彼此不睦，時常械鬥，地方官不去彈壓，爽文假和解爲名，結了幾個黨羽，設起一個天地會來，起初入會的人，不過數十名，後來越結越多，連官署的差役，也都入會。官吏雖有些風聞，終究得過且過，不願查究，因循坐誤，是官吏老手段。因此天地會竟橫行了數十年。適值總兵官柴、大紀受職到臺，聞知天地會橫行無忌，遂令臺灣知府孫景燧、彰化知縣俞峻、副將赫生、額、游擊耿世文，帶兵緝捕。這孫

景燧等統是酒囊飯袋，那裏敢去緝捕會匪？奈因上峯督飭，沒奈何前去搜查。

林爽文本住彰化縣的大理杙，地方很是險僻，孫景燧等不敢深入，只在五里外紮營，無緣無故，將五里外的村落縱火焚燬，兵役乘勢搶擄，劫奪一空。村中的百姓，並非天地會黨羽，無罪遭戕，挺而走險，都逃入大理杙中，哭報爽文哀求保護。又是一場官逼民反。

爽文乃糾衆出來，晝夜攻營，孫景燧等連忙逃走，帶去的兵士多被殺死，爽文遂進陷彰化，破諸羅，擾淡水，貪官污吏死的逃逃的逃，柴大紀忙令兵備道永福固守府城，自率兵出城五十里，到鹽埕橋，遇着爽文前鋒，奮力殺退。府城總算保全。大紀派人到福建告急，水師提督黃仕簡、陸路提督任承恩、副將徐鼎士、陸續帶兵渡海來援臺灣。大紀接着，由黃仕簡分派將士，督令恢復諸城，不想福建的援兵，統是沒用，都被爽文殺敗。任承恩親攻敵巢，見了路途險僻，也畏懼不前，只柴大紀收復諸羅，凌濠增壘，力任守禦。

清廷因黃任無功，嚴旨召還，命提督常青為靖逆將軍，往臺灣督師。又命署浙閩總督李侍堯調粵兵四千，浙兵三千，駐防滿兵一千，赴臺助勦。且因江南提督藍元枚係藍廷珍子，素習軍事，調赴軍前，與福州將軍恆瑞同為參贊，各將吏次第進行。藍元枚到臺病卒，常青恆瑞率兵數千至府城相近，與林爽文相遇，望將過去，旗鼓隱隱，隊伍層層，不知有多少，人馬嚇得常青恆瑞拍馬而逃，走入城中。林爽文料他沒用，不去攻城，只蠶食村落，脅令入會，旬日得十餘萬衆，圍攻諸羅。

諸羅當南北要衝，為府城屏蔽，爽文因大紀扼守，最稱勇悍，誓要破滅此城，免他作梗，因此把諸羅城團圍圍住，並分了一支黨羽，截他餉道。大紀率守兵四千，晝夜防禦，看了敵勢少懈，復引兵突出，奪他輜重。城中糧餉，賴以不絕。爽文想截人餉道，誰知自己的餉，反被人奪去，所謂烏合之衆，不敵紀律之師。爽文遣人詐降，又賄通內應，都被大紀察出，一一斬首。

這時候，常青也遣總兵魏大斌，參將張萬魁，游擊田藍玉，副將蔡攀龍等，往援諸羅，三次進兵，三次敗退。恆瑞

督兵進援，亦因敵勢浩大，在途中紮住。清廷屢次催問，常青恆瑞只請添兵。乾隆帝又將他革職，命福康安代常青。海蘭察代恆瑞，升柴大紀爲陸路提督參贊大臣，密令大紀衛民出城，再圖進取。大紀奏言：「諸羅爲府城北障，諸羅失陷，府城亦危。且半年來深溝高壘，守禦甚固，一朝棄去，難以克復。城箱內外的百姓，不下四萬，也不忍一概拋棄，任賊蹂躪，只有死守待援」等語。好總兵好提督好參贊大臣，乾隆帝覽了奏章，眼淚都熬不住，一點一滴，溼透奏本。眞耶假耶，隨卽傳旨到臺灣，嘉獎大紀，封大紀爲義勇伯，改諸羅縣爲嘉義縣，俟克復臺灣，與福康安同來瞻覲云。

福康安是傅恆的兒子，乾隆帝非常眷愛，未知是否龍種？他隨阿桂出征有功，曾封三等嘉勇男，嗣復出定回疆，

平了幾個小小回匪，晉封侯爵。福康安往援臺灣，途次聞爽文勢盛，也奏請增兵，奉旨嚴飭。虧得海蘭察願當前敵，飛速進兵，仗着順風，越海抵港，帆檣列數里，各村民見大兵雲集，望風解散，爭爲鄉導。海蘭察揚言攻大里，杙暗中擬直趨嘉義城，爽文恐大里杙有失，分兵回救。海蘭察遂進兵嘉義，沿途遇着幾處埋伏，統由海蘭察衝散，怒馬直入，所向披靡。到嘉義城下，奮戰一場，殺退敵圍。福康安聞前鋒得勝，自然膽大起來，也領兵到嘉義城，柴大紀出城相迎，只向福康安請安，不行跪拜禮。福康安心中已是不悅，佯爲謙遜，叫大紀並馬入城。大紀也不推辭，跨馬導入，照清朝軍制，下屬迎接上司，須要身執麈尾，不能並馬入城。柴大紀屢受褒封，身膺伯爵，自思與福康安也差不多，少許牛禮料亦不妨，豈知道福康安度量淺狹，挾恨懷讎，柴大紀的性命，要斷送在福康安手中了。

福康安入城後，休息一晝夜，仍命海蘭察先進，自率兵爲後應，往搗大理杙巢穴。到了大理杙，時已昏暮，大理杙中，衝出一支人馬，烈焰迎戰。海蘭察分兵千餘，暗伏溝塍間，候敵近來，銃矢齊發。從暗擊明，發無不中，敵衆連忙滅火，鳴鼓來攻。海蘭察復命軍士按聲衝擊，斃敵無數，敵衆到也抵死不退。海蘭察躍馬入陣，衝出敵背，竟赴大理杙。部衆想回馬去追，福康安兵已到，此時敵衆倉皇失措，霎時潰散。海蘭察入大理杙，林爽文攔截不住，攜家屬走。

集埔大理棧巢穴，一鼓蕩平。只林爽文遁入集埔間，依險竄伏，疊石爲壘，週環數里，海蘭察偕侍衛數十名，易服緝捕，尋至集埔，已得敵蹤，遂暗伐箐中老藤，扳壘而上，林爽文不及防備，被他擒住，爽文家屬沒一個走脫，獻至京師，盡行磔死。

福康安海蘭察俱晉封公爵，獨柴大紀偏革職擊問。讀至此語令人吃驚。自福康安入嘉義城後，已着人馳遞密

奏，說大紀詭譎取巧，奏報不實，乾隆帝到也聖明，料知大紀屢蒙褒獎，稍涉自滿，對福康安失禮，因被參劾，遂將這種旨意批發出來，福康安受了幾句申飭，看官！你道福康安肯就此罷手麼？接連又是幾本彈章，復連動那奉旨查辦的德成，覆奏：「大紀如何貪黷，如何寬縱。」乾隆帝尚在未信，命浙閩總督李侍堯查奏。李侍堯畏福康安威勢，自然隨聲附和，乾隆帝又將任承恩恆瑞等逮回親訊，任承恩恆瑞等一干人犯，都說大紀讓成禍亂，暗中掣肘，恣你乾隆帝什麼英明，柴大紀什麼義勇，至此昏蔽誣讒，就降了革職拿問的聖旨。

柴大紀自念無辜到京被訊，寧有憑空自誣的道理，自然呼冤不置。乾隆帝親加覆訊，大紀仍微訴枉曲，龍顏動怒，竟命正法，可憐一片忠心的柴大紀，無罪遭刑，橫尸燕市。比殺張廣泗還要冤枉，可見做皇帝的人多是沒良心。任承恩恆瑞等，反得保全性命，還有這位諂媚取容的和珅，前已屢次超升，授職大學士，至此說他辦理軍機，勤勞懋著，封他爲三等伯，賞用紫轎。懸空夾入。

乾隆帝又命將功臣圖像，方親製功臣像贊，鎮日裏咬文嚼字，忽接兩廣總督孫士毅奏報，略稱：「安南內亂，國王黎維祁出亡，遺臣阮輝宿，奉王族二百多人叩關乞援，一等語。這安南國在暹羅東邊，明時嘗服屬中國，嗣分爲大越廣南二部，黎氏主大越，阮氏主廣南，清順治末年，吳三桂等定雲南，大越王黎維端，曾遣使勞軍。康熙五年，嗣王黎維禱，又奉表入貢，受清冊封。後來黎氏漸衰，攝政鄭棟，陰圖竄立，恐廣南王干涉，乃陰嗾廣南土酋阮文岳，舉兵作亂，自爲外援文岳與弟文惠文慮，乘此發難，轉戰十數年，竟將廣南王攻滅，分北部三州與鄭棟。文惠自稱

秦德王、鄭棟也自稱鄭靖王。隔了幾年，鄭棟死了，棟子二人，一名宗，一名幹，爭奪父位。文惠引岳趨人，陽稱排解，誘殺宗、幹兄弟，遂進至大越。大越王黎維端，驚慌的不得，忙與他議和，給他兩郡，又把嬌嬌滴滴的愛女，送與文惠，畀他受用。文惠總算罷休，在大越稱臣拜相。越年，黎維端卒，嗣孫黎維祁立。文惠載了許多珍寶，及馴象百頭，還歸廣南。留鄭氏遣臣貢，整鎮守都城。貢整想扶黎抗阮，奪回象五十頭。文惠大怒，發廣南兵攻大越，貢整戰死。維祁出走。文惠攻入黎京，盡毀王宮，把宮內妃嬪及金銀財寶，搜括而去。一個愛女尚且不足，又添了許多妃嬪，許多金帛，大越總算晦氣。

高平府督阮輝宿，挈了黎氏宗族二百口，遁至廣西求救。乾隆帝覽了孫士毅奏章，暗想黎氏守藩奉貢，理應保護。遂命孫士毅安撫黎氏家屬，發兵代黎氏復讎。這旨一下，孫士毅立即調兵，與提督許世亨出鎮南關，至諒山分路而進，沿途得土民歡迎，進薄富良江。阮文惠派兵扼住南岸，據險列砲，阻截清軍。許世亨見江勢繚曲，望不及遠，遂令軍士伴運竹木，築橋待渡。他自己率兵二千，恰遶道潛渡。南岸守卒，只防對岸的清兵，用砲轟擊，不料世亨遠出背後，乘高大呼，聲震山谷。是夕，天色黑暗，廣南兵陡聞喊聲，只道清兵大至，霎時潰退。黎明，清兵畢濟，整隊至大越國都城，中百姓都來迎接，跪伏道旁。孫士毅許世亨入城宣慰，見宮室拆毀殆盡，已平成瓦礫場，不便留駐，仍出城還營。黎維祁避匿民村，到夜間方敢出來，詣營見孫士毅，九頓首謝援。

先是乾隆帝因安南道遠，奏報需時，特豫撰冊封，郵寄軍前，令孫士毅便宜從事。士毅遂宜詔封維祁爲安南國王，且馳報廣西，歸黎家屬。捷奏到京，乾隆帝促令班師。士毅以阮氏未俘，還想深入廣南，執渠立功。貪心不足，阮文惠暗籌軍備，陽言乞降。士毅信以爲真，懸軍黎城，專待降人。癡心妄想，乾隆五十四年元旦，士毅令軍士飲酒張樂，慶祝新年。大帥逍遙，萬人醺醉，自旦至暮，筵席始散。衆人正要就寢，營外砲聲震天，阮兵蜂擁而至。士毅即率軍出營，火光中見前面排着象陣，蹀躞而來。士毅知是利害，急令軍士退走。黑夜間不辨彼此，自相踐踏，當下拋戈棄甲，奔

至富良江。士毅一馬當先，逾橋徑渡，隨着的兵士，三停中只過一停，士毅回顧，對岸追兵，奮勇殺來，忙命軍士將橋拆去。是時許世亨等尚未逾橋，弄得進退無路，那邊追兵上前圍攻，許世亨等都戰死。官兵夫役萬餘人，一半被殺，一半落水。逃還鎮南關的殘兵，只剩了三千名。士毅上疏自劾，你要保全性命，豈裝出什麼矯情？乾隆帝恰說他變出意外，罪有可原，這正是特別殊恩，令人莫測。

福康安時適督閩，奉旨調任兩廣代孫士毅，福康安方到任，阮文惠已遣兄子光顯，奉表請降，他的降表上改名光平，略言：「一世守廣南，與安南乃是敵國，並沒有君臣名分。」文惠曾在大越攝政，尚得謂非君臣麼？且只蠻觸自爭，非敢抗衡上國，請來年親覲京師，並願立廟國中，祀中國死綏將士。福康安得了降表，遂奏請阮光平恭順輸誠，不必用兵。乾隆帝准奏，只責他兩件事情：第一件，因次年八旬萬壽，飭光平來京祝嘏；第二件，飭他在安南地方，為許世亨等立祠。他已自己情願，何用覆勸？光平一一應允。遂賜光平敕印，封安南國王，黎維祁的家屬，光平算不去滅他，由他投入廣西。乾隆帝以天厭黎民，不堪扶植，天何言哉，命他挈屬來京，編入漢軍旗籍。

次年，乾隆帝八旬萬壽，舉行慶典，禮部定出祝嘏儀注，比從前萬壽聖節，格外繁華，格外鄭重。屆了誕辰，阮光平遵旨入覲，先行到京，暹羅、緬甸、朝鮮、琉球及西藏兩喇嘛、蒙古各盟旗、西域各部落，俱遣使表祝。乾隆帝御太和殿，受慶賀禮。八荒環叩，萬衆嵩呼，禮畢入宮，皇子皇孫、皇曾孫、皇玄孫，依次舞綵，稱祝如儀。宮廷內外，大宴三日，特旨普免天下錢糧，表示普天同慶的意思。真是千載一時，可惜極盛難繼。

只西藏雖遣使祝嘏，境內恰非常擾亂，駐藏大臣保泰，專務朦蔽，經藏使來京詳陳，始悉藏境情狀。西藏自康熙晚年，服屬中國，不侵不叛，雍正初，復設駐藏大臣，監察政治，達賴、班禪兩喇嘛，不能自由行動，因此安靜了數十年。乾隆帝七旬萬壽時，第六世班禪喇嘛，曾至京祝壽，內廷賞賜，及王公大臣布施，約數十萬金，還有許多珍品寶物。班禪欣喜過望，方擬西還，忽病痘而死。隨從僧侶，奉骸骨歸藏，所有遺貨，統行帶回。班禪兄仲巴胡土克圖，向為

班禪管理內庫，得了這種意外財帛，一古腦兒收入私囊，不但沒有布施寺院，分給將士，連自己的阿弟，也分文不與。知利己不知利人，世人皆謂無怪怪巴。他的阿弟瑪爾巴，憤懣的不得，遂南入廓爾喀，誘使入寇。阿兄原是無情，阿弟也是不義。

廓爾喀在喜馬拉耶山南麓，與藏境毗連，向係蠻民雜居，分葉楞布、顏庫木三部，嗣爲西境酋長布拉吞併，合作一國，稱廓爾喀。廓爾喀因瑪爾巴的懇請，遂興兵犯藏邊，駐藏大臣保泰，檄問廓爾喀起釁的緣故，他却借商稅增額、食鹽糶土等事，作爲話柄。保泰尚未奏聞，只欲與廓爾喀議和，會藏使在京祝嘏，奏陳一切，乾隆帝始命保泰據實奏，一面令侍衛巴忠將軍、鄂輝成德等，援藏征廓。去了數月，巴忠等奏稱廓爾喀畏罪投誠，願入貢乞封。乾隆帝覽奏，疑是真話，召還巴忠，留鄂輝爲四川總督，成德爲四川將軍。

次年，廓爾喀又大舉入藏，保泰奏稱敵勢浩大，請移班禪至前藏。班禪亦飛章告急，略說：「仲巴、胡土克圖，已挈實遁去。後藏被廓爾喀騷擾，有日夕待援」等語。是時乾隆帝在熱河行圍，連接警報，大加驚疑，適巴忠正在扈駕，忙召人訊問。巴忠言語支吾，只說前時辦理不善，願馳赴藏地効力贖罪。乾隆帝嚴加申斥，巴忠卽投水尋死。乾隆帝越加懷疑，飛飭鄂輝成德、明白覆奏。鄂輝成德不敢隱瞞，始將前時辦理隱情和盤托出，惟只稱於己無與，都推在死人巴忠身上。原來巴忠、鄂輝成德三人，前時到藏，按兵不戰，只與廓爾喀人調停賄和，陽囑廓爾喀人奉表入賀，陰令西藏許給歲幣五千金，廓爾喀人乃退。達賴班禪尚在夢裏，後來廓爾喀人索交歲幣，杳無回音，因再舉深入，大掠後藏。乾隆帝既悉此情，方知鄂輝成德也是靠不住的人物，遂命嘉勇公福康安爲將軍，超勇公海蘭察爲參贊，調索倫滿兵及屯練士兵進討。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福康安等由青海入後藏，廓爾喀人已飽掠財帛，陸續運回，只留千餘人駐守，探得清兵入勦，退至鐵索橋，斷橋相拒。福康安與敵相持，海蘭察潛由上游結筏，渡河登山，繞出敵營後面，廓爾喀兵見前後受敵，自然竄去。福康安等直入廓境，廓爾喀遣使乞和，福康安不許，三路進兵，六戰六捷，踰大山二重，先後殺敵數千人，敵境七

百多里。將近廓爾喀都城，兩面皆山，中隔一河，廓兵分紮山上，互爲犄角。福康安探悉南岸山後，即廓國都，擬渡河直攻南山。海蘭察請扼河立營，阻住北岸。廓兵，福康安仗着銳氣，渡過南岸，冒雨登山。山上木石雨下，隔河隔山的敵兵，又三路來犯。福康安不能支，且戰且却。虧得海蘭察率着後隊，未曾前進，當即奮力殺敵，救還福康安。福康安的功勞，純是海蘭察幫他造成，富察氏實有天主。

廓人赴印度乞援，印度已爲英吉利屬國，設有總督，允他出兵，無如待久不至，廓人恐清軍復攻，再遣使卑詞請和。福康安乃與訂和議，令獻還所掠財寶，定五年一貢例，隨即班師回藏，留番兵三千名，漢蒙兵一千名，駐守藏境。餘師凱旋，乾隆帝復賞福康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海蘭察舊係二等公，晉封爲一等公，隨征將士，交部議敘。又因達賴班禪的嗣續法，積久生弊，兄弟子姓相繼擅權，弄出仲巴兄弟慢藏誨盜的禍祟來。此時懲前毖後，立了一個掣籤的法子，將藏俗所稱達賴班禪的化身，書名籤上，插入瓶中。等到前絕後繼，掣籤爲定。這瓶供在西藏大招寺，叫作金奔巴瓶，無非是神道設教，籠絡藏民的政策。乾隆帝遂自稱十全老人，御製十全記，用滿漢蒙藏四種文字，刊碑立石，留作乾隆朝的大紀念。什麼叫作十全？小子有杜撰的歌詞道：

清高宗，六十年，爲了準噶爾，兩次征遼。定回疆，再定金川，靖臺灣，服安南，緬甸，紫光閣上競凌煙。又有那廓爾喀，先後乞憐，功也全，福也全，這纔算十全樣完全。

一年一年的過去，乾隆帝已六十年了。乾隆帝年已八十五歲，想出一個內禪的計議來，欲知內禪情事，請俟下回披露。

本回爲福康安立傳，平臺灣，曰福康安之功，平安南，曰福康安之功，平廓爾喀，曰福康安之功，其實福康安亦安得謂有功者，臺灣一役，賴海蘭察奮勇爭先，一戰破敵，即日解諸羅圍，叛黨奪氣，大亂以平。至若廓爾喀之戰，福康安冒險輕進，微海蘭察在後援應，彼且無生還之望，這能平敵耶？最可恨者，柴大紀忠勇絕倫，第以不執臺灣鍵，必欲置諸死地，良將風度，斷不若是高。

宗極加寵眷，無怪後世以龍種疑之。讀本回，可以知福康安之爲人，可以知清高宗之馭將。

第四十一回 太和殿受禪承帝統 白蓮教倡亂釀兵災

却說乾隆帝在位六十年，多福多壽多男子，把人生榮華富貴之際遇，沒一事不做到，沒一件不享到。他的武功，上文已經略敘。他的文字，亦非常講究。卽位的第一年，就開博學鴻詞科；第二年，又令未曾預考各生，一律補試。十四年，特旨命大學士九卿督撫保舉經儒，授任國子監司業，南巡數次，經過的地方，皆召諸生試詩賦，舉人進士中書等頭銜，賞了不少，又編造巨籍，上自經注史乘，下至音樂方術語學，約有數十種，比康熙時還要加倍。三十六年，開五庫全書館，把古今已刊未刊的書籍，統行編校，彙刻一部，命河間才子紀昀，做了總裁。

紀昀字曉嵐，博古通今，能言善辯。乾隆帝特別眷遇，別樣事情，講不勝講。只據「老頭子」三字的解釋，便見紀昀的辯才。他身子很是肥碩，生平最畏暑熱，做總裁時，在館內校書，適值盛夏，炎酷異常，他便赤着膊圈了辮，危坐觀書。巧逢乾隆帝踱入館門，他不及披衣，忙鑽入案下，用帷自蔽，不料已被乾隆帝瞧見，傳旨館中人照常辦事，不必離坐。館中人一齊遵旨。乾隆帝便踱到紀昀座旁，靜悄悄的坐着。紀昀伏了許久，汗流浹背，未免焦躁起來，聽聽館中人寂靜無聲，就展開了帷，伸首問衆人道：「老頭子已去麼？」語方脫口，轉眼一瞧，座旁正坐着這位首出當陽的乾隆帝，還一驚正是不小。向着他道：「紀昀，不得無禮。」紀昀此時只得出來穿好了衣，俯伏請罪。乾隆帝道：「別的罪總可原諒，你何故叫我老頭子？有說可生，無說卽死。」衆人聽見這句上諭，都爲紀昀捏一把汗。誰知紀昀却不慌不忙，從容奏道：「老頭子三字，乃京中人對着皇帝的統稱，並非臣敢臆造，容臣詳奏。皇帝稱萬歲，豈不是老皇帝居兆民之上，豈不是頭皇帝便是天子，所以稱子。這「老頭子」三字，從此流傳了。」聰明絕頂乾隆帝撻

鬚笑道：「你真是個渾子兒，後身朕便救你起來罷。」紀昀謝恩而起。自此乾隆帝越加優待，等四庫全書告竣，連番擢用，任總憲三次，長禮部亦三次。此外如沈德潛、彭元瑞諸人也蒙乾隆帝恩遇，然總不及紀昀的信任。

只是乾隆帝雖優禮文士，心中恰也時常防備。內閣學士胡中藻著《堅磨生詩集》，內中有觸犯忌諱等語，遂把他梟首。鄂爾泰姪兒鄂昌做了一篇塞上吟，稱蒙古爲胡兒，也說他暗斥滿人，將他賜死。沈歸愚錄有黑牡丹詩，身後被訐，追奪官階。江西舉人王錫侯，刪改康熙字典，別著字貫，又飭逮下獄。浙江舉人徐述夔，著一柱樓詩，不知如何吹毛索癢，指他悖逆，他已經病死，還要把他戮屍。乾隆朝的文字獄，比雍正朝也還不多。

總之專制時代，皇帝是神聖無比，做臣子的能阿諛諂媚，多是好的，若是主文譎諫，便說他什麼詆毀，什麼叛逆，不是斬首就是滅族，所以揣摩迎合的佞臣，日多一日。到乾隆晚年，僉王之徒，賄賂公行，乾隆帝只道是安富尊榮，威福無比，誰知暗地裏已伏着許多狐羣狗黨，這狐羣狗黨的首領，係是誰人？就是大學士和珅。

無論皇親國戚，功臣文士，沒有一個及得來和珅的尊寵。乾隆帝竟一日不能離他，又把第十個公主，嫁他兒子豐紳殷德。未嫁時候，乾隆帝最愛惜十公主，幼時女扮男裝，常隨乾隆帝微行，乾隆帝又常帶着和珅，罵十公主見着和珅，叫他丈人，和珅格外趨奉。十公主要什麼，和珅便獻什麼。一日，同行市中，見衣舖中挂着紅氍毹一件，十公主說了一聲好，和珅便向舖中買來，費了二十八金，雙手捧與十公主。乾隆帝微笑，對着公主道：「你又耍丈人破鈔。」十公主原是歡喜，和珅却比十公主還要得意。這件故事都人傳爲趣談，其實常人求的用人，也多是趨奉東家兒女，不足爲和珅實。後來十公主長成，就配了豐紳殷德，豐紳殷德比男妾差不多。和珅與乾隆帝竟作了兒女親家。一個權權夫，寵榮至此，可謂古今罕聞。因此和珅肆行無忌，內外官僚，多是和珅黨羽，把攬政柄三十年，家內的私蓄，乾隆帝還不及他。他的美妾嬖童，監婢俊僕，不計其數，還有一班走狗，仗着和珅威勢，在京城裏面，橫衝直撞，很是利害。御史曹錫寶爲了他家奴劉全藉勢招搖，家資豐厚，劾奏一本，乾隆帝令廷臣查勘，廷臣並不細查，只說錫寶風聞無據，反加他

妄言的罪名。一個家奴，都參他不到，何況和珅呢？

一日，乾隆帝召諸王大臣入內，擬把帝位傳與太子，自己稱太上皇。諸王大臣，到也沒甚麼驚疑，不過表而上總稱聖上康頤，內禪事還可從緩。獨和珅吃了一大驚，他想嗣王登位，未免失却尊寵，急忙啓奏道：「內禪的大禮，前史上雖是常聞，然也沒有多少榮譽。惟堯傳舜，舜傳禹，總算是曠古盛典。但堯舜傳位，已做了七十三載的皇帝，帝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又三十餘載，始行受禪。當時堯舜的年紀，都已到一百歲左右，皇上精神矍鑠，將來比堯舜還要長壽，再在位一二十年，傳與太子，亦不算遲。況四海以內，仰皇上若父母，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日，奴才等近沐恩慈，尤願皇上永遠庇護，犬馬尚知戀主，難道奴才不如犬馬麼？」（情現乎詞）這番言語，說得面面圓到，從前的時候，和珅如何說，乾隆帝便如何行，偏這次恰是不從，也是和珅數到。只聽乾隆帝下諭道：「你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朕二十五歲即位，曾對天發誓，若得在位六十年，就當傳位嗣子，不敢上同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數。今蒙天佑，甲子已周，初願正償，何敢再生奢望？皇子永璉，不幸早世，惟皇十五子顯球，克肖朕躬，朕已遵守家法，書名密緘，藏在正大光明匾額後面，現即立顯球為皇太子，命他嗣位。若恐他初登大寶，或致叢脞，此時朕躬尚在，自應隨時訓政，不勞你等憂慮。」和珅無詞可說，只得隨王大臣等一同退出，暗中復運動和碩禮親王永恩等，聯名彙奏，請乾隆帝暫緩歸政。乾隆帝仍把對天發誓的大意，申說一番，並擬定明年為嘉慶元年，即飭禮部恭定典禮。

於是內禪已決，禮部因內禪制度，乃是刼例，清朝未曾行過，須要參酌古制，揆合時宜，定得冠冕堂皇，方壓乾隆帝的心目。巧於迎合，足足忙碌了一個月，纔把內禪大典，錄奏聖裁。乾隆帝見得體制尊崇，立批照行。先冊立顯球為皇太子，追封皇太子生母令懿皇貴妃為孝儀皇后，位居孝賢皇后之次。候嘉慶元年元旦，舉行歸政典禮。和珅知事無可挽，忙到皇太子處賀喜，說了無數恭維的話。偏這皇太子不甚喜歡，只淡淡的對答數語，和珅隨即辭退。馬屁拍錯了。皇太子傳進長史官，命嗣後和珅來見，不必進報，和珅頗為驚懼。還虧乾隆帝雖擬歸政，仍是大權在手。

乾隆帝活一日，和珅也活一日，因此和珅早夜祝禱，但願乾隆帝永遠活着，免生意外的危險。

話休敘煩，且說湖南貴州交界的地方，有一大山，縣亘數百里，叫作苗嶺，統是苗民居住，康熙乾三朝，次第招徠，苗民多改土歸流，與漢民往來交接，漢民亦漸漸移居苗地，嗣後喧賓奪主，不免與苗民涉訟，地方官單論財勢，不講曲直，苗民多半吃虧，心很不悅。適貴州銅仁府悍苗石柳鄧，素稱桀黠，倡議逐客民，復故地，苗衆同聲附和，遂揭竿叛清。湖南永綏苗石三保，鎮守苗吳隴，登吳半生，乾州苗吳八月，各聚衆響應，四出劫掠，騷擾川湖貴三省邊境。於是湖南提督劉君輔，馳保鎮守湖廣總督福寧，亦調集兩湖諸軍，援應劉君輔，雲貴總督大學士福康安，又督雲貴兵進銅仁府，四川總督和琳，復統川兵至貴州，與福康安會攻石柳鄧，柳鄧敗走，苗寨四十餘被毀，貴州苗略定。福康安遣總兵花連布，率兵二千人，攻永綏劉君輔，亦自永綏轉戰而至，兩軍相會，攻破石三保，解了永綏的圍。只乾州已由吳八月等陷沒，各軍分道進攻，多被苗民截住，只劉君輔因乾州險阻，繞出西北，得了兩三回勝仗，怎奈兵單餉寡，一時未能規復。旋經福康安迭破要塞，逐走石三保，生擒吳半生，永綏鎮守的悍苗稍稍平定，壹意規復乾州。不料石三保、石柳鄧等，都竄依吳八月，吳八月復進據平隴，居然稱起吳王來了。吳八月也娶妻。

清廷方定期內禪，急望福康安等勦平叛苗，首封福康安貝子，和琳一等伯，加賜從征兵丁一月餉銀，限期蕩平。福康安亦懸賞招撫，添兵會勦，吳隴雖已頽降，並誘擒吳八月，奈吳八月的兒子廷禮，廷義，後與隴等謀殺不休，福康安手下將士，又觸冒瘴雨，病的病，死的死，弄得勦撫兩窮。海剛察已死，福康安何能爲。

轉眼間已是殘冬，過了除夕，便是嘉慶元年第一日。乾隆帝御太和殿，舉行內禪大典，親授皇太子御寶，皇太子敬謹跪受，率諸王大臣先恭賀太上皇，賀畢，太上皇還宮，皇太子遂登帝位，受羣臣朝賀，隨頒行太上皇傳位詔書，普免全國錢糧，並下大赦詔。是日的繁華熱鬧，不消細說。授受成禮，內外開宴，歡呼之聲，徧達宮廷。越數日，奉太上皇帝命，冊立嫡妃喜塔臘氏爲皇后，又越數日，侍太上皇帝御寧壽宮，開千叟宴，正在與高采烈的時候，外面遞

進湖北督撫的奏摺，內說枝江宜都二縣，白蓮教徒聶傑人劉盛鳴等，糾衆滋事，請派兵迅勦等語。嘉慶帝總道是區區教匪，有什麼伎倆？即飭湖北巡撫惠齡，專辦勦匪事宜，誰知警報接續傳來，林之華發難當陽縣，姚之富發難襄陽縣，齊林妻王氏發難保康縣，鄧陽宜昌施南荆門來鳳西陽竹山鄧州新野歸州巴東安陸京山隨州孝感漢陽惠臨龍山數十州縣，同時擾亂，教徒的聲勢，幾遍及湖北了。

嘉慶帝大驚，忙稟知太上皇，與太上皇商議妥當，即傳旨命西安將軍恆瑞，率兵趨湖北當陽縣，勦林之華，都統永保，侍衛舒亮，鄂輝，勦姚之富及齊王氏，枝江教匪，專飭督畢沅，及惠齡勦辦。諸軍奉詔並進，自正月至四月，先後奏報，殺賊數萬，其實多是虛張功績。只枝江教匪聶傑人，總算被總兵富志那擒住，餘外的教徒，反越加驕張。看官，你道這等教徒，爲什麼這般利害呢？白蓮教的起源，也不知始自何時，小子參攷史策，元末有韓林兒，明季有徐鴻儒，相傳是白蓮教中人，後來統歸勦滅，追溯源流方是歷史小說。但總沒有搜除淨盡，已死的灰，尚且復燃，何況是未盡死呢？

乾隆年間，有一個安徽人，姓劉名松，他是白蓮教首領，在河南鹿邑縣傳教，借持齋治病的名目，偽造經咒，誑騙錢財，即是黃巾賊一流人物。官吏因他妖言惑衆，把他捕着，問成重罪，充發甘肅。他的徒衆劉之協，宋之清等，未曾被獲，仍分投川陝湖北一帶，傳播邪教，獸頭獸腦的百姓，受他欺騙不少。到乾隆晚年，教徒竟多至三百萬人。劉之協復捏造謠言，遣徒四播，傳說劫運將至，清朝又要變作明朝，百姓若要免禍，須亟求真命天子保護。可憐這種獸百姓，聞了此言，統求劉之協指出真命天子，劉之協遂牽了鹿邑同黨王姓的孩子，本名發生，冒充朱明後裔，作爲真命天子。煽動流俗，擇日豎旗，忽被官吏探悉，將王發生一千人犯，統同擒住，劉之協亦提拿在內，由吏役押至半途，得了劉之協重賄，將之協放走，只解到了王發生。年猶乳臭，乾隆帝格外開恩，把他充軍了事，還有幾個叛徒，盡行斬首。另下旨大索劉之協，河南湖北安徽三省的官吏，得了聖旨，遂命一班狼心狗肺的差役，罵得很是下鄉搜緝，挨

戶索詐，有錢的百姓，還好用錢買命，無錢的百姓，被差役指作叛徒，下獄受苦。武昌同知常丹葵，更糊塗的了不得，不怕罪人多，只怕罪人少，索性將無辜百姓，捉了數千人，羅織成罪，因此百姓大加怨憤。適值貴州湖南四川等處，興師征苗，沿途不無騷擾，販鹽鑄錢的愚民，又因朝旨嚴禁私鹽私鑄，窮困失業，遂讎官思亂，把「官逼民反」四字，作了話柄，趁着教民四起，一律往投，從此向入教的，原是結黨成羣，向未入教的，也是甘心從逆。

這班統兵勦匪的大員，又都變作和珅黨羽，總教和珅處，恭送金銀，就使如何貽誤軍事，也屬不妨。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嘉慶帝略有所聞，因太上皇寵愛和珅，不好就用辣手，只得責成統兵各官，分地任事。保康的教徒，歸永保恆瑞勦辦，當陽的教徒，歸畢沅舒亮勦辦，枝江宜都的教徒，歸惠齡富志那勦辦，襄陽的教徒，歸鄂輝勦辦。

永保奏言教匪現集襄陽，異常猖獗，姚之富齊王氏俱在此處，劉之協亦在其中，為各路教匪領袖，應調集諸軍，合力並攻等語。嘉慶帝覽奏，復命直隸提督慶成，山西總兵德齡，各率兵二千往會。無如官多令雜，彼此推諉，姚之富狡悍異常，且不必說，獨這齊林妻王氏，雖是一個婦人，他却比男子還要利害。

齊林本是教徒，起事的時候，還未曾死，經了一回小小的戰仗，便中了彈子，把性命送脫。齊王氏守了寡，却繼着先夫遺志，組織一大隊，由襄陽府衝出安陸府，直向武昌，頭上帶着雉尾，身中圍着鐵甲，脚下穿着小蠻鞋，跨了一匹駿馬，彷彿是戲中裝扮的一員女將軍。他的臉面頗也俊俏，性情頗也貞烈，手一對繡鸞刀，頗也有數十人敵得住，可惜迷信邪教，弄錯了一個念頭，徒然作了叛衆的女頭目。若使不然，那南宋的梁夫人，晚明的秦良玉，恐怕不能專美呢。平心之論只是官兵遇着他，往往望風遁走，究竟是怕他的嬌力，抑不知是懼他的色藝，幸虧天公連日大雨，洪水暴發，阻住他的行蹤，不令進薄武昌，湖北省城，還算平靜。清廷屢加詰責，命永保總統湖北諸軍，打了幾個勝仗，方把姚之富齊王氏驅回西北。當陽枝江等處，亦屢破教徒，陝甘總督宜綿，又奉旨助勦，略定鄖陽一帶。湖北境內，只襄陽及宜昌二府，尚有餘寇未靖，其餘已統報肅清了。誰知四川達州民徐天德，與太平縣民王三

槐冷天祿等，又糾衆作亂，告急奏章，又似雪片一般，飛達京師。正是

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亂機一發，不可收拾。

未知嘉慶帝如何處置，且待下回表明。

清高宗決意內禪，自謂不敢擬聖祖，此是矯飾之論。高宗好大喜功，達於極點，十全備績，五世同堂，論旨中屢有此語，但尊不嫌至，責不厭極，因發生一內禪計。議舉帝位，傳與仁宗，自尊爲太上皇，大權依然獨攬，名位格外優崇，高宗之願，於是償矣。豈知累朝元氣已被和珅一人斲喪殆盡，纔一內禪，纔一改嘉慶年號，白蓮教徒，即騷然四起，豈仁宗之福，果不高宗之福，若釀之也久，則發之也烈，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吾則曰：惟和珅，吾又曰：惟清高宗。本回處處指斥和珅，即處處揭發高宗，用人不慎，一至於此，固後世之殷鑒也。

第四十二回 誤軍機屢易統帥 平妖婦獨著芳名

却說四川的亂事，也是從搜捕教徒而起。先是金川一役，溫福陣亡，官兵潰散，一班游勇，欲歸無所，與失業夫役，無賴悍民，互相勾結，四處剽掠。官吏聞警，往捕，遂收入白蓮教會，冀他援應。適達州知州戴如煌，老昏顛倒，飭肯吏搜緝教徒，把富戶拘了無數，乘勢勒索。徐天德也被拘去，費了些錢財，方得釋放。戴如煌仿佛常丹葵，徐天德仿佛劉之協，可謂無獨有偶。天德本達州土豪，平日與教徒隱通聲氣，至是越加憤激，乘襄陽教徒竄入川東，遂結連舉事。王三

槐冷天祿等，亦是天德要好朋友，天德倡亂，他亦聞風而起。四川總督英善，成都將軍勒禮善，出兵防勦，毫無功効。徐天德等反由川入陝，大掠興安，陝督宜綿聞警，急回軍至陝，與教徒相遇，大戰於興安城外，教徒敗走，陝邊雖已略靖，川省仍然糜爛。警信達至北京，嘉慶帝正急得沒法，幸湖南貴州的叛苗，已由內大臣額勒登保，將軍明亮等，

先後勦平，乃命額勒登保移赴湖北，明亮移赴達州。

但前回說的征苗大員，乃是雲貴總督福康安，暨四川總督和琳，此次忽變作額勒登保等人，小子須要交代明白。嘉慶元年五月，福康安始擒住苗酋石三保。吳八月子廷禮亦病死，官兵遂進逼乾州。城將破，福康安竟卒於軍中，和琳代福康安任攻乾州，乃遣內大臣額勒登保等專攻平隴，隔了兩月，和琳又歿，額勒登保復奉旨繼任湖北將軍，明亮亦接清廷命令往會額勒登保助攻平隴。到了冬天，纔把平隴攻破，將吳氏廬舍盡行焚燬。又擒斬石柳鄧父子及吳廷義等，苗亂意已肅清。嘉慶帝封額勒登保爲威勇侯，明亮爲襄勇伯，移勦教匪。

額勒登保馳赴湖北，明亮馳赴達州，是時湖北方面由永保勦辦襄陽教徒，惠齡勦辦宜昌教徒，永保部兵最多，本可兜圍叛衆，一鼓殲敵，奈永保專知尾追，不知迎擊，教徒忽東忽西，橫蹣無忌。嘉慶帝怒他縱敵，逮京治罪，命惠齡總統軍務。惠齡至襄陽，擬圍地聚勦，飛檄河南巡撫景安發兵截擊，景安係和珩族孫，仗着和珩勢力，升任撫臺，得了惠齡檄文，率兵四千出屯南陽，表面上算是發兵，其實逍遙河上，無非喝酒打牌，部下的弁兵不見有什麼軍令，樂得坐酒肆，嫖妓女，消遣時日。有幾個狡黠的，還要丟姦淫擄掠，暢所欲言，景安也不過問。因此教徒分作三隊，直趨河南，姚之富、齊王氏出中路，李全出西路，王廷詔出北路，到處擄脅，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只數百爲羣，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牽制官兵。此之謂流寇。景安反避匿城中，閉門不出。湖北追兵，也是隨意逗遛，由他衝突。一班糊塗蟲，嘉慶帝隨下旨切責諸將道。

去歲邪教起，長陽未幾及襄鄆，未幾及巴東，歸州未幾，四川遂州繼起。至襄陽一賊，始則由湖北擾河南，繼且由河南入陝西，若不亟行掃蕩，非但老師糜餉，且多一日蹂躪，即多一日瘡痍。各將軍督撫大臣，身行問何，忽實無區畫？若謂事權不一，則原以襄陽一路責惠齡，達州一路責宜綿，長陽一路責額勒登保，若言兵餉不敷，已先後調禁旅及鄰省兵數萬，且撥解軍餉及部帑，不下二千餘萬。昔明季流寇橫行，皆由閣宦朋黨，文恬武嬉，

橫征暴斂，厲民釀患。今則紀綱肅清，勤求民隱，每遇水旱，不惜多方賑卹，且普免天下錢糧五次，普免漕糧三次，蠲免積逋，不下億萬萬。此次邪匪誘煽，不過烏合亂民，若不指日肅清，何以奠九寓而服四夷？其令宜綿、惠齡、勒登保等，各奏用兵方略，及刻期何日平賊，並賊氛所及州縣若干，難民歸復若干，瘡痍輕重，共十分之幾，善籌卹以聞。欽此。

這詔一下，各路統兵將帥，未免有些注意起來。彼議分勦，此議合攻，忙亂了一會子，仍舊沒有結果。

只將軍明亮及都統德楞泰，引征苗軍赴達州，連敗徐天德、王三槐等四川鄉勇羅思舉，亦助清兵奮擊，先後斃教徒數萬名。徐王冷三人，只剩殘衆一二千，勢少衰。忽河南教徒，將三隊並爲一隊，趨入陝西，復入陝西，渡過漢水，仍分道人川。徐天德等得了這路援兵，又猖獗起來。嘉慶帝復責惠齡、恆瑞等，追賊不力，防漢不嚴，盡奪從前封賞，令戴罪効力。改命宜綿總統川陝軍務，惠齡以下悉聽節制。連易三帥統是沒用。

宜綿既任了統帥，仍立定合圍掩羣的計議，想把教徒逼至川北，一古腦兒殺個淨盡。偏這齊王氏姚之富等人，也會使刁，只怕清帥行這一策，他自突入川北，見路徑崎嶇，人煙稀少，掠無可掠，奪無可奪，便急急忙忙的想竄回陝西。不料川陝交界地方，清兵密密層層，截住去路。齊王氏姚之富王廷詔李全等，當下會議，擬仍走湖北，獨李全仍欲留川，於是齊王氏姚之富作了頭隊，王廷詔作了後隊，糾衆東走，與李全相別。兩隊各帶萬餘人，出夔州趨巴東，破興山，再分路疾趨。齊王氏姚之富由東北行，出保漳南康，直向襄陽，王廷詔由東南行，出遠安當陽，直窺荆州。被逆處軍糧糈壯。清帥宜綿，急檄明亮、德楞泰等，帶了精兵健馬，兼程追躡。留惠齡、恆瑞等，在川中防禦。李全、明亮、德楞泰，遂追入湖北，沿途轉戰而前，到也獵敵數千名，恐怕齊王氏等仍還據老巢，遂分作水陸兩路，緊緊趕上。德楞泰自水路徑趨荆州，明亮自陸路徑赴宜昌。

滿朝旨發吉林黑龍江案倫兵三千，察哈爾馬八千匹，令侍衛惠倫、都統阿哈保，帶至河南湖北。阿哈保至宜

昌剛與明亮接着，忽報王廷詔已到宜城東北，明亮令阿哈保爲後應，日率兵先去邀擊，兩下相遇，兵對兵，槍對槍，酣戰一場，自辰至午，不分勝敗，阿哈保怒馬而來，隨着東三省勁旅，衝入敵陣，左蠶右決，所向無敵，王廷詔乃敗竄入山，由官兵追奔二十里，殺得屍橫遍野，血流成渠，德楞泰至荊州，亦殺敗齊王氏姚之富等，令村民沿江樹柵，築堡自固，因此齊王氏姚之富回到湖北，不比前次在荊襄時候，可以沿途焚掠，只得折回西走。

適留川教徒李全，與川中王三槐，互有齟齬，亦欲由陝還楚，沿漢水東行，到了興安南岸，齊王氏姚之富亦到，王廷詔又復竄至湖北，教徒復合爲一，清將明亮德楞泰，從東邊追到西邊，惠齡恆瑞，從西邊追到東邊，兩路大軍，雲集興安，齊王氏姚之富等，尚欲渡漢北棧，因被清軍截住，不能前進，當由齊王氏定了一計，佯折軍南回，暗遣黨羽高均德，從間道繞出甯羌州偷渡漢水。

明亮惠齡等，正追趕齊王氏，忽接到宜綿劄子，調恆瑞回川，恆瑞去後，又接陝西警報，聞高均德渡漢，明亮大驚道：「這番中了賊計了！」齊王氏略略是過人，可惜誤入歧途，急與德楞泰等商議，明亮道：「論起賊情，要算齊王氏首逆，但高均德已渡過漢水，陝西又要遭殃，不但陝西又危，就是河南湖北，亦隨在可慮，看來我軍只得先入陝西，截住高均德，再作計較，德楞泰等各無異議，遂引大兵馳入漢中。」

齊王氏亦由南返北，督馬步二萬，分道踵渡漢水，復密令高均德，引清兵向東北追去，自與姚之富李全王廷詔，大掠鄖縣整屋縣等處，將乘勢進薄西安，虧得清總兵王文雄帶了兵勇三千名，奮力擊退齊王氏等，復折回東南，從山陽趨湖北，明亮德楞泰聞報，復引兵急追到鄖西界上，飛檄鄖陽鄉勇，扼住敵兵前面，並懸重賞募齊王氏首，一幫人頭，軍黨懸賞，這個人也是特種風氣。

適四川東鄉縣人羅思舉桂涵，赴營投効，受札令斬齊王氏首級，羅思舉智謀出衆，膽略過人，嘗率鄉勇數百名，劫破豐城王三槐巢穴，教徒稱爲羅家將，桂涵曾爲大盜，能飛檐走壁，兩足穿葉鐵沙數十斤，行千里外，聞官募

義勇，因願効力。至是受了清帥的札子，易服而往，探得齊王氏屯大寺內，遂到寺前後伏着，等到夜半，越牆進去，展使絕技，諱着內室。室外有數十人守護，都執着明晃晃的刀，料室內定是齊王氏臥處。二人輕輕的縱上屋檐，翻瓦一瞧，室內紅燭高燒，中垂紗帳，帳外有一足露出，不過三寸有餘。令人魂兩人因室外有人，不敢徑入，等了好一歇，室外人仍然未去，兩人不耐久待，破檐下去，蹀到牀前，從帳窺入，海棠春睡，芍藥烟籠，兩語用在此處，尤覺豔麗。兩人暗想道：「這樣齊整的婦人，也會造反，今日命合休了。」便各執巨斧，劈入帳內，突見帳中一足飛出，虧得桂涵眼明手快，一邊將頭讓過，一邊用斧劈去，削下蓮鉤一隻，只聽帳中啊喲一聲。兩人恐外人入救，拾了蓮鉤，縱上了屋，三脚兩步的走了。回到清營，已交五鼓，明亮德楞泰尚在帳中等候，二人入帳稟見，獻上蓮鉤一隻，視之，不過三四寸左右，但已是血肉模糊，未便細辨。明亮令二人出外候賞，一面立傳號令，命諸軍速攻敵寨。

此時齊王氏將死未死，昏暈牀上，部衆正驚惶的不得，陡聞帳外一片喊聲，料知清兵已來攻營，急忙昇了齊王氏，由姚之富開路，殺入寨外。清兵圍攻一陣，擊斃敵衆數千，尚有八九千悍敵，走據山中。明亮德楞泰大呼道：「今日不要再失機會，將士須一齊努力，殺淨賊衆方好。」諸軍聞了此語，正是人人効命，個個爭先，追入山內，遙見敵衆分據左右兩峯，矢石齊下。明亮與德楞泰道：「首逆齊王氏等，不知在左在右，我等還是分攻，還是併力一處。」德楞泰道：「適有一賊目獲住，尚未處斬，現不如飭他遙望，指定首逆處，向併力合攻，免他逃脫。」明亮點頭稱善。德楞泰遂飭軍士推到賊目，問他姓名，叫作王如美，並把好言勸誘，令他瞭明首逆處，向王如美仔細探聽，回報現駐左山，德楞泰拍馬上岡，諸將順勢隨上，只留後隊在山下，防備右山敵衆。那時左山的教徒，已知身陷重圍，拼命攔阻。德楞泰親冒矢石，左手執着藤牌，右手握着短刀，連步直上。這班兵士，藤牌隊在前，槍礮隊在後，以次畢登，彷彿明朝常遇春破雞頭山一般，涉筆成趣。把教徒逼得無路可走，亂向峻崖竄下。這峻崖本是削壁，竄將下去，不是頭破，就是腳斷，有幾個還跌得一團糟。齊王氏已成獨脚仙，一跌便死。姚之富跳到崖下，輾轉斃。霎時間，左山

上面殺死的一半，墜崖的一半，落得乾乾淨淨。回顧石山上面的敵衆，已逃得不知去向。明亮德榜奏令軍士縋崖下去，檢點屍首，只有齊王氏姚之富，是著名首逆。軍士將兩屍首級割下，又把他屍身支解。直一刀，橫一刀，不計其數。就使三十六刀魚鱗剛，也沒有這般慘酷。還有齊王氏連釣一隻，如何不取來成對。傳首三省，爭說渠魁就戮，可以指日蕩平。

誰知死了一個頭目，又出了兩個頭目，死了兩個頭目，又出了四個頭目。湖北一方，稍稍安靜，四川教徒，偏日盛一日。川督宜綿，自明亮德榜奏惠齡恆瑞等，先後東去，勢成孤立，部下兵又不敷調遣，王三槐徐天德等，乘間馳突。騷擾川東，又有羅其清冉天偉等，復蠢起。川北州縣十餘處乞援，宜綿即檄調恆瑞回川，又咨調額勒登保等，自湖北入川會勦，並奏請別簡大臣，總統軍務，自己願專任一方討賊事宜。嘉慶帝以宜綿不善辦理，回督陝甘，改命威勒侯勒保督師，兼四川總督，調度諸軍。

這勒保係滿洲人氏，是永保的胞兄，本沒有甚麼韜略。他的侯爵，是一個蠻寨佳人，幫他造成的。這個蠻寨佳人，乃是黔中土司龍躍的妹子，小名么妹。清史上不甚提起，小子到要替他表揚。鬧鬧揚揚，是裨官本分。原來苗疆自額勒登保平定後，善後事宜無暇辦理，即移師湖北。當時洞灑寨苗婦王囊仙，與當丈寨苗目韋七縉鬚勾通，號召徒衆，擾亂南籠。清廷命勒保馳往勦捕，及到南籠後，聞得王囊仙挾有妖術，不敢急進。妖術二字，就嚇住勒保，顯見無能。只檄黔中各土司助勦。龍躍的曾祖是有名的苗長，康熙初曾幫輔清軍，勦平滇亂，聖祖封他爲總兵官，傳到龍躍，世職遞降，只剩了一個千總職銜。他的妹子龍么妹，頗生得才貌兼全，能文能武。此次接到勒保檄文，偏值龍躍生病，不能充役，龍么妹便代兄當差，竟跨了駿馬，帶了數十苗女，及數百苗兵，赴清營聽調。巧值王囊仙韋七縉鬚至南籠，與清軍對仗，兩路夾攻，把勒保圍住。龍么妹飛騎陷陣，殺退王韋，救出勒保。是晚便作爲嚮導，引勒保兵襲洞灑寨。寨主王囊仙，因出兵得勝，留住韋七縉鬚筵宴，正乘着酒興，裸體講經，肉身說法。應妖術。不妨龍么妹引着清兵，突

入寨中，王章二人連穿衣都來不及，章七絡髮赤身接戰，王囊仙只著了一件小衫，也來助陣。龍么妹、馬當先、巧與王囊仙遇着，兩下廝殺，頗是一對敵手。么妹亦防他有妖術，把手中寶劍繞住王囊仙不放，囊仙不覺着急，只得拼命相撲。王囊仙對着章七絡髮，或有龍語的幻術，偏偏遇了龍么妹，以女對女，那裏還使得出幻術來。此時章七絡髮已被清兵圍住，不能脫逃，你一槍，我一刀，雙拳不敵四手，被清兵活捉了去。囊仙見七絡髮遭擒，心中着忙，刀法散亂，么妹一手舞着寶劍，隔開囊仙的刀，一手把囊仙腰下的絲絛用刀一扯，囊仙支持不住，跌倒地上。么妹手下的苗女一擁上前，將他細縛停當，扛抬去了。洞灑寨已破，當仗寨自然隨陷，勒保修本報捷，只說是自己的功勞，並不提起么妹。九重深遠，那裏知曉，只命將王囊仙、章七絡髮就地正法，封勒保爲威勳侯。么妹的官績，都付諸流水而去。後人陳雲伯留有長歌一闕，讚龍么妹道：

羅旗金翠翻空綠，髮雲小隊弓腰束。樂府重歌花木蘭，錦袍再見秦良玉。甲帳香濃麗九華，玉顏龍女出龍家。白圍燕玉天機錦，紅壓蠻雲鬼國花。小姑獨處春寒重，正峽雲間不成夢。喚到芳名只自憐，前身應是洞花風。一從龍帽薦梅薰，登壇婉孌自成軍。金階臺榭森兵氣，玉砦闌干起陣雲。昔年叛將演池起，金馬無聲碧雞死。水落昆池戰血斑，多少降旛盡南指。銅鼓無聲夜渡河，獨從大帥挽大戈。百年宣慰家聲在，鐵券聲名定不磨。起家身襲千夫長，阿兄意氣凌雲上。改土歸流近百年，傳家猶養龍台丈。雪點桃花走玉驄，李波小妹更英雄。星馳蓬水魚婆劍，月抱羅洋鳳女弓。白蓮花壓黔雲黑，九驛龍場煥烽逼。一紙飛書起段功，督帥羽檄催軍急。阿兄臥病未從征，阿妹從容代請纓。元女兵符親教戰，擊龍小部盡媼姪。紅玉春營三百騎，美人虹起鴉軍避。戰血紅銷蚺蜥裙，軍符花暨鴛鴦字。秋夜談兵綉繡涼，白頭老將愧紅妝。圍香共指花巖市，趨騎爭看雲鞞娘。敵中妖女金蠶蠶，甲仗彌空勝白羽。金虎宵傳羅鬢力，紅羅夜演天魔舞。八隊雲旂夜踏空，擒渠爭向月明中。晉陽掃淨無傳箭，都讓肅嬭第一功。春山雪滿桃花路，鎗劍定有銘勳處。八百明駝阿檻歸，三千銅弩蘭珠去。當年有客賦從戎，親

見孫仙玉帳中珠簪翠旆天人樣，黠奪胭脂一角紅。軍書更有簪花格，蠻箋小幅珍金碧。誰傍相思寨，畔居鈴名紅軍芙蓉石。功成歸去定何如，跳月姻緣夢有無？惆悵金鐘花落夜，丹青誰寫美人圖。

南龍已平，清廷總道勒保很有智略，就調任四川，命他督師。究竟勒保的戰略如何，容待下回分解。

川楚變起，宿將凋零，初任水保爲統帥，而永保無功，繼以惠齡，而惠齡無功，代以宜綿，而宜綿仍無功。此由坤當道，專閩者多係庸將，第知迎合，未嫻韬略，以至於此。勒保平一區區苗寨，猶仗龍么妹之力，始得成功。么妹戰績，不獲上聞，賴陳雲伯先生作歌讚美，始知蠻寨中有此奇女子。可見天下不患無才，一蠻女且足千秋。何況丈夫，勇在上下蒙蔽，妒功忌能，庸鶻進驥，退衰世之兆成矣。君子聞鼓鼙聲，則思將帥之臣。讀此回，應爲太息，不第閩幽素隱已也。

第四十三回 撫賊寨首領遭擒 整朝綱權相伏法

却說勒保馳驛入川，川中教徒，勢甚猖獗。勒保率兵進勦王三槐，擒殺幾個無名小卒，便虛張功績，連章奏捷。嘉慶帝下旨嘉獎，說他入川第一功，專令搜捕王三槐。這時候湖北教徒，因齊姚已死，謀與川北教徒聯絡，悉衆南趨。李全高均德一股由陝入川，還有張漢潮劉成棟一股，也是齊姚餘黨。由楚入川，朝旨以陝楚各賊，均偪入川境。四川滿漢官兵，不下五萬，勒保宜會同諸將，齊心蹙賊，毋致竄逸。其令額勒登保明亮，專勦張漢潮劉成棟楞，秦專勦高均德李全，並會同惠齡瑞，夾勦羅其清冉天儔，宜緝專守陝境，毋使川寇入陝，景安專守楚境，毋使川寇入楚。勒保於專勦王三槐徐天德外，仍兼偵各路敵情，相機布置，務期蕩平等語。勒保接了此旨，自思身任統帥，總要擒住一二首逆，方好立功揚名。初意恰是不錯遂接連發兵先攻王三槐，怎奈三槐據守東鄉縣的安樂坪，地勢很險，手下黨羽又多，官兵不能進去，反被他出來攻擊，傷斃不少。勒保還是一味虛奏，今天殺賊數百，明天殺賊數千。

不想嘉慶帝有些覺察，竟下諭責他徒殺脅從，不及首逆，官兵陣亡，以多報少，殺賊乃以少報多，無非妄冀恩賞，有意欺上，此後不得再行嘗試。這數語正中勒保心病，勒保見了，嚇得渾身是汗。

想了一日，又定出一個妙計，廣募鄉勇，令衝頭陣，綠營兵，八旗兵，吉林，索倫兵，以次列後，再教他去攻三槐。他的意思是鄉勇送死，不必上報，免得朝廷有官兵陣亡，以多報少的責罰。好主見起初如羅思舉、桂柱、涵等人，頗也爲他盡力，殺敗敵兵一二陣，後來聞知自己的功勞，統被別人冒去了，也未免懊惱起來。自此鄉勇同官兵，互相推諉，索性由教徒自由來往。勒保的妙策，又遭失敗。朝旨復嚴責勒保，老師養賊，勒保憂悶已極，左思右想，毫無計策。勒公也智囊罷了。無奈與幾個心腹人員，私下密議，各人都蹙了一回眉頭，無詞可對。

忽有一個辦文案的老夫子，起立道：「晚生到有一條計策，未知可行不可行？」勒保喜形於色，便拱手問計。那人道：「朝廷的諭旨，是要大帥專勦王三槐，若得擒住了他，便可覆命。」勒保道：「這個自然。」那人道：「現任建昌道劉清，前做南充縣時，曾奉宜制軍命，招撫王三槐，三槐嘗隨他至營，嗣因宜制軍放他回去，他復橫行無忌，現在不如仍命劉清前往招撫，誘他前來，檻送京師，那時豈不是大大的功勞？」勒保大喜，隨命他辦好文書，傳劉道台速即來營。

劉清是四川第一個清官，百姓呼他爲劉青天，王三槐羅其清等，也素嘗敬服，若使四川官員，個個似劉青天，就使他造反，也是不願。無如貪污的多，清廉的少，所以激成大禍。此次劉清奉了統帥的文書，遂帶了文牘員貢生劉星渠，星夜趕來，到大營稟見。勒保立即召入，見面之下，格外謙恭。劉清便問何事，勒保便把招撫王三槐計策，敘說一遍。劉清道：「三槐那厮，很是刁蠻，卑職前次曾去招撫，他明允投降，後來又是變卦，這人恐不便招撫，還是用兵勦滅他纔好。」勒保道：「朝廷用兵，已近三年，人馬已失掉不少，軍餉已用掉不少，仍然不能成功。若能招撫幾個賊口，免得勞動兵戈，也是權宜的計策。老兄大名鼎鼎，賊人曾佩服得很，現請替我去走一趟。」三槐如肯

投順，我總不虧待他。賊目一降，賊衆或望風歸附，也未可知。豈非川省的幸福麼？一口是心非，奈何？劉清無可推諉，只得應允。當下即起身欲行，勸保令派都司一員，隨同前往。

三人到了安樂坪，通報王三槐。三槐聞劉青天又到，出寨迎接，非以德服人者不能。請劉清入寨，奉他上坐。劉清就反復勸導，叫他束手歸誠，朝廷決不問罪。三槐道：「青天大老爺的說話，小民安敢不遵？但前次曾隨青天大老爺到宜大人營裏，宜大人並沒有真心相待，所以小民不敢投順。現在換了一個勸大人，小民未曾見過，不知他是否真意，倘將我騙去斬首，還當了得？」頗骨強盜口吻。劉清道：「這却不用憂慮。勸大帥已經承認，決不虧待。」三槐尚是遲疑，劉清心直口快，便道：「你既有意外的疑慮，就請你同了我的隨員，往見勸大帥，我便坐在此處，做個抵押，可好麼？」三槐道：「這却不敢，我願隨青天大老爺同往，如青天大老爺肯將隨員留在此處，已是萬分感激。」劉清應諾。

三槐即隨了劉清，動身出寨，安樂坪內的徒黨，素知劉青天威信，也不勸阻。三槐於是劉清在前，三槐在後，直到勸保大營。先由劉清入帳稟到，勸保即傳集將士，站立兩旁，擺出一副威嚴的體統，好看不用。傳王三槐入帳。三槐纔入軍門，勸保就喝聲擊下兩旁軍士，應命趨出，如狼如虎。將王三槐捆住。劉清忙稟道：「王三槐已願投降，請大帥不必用刑！」誰知這位勸大帥，豎起雙眉，張開兩目，向着劉清道：「呸！他是大逆不道的白蓮教首，還說是不必用刑麼？」劉清道：「大帥麾下的都司，卑職屬下的文案生，統留在安樂坪中，若使將王三槐一刑，他兩人亦不能保全性命，還求大帥成全才好。」勸保轉怒爲笑道：「你道我就將他正法麼？他是朝廷嚴旨拿捕，自然解送京師，由朝廷發落。朝旨要赦便赦，要殺便殺，不但老兄不能作主，連本帥也不敢作主呢。若爲了一個都司官，一個文案生，就把他釋放，將來朝旨詰責下來，那個敢來擔任？」教自己官職保牢別人的性命都又不當。劉清道：「卑職願擔此責。」到底不弱。勸保哈哈大笑道：「今朝捕到匪首，也是老兄功勞。本帥那裏好抹煞老兄，請你放心！」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劉清道：「功勞是小事，信實是大事。今朝王三槐來降，若將他檻送京師，將來賊衆都要疑阻，不敢投誠。那時恐要多費兵力，總求大帥三思。」勒保道：「這恰待日後再說，且管目前要緊。」隨令軍士將三槐監禁，自己退入後帳，命這位定計誘賊的老夫子，修摺奏捷去了。

劉清嘆息而退，待了一日，文牘員劉星渠逃回，劉清問他如何得脫？答稱：「賊衆因三槐未歸，欲將貞生及都司償命，貞生無法，只得哄稱勒公要重用三槐，自當暫時留住。賊衆因貞生是劉青天屬員，半疑半信，貞生就與他說代探消息，溜了出來。都司也欲同回，被衆賊留住。如果勒公變計，恐怕都司的性命，是不保了。」劉清道：「勒公無信，我亦上他的當，將來辦理軍務，必較前爲難。我們且回任去罷。」隨即寫了辭行的稟單，飭役夫投遞大營，自己帶了劉星渠，匆匆去訖。

過了數日，上諭已下，內稱據勒保奏攻克安樂坪賊巢，生擒賊首王三槐，朕心深爲喜悅，著晉封勒保爲威勳公，伊弟永保前因勦匪不力，革職逮京，交刑部監禁，現併加恩釋放，以示權衡功罪，推恩曲宥至意。接連又是一道上諭，晉封軍機大臣大學士和坤公，戶部尚書福長安侯爵，這個旨意，顯見是太上皇詔敕嘉慶帝難達父命，方有這道諭旨。勒保遂分部將把王三槐解送京師，一面再攻安樂坪。其時安樂坪賊黨聞王三槐押解進京，將都司殺死，另奉冷天祿爲頭目，抗拒官兵。官兵晝夜圍攻敵寨，鹽糧將盡，冷天祿詐請投降，夜間却偷襲清營，官兵不及防備，頓時敗退。

徐天德亦屢攻川東州縣，騷擾不休，勒保再想招撫，奈教徒防着王三槐覆轍，個個拼出性命，不來上鉤，反比從前越加刁悍。人而無信，不值其可。只川北的羅其清被額勒登保擒獲，由其僑被德榜秦惠齡擊斃。川北巨酋總算授首，此外如陝督宜綸專任教匪不到的地方，安營立寨，終年未曾一戰。他到景安，越加無事，寇至則遮寇去，則出軍中號他迎迓伯。錄錫嘉五。

悠悠忽忽，已是嘉慶四年了。四年以前，外間軍事，日日吃緊，宮廷裏面，沒甚大事，只皇后喜塔臘氏病逝，改冊嘉貴妃鈕祜祿氏爲皇后，未免忙碌了一回。四年正月，太上皇生起病來，嘉慶帝侍疾養心殿，顯天祈禱，倍切虔誠。無如壽數已終，帝闔夢夢，太上皇的病，陡然沈重，名醫都束手沒法，竟爾「嗚呼哀哉」。嘉慶帝躃踊大慟，頗盡孝思。越四日，卽命軍機大臣擬了一道諭旨，頒給四川湖北陝西諸將帥道：

我皇考臨御六十年，四征不庭，凡窮荒絕徼，無不指日奏凱，從未有勞師數年，糜餉數千萬，尙未蕩事者。自末年用兵以來，皇考宵旰勤勞，大漸之前，猶時望捷音，迨至彌留，親執手，頻望西南，似有遺憾。若教匪一日不平，朕卽一日負不孝之疚，內而軍機大臣，外而領兵諸將，同爲不忠之臣，邇年皇考春秋日高，從事寬厚，卽如貽誤軍事之永保，嚴交刑部治罪，仍旋邀寬宥。其實各路縱賊，何止永保一人，奏報粉飾，揜敗爲功，其在京諸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其歸自軍中者，無不營置田產，頓成殷富，故將吏日以玩兵養寇爲事。其宣諭各路領兵大小諸臣，戮力同心，刻期滅賊，有仍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

這旨一下，內外大臣，已覺得嘉慶親政第一道上諭，使已嚴厲異常，不同前日，暗料數日以內，必有一番大大的黜陟，不防嘉慶帝格外迅速，過了兩日，便令侍衛鎖擊大學士公和珅，戶部尚書侯爵福長安下獄。

自太上皇崩後，和珅原是慄慄危懼，不過想不到這般辣手，這日正與姬妾們談論後事，忽有十數個侍衛，直入府中，豪僕還不知死活，上前喝阻衆侍衛大聲道：「有聖旨到來，請你相爺接讀！」一豪僕聞聖旨二字，方個個伸舌，入內通報。和珅此時，心裏已七上八下，勉強出來接旨，當由宣詔官站在上面，和珅跪在下邊，但聽宣詔官朗誦上諭道：「和珅欺罔擅專，情罪重大，著卽革職，鎖交刑部嚴訊。欽此。」和珅不聽，猶可聽了數句上諭，魂靈兒飛入九霄，正在沒法擺布，那侍衛鐵面無情，將他牽曳而去。還有好幾個侍衛，留管前後門，准備查抄。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裏面的老太太姨太太駙馬爺少公子少奶奶等，都哭哭啼啼，急得沒法，只得請出乾隆帝的十公主來，一班兒跪

在地上，向他磕頭求救。額駙豐紳股德，且搶上幾步，也顧不得夫妻名義，忙向公主繡鞋邊跪下，搗頭如蒜，林下跪板想亦踉蹌，此也不算奇怪。弄得公主難以爲情，忙叫大衆從長商議。大家方纔起來，統是淚容滿面，萬分悽惶。公主也

不禁流淚，情願入宮轉圜，當即帶了侍女四名，乘輿出門侍衛見了公主，不便攔阻，由他去訖。

誰想過了兩日，又有數行諭旨道：

和珅受大行太上皇帝特恩，由侍衛拔擢至大學士。在軍機處行走多年，叨沐殊施，無有其比。朕親承付託之重，猝遭大故，苦塊之中，每思三年無改之義，皇考簡用重臣，斷不肯輕爲變易。今和珅情罪重大，並經科道諸臣列款參奏，實有難以刻貸者。是以朕於恭頒遺詔日，即將和珅革職拏問，臚列罪狀，特諭衆知，除交在京王公大臣會審定擬外，着通諭各督撫將指出和珅各款，應如何議罪，並此外有何款蹟，各據實覆奏。

原來嘉慶帝素恨和珅，因太上皇在日，不好顯斥，廷臣也不敢參奏。到太上皇已崩，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等，窺破嘉慶帝意旨，一個說和珅偷改硃諭，一個說和珅擅取宮女，一個說和珅私藏禁物，一個說和珅漏洩機密，此外如遇事把持，貪贓不法，勾結黨羽，殘害賢良等款，不計其數。共列成二十大罪，惹得嘉慶帝怒氣勃勃，立欲將和珅治罪。適值十公主入宮面請，嘉慶帝越加懊惱。嗣經公主再三哀求，只准饒了和珅家屬，不饒和珅，因此遂下了這道諭旨。公主倒臉和珅家內，還道公主不肯着力，其實公主到嘉慶帝前，也似豐紳股德一般，下跪磕頭，無如皇帝不允，公主也沒奈何。嘉慶帝遂令刑部嚴訊，二十大罪中，和珅雖賴了一半，有一半尋出證據，無可抵賴，只得招認。當下就着欽差查抄，欽差到和珅宅內，便將前堂後廳，內室寢房，統行查閱。但見和珅的房屋，統用枱木造成，體制彷彿甯壽宮，華麗彷彿圓明園，陳列的古玩奇珍，却比大內還多一二倍，頓時由侍衛帶同番役，一一抄出計開：

赤金首飾共三千六百五十七件，東珠八百九十四粒，珍珠一百七十九掛，散珠五斛，紅寶石頂子七十三

個，祖母綠翎管十一個，翡翠翎管八百三十五個，奇楠香朝珠六百九十八掛，赤金大碗五十對，玉碗十對，金壺四對，金瓶兩對，金匙四百八十個，金盆一對，金盃一對，水晶缸五對，珊瑚樹二十四株，玉馬一隻，銀杯四千八百個，珊瑚篋四千八百副，鑲金象箸四千八百副，銀壺八百個，翡翠西瓜一個，猗猗獅皮八十張，貂皮二百六十張，青狐皮三十八張，黑狐皮一百二十張，玄狐皮統十件，白狐皮統十件，洋灰皮三百張，灰狐腿皮一百八十張，海虎皮三十張，海豹皮十六張，西藏獺皮五十張，絨緞四千七百三十捲，紗綾五千一百捲，繡蟒緞八十三捲，猩紅洋呢三十疋，囉嘰三十疋，各色布四十九網，葛布三十網，各色皮衣一千三百件，綿夾單紗絹衣三千二百件，御用緯帽二頂，織龍黃馬褂二件，薔色緞四開襟袍二件，白玉玩器六十四件，西洋鐘表七十八件，玻璃衣鏡十架，小鏡三十八架，銅錫等物七千三百餘件，紋銀一百零七萬五千兩，赤金八萬三千七百兩，錢六千吊，房屋一千五百三十間，花園一所，房地契文五箱，借票二箱，雜物不計。

統共一百零九號。除金銀銅錢外，有二十六號，當時估起價來，已值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兩。另外八十三號，還未曾估價。若照樣計算，差不多有八九萬萬兩。自古以來，無論王崇石、愷，不及和珅十分之一，就是中外的皇帝，也沒有這種大家私嘉慶帝見了查抄的數目，也不覺暗暗驚異，下旨賜和珅自盡，福長安、事、阿奉、和珅、著、斬監候、秋後處決。和珅、次子、豐紳、股、德、等，概革去封爵，回本旗當閒散差。大學士蘇凌阿，係和珅、姻親，和珅引他安住，不許出外滋事。和珅、次子、豐紳、股、德、等，概革去封爵，回本旗當閒散差。大學士蘇凌阿，係和珅、姻親，和珅引他入相，年逾八十，老邁龍鍾，勒令休致。侍郎吳省蘭、李演，太僕寺卿李光雲，等，統係和珅、引用，黜革、有差。此旨一下，眼見得和珅、休了。貪刻一生，能歸泡影。豐紳、股、德，虧是、娶了一個、公、主，還好、安、就、度、日。應該補破幾個罅眼。就是和珅、的、妻、妾、家、眷，也、都、是、公、主、暗、中、保、全，小、子、有、詩、詠。和珅、道：

權奸貪冒古來無，一死何曾足蔽辜。畢竟猶留郎舅誼，九重特旨赦妻孥。

和坤伏法後，嘉慶帝振刷精神，又有一番作爲，姑俟下回再詳。

王三槐無端起亂，假邪教以惑民，川中生靈，因之塗炭，律以應得之罪，固無可貸。但既誘之來降，不宜再行監送，兵不厭詐，此事恰不宜詐也。勒保急功近利，但顧目前，不顧日後，當時封爲公爵，固覺顯赫，然勒保恃者，惟和坤勒保封公，和坤亦封公，內外藤蔽，不問可知，和坤敗而勒保亦無幸矣。和坤爲相二十餘年，家中私蓄財產，不可勝算。乾隆時，清政府歲入止七千萬，和坤家產適當清廷二十年歲入之半，而強，然卒之全歸籍沒，貪官污吏之結局如此。後之身爲公僕者，亦何不奉爲殷鑒耶？炎者滅隆隆者絕，况爲貪官，况爲污吏，此回可爲居官鑒。

第四十四回 布德揚威連番下詔 擒渠獻馘逐載報功

却說和坤伏誅之日，正王三槐押解到京之時，嘉慶帝命軍機大臣等，審問三槐，供稱「官逼民反」四字，嗣經嘉慶帝親訊，三槐仍咬定原供。嘉慶帝道：「四川的官吏，難道都是不法麼？」三槐道：「只有劉青天一人。」被劉清誘誘，仍然不怨，供出劉青天行狀，可見其心未泯，公謂自存貪官污吏，不如盜賊遠甚。嘉慶帝道：「那個劉青天？」三槐道：「現任建昌道劉清。」嘉慶帝又道：「只有一個劉青天麼？」三槐道：「劉青天外，要算巴縣老爺趙華，渠縣老爺吳桂，

雖不及劉青天，還算是個好官，另外是沒有了。」嘉慶帝聽了此言，不由的感慨起來，隨命將三槐下獄，暫緩行刑，又下諭道：

國家深仁厚澤百餘年，百姓生長太平，使非迫於萬不得已，安肯不顧身家，鋌而走險？皆由州縣官吏賤小民以奉上司，而上司以餽結和坤，今大慙已去，綱紀肅清，下情無不上達，自當大法小廉，不致復爲民累。惟是教匪迫脅良民，及遇官兵，又驅爲前行，以磨鋒鏑，甚至鬻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自古惟

開用兵於敵國，不開用兵於吾民，其言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宥罪，並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行逃出，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百姓困極思安，勞久思息，諒必一見恩旨，翕然來歸。其王三槐所供川省良吏，自劉清外，尚有知巴縣趙華，知渠縣吳桂，其量予優擢，以從民望。至達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貧劣，胥役五千，借查邪教爲名，徧拘富戶，而首逆徐天德、王學禮等，反皆賄縱，民怨沸騰。及武昌府同知常泰，奉檄查緝，株連無辜數千，慘刑勒索，致誦人傑。拒捕起事，其皆逮京治罪。難民無田廬可歸者，勸保卽督同劉清，熟籌安置，或仿明項忠原傑，招撫荆襄流民之法，相度經理。徧諭川楚陝豫地方，使咸知朕意。

自此諭下後，內外官吏，方知嘉慶帝平日，實是留心外事，並非沒有知覺。且諭旨中含有慈祥惻怛意思，頗不愧廟號仁宗的仁字。仁宗三字就此補出。但當時統兵的將帥，一時不能全換，嘉慶帝逐漸改易，另有數道諭旨，併錄於後。

和珅壓開軍報，欺罔擅專，致各路領兵大臣，恃有和珅蒙庇，虛冒功級，坐糜軍餉，多不以實入奏。姑念更易將帥，一時乏人，勒保仍以總統授爲經路大臣，其川陝湖北河南督撫，及領兵各大將，咸受節制，以一事權。明亮額勒登保，均以副總統授爲參贊大臣，別領官軍，各當一路，有不遵軍令者，指名參奏。川楚軍需，三載經費，至逾七千餘萬，爲從來所未有。皆由諸臣內恃和珅護庇，外踵福康安和琳積習，在軍惟笙歌酒肉自娛，以國帑供其浮冒，而各路官兵鄉勇，餉遲不發，致枵腹無糧，牛皮裹足，跣行山谷。此弊始於畢沅，在湖北而宜綿、英善，在川相沿爲例。今其嚴行察核，毋得再蹈前愆，致干重咎。

宜綿前後奏報，皆屯駐無賊之處，從未與賊交鋒，且已老病，令解任來京，惠齡曠久無功，爲賊所輕，着卽回京守制。景安本和珅族孫，平日趨奉阿附，每於奏事之便，稟承指使，恃爲奧援，勦堵皆不盡力。駐軍南陽，任楚賊犯豫，直出武關，惟尾追不迎截，致有迎送伯之號。甚至民寒糧請軍，拒而不納，武員跪求擊賊，不發一兵，爲參將

廣福面請，反挾憤誣劾，其獲封伯爵，亦攘道員完顏岱捕浙川邪教功，張皇入奏，欺君罔上，誤國病民，着卽擊解來京，照律懲辦。

數道上諭，真似雷厲風行，統兵各官，不寒而栗。勸保也只得打疊精神，悉心籌畫，令額勒登保、德楞額、徐天德、冷天祿、明亮、勸張漢潮，自己駐紮梁山，居中調度。自嘉慶四年正月至六月，只額勒登保一軍，斬了冷天祿、德楞額一軍，與徐天德相持，追入鄭陽，明亮一軍，徒奔走陝西境內，未得勝仗。勸保雖有所顧忌，不敢全行欺詐，然江山可改，本性難移，終究是見敵生畏，多方諉飾。新任湖廣總督倭什布據實參奏，嘉慶帝復下諭道：

勸保經略半載，莫展一籌，惟冀報各路情形，按旬入告。近據倭什布奏，川賊接踵入楚，不下二萬，有北趨荆襄之勢，既不堵截，又不追勦，是勸保竟擇一無賊之處，駐營株守，罪一；且屢奏均言不必增兵，而附奏又請撥餉五百萬，若迫不及待，自相矛盾，意圖浮冒，罪二；各路奏報，多王三槐、蔣黨，勸保止將首逆誘擒，而置餘匪於不問，罪三；軍營報奏，大半親隨之人，而兵勇錢糧，並不按期給發，以致枵腹跣行，凍餒山谷，幾同乞丐，士馬何由飽騰，罪四。勸保上負兩朝委任之恩，下貽萬民倒懸之苦，着卽令尙書魁倫、副都御史廣興，赴川逮問治罪。其經略事務，暫由明亮代理。欽此。

勸保逮回京師，永保偏出署陝撫，這也奇怪。因明亮勸辦張漢潮，遲延無功，陝西未能肅清，於自己方。大有不便，因勸明亮觀望，明亮亦劾永保，推諉雙方互訟。嘉慶帝命陝督松筠密查。松筠上疏，大略言：「經略明亮素號知兵，所言似合機宜，究無實效。將軍恆瑞前在湖北，戰績稱最，但年近六旬，精力大減，恐不勝任。提督慶成，身先士卒，頗有膽量，奈中無主見，只能帶領偏師，不能出謀發慮。署陝撫永保無謀無勇，專圖利己，過輒歸人，獨額勒登保英勇出羣，其次惟德楞額，若要平賊，非用此二人不可。」松公頗有知人之鑷。

於是朝旨命尙書那彥成、佩欽差大臣關印，赴陝監明亮軍，兼會同松筠勘問。那彥成到陝後，細探情實，兩人俱有不合，遂與松筠聯銜奏參。明亮、永保被職逮

間，連慶成也在其內。適明亮追斬張漢潮，朝旨以挾嫌偵事，功不蔽罪，仍令逮解至京，命額勒登保代任經略。

額勒登保係滿洲正黃旗人，舊隸海蘭察廳下，討臺灣，征爾爾喀，嘗隨海公建功立業，每戰必策馬當衝，爭先陷陣。海公曾對他道：「你真是個將材，可惜不識漢字。我有一冊兵書，叫你熟讀，他日自然會成名將。」額勒登保得了贈書，遂日夕揣摩，居然熟練，能出奇制勝。看官！你道這兵書是甚麼典籍？原來是一冊三國演義，由漢文譯作滿文，海公也曾作爲枕中祕本，贈了額勒登保，無非是傳授衣鉢的意思。彷彿范仲淹授狄青左兵春秋。額勒登保手下，且有漢將兩員，統是姓楊，一名遇春，四川崇慶州人，一名芳，貴州松桃廳人。遇春夢神授黑旗，故以黑旗率衆，敵望見卽知爲楊家軍。楊芳好讀書，通經史大義，應試不售，乃出充行伍，爲遇春所拔識。陣斬冷天祿，實出二楊的功勞。額勒登保爲經略時，遇春已授任總兵，楊芳尙祇一都司官，額公特保舉遇春爲提督，楊芳爲副將。二人得額公知遇，尤爲出力。就是羅思舉、桂涵兩鄉勇，亦因額公做了統帥，有功必賞，頓効驅馳。可見爲將不難，總在知人善任呢。

道：

話休敘煩，單說額勒登保受了經略的印信，大權在手，不患掣肘，便統籌全局，令文案員修好奏摺，獨自上疏

臣數載以來，止領一路偏師，今蒙簡任經略，當通籌全局，教匪本內地編氓，原當招撫以散其衆，然必能勦而後可撫，且必能堵而後可勦。從前湖北教匪多，脅從少，四川教匪少，脅從多，今楚賊盡偏入川，其餘川東巫山大甯接壤者，有界嶺之險可扼，是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勦，至川陝交界，自廣元至太平千餘里，隨處可通，陝攻急則折入川，川攻急則竄入陝，是漢江南北，勦堵並重，川東川北，有嘉陵江以阻其西南，餘皆崇山峻嶺，居民大半依山傍水，向無村落，懲賊焚掠，近俱扼險築寨，大者數千人，小亦數百名，團練守禦，而川北形勢更便於川東，若能驅各路之賊，偪歸川北，必可聚而殲旃，是四川重在勦而不在堵，雖賊匪未必肯偪歸一處，但使所至俱有堡寨，星羅棋布，而官兵鼓行隨其後，遇賊卽迎截夾擊，所謂以堵爲勦，甯不事半功倍？此則三省所同。臣已行知陝

楚曉諭修築，並定賞格，以期兵民同心。至從征官兵，每日過征百十里，旬月尚可耐勞，若閱四五年之久，無冬無夏，即驟馬尚且踣斃，何況於人？而續調新募之兵，不習勞苦，更不如舊兵之得力。臣之一軍所以尚能得力者，實以兵士所到之處，亦臣所到之處；兵士不得食息，臣亦不得食息。自闔營將弁，無不一心一力，而各路不能盡然。近日不得已將臣所領之兵，與各提鎮互相更調，以期人人精銳，足以殲敵。恐勞聖慮，特此奏聞。

據這奏牘看來，確是老成謀畫，不比凡庸，自是軍務方有起色。

會德楞泰追逐徐天德，轉戰陳境，與高均德等相遇。德楞泰乘着大霧，襲擊高均德，把他擒住，有旨授德楞泰爲參贊大臣。高均德死後，不料復有冉天元，收集均德殘衆，與徐天德合，非常利害。額勒登保親自督勦，令楊遇春領左翼，穆克登布領右翼，穆克登布也是一員驍將，但與楊遇春不甚相合。遇春因天元善戰，非他賊比，須先用全力相搏，殺敗了他，方好分隊追擊。額公亦贊成此議，獨穆克登布意不爲然。到了蒼溪，聞與冉天元相近，穆克登布竟特勇先進，繞出冉天元前面，忽伏兵齊起，前後夾攻，將穆克登布圍住。穆克登布猛力衝突，不能出圍，幸虧山寨鄉勇出壘救應，始拔出。穆克登布將士傷了不少。穆克登布經此大創，別人料他總要小心，誰知他依然如故，仍力追冉天元，馳至老虎壑，旁有大山，穆克登布躍馬徑上，直據山巔。楊遇春據山腰，天元正伏山中，先出攻楊遇春軍。遇春堅壁不動，天元無可奈何，轉身攻穆克登布，冒死突上山巔，促狹，任你穆克登布如何驍勇，也施展不出什麼伎倆。天元進一步，穆克登布退一步，愈逼愈緊，穆克登布的營帳，自山巔墜下，頓時軍中大亂，陷死副將十餘名，兵士不能悉計。

右翼軍敗潰，天元再攻左翼軍，乘高下壓，遇春抵死力戰。自傍晚殺到天明，天元始退。遇春部下，也傷亡了若干名。師克在和不必敗。額勒登保大憤，檄德楞泰夾擊冉天元，不防川北的王廷詔一股，竟由川北入漢中，西窺甘肅。

額勒登保聞報，又引軍星夜赴援，並令德楞泰隨後策應。冉天元復東渡嘉陵江，分犯潼川、錦州、龍安，將北合甘

肅諸寇。川陝廿一帶，同時告警。清廷不得已，再用明亮爲領隊大臣，赴湖北，赦勒保罪，授任四川提督，赴四川，屢陞清廷可謂無人。並詔德楞泰回截冉天元，命爲成都將軍。

德楞泰奉命回南，探得冉天元在江油縣，急由間道邀擊。天元層層設伏，德楞泰步步爲營，十盪十決，連奪險隘，轉戰馬蹄岡。時已薄暮，德楞泰見伏兵漸稀，正思下馬稍憩，偶見東北角上赤的一枝枝號火騰起，直上雲霄。德楞泰驚道：「我兵已陷入伏中了！」一急話言未絕，西北角上又見起了兩枝號火，再急德楞泰忙令衆兵排開隊伍，分頭迎敵。轉身一望，西南角及東南角上，都是閃閃火光，衝天四起，馬聲雜遝，人聲鼎沸。三急德楞泰料知伏兵不止一二路，亟分作四路抵禦，佈置纔畢，敵兵已由遠及近，差不多有七八路。四急德楞泰傳令齊放矢銃，放了一陣，敵兵毫不退怯，反圍裏攔來。德楞泰見敵兵各持竹竿，竿上纏繞溼絮，矢中的箭鏃銃中的彈丸，多射在溼絮上，不甚傷敵，所以敵仍前進，於是傳令人自爲戰。五急官兵知身入重圍，也不想什麼生還，惡狠狠的與他磨鬥，血戰一夜，天色黎明，敵兵仍是不退。六急再戰一日，方漸漸殺退敵兵。官兵埋鍋造飯，蓐食一餐，餐畢，四面喊聲又起，忙一齊上馬，再行廝殺，又是一日一夜。七急是日官兵又只吃了一頓飯，夜間仍是對敵。八急德楞泰暗想道：「敵兵更番迭進，我兵尚無援應，若再同他終日廝殺，必至全軍覆沒呢。」遂下令且戰且走。

官兵陣勢一動，冉天元料是敗却，麾衆直進，行得稍慢的，多被悍目自行殺死，此時敵衆不得不捨命窮追。官兵戰了三日三夜，氣力已盡，肚子又飢，沒奈何紛紛潰散。九急德楞泰亦覺得人困馬乏，便帶了親兵數十名，躍上山巔，下馬喘息，口嘆道：「我自從軍以來，從沒有遇着這等悍賊，看來此番要死在此地了。」正自言自語間，猛聽得一聲大叫道：「德楞泰那裏走！」這一句響徹山谷。德楞泰忙上馬瞭望，見山下一人，揮着鞭，舞着刀，衝上山來，這人爲誰？正是冉天元。十急德楞泰胸中已橫着一死字，到也沒甚驚恐，且因走上山來，只有一冉天元，越發膽壯，便也大呼道：「再賊！你來送死麼？」一面說話，一面拈弓搭箭，聽的一聲，正中冉天元的馬。那馬負着痛，一俯一仰，

把冉天元掀落背後，骨碌碌滾下山去。德楞泰拍馬下山，親兵亦緊隨而下，見冉天元正攔住斷崖藤上，德楞泰忙從親兵手中，取了鉤頭槍，將冉天元鉤來，擲在地上，親兵即將他縛住。山下的兵，正上山接應冉天元，見天元被擒，拼命來奪，德楞泰復與交戰，忽山後又有一枝人馬，踰山而至，從山頂衝下。又爲德楞泰一念，德楞泰連忙細瞧，認得是山後的鄉勇，德楞泰大喜。此中真是天幸。敵兵見鄉勇馳到，轉身復走。德楞泰偕鄉勇下山，招集餘兵，逐北二十里。這一場惡戰，自古罕有，德將軍三字，驚破敵胆，另外帶兵官，多冒德將軍旗幟，教徒不辨真假，一見輒逃。川西肅清，川東北雖有餘孽，不足爲患。適勒保至川，遂將肅清餘黨事，交付勒保，自赴額勒登保軍。

額勒登保追王廷詔，沿途屢有斬獲，王廷詔復自甘返陝，那彥成堵勦不力，有旨嚴譴，會何南布政使馬慧裕，緝獲教主劉之協於葉縣，檻送京師，立正典刑，並諭軍機大臣道：

前據馬慧裕奏，寶豐縣地方，有匪徒焚掠之事，旋據葉縣稟，緝獲首犯劉之協，本日馬慧裕馳奏，已收寶豐等處，白蓮教匪徒千餘名，悉數殲除，並提到眼目，認明劉之協，屬實。劉之協爲教匪首逆，勾連蔓延，荼毒生靈，乃該犯仍敢在豫省糾結，潛謀起事，並欲爲陝楚教匪接應，實堪痛恨。仰賴昊穹垂慈，皇考默佑，俾豫省新起教匪一千餘人，立時勦捕淨盡，擒獲首逆，明正刑誅，可見教匪劫數已盡，從此各路大兵，定可刻期蕩事。朕於欣慰之餘，轉覺惘然，不忍，蓋教匪本屬良民，祇因劉之協，首先簧鼓，附從日衆，徵兵勦辦，已閱數年，無論百姓無辜，橫遭殺戮，被脅多人，迫於不得已，卽真正白蓮教，皆我大清赤子，祇因一時愚昧，致罹重罪。至各股賊首，先後就誅者，無不身受極刑，全家被戮，雖孽由自作，亦係聽從劉之協，倡教而起。白蓮教獲罪於天，自取滅亡，其頑梗可惡，其愚蠢可憐。朕仰體上天好生之仁，於萬無可貸中，寬其一綫，著經略額勒登保，參贊德楞泰，及各路帶兵大員，與各督撫等，將劉之協，擒獲一事，廣爲宣傳，並傳諭賊營，伊等教首，已就誅戮，無可附從。至於裹脅之人，本係良善百姓，何苦爲賊所累，自破身家，如能幡然悔悟，不但免誅，並當妥爲安置。卽實係同教，畏罪乞命，并械歸誠，亦

必貸其一死。若經此番曉諭之後，仍復怙惡不悛，則是伊等甘就駢誅，大兵所到，誅戮無遺，亦氣數使然，不能復加矜貸。額勒登保等鼓勵將士，務期迅掃賊氛，奠安黎庶，同膺懋賞，將此通諭知之。

嘉慶帝又親製一篇邪教說，有「但治從逆，不治從教」的意旨。自是教徒失所倚靠，逐漸變計，化作良民。此時劇寇，只有王廷詔在陝西，徐天德在湖北，德楞泰由川赴陝，與額勒登保合軍，追襲王廷詔。楊遇春爲先鋒，至龍池場，分兵埋伏，誘廷詔追來，一鼓擒住，並獲散頭目十數人，餘衆走湖北。由德楞泰引兵追勦，與明亮夾擊，圍逼徐天德，樊人傑於均州。天德人傑先後投水溺死。川楚陝三省的悍目，斬俘殆盡，不過還有餘孽未靖了。此時已是嘉慶六年的夏季，正是

萬丈狂瀾爭一霎，七年征伐病三軍。

諸君欲知後事，且待下回再閱。

仁宗初政，頗有黜佞崇忠扶衰起敝之象。和坤一誅，而軍務已有起色，勒保一黜，而寇氛以次肅清，可見立國之道，全恃元首，元首明則庶事康，元首叢脞則萬事廢。彼額勒登保、德楞泰之得建奇功，莫非元首知人之效，然七年勞役，萬衆遭殃，不待洪楊之變，而清室衰兆見矣。故善讀滿史者，皆以高宗之末，爲清室盛衰關鍵云。

第四十五回 撫叛兵良將蒙冤 勦海寇統帥奏捷

却說川楚陝三省的教徒，頭目雖多，歸擒餘孽尚是不少。額勒登保、德楞泰又往來搜勦，直到嘉慶七年冬季，始報大功戡定。嘉慶帝祭告裕陵，高宗陵。宣示中外，封額勒登保一等威勇侯，德楞泰一等繼勇侯，均世襲罔替，並加太子太保，授御前大臣，勒保封一等伯，明亮封一等男，確係因人楊遇春以下諸將，爵秩有差。

自此以後，裁汰營兵，遣散鄉勇，兵勇或無家可歸，或歸家不敷食用，又經發放恩餉，各官吏層層剋剋，七折八扣，煞是可惜。因此游兵冗勇，又糾衆戕官，出沒爲患。復經額德爾兩將帥，東勦西撫，忙了一年，事始大定。自教徒肇亂，師九載，所用兵費，竟至二萬萬兩，殺傷的教徒不下數十萬，清兵鄉勇的陣亡，五省良民的被難，且算不勝算。無從查考。和神之內，其足食乎？只這位嘉慶帝，當軍事緊急時，很是審慮周詳，勵精圖治，到西北平定，內外官吏，又是歌功

頌德，極力鋪張，嘉慶帝也道是功德及民，漸漸的驕侈起來。逸豫忘身，中主多半如此。慶賞萬壽，下嫁公主，挑選妃嬪，儀注都非常繁備，金銀也用了許多。

還有一樁賞罰倒置的事情，川楚陝平靖後，因地勢阻奧，增設營汛，陝西省中添了一個寧陝鎮，就用楊芳做了鎮臺，甯陝的地方，地險糧貴，當時創議的人，因例餉不足，兵用酌定，每月加給鹽米銀，每人五錢，三年遞減，次年屆期應減一錢，布政使朱勛，以未奉部文，並四錢也都停發，兵士大譁。會陝西提督楊遇春，方奉旨入覲，甯陝總兵楊芳調署提督，副將楊之震護甯陝鎮，將譁諜的兵士，不問曲直，統挈來笞杖一頓，一味蠻做。兵士愈加怨憤，內有兩個小頭目，都是姓陳，一名達順，一名先倫，居然糾衆抗命，殺死副將游擊，劫了庫中的銀兩，放出獄中的罪犯，趁勢大亂。時楊遇春尚未出境，朝旨即命他回勦，另簡成都將軍德楞泰爲欽差大臣，赴陝督師。遇春到方柴關，叛兵設伏以待，推蒲大芳爲首領，大芳驍桀善戰，竟將遇春圍住，官兵叛卒，互相認識，竟不肯聽遇春號令，紛紛四散。遇春止率親兵數十名，登山斷後，見大芳策馬而來，大聲叱道：「你何故造反？」大芳見是遇春，就下馬遙跪，哭訴營官剋餉的情形。遇春道：「營官剋餉，你可上訴，何苦做此大逆不道的勾當？」大芳道：「現在已處騎虎之勢，不能再下，須求大帥諒我。」言畢，起身徑去。還虧遇春平日恩信及人，不至被道。

是時楊芳亦馳來相救，遇春與他商議，楊芳道：「叛兵都經過百戰，並非一時烏合，若要除滅了他，很不容易。况官兵九載勤勞，瘡痍未復，又前時與叛兵多係同功一體，以兵攻兵，終無鬪志。聞叛首蒲大芳見了大帥，尚下馬

遙跪，卑鎮家屬，亦由大芳送至石泉。可見大芳雖叛，還有舊部情誼。卑鎮願親自出撫，若得大芳歸降，便可迎刃而解。一遇春喜甚，即命楊芳去撫大芳。到了大芳營前，敵矛林立，軍壘森嚴，楊芳的背後，有隨員數名，都嚇得戰戰兢兢，請楊芳折回。楊芳道：「天佑蒼生，我必不死。且爲國息兵，雖死何恨。汝等若果畏懼，不妨退還。讓我一人前去便了。」遂揚鞭獨進，直入大芳營。大芳忙出來迎見，楊芳向着大芳，慟哭失聲道：「我與汝等戮力數年，同患難，共生死，彷彿如家人骨肉一般，今朝兩下對壘，反同仇敵，我不忍見汝等身隕族滅，所以單騎前來，請你等先殺了我，免得見你慘禍。」蒲大芳等聽了這番言語，不由的不感激，便道：「我等小兵，安敢冒犯鎮台大人？大人真心相待，大芳也有天良，甯不知感。只朝廷未必肯赦前罪，奈何？」楊芳道：「你果誠心悔過，我當於欽差大人前，極力保免，要生同生，要死同死，要犯罪同犯罪，不使你等獨受災殃。」沈痛語，亦如拳語，安得不令大芳歎服。大芳到此，不禁涕零，即聲隨淚下道：「鎮台大人，真是我的生身父母。我若再自逆命，恐怕皇天也不容我呢。」已五體投地了。當下對衆人道：「大芳今日已悔前過，情願聽這位楊鎮台大人。楊鎮台令我活，我就活；楊鎮台要我死，我亦甘死。若兄弟們不以爲然，一既聽便。」大衆齊聲道：「願隨楊大人。」楊芳見叛兵都願就降，便道：「衆位都願相隨，乃是很好的了。但倡亂的人，曾在此處麼？」大芳道：「不在此處。」楊芳道：「這却不便赦他。他戕了官，劫了庫，破了賊，無法無天，若不照律究辦，還要什麼政府？」先寬待緊，可謂善於操縱。大芳道：「這都在大芳身上，請大人放心。」楊芳隨即回營。

過了兩日，大芳果誘縛陳先倫、陳達順二人，獻至清營，束手歸命。這次亂事，若非楊芳單騎招撫，以誠服人，眼見得叛兵四出，如火燎原，比川、楚、陝三省的教徒，還要利害幾倍呢。德楞泰將二陳磔死，其餘依了楊芳的議論，盡行赦宥，釋歸原伍。只奏摺上，却說是叛卒窮蹙乞命，把楊芳招撫事，攔起不提。

詎料嘉慶帝忽下嚴旨，說德楞泰寬縱專擅，竟要將他嚴譴。德楞泰急得沒法，又上了一篇奏章，誰在楊芳一人身上，德公尚且不德，何況別將。嘉慶帝遂將楊芳革職充戍，蒲大芳二百餘人，亦命隨楊芳發充伊犁，又密令伊犁將

軍松筠，將蒲大芳等誘誅。楊選春亦坐罪降爲總兵，德榜奏處罰罪輕，總算革職留任。後德榜奏調任陝西，勦平西鄉叛兵，賞還原職。德公也天良發現，密奏楊芳功，方將楊芳赦回，然已受侮不少了。忠而被謗，最堪憤慨。西北一帶，經

數次痛勦，已算無事，偏偏東南的海寇，又興起波，掀起浪來。海洋開禁，自康熙年間起頭，康熙帝嘗任用客卿，如西洋人湯若望、南懷仁等，俱命司曆務，外洋商船，得了內援，便在中國海濱互市，往來江浙閩粵間。乾隆末年，安南阮光平父子竊位據國，國庫中很是缺乏，他却想了個盜賊政策，招集沿海無賴，給他兵船，封他官爵，叫他在海中劫掠商船，充作國用。這種政策，到是特色。於是海寇日盛一日。嘉慶五年，海寇駕艇百餘艘，聚備台州，居然想上岸，

奪浙江定海鎮總兵李長庚，生長閩海，素識海中險要，且忠勇的了不得，是日聞警，帶領三鎮水師出口抵禦，巧值颶風徒起，雷雨大作，寇艇多半撞溺，有幾百個海寇避風上岸，被長庚提得一個不剩，當場審訊，內中有四個頭目，係是安南總兵，佩有安南王勅印。長庚大怒，把四人磔死，並行文安南，將勅印擲還。

會安南又有內亂，廣南王後裔阮福映，自暹羅入國，得暹人援助，恢復舊土，滅了新阮，方思聯絡清朝，遂一面聲明縱寇晦盜，係阮光平父子所爲，與己無涉，一面奉表入貢，求清冊封，乞仍以越南名國。嘉慶帝封他爲越南國王，令嚴杜海寇，阮福映遵教照辦，怎奈海寇已是不少，雖失了安南政府的保護，終究野心未戢，仍然出沒海上。就有兩個悍頭目，叫着蔡牽、朱潰，兼併羣盜，號令一方。蔡牽有百數十艇，朱潰也有百艇，把閩海作了根據，無論何國的商船，一出海洋，須要繳通行稅四百圓，進港加倍，就是賈路錢的別名。因此他二人竟做了海上富豪。又交通陸地會匪，使陰濟兵械，餉械充足，猖獗萬分，官兵都奈何他不得。

只一智勇深沈的李長庚，還好與他酣戰幾場，但長庚單知忠國，不善逢迎，不如是，不足爲忠臣。往往爲上司所忌，可恨可歎！嘉慶帝因長庚有功，擢他爲福建提督，閩督玉德，偏與長庚反對，奏稱長庚籍隸福建，須要回避，似乎名正言順。朝旨乃調任浙江。浙江巡撫阮元，係江蘇儀徵縣人，素擅文名，兼通武略，見了李長庚，談了一回勦寇事宜，甚

爲合意，遂大加賞識。權權權權長庚獻造船製礮兩策，阮撫臺一律採用，卽爲籌款十餘萬兩，交與長庚。天下無難事，總教現銀子。長庚得了這項巨款，就放着膽子，造起大船三十艘，名叫靈船，鑄就大礮四百尊，就各船配搭。乘風破浪，所向披靡，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等洋，擒住賊目張如茂等，兵威大振。嘉慶八年，蔡牽至定海，到普陀山進香，長庚探悉，將靈船一齊放出，四面掩擊。蔡牽不及防備，忙跳下小船，單舸逃去。餘外大艇多被長庚一陣礮彈，打得篷穿桅折，並傳令舟師追趕。

此時的蔡牽正如喪家犬、漏網之魚，逃至閩洋，又見靈船追至，據着上風，不能衝突，他連忙取了數萬銀子，遣人至閩督玉德處乞降。玉德見了銀子，好似蒼蠅見血，叮住不放，爲了此物，誤盡天下官吏。還管什麼真假，立飭興泉道慶徠赴海口招撫。蔡牽與慶徠約，如果許降，須令李長庚退兵回港，勿得窮追。慶徠飛報玉德，玉德飛飭李長庚回港。長庚明知蔡牽詐降，無如提督的位置，要受督撫節制，總督有命，不得違拗，未免落了幾點英雄淚，帶兵回港。

蔡牽恰慢慢兒修好橋樑，備好餼糧，揚帆遁去。暗地裏恰賄通奸商，替他製造巨艦，比靈船還要高大，只說載貨出洋。一出了口，便交與蔡牽。蔡牽得此巨艦，又縱橫海上，劫得臺灣米數千擔，接濟朱潰，與潰合勢，再犯温州。温州總兵胡振聲倉皇失措，領了一班不整不齊的水師，出去截擊，不值牽潰兩人一掃。非但全軍覆沒，連胡振聲亦溺斃水中。牽潰連艘八十餘，返馳入閩，中沒有一人敢上前抵敵。

嘉慶希聞悉情形，命長庚總統閩浙水師。長庚感恩圖報，令温州海壇二鎮爲左右翼，日夕操練。於嘉慶九年仲秋，向馬蹟洋出發。淨海無波，水天一色，正好行軍時候。兵行數十里，遙見前面有一海島，左右兩翼泊着敵船，帆檣矗立，簇隱如林，差不多一二百艘。長庚把令旗一揮，大小戰艦並行而進，看看敵船將近，令各艦隊齊放巨礮。蔡牽、朱潰也將戰船駛開，一字兒的排着，用礮還擊。霎時間煙霧迷濛，波飛浪立。長庚仔細一瞧，右邊是蔡牽戰船，左邊是朱潰戰船。他却把自己坐船直衝中心，轟的一礮，把敵陣中間的船篷打落半邊，那船向後倒退。長庚乘勢突入，

將敵陣衝作兩段。朱潰見陣勢已亂，率艦逃走。蔡牽勢成孤立，也轉舵前奔。長庚扯滿風篷，追殺過去，攔沈敵船二艘，並將蔡牽的坐船篷索，亦都擊斷，虧得蔡牽的船身高大，船篷雖壞，尚能馳駛，拼命逃了出去。長庚方傳令收兵。是年冬，敗朱潰於甲子洋。次年夏，又敗蔡牽於青龍港。蔡牽屢敗屢奮，索性聚船百餘艘，東犯臺灣，攻入鹿耳門。沈舟塞港，截阻官兵援應，並結連土匪萬餘人，圍攻府城，自稱鎮海王。全臺大震。閩督王德，飛報清廷。嘉慶帝忙飭成都將軍德楞泰、佩欽、差大臣關防，調四川兵三千赴勦，將軍賽冲阿爲副，令速出兵。

兩將軍尚未出境，李長庚已到臺灣。總是他捷足。他見鹿耳門已被塞住，尋出一條小港來，這港名叫安平港，可以直入府城，於是令總兵許松年、王得祿，駕了小舟，率兵潛入，自己守住南汕、北汕兩口，堵住蔡牽出路。蔡牽只道鹿耳門已經塞住，儘可向前進攻，誰料許松年、王得祿已從間道攻入。蔡牽急分兵抵禦，五戰都敗，失了三十多號小戰船，並黨羽千餘人。蔡牽料臺灣難下，急從北汕港遁走，將要出口，見口外有大艦數艘堵住，最高的艦上，立著一位大帥，手執威風凜凜，望將過去，不是別人，正是生平最怕的李長庚。蔡牽想上前衝突，後面的追兵又至，前後都用大礮轟擊，蔡牽管了前，不能管後，管了後，又不能管前，急得叫苦連天，投身無路。長庚下令道：「今日不擒蔡逆，更待何時？諸將士宜乘此努力。」這令一下，諸將士奮力前攻，巴不得立擒蔡牽。

怎奈將士固已齊心，老天偏不做美，一陣怪風，從海中掀起，波濤怒立，戰艦漂搖，官兵急切不能自主，被蔡牽奪路逃走。一出海外，遼廓無垠，長庚只率兵三千，那裏阻截得住？僅奪了十多號戰船。嘉慶帝還說他任賊遠颺，奪去翎頂，皇帝總沒良心。德楞泰等一律截回，長庚憤極，復率兵力勦，退至福甯岸上，無一卒夾擊。蔡牽朱潰復連合來攻。長庚猛力殺退，蔡牽又與朱潰分兵竄入浙海。只台州到定海，長庚尾追不捨，專擊牽舟，牽受創又遁，有旨賞還翎頂。長庚憤怒少舒。

不防浙撫阮公，丁憂去任，長庚慨然太息，與三鎮總兵商議道：「我自統領水師以來，全仗阮公幫助，稍得舒

展。今阮公又去，知我無人，看來是難望成功呢？」三鎮總兵道：「浙撫已去，閩督尚在，統帥何必憂慮？」長庚道：「不要提起這位閩督王公，我要造船，他說無銀；我要調軍，他說無兵。臺灣一役，我與諸君盡力截住蔡逆，雖是天公不公，起了颶風，被他走脫，然使王公出兵相助，這蔡逆已被我殺敗，狼狽萬狀，何患不能追擒？就令王公不願出兵，却肯預先給發銀兩，畀我造成大船，那時船身高大，究竟抵得住風潮，不妨衝風追襲。你看蔡逆的坐船，比我的坐船，要高五六尺，他在驚風駭浪中，尚能駕駛自如，我却不能，睜着眼由他逃去，真正可恨！」其將無功多被上臺掣肘之故，不獨李公爲然。三總兵聽到此語，也不禁忿恨起來，便一齊道：「統帥既要造船，某等願捐廉相助。」長庚道：「諸君美意，誠是可敬。但我亦早有此意，還恐王帥不允。」三總兵道：「且稟報王帥，再作計較。」長庚修好稟單，飭呈閩督，得了回批，果然說造船需時，朝廷有旨速勦，不便久待，毋得濡滯干咎。効功忌能，莫逾于此。長庚忙召三總兵，將回批與他瞧閱，三總兵憤憤道：「統帥本可專摺奏陳，何不詳報皇上呢？」長庚歎道：「我輩統是漢人，漢人十句話，不及滿人一句。朝廷總是信王帥，不信長庚，如何是好？」滿漢界限，區區早分。三總兵道：「今上聖明，或不至此，統帥總是奏陳爲是。」長庚不得已，便將平日情形，據實列奏嘉慶帝，果真聖明，把閩督王德韋職擊問，另命阿林保繼任閩督。

阿林保到任，長庚免不得到閩賀喜，阿林保置酒款待，席間敘起勦寇事，這位新總督阿公，撚着幾根鼠鬚，沈吟一回，已露奸象。隨笑嘻嘻的向長庚道：「大海捕魚，何時入網？我兄弟恰有一策，不知可用得否？」長庚道：「敢不請教。」我亦要請教。阿林保道：「海外遼闊，事無左證，李總統但斬了一會，卽說是蔡牽首級，報至我兄弟衙門，我兄弟便可飛章報捷，餘外的賊子，統歸善後辦理。照這樣處置，你受上賞，我亦得邀次功，比窮年累月的跋涉鯨波，徼倖萬一，豈不是較好麼？」原來如此。長庚不禁勃然道：「大帥叫長庚殺賊，長庚恰不怕死，久視海舶如廬舍，若照這樣捏詐虛報的辦法，長庚不敢開命。」阿林保道：「我也無非爲你打算，你一定要擒真蔡牽，兄弟也不便多管。」長

庚道：「長庚誓與賊同死，不與賊同生。」阿林保不待長庚言畢，便道：「算了！好好一個人，如何情願求死？要死何難？要死不難。」長庚至此，不能不死。長庚滿腹憤怒，只是不好發洩，勉強飲了幾杯，謝宴趨出。阿林保即密劾長庚，不到一月，彈章三上，不是說長庚恃才，就是說長庚怯戰，一心想置長庚於死地。小子敍說到此，也滿懷憤激，吟成一絕句道：

岳王功敗遭秦檜，道濟名高嫉義康。自古忠奸不兩立，但憑人主慎端詳。

未知嘉慶帝如何發落，且待下回再敍。

康熙以後，已乏鍊達之滿員，而滿漢畛域，反日甚一日。蓋滿員漸成無用，內而政務，外而邊事，多仗漢人贊助，相形之下，未免細由愧生妒，由妒生忌。於是漢員立功往往為滿員所側目，不加殘害不止。張廣泗、柴大紀等事，見於乾隆朝。楊芳、充戍，李長庚殉難，見於嘉慶朝。後人或目為專制之毒，實則不僅專制而已。漢人十語不及滿人一語，即為本回中眼目。德楞泰已負揚芳，後且求如德楞泰者，尚不可得，此漢滿之所以終成水火也。

第四十六回 兩軍門復讎慰英魂 八卦教煽亂鬧皇城

却說嘉慶帝連得阿林保密疏，也未免疑惑起來，只因前時阮元等人，都極力保薦李長庚，且海上戰功，亦惟長庚居多，半信半疑，暫且留中不發，密令浙撫清安泰查覆。清安泰雖不及阮元，恰不是阿林保的糊塗，但看他覆奏一本的文詞，已略見一斑了。大旨說道：

長庚熟海島形勢，風雲沙線，每戰自持柁，老於操舟者不能及；且忘身殉國，兩載在外，過門不入，以捐造船械，傾其家資，所俘獲盡以賞功，故士爭効死，且身先士卒，屢冒危險，八月中勦賊漁山，圍攻蔡逆，火器雨下，身受

多創，將士亦傷百有四十人，塵戰不退，故賊中有「不畏千萬兵，只畏李長庚」之語。惟海艘越二三旬，即須燻洗，否則苔粘鑿結，駕駛不靈，其收港並非逗遛。且海中勦賊，全憑風力，風勢不順，雖隔數十里，旬日尚不能到也。是故海上之兵，無風不戰，大雨不戰，逆風逆潮不戰，陰雨濛濛不戰，日晚夜黑不戰，颶期將至，沙路不熟，賊衆我寡，前無泊地，皆不戰。及其戰也，勇力無所施，全以大礮相轟擊，船身簸蕩，中者幾何？我順風而逐，賊亦順風而逃，無伏可設，無險可扼，必以鉤鏃去其皮網。以大礮壞其陀牙篷胎，使船傷行遲，我師環而攻之，賊窮投海，然後獲其二三船，而餘船已飄而遠矣。賊往來三省，數千里皆沿海內洋，其外洋瀕瀚，則無船可掠，無喫可依，從不敢往。惟遇勦急時，始間以爲遁逃之地，倘日色西沈，賊直竄外洋，我師冒險無益，勢必回帆收港，而賊又道誅矣。且船在大海中，浪起如升天，落如墜地，一物不固，即有覆溺之憂，每遇大風，一舟折桅，全軍失色，雖賊在垂獲，亦必舍而收泊，易桅竣工，賊已遠遁，數日追及，桅壞復然，故嘗累月不獲一賊。夫船者，官兵之城郭營壘，車馬也。船誠得力，以戰則勇，以守則固，以迫則速，以衝則堅。今浙省兵船，皆長庚督造，頗能如式。惟兵船有定制，而閩省商船無定制，一報被劫，則商船卽爲敵船，愈高大，多礮多糧，則愈足齎寇。近日長庚勦賊，使諸鎮之兵，隔斷賊黨之船，但以隔斷爲功，不以擒獲爲功，而長庚自以己兵專注，蔡逆坐船圍攻，賊行與行，賊止與止，無如賊船愈大，礮愈多，是以兵士明知盜船貨財充足，而不能爲擒賊擒王之計。且水陸兵餉，例止發三月，海洋路遠，往返稽時，而事機之來，間不容髮，遲之一日，雖勞費經年，不足追其前效，此皆已往之積弊也。非盡矯從前之失，不能收將來之效，非使賊盡失其所長，亦無由攻其所短，則岸奸濟賊之禁，尤宜兩省合力，乃可期效。謹奏。

這篇奏牘，說得剴切真摯，把李長庚一生經濟，及海上交戰情形，統包括在內。確是前清奏牘中罕見之作。嘉慶帝覽了此奏，方悉阿林保妒功情狀，下旨切責。略說：「阿林保甫蒞任旬月，專以去長庚爲事，倘朕誤聽讒言，豈非自殺良將？嗣後勦賊事宜，責成長庚一人，阿林保不得掣肘。若再忘功誣劾，玉德就是前車之鑑。」諭旨也算嚴切，無如巨

奸未去，忠臣總無安日。並飭造大梭船三十艘，未成以前，先僱大商船助勦。阿林保見彈効無效，反遭詰責，氣得暴跳如雷，獨自一人亂叫道：「有我無長庚，有長庚無我，我總要他死。他死了，方出我胸中的氣。」遂飛檄催戰。

原來清廷定例，總督多兼兵部尚書職銜，全省水陸各軍，統歸節制。長庚雖總統水師，不能不受阿林保命令。長庚方思修理船隻，整備軍械，爲大舉出洋的計劃，那阿林保的催戰文書，三日一道，五日兩道，長庚休戰不到一月，他恰下了十數道檄文。桑禮用十二金牌，促岳武穆班師，阿林保恰用十數道檄文，促李忠毅出師，行迹不同，用心則一。長庚歎道：「我不死在海賊手裏，也難逃奸臣計中，看來不如與賊同死罷！」遂召集諸將，剋日出師，一面修好家書，寄與夫人吳氏，內說：「以身許國，不能顧家。」並將落齒數枚，一同緘固，着人送回家中。這次出發，憑着一股怒氣，駛船出港。敵船見長庚出來，望風趨避，都逃至粵海中。長庚追至竿塘，方尋着敵船數隻，接連放礮，擊壞敵船兩艘，活擒盜目一名，係是蔡牽姪兒，名叫天來。蔡牽因長庚至粵，復北航至浙，長庚也追到浙江，到温州海面，把他擊敗。他又自浙竄粵，自粵竄閩，盤旋海上，長庚只是不捨，遇着了，他便首先衝陣，不管死活，與他爭戰，弄得蔡牽走頭無路，連敗數次。

嘉慶十二年，命總兵許松年等擊朱潰，自率精兵專勦蔡牽。朱潰被許松年擊敗，勢已窮蹙，長庚亦連敗蔡牽數陣，蔡牽只剩得海船三艘，長庚擬一鼓殲敵，檄福建水師提督張見陸一同窮追。蔡牽逃至黑水洋，長庚率水師追及，蔡牽逃無可逃，與長庚決一死戰。長庚親自擂鼓督衆圍攻，約戰了兩個時辰，牽船上的風帆，觸着彈子，霎時破裂。長庚令兵士乘勢縱火，直逼牽船後艙，火勢炎炎，燔及牽船，兵士各握着兵器，想隨着火勢，撲將過去。猛聽得蔡牽船後一聲礮發，彈丸穿入長庚船中，兵士向後一顧，見統帥長庚已跌倒在船板上，連忙施救，咽喉中已鮮血直流，無可救藥。阿林保聞報，必得意非凡。軍中失了主帥，自然慌亂。本來張見陸跟着後面，不妨過船代督，士卒少持半日，即可殲賊，誰知他是阿林保心腹，不愁蔡牽生，但願長庚死。當下便引船徑退，衆兵船亦相率退駛。蔡牽帶了殘船三艘，竟遁安南。這信傳達京師，嘉慶帝大爲震悼，何益？特旨追封壯烈伯，賜諡忠毅，飭地方官妥爲保護，送柩

回籍，俾立專祠。已都死了，特恩何用？隨命長庚裨將王得祿、邱良功二人，升任提督，分率長庚舊部，叫他同心敵愾，爲長庚報讎。

是時蔡牽、朱潰，俱已勢衰力竭，閩督又改任方維甸，浙撫又重任阮元，軍機大臣復換了戴衢亨，將相協力，內外一心，殲除這垂亡小醜，自然容易得很。許松年在閩海擊斃朱潰，潰弟朱滉，率衆乞降。王、邱二提督，聞松年已立大功，自己恐落人後，隨慷慨誓師，決擒蔡牽。蔡牽已招集殘衆，再入閩浙海面，直到定海的漁山，二提督躡蹤追勦，乘着上風，奮呼轟擊，轉戰至綠水洋，天已昏黑，縱火燒賊舟，不想風浪大起，蔡牽復乘浪脫走。二提督憤極，當晚商議，邱良功對王得祿道：「前日臨行時，撫帥阮公曾教我等分船隔攻，專注蔡逆，明日要擒蔡牽，須用此策。」王得祿道：「此計甚好。」一次晨復出師窮追，蔡牽一見即逃，駛出黑水洋，邱良功趕忙追上，令艦隊各自分堵，自己坐的船與蔡牽坐船並列，專攻蔡牽。王得祿坐船亦至，與邱良功船並列，接應邱良功。兩下裏誓死猛撲，煙硝蔽天，忽良功坐船上的風篷與蔡牽坐船上的風篷，結成一塊，蔡衆持着長矛，將良功的風篷批毀，復用旋札住良功坐船。良功大喝一聲，執了雪亮的寶刀，去劈敵旋，說時遲，那時快，敵衆的長矛，已刺入良功脚上，血流如注。良功部下見主帥受傷，毀旋脫出。蔡牽正思逃走，王得祿又揮衆直上，彈如貫珠，蔡牽仍誓死抵拒，戰至日暮，牽船中彈丸已盡，待別舟相援，又被閩浙二軍隔住，自顧不暇。王得祿料敵勢已蹙，縱火焚牽船尾樓，忽身上中了數顆炮彈，雖覺得疼痛，却沒有彈丸的猛烈，仔細一瞧，並不是彈丸，那是外洋通用的銀圓，得祿大呼道：「賊船內彈藥已完，打過來統是銀圓，不能傷人。」軍士替我盡力向前，擒渠受賞。」軍士一看，果見船板上，銀圓爆入不少，頓時膽子愈壯，氣力愈大，一面放火，一面用槍矛鉤斷牽船篷桅，牽知無救，遂首尾舉礮，將坐船自裂，連人連船，沈落海中，積年逋寇，逃入龍王宮裏去躲避，餘黨大半乞降。王得祿、邱良功收兵而回，忙用紅旂報捷，詔封王得祿二等子，邱良功二等男。於是閩浙二洋，巨盜皆滅。若敘首功，當推李長庚第一，阮元爲次。粵洋尚存幾個艇盜，被粵督百齡嚴斷接濟，飭兵搜勦，弄

得個窮蹙，情願投誠乞命，盜亦平。

嘉慶帝內懲教匪，外懲海盜，遂下旨嚴禁西洋人刻書傳教，適粵民陳若望，私代西洋人德天賜，遞送書信地圖，事發被擊，下刑部訊鞫，究出傳教習教多人，遂把德天賜充發熱河，幽禁類魯特營房，陳若望充發伊犁，給類魯特人爲奴，傳教習教一千人犯，亦照例充配。過了數年，西洋人蘭月旺，又潛入湖北傳教，被未陽縣查悉，將他獲住，解入省中，報聞刑部，又照律治罪，處以絞決，教案萌芽。

這時候，英吉利人屢乞通商，亦奉旨批斥，忽廣東沿海的澳門島外，來英艦十三艘，艦長叫作度路利，投書粵督，聲明願協助海寇，只求通商爲報。粵督吳熊光，以海寇漸平，抗詞拒絕，英艦仍逗留未去，反入澳門登岸，分據各砲臺。熊光據事奏聞，有旨責熊光辦理遲延，革職留任。並說：「英艦如再抗延，當出兵勦辦。」熊光通知英將，英將乃起旋回國。五口通商之朕光。

已而英國復遣使臣墨爾斯，直入京師，與政府直接交涉，願結通商條約，清廷迫他行跪拜禮，他恰不從，當即驅逐回國。英人未識內情，暫時罷手，清廷還道是威震五洲，莫余敢侮。夜郎自大。慶慶帝方西幸五臺，北狩木蘭，消遣這千金難買的歲月，到嘉慶十六年，彗星現西北方，欽天監奏言星象主兵，應預先防備，嘉慶帝復問星象應在何時，經欽天監細細查核，應在十八年閏八月中，應將十八年閏八月，移改作十九年閏二月，或可消弭星變。天道遠人道邇，徒將閏月移改，難道便可弭變麼。嘉慶帝准奏，又詔百官修省，百官爲重君爲輕，也是當時規例。這等百官，多是麻木不仁的人物，今朝一慌，明朝沒事，就罷了。

忽忽間已是二年，嘉慶帝也忘了前事。七月下旬，秋狩木蘭，啓鑾而去，不想宮廷裏面，竟鬧出一件大禍祟來。原來南京一帶，有一種亡命之徒，立起一個教會，叫作天理教，亦名八卦教，大略與白蓮教相似，號召黨羽，徧布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各省內，中有兩個教首：一個是林清，傳教直隸；一個是李文成，傳教河南。他兩人內外勾結，一心

思想謀富貴，做皇帝，眼目。聞得欽天監有星象主兵，移改閏月的事情，便議乘間起事，捏造了兩句讖語，說是：「二八中秋，黃花落地。清朝最怕閏八月，天數難逃，移改也是無益。」這幾句話兒，哄動愚民，很是容易。又兼直隸省適遇旱災，流民雜沓，聚嘯成羣，林清就勢召集，並費了幾萬銀子，賈通內監劉金、高廣福、閻進喜等作為內應。京中發難，比外省尤為利害，我為嘉慶帝捏一把汗。一面密召李文成作為外援。

文成到京兩次，約定九月十五日起事，就是欽天監原定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十五日。但天下事若要不知，除非不為。林李兩人密幹的謀畫，只道人不知，鬼不覺，誰料到滑縣知縣強克捷，竟探聞這種消息，飛速遣人密稟巡撫高杞、德輝知府郎錦麒，請速發兵掩捕。那高撫臺與郎知府，疑他輕事重報，擱過一邊。克捷急的不得，申詳兩回，只是不應。

克捷暗想：「李文成是本縣人氏，他蓄謀不軌，將來發洩，朝廷總說我不先防備。撫臺府憲，今朝不肯發兵，事到臨頭，也必將我問罪，那個肯把我的詳文宣布出來？我遲早終是一死，還是先發制人為妙。就使死了，也是為國而死，死了一個我，保全國家百姓不少。」好一個知縣官。主見已定，待到天晚，密傳衙役人衆，齊集縣署聽差。衙役等聞命，當即趕到縣衙，強克捷已經坐堂，見衙役稟到，便吩咐道：「本官要出衙辦事，你等須隨我前去，巡夜的燈籠，擊人的傢伙，統要備齊，不得遲誤。」衙役不敢怠慢，當即取出鐵索、腳鐐等件，伺候強克捷上轎出衙。

克捷禁他吆喝，靜悄悄的前行，走東轉西，都由強克捷親自指點。行到一個僻靜地方，見有房屋一所，克捷叫轎夫停住，轎夫遵命停下。克捷出了轎，分一半衙役，守住前後門，衙役莫明其妙，只得照行。有兩三個與李文成素通聲氣，也不敢多嘴。還有一半衙役，由克捷帶領，敲門而入。李文成正在內室，夜餐方畢，聞報縣官親到，也疑是風聲洩漏，不敢出來。克捷直入內室，文成一時不能逃避，反儼然裝出沒事模樣。強克捷原是精細，李文成成恰也了得。克捷喝聲擊住，衙役提起鐵鍊，套入文成頸上，拖曳回衙。

克捷即坐堂審問，文成笑道：「老爺要擊人，也須有些證據，我文成並不犯法，如何平空被擊？」克捷拍案道：「你私結教會，謀爲不軌，本縣已訪得確確鑿鑿，你還敢抵賴麼？好好實招，免受重刑！」文成道：「叫我招什麼？」克捷道：「你敢膽大妄爲，不用刑，想也不肯吐實！」便喝令衙役用刑。衙役應聲，把火棍碰的擲在地上，拖倒文成，脫去鞋襪，套上夾棍，恁你一收一緊，文成只咬定牙關，連半個字都不說。強克捷道：「不招再收！」文成仍是不招。克捷道：「好一個大盜，你在本縣手中，休想活命！」吩咐衙役收夾加敲，連敲幾下，刮的一聲，把文成腳脛爆斷，文成暈了過去，當由衙役稟知，克捷令將冷水噴醒，釘錄收禁。

克捷總道他腳脛已斷，急切不能逃走，待慢慢兒的設法訊供，怎奈文成的黨羽，約有數千人，聞得首領被捉，便想出劫獄戕官的法子。於九月初七日，聚衆三千，直入滑城，滑城縣署，只有幾個快班皂役，並沒有精兵健將，這三千人一擁到署，衙役都逃得精光，只剩強克捷一門家小，無處投奔，被三千人一陣亂剝，血肉模糊，都歸冥府。是清宮內的督死鬼。亂衆已將縣官殺死，忙破了獄，救出李文成。文成道：「直隸的林首領，約我於十五日到京，援應，今番鬧了起來，前途必有官阻攔，一時不能前進，定然誤了林大哥原約，奈何奈何？」衆黨羽道：「我等聞兄長被捉，趕緊來救，沒有工夫計及後事，如今想來，確是太鹵了。」文成道：「這也難怪，兄弟們可恨這個強克捷，誤我大事，我的腳脛又被他敲斷，不能行動，現在只有勞兄弟們分頭幹事，若要入都，恐怕來不及了。林大哥，我負了你呢。」當下衆教徒議分路入犯，一路攻山東，一路攻直隸，留文成守滑養病。

嘉慶帝在木蘭聞警，用六百里加緊諭旨，命直隸總督溫承惠、山東巡撫同興、河南巡撫高杞，迅速合勦，並飭沿河諸將弁，嚴密防堵。這旨一下，眼見得李文成黨羽，不能越過黃河，只山東的曹州定陶金鄉二縣，直隸的東垣長明二縣，從前只散布教徒，先後響應，戕官據城，餘外防守嚴密，不能下手。京內的林清，恰眼巴巴望文成入援，等到九月十四日，尚無音信，不知是什麼緣故，焦急萬分。他的拜盟弟兄曹福昌道：「李首領今日不到，已是誤期，我

聲勢孤援絕，不便舉動。好在嘉慶帝將要回來，聞這班混帳王大臣，統要出去迎駕，這時朝內空虛，李首領也可到京內外夾攻，定可成功。」林清道：「嘉慶回京，應在何日？」曹福昌道：「我已探聽明白，一班王大臣，於十七日出去接駕。」林清道：「二八中秋，已有定約，怎好改期？」曹福昌道：「這是杜撰的謠言，那裏能夠作准？」林清道：「無論准與不准，我總不能食言，大家果齊心幹去，自然會成功的。」強盜也講信實。他口中雖這般說，心中到也有些怕懼，先差他黨羽二百人，藏好兵器，於次日混入內城，自己恰在黃村暫住，靜聽成敗。

這二百個教徒，混入城內，便在紫禁城外面的酒店中，飲酒吃飯，專等內應。坐到傍晚，見有兩人進來，與衆人打了一個暗號，衆人一瞧，乃是太監劉全、高廣福，不覺喜形於色，就起身跟了出去，到店外分頭行走。一百人跟了劉全，攻東華門，一百人跟了高廣福，攻西華門，大家統是白布包頭，鼓噪而入。東華門的護軍侍衛，見有匪徒入內，忙即格拒，把匪徒驅出門外，關好了門。西華門不及防禦，竟被教徒衝進。反關拒絕禁軍，一路趨入，曲折盤旋，不辨東西南北，巧箇闖進喜出來接應，叫他認定西邊，殺入大內，並用手指定方向，引了幾步。進喜本是賊膽心虛，匆匆自去。這班教徒向西急進，滿望立入宮中，殺個爽快，奪個淨盡，奈途中多是層樓傑閣，擋住去路，免不得左右旋繞，兩轉三轉，又迷住去路。遙見前面有一所房屋，高大的很，疑是大內，遂一齊撲上，斬關進去，裏面沒有什麼人物，只有書架幾百箱，教徒忙即退出，用火把向門上一望，扁額乃是文穎館，復從右首攻進，仍然寂靜無聲，也是列箱數百具，一律鎖好，用刀劈開，箱中統是衣服。又轉身出來，再看門上的扁額，乃是尙衣監，寫出昏瞶形，狀真是縹緲好辭。不由的焦躁起來，索性分頭亂闖，有幾個闖到隆宗門，門已關得緊閉，有幾個闖到養心門，門亦關好。內中有一頭目道：「這般亂撞，何時得入大內？看我爬牆進去，你等隨後進來，這牆內定是皇宮呢。」言畢，即手執一面大白旗，揉升而上，正要爬上牆頭，牆內爆出彈丸，正中這人咽喉，哎的一聲，墜落牆下去了。正是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不亡清，甯令猖狂。

畢竟牆內的彈丸。是何人放的？待小子下回表明。

海寇勦平，未幾即有天理教之變，內亂相尋，消其衰矣。要之皆內外酣嬉，用人未慎之故。闕有玉德阿林保，於是蔡榮朱漢，擾攘海上數年，良將如李長庚，被迫而死。迨疆吏得人，內廷易相，王邱二提督，即以蕩平海寇聞。迨教徒隱伏直豫，溫承惠高杞等，又皆漫無覺察，尸位素餐，強克捷既已密詳高杞，尙不之應，微克捷之首，向李文成，則屆期發難，內外勾通，清宮尙有幸乎然。克捷被戕，高杞蒙賞，死者有知，寧能瞑目？以視李長庚事，不平尤甚。且煌煌宮禁，一任奄豎之受賄通匪，直至斬關而進，尙未識叛黨之由來，吾不識滿廷大吏，所司何事？嘉慶帝西巡北幸，方自鳴得意，而抑知變患生於肘腋，十戈伏於齋牆，一經爆發，幾至傾家亡國，其禍固若是其酷也。展卷讀之，令人感慨不置。

第四十七回 聞警回鑾下詔罪己 護喪嗣統邊報驚心

却說教徒中彈墜下，放彈的人，是皇次子蘇甯。皇次子時在上書房，忽聞外面喊聲緊急，忙問何事？內侍也未識情由，出外探視，方知有匪徒攻入禁城，三脚兩步的回報。皇次子道：「這還了得！快取撒袋烏銃腰刀來！」內侍忙取出呈上。皇次子佩了撒袋，挂了腰刀，手執烏銃，帶了內侍到養心門。貝勒蘇志，亦隨着後面，皇次子命內侍布好梯子，聯步上梯，把頭向外一瞧，正值匪徒爬牆上來，皇次子將彈藥裝入銃內，隨手一捺，彈藥爆出，把這執旗爬牆的人，打落地上，眼見得不能活了一個。墜下又有兩個想爬上來，皇次子再發一銃，打死一個。貝勒蘇志，也開了一銃，打死一個。餘衆方不敢爬牆，只在牆外亂噪，打死一兩個人，便見辟易，這等教徒，實是沒用。齊聲道：「快放火！快放火！」大家走到隆宗門前，放起火來。皇次子頗覺着急，忽見電光一閃，雷聲隆隆，大雨隨聲而下，把火一齊撲滅。有幾個匪徒，想轉身逃去，天色昏黑，不辨高低，失足跌入御河。當時內侍來報，說是大雷擊死，皇次子方纔放心。

此時留守王大臣，已帶兵入衛，一陣搜勦，擒住六七十名，當場訊問，供稱由內監劉金高廣福闖進喜宮，引入宮中，自后妃以下，都已嚇得發抖，及聞賊已淨盡，始改涕爲歡。嘉慶帝接到皇次子稟報，立封皇次子爲智親王，每年加給俸銀一萬二千兩，縣志加封邵王，每年加給俸銀一千兩，並下罪己詔道：

朕以涼德，仰承皇考付託，兢兢業業，十有八年，不敢暇豫。卽位之初，白蓮教煽亂四省，黎民遭劫，慘不忍言。命將出師，八年始定。方期與我赤子，永樂昇平。忽於九月初六日，河南滑縣，又起天理教匪，由直隸長垣，至山東曹縣，亟命總督溫承惠率兵勦辦。然此事究在千里之外，猝於九月十五日，變生肘腋，禍起蕭牆，天理教匪七、餘衆犯禁門，入大內，有執旗上牆三賊，欲入養心門，朕之皇次子親執烏槍，連斃二賊，貝勒縣志，續擊一賊，始行退下。大內平定，實皇次子之力也。隆宗門外諸王大臣，督率烏槍兵，竭二日一夜之力，勦捕搜擊淨盡矣。我大清國一百七十年以來，定鼎燕京，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愛民如子，聖德仁心，奚能縷述。朕雖未能仰紹愛民之實政，亦無害民之虐事，突遭此變，實不可解。總緣德涼愆積，惟自責耳。然變起一時，禍積有日，當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實中外之所同。朕雖再三告誡，奈諸臣未能領會，悠悠爲政，以致釀成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較之明季，梃擊一案，何啻倍蓰。言念及此，不忍再言。予惟返躬修省，改過正心，上答天慈，下釋民怨。諸臣若願爲大清國之忠良，則當赤心爲國，竭力盡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則當挂冠致仕，了此殘生，切勿尸祿保位，益增朕罪。筆隨淚灑，通諭知之。

這次禁城平亂，除皇次子及貝勒縣志外，要算儀親王永璇，成親王永瑋，最爲出力。兩親王都是嘉慶帝的阿哥，嘉慶帝對待兄弟，頗稱和睦，不像那先祖的薄情，所以平日儀成兩邸，很有點勢力。此次留守禁城，督勦教匪，又蒙嘉獎，將所有未經開復的處分，一概豁免。革步軍統領吉綸，及左翼總兵玉麟職，命尙書托津、英和回京，查辦餘

逆，飭陝西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督兵飛勦河南，然後從白澗回鑾。

托津英和到了黃村，聞教首林清已經擒住，趕即進京。自九月十五日起，至十九日，雷電不絕，風霾交作，鎮日裏塵霧蔽天，晝夜差不多的光景，因此京城裏面人心恐慌，謠言四起，虧得托津英和等已經到京，方曉得鑾輿無恙，到嘉慶帝回宮，遂漸漸鎮定。都是巡幸的滋味。二十三日，嘉慶帝親御瀛臺，訊明教首林清，及通匪諸太監，證供屬實，均令凌遲處死，傳首畿內。

是時李文成脛疾未愈，不能遠出，衆教徒又爲官兵所阻，只聚集道口鎮。欽差大臣那彥成，偕提督楊遇春，率兵至衛輝府。遇春向來英勇，即日帶親兵數十名，由運河西進，直至道口，遇着教徒一隊，約有數千人，當即大呼突擊，策馬先驅。教徒見他黑旗遠揚，知是楊家軍，先已驚慌得很，紛紛渡河遁回。遇春追過了河，擒斬教徒二百多名，方擬回營檢點親兵，尙少二人，復衝入敵隊，奪還二屍，始暫歸北岸，待那彥成到來，一齊進兵。

不想等了兩日，那欽差竟不見到，原來那彥成到了衛輝，本想即日進兵，因接高撫臺來文，內說教徒勢大，未免也有些膽怯，高把自己膽怯，還要去嚇別人。擬俟調山西甘肅吉林索綸兵來助，然後進戰。遇春是個參贊，拘不過大帥，只得日日等着，虧得嘉慶帝聞知消息，嚴促那彥成進兵，方不敢違慢，馳至軍營。

楊遇春進攻道口鎮，教徒出營探望，瞧見楊家軍又至，齊聲叫道：「不好了！不好了！髡將軍又來了！」遇春年已將老，頰下多髯，因此教徒稱他作髡將軍。髡將軍一到，教徒棄營而遁。一邊逃，一邊追，那欽差又渡河策應，克復桃源進圍滑城。

忽探馬來報，尙書托津，已平定直隸教匪，所帶的索綸兵，已奉旨來助勦滑城了。接連又有人報道：「山東的教匪，也被驅運使劉清勦殺淨盡。」那彥成向楊遇春道：「直隸山東統歸平靖，只河南未平，滑縣又是古滑州舊址，城堅土厚，一時不能攻下，奈何？」遇春道：「劉清文吏，尙建奇功，參贊受國厚恩，誓破此城，擒這賊首。」那彥成

道：「劉清向稱劉青天，不特能文，兼且能武，真不愧本朝名臣。老兄亦是本朝人傑，成功願在目前，不必着急。」
且願得激將之法。

正談論間，索倫兵已到，由那彥成召入，命隨楊遇春攻城。遇春督兵開礮，彈丸迭發，打破城牆外面，中間恰是不動，反把彈丸顆顆裹住；經過春仔細察看，方知牆土裹沙，礮遇上則入，遇沙則止，所以不能洞穿。遇春連攻數日，總不能破，又用了掘隧灌水的計策，亦被守兵察覺，統歸無效。是時楊芳仍任總兵，也在營中，便獻計道：「這城堅固難下，若要攻入，必須多費時日，愚意不如三面圍攻，留出北門，待他出走，掩殺過去，方可得手。」遇春依計，便將北門留出不攻。果然這日黃昏，桃源賊首劉國明，從北門潛入，護李文成出城，將西走太行山，爲流寇計。楊芳連忙追擊，文成走入輝縣山，據住司寨，經楊芳奮勇殺入，正在亂剝亂斫的時候，猛見裏面火光衝起，直透雲霄，教徒統已四散。由楊芳馳入寨中，撲滅了火，撥出文成屍首，已是烏焦巴弓，當下收兵回到滑城。滑城尚未攻入，楊芳佯向北門築柵，似乎要四面兜圍，守兵專力攻禦，他却到西南角上，暗掘舊隧，裝滿火藥，等到夜半，令官兵退下三里，甲騎以待，自率親卒燃着藥綫，引入地道，藥性暴發，宛似天崩地陷，把城牆轟坍二十多丈，磚石上騰，屍骸飛擲，官兵爭先奪城，蟻附而入。守城首領牛亮臣、徐安國等，巷戰許久，都就擒獲，檻獻京師，磔死。滑縣平定，天理教徒悉數殄滅，那彥成得督封三等子，授太子太保，楊遇春三等男，楊芳、劉清等，賞賚有差。強克捷首發逆謀，爲賊所害，賜諡忠烈，世襲輕車都尉，飭於滑縣及原籍韓城建立專祠。

那彥成擬請入覲，朝旨命移勦陝西三才峽賊。三才峽賊，多是木商夫役，歲饑停工掠食，地方官下令捕緝，他即推了萬二爲首領，糾衆抗命。巡撫朱勳、張皇入告，託詞教匪作亂，因此朝命那彥成迅速赴勦。及那彥成到陝，這萬二的小醜，已由總兵祝廷彪、吳廷剛兩人破滅掉了。此後各地亂民，亦時思蠢動。江西百姓胡秉輝，買得殘書一本，內有陣圖及俚語，假稱天書，擁朱毛僞爲首領，居然設立國號，叫作後明。適阮元調任贛撫，率兵密捕，把朱毛

但胡秉輝等一齊捉住，首犯凌遲，從犯斬決。安徽百姓方榮升，偽造匿名揭帖，上印九龍木戳，散布大江南北，江督百齡多方偵探，竟得首從主名，拿到百數十人，先後正法。雲南邊外夷民高羅衣，聚衆萬人，劫掠江外土司，自稱窩泥王，被滇督百齡擊破，羅衣走死。從子高老五，又襲稱王號。渡江攻臨安府，又由百齡派兵擒獲，立即正法。雖是齊之疾，總非承平之兆。

到嘉慶二十五年，嘉慶帝閒着無事，循例秋獵木蘭，親王貝勒，免不得出去扈駕。不意嘉慶帝到木蘭後，駐蹕避暑山莊，竟生了一種頭痛發熱的病，起初總道偶冒暑氣，不足爲患，仍然照常治事。嗣後日日加重，竟爾大漸。召御前大臣賽沖阿，索特那木多布齊，軍機大臣托津，戴均元，盧蔭溥，文孚，內務府大臣禱恩和世泰，恭擬遺詔。嘉慶帝回光返照，心中尙是清楚，傳示諸大臣，說於嘉慶四年，已遵守家法，密立次子縣甯爲皇太子，現在隨蹕至此，着卽傳位於皇太子縣甯，卽皇帝位。未幾駕崩，皇次子智親王，稽顙大慟，擗踊無算，當命御前侍衛吉倫，馳驛回京，請母后安，尊母后鈕祜祿氏爲皇太后，封弟惇郡王縣愷爲惇親王，縣愉爲惠郡王，縣忻已封瑞親王，無從加封，仍從舊稱。皇太后懿旨，傳諭留京王大臣，馳寄皇次子，卽正大位。皇次子因梓宮未回，命卽起程，奉梓宮回京，方行卽位禮。八月中旬，梓宮至京師，奉安乾清宮，皇次子始卽帝位於太和殿，頒詔天下，以明年爲道光元年，是爲宣宗，尊諡大行皇帝爲仁宗睿皇帝，卜葬昌陵。

道光帝卽位數日，想起自己的名字，上一字與兄弟相同，若要避諱，未免不便，遂改「縣」爲「旻」，一叫作旻甯。旻甯二字，飭臣民不得妄寫，縣字不諱。專從小節上着想，道光帝行館可知。他又念着乾隆嘉慶兩朝，東征西討，南巡北幸，把庫款用盡，只好格外儉省，把宮中需用的銀兩，省而又省，自己服食一切，也比從前的皇帝，減下若干。后妃以下，統教他屏去繁華，概從樸實。宮娥彩女，又放了許多出宮。且命親王貝勒等，務從節儉，不得廣納姬妾，任意揮霍。用意頗善，可惜不知大體。朝上一班王大臣，揣摩迎合，上朝的時候，格外裝出節儉的樣子，朝冠朝服，多半敝舊。道光帝

瞧着，頗也喜懽，誰知他退朝回府，仍舊是錦衣美食，居移氣，養移體。

還有一個豫親王裕興，酗酒漁色，竟鬧出一樁風化案來。豫邸中有一使女，名叫寅格，年方二八，楚楚動人，裕興看上了他，時常向他調戲，他却懷着玉潔冰清的烈志，始終不肯順從。落花有意，流水無情，惹得裕興懊惱，情急計生，趁着大行皇帝几筵前行大祭禮，親王貝勒及福晉命婦，統去磕頭，他也不能不去。按班排列，輪着了，他匆匆忙忙的行過了禮，趕即乘車先回。別人還道他染着急病，誰知他的病證，不是什麼受寒冒暑，乃是一種單思病。到了邸中，不叫別人，只叫那心上人兒寅格。寅格不知何故，忙即趨入，裕興哄他跟入內室，將門關住。寅格方慌張起來，裕興道：「你也不必慌張，今日不由你不從。」隨手去扯寅格，急得寅格臉色通紅，只說「王爺動不得」五字。裕興見他紅生兩頰，愈覺可愛，色膽如天，還管什麼主僕名義，竟將他推倒炕上，不由分說，亂褪下衣。寅格極力掙拒，怎奈窈窕女兒，不敵裕興的蠻力，霎時間，被裕興剝得一絲不掛，恣意輕薄，約過了一個時辰，方纔歇手。既要磕老頭，又要磕小頭，裕興此日也忙極了。寅格負着氣，忍着痛，開門走出，回入自己房中，越想越羞，越羞越恨，哭了一會，聞得外面一片喧聲，料是福晉等歸來，急忙解帶懸梁，自縊而死。身雖被污，心實無愧。這時福晉等不見寅格，正飭婢媪使喚，一呼不應，兩呼三呼又不應，撬開房門，向內一瞧，嚇得亂跑，頓時滿屋鼎沸，通報裕興，別人都甚驚異，獨裕興視作平常。經衆人留心探視，纔得強姦情由，一傳十，十傳百，被宗人府得知，據實參奏。道光帝大怒，欲將裕興賜死，還是惇瑞兩親王替他挽回，從輕發落，革裕興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期滿釋放。強姦處死，照清朝律例，應置大辟，裕興從輕發落，總未免顯全面子，只難爲了寅格。

道光帝餘怒未消，回疆又來警報。據說回酋張格爾，糾衆滋事，屢寇邊界。道光帝即召集王大臣問道：「回疆已安靜多年，爲什麼又會作亂？莫非參贊大臣斌靜昏庸失德，不能安治回民麼？」王大臣道：「聖上明見，洞燭萬里，大約總是斌靜不好，惹出這個張格爾來。現在且令伊犁將軍就近查勘，再定勦撫事宜。」道光帝准奏，即令伊

整將軍慶祥，往勸回疆。

慶祥奉旨，即日出發，一到回疆，回民爭來控訴，不是貪虐，就是姦淫，又是一個團禍的祖宗。當即據實奏聞，原來回疆自大小和卓木死後，各城統設辦事領隊大臣，獨喀什噶爾設一參贊大臣，統轄各城官吏。參贊大臣的上司，就是伊犁將軍，每年徵收貢賦，十分中取他一分，比前時準部的苛求，兩和卓的騷擾，寬得許多。清廷又嘗慎選邊吏，或是由滿員保舉，或是由大吏左遷，撫馭得法，回民賴以休息，視朝使如天人。到嘉慶晚年，保舉不行，派往回疆各官，多用內廷侍衛，及口外駐防，這班人員，偏把回疆作了利藪，與所屬司員章京，任情剝削，一切服食日用，統向回城伯克徵索。伯克係回城土官的名目，他與清吏狼狽爲奸，借着供官的話柄，斂派回戶，需索百端。回疆通用赤銅普爾錢，錢形橢圓，中無孔，每一枚當內地制錢五文，大約如近今通用的銅圓。喀什噶爾每年徵收普爾錢八萬九千緡，葉爾羌徵收萬餘緡，和闐徵收四五千緡，還有各種土產，如氈裘金玉緞布等類，統要隨時奉獻，只嫌少，不嫌多。伯克得四成，章京得四成，辦事大臣得二成，大家作福作威，肆行無忌，甚且選有姿色的回女，入置署中，要陪酒，就陪酒，要侍寢，就侍寢。這位參贊大臣斌靜，樂得同他混做一淘，司員章京及各城伯克，又向參贊大臣處竭力討好，採了上等的子女玉帛，供奉進去。回女本沒甚廉恥，見了參贊大臣，彷彿如天上神仙，斌靜又是個色中餓鬼，多多益善，竟至白晝宣淫，裸體相逐。好做參贊大臣肉屏風。只是回女的父兄丈夫，既受了層層剝削，還要把家中女眷，由他糟塌，正是痛上加痛，氣上加氣。適值大和卓木孫子張格爾，隨父薩木克，遁居浩罕國邊境，誦經祈福，傳食部落，聞知參贊斌靜荒淫失衆，遂思報復祖讎，聲言替回民雪憤，糾衆寇邊，頭目蘇蘭奇，忙來通報，章京綏善，反說他無風生浪，叱逐出去。蘇蘭奇大憤，出寨從賊，反做了張格爾的嚮導。當時領隊大臣色普徵額，領兵防禦，打了一回勝仗，將張格爾驅逐出境，擒了百餘人，回入喀城，與斌靜同賞中秋節。斌靜先將擒住各人，一概斬首，然後肆筵設席，坐花賞月。司員把蓋回婦侑歌，正高興的，了不得。詎料慶將軍暗查密訪，把他平日所做的事情，和盤托出，奉旨將斌靜革

職逮問，派永芹代任，正是

作日酣歌方得意，今朝鐵鍊竟加頭。

嗣後永芹接任，能安撫回民與否，且看下回分解。

木蘭秋狩，本清代祖制，所以示農隙講武之意。但觀兵革爲末務，耀德乃是本原，仁宗連番北狩，一變而亂興宮禁，再變而駕返鼎湖，可見講武之舉，不足爲訓。及宣宗嗣位，力自撙節，清帝中之以儉德聞者，莫宣宗若。然亦徒齊其末，未揣其本省衣減膳之爲，治家有餘，治國不足。內如裕興，外如斌靜，荒淫失德，寔知體淵座深衷，隨時返省乎？讀此回，可以知人君務末之非計。

第四十八回 愚慶祥敗死回疆 智楊芳誘擒首逆

却說永芹到了回疆，也是沒有擺佈，雖不比斌靜荒淫，無如庸庸碌碌，總不能立平匪亂。張格爾却外集黨羽，內通回戶，屢次騷掠近邊清兵出塞，他即遠遁，又或詭詞乞降，變端百出，弄得永芹束手無策，因循遷延，直達三年。道光五年夏季，邊報張格爾大舉入寇，領隊大臣巴彥圖，自恃勇力，率兵二百人，出塞掩捕，走了四百里，並沒有張格爾蹤迹，他竟勃然大憤，行到布魯特地方，見有回衆游牧，率妻挈子，約有二三百人，遂縱兵殺將過去。回衆嚇得四散，只有青年婦女，黃口兒童，一時不能急走，被他見一個，殺一個，可憐這班無辜的婦孺，都做了身首異處的屍骸。大約命中注定要被巴彥圖殺死。巴彥圖憤已少洩，當下回軍，踰山越嶺而還，無復行列。誰知逃走的回民，因婦子被殺，哭訴回會，汰列克，汰列克大怒，領部衆二千名前來追襲，把巴彥圖圍住，十個殺一個，霎時間把清兵掃光，隨即與張格爾聯合進兵，勢甚猖獗。永芹無可隱諱，慌忙拜本乞援。道光帝召還永芹，令伊犁將軍慶祥往代。又命大學士長齡往代慶祥。

慶詳到喀什噶爾，召集司員章京，及各城伯克會議。伯克中有個阿布拉，自稱詳悉巴務，慶詳便把張格爾情形，詳細問他。他却說張格爾乃是假名，冒充和卓木後裔，前時乃是阿奇木王努斯說報，遂至鬧動一時，爲叢殿爵參贊大人現到此處，不必勞動兵戈，只教聲明張格爾不是回裔，那時回衆自不去從他，亂事便可消滅了。慶詳信以爲真，一面出示曉諭回民，一面奏劾阿奇木王努斯說報的罪狀。總是囑語。張格爾得了此信，也恐衆心離散，帶了五百多人，突入回城，拜奠他先祖和卓木墳墓。回徒叫和卓墳爲瑪雜，非常敬信瑪雜，在喀城外，距喀城約八十里，乾隆時，大小和卓木被誅，所有喀城外舊存和卓等墓，仍奉旨令回戶看守，毋得樵採汗穢。下此諭時，實是爲了香妃。張格爾欲借祭祖爲名，固結衆心，因有這番舉動，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忙入報慶詳。慶詳急召阿布拉，阿布拉已不知去向，想也去拜奠和卓墓了。頓時倉皇失措，還是舒烏兩人稟道：「張格爾深入喀境，非發兵驅逐不可。」慶詳點頭，命二人帶兵千餘名，去攻張格爾。朝發夕至，仗着銳氣，擊殺回衆四百人，張格爾退入大瑪雜內，倚着三重牆垣，誓死固守。復遣人出布謠言，說清軍要剷除聖墓，屠盡回族子孫。回民聞言大恐，遂聚集數千人，去救張格爾。舒烏兩大臣，正圍攻瑪雜，忽見回衆如潮湧至，急分兵抵禦，不防張格爾也乘勢殺出，內外夾攻，把清兵殺得七零八落。舒烏大臣陣亡，烏大臣跟蹤奔回，人見慶詳，慶詳急調各營卡兵，盡集喀什噶爾，保守喀城。

張格爾倒還不敢進逼，飭人往浩罕國乞援。浩罕王摩訶末阿利，新即位，知人善任，威服附近哈薩克諸部，當時有百回兵不知一安集延的傳聞。安集延就是浩罕東城，張格爾聯約浩罕，俟得回疆西四城後，子女玉帛，情願公分，還許割讓喀城，作爲酬勞。浩罕王大喜，即允發兵，令去使先回張格爾，知有後援，遂率軍大進，前哨到了渾河，探得喀城外，只有三座清營，報知張格爾，張格爾道：「這麼說來，天山北路的清軍，尚未南下，我等趕緊前進方好。」遂下令渡河。

忽報浩罕王率兵親到，不由的驚疑道：「浩罕兵來得這般迅速，真出意外，我初意總道清兵大集，所以通使

浩罕乞師相助，現在喀城守兵甚少，旦夕可下，還要浩罕兵何用？就想抵賴。隨遣使赴浩罕軍前，叫他不必前進。浩罕王憤怒，竟率軍渡河，圍攻喀城。張格爾却止住不行，暗中密布兵隊，阻截浩罕王歸路。大覺陰險。浩罕王攻城數日，急切難下，又探知張格爾不懷好意，恐腹背受敵，乘夜遁回。纔渡過渾河對岸，樹林中殺出一班回衆，大叫浩罕王休走，吃我一刀。浩罕王不瞧猶可，瞧了一瞧，正是張格爾，氣得無名火高起三丈，麾兵接戰，黑夜裏不辨回衆多少，越殺越多，只覺得四面八方，統是回子旗幟，德爾安集延兵馬精銳，到此之心慌膽怯，敗陣而逃。浩罕王奪路走脫，還有安集延兵二三千名，被張格爾圍住，無可投奔，沒奈何繳械乞降。

張格爾收爲親兵，進攻喀城。此時喀城外面的清營，抵禦安集延兵，已是數日，累得人疲馬倦，藥盡刀殘，那裏禁得起張格爾這枝生力軍，又復殺到，領隊大臣烏凌阿、穆克登布，統同戰歿。慶祥坐守孤城，左思右想，無能爲計，只認定了一個死字，投繯自盡。還算忠臣。喀城無主，卽被張格爾攻破。張格爾又分據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三城，回疆西四城俱陷。

清廷連接警信，遣兵調將，忙個不了。聖旨下來，命署陝甘總督楊遇春爲欽差大臣，統陝甘兵五千，馳赴回疆。會諸軍進剿，署陝西巡撫盧坤赴肅州理餉。這旨方下，又接到伊犁將軍長齡急奏，內稱：「逆酋已踞巢穴，全局蠢動，喀城距阿克蘇二千里，四面回村中多戈壁，斷非伊犁烏魯木齊六千援兵所能克復，懇請速發大兵四萬，以一萬五千分護糧臺，以二萬五千進戰」等語。道光帝覽奏畢，卽硃批授長齡爲揚威將軍，頒給印信，軍營大小官員悉聽節制，伊犁將軍職務暫由德英阿代理。又命山東巡撫武隆阿率吉林黑龍江三千騎，出嘉峪關，與陝甘總督楊遇春同爲參贊大臣，進剿逆回。

統計回疆分八城，西四城已俱失陷，還有東四城未失，一名喀喇沙爾，一名庫車，一名烏什，一名阿克蘇。阿克蘇爲東方屏蔽，張格爾遣兵入犯，直至渾巴什河，距阿克蘇只四十里，城中兵不盈千，人心惶惶，虧得辦事大臣長

清遣參將王鴻儀領兵六百扼住河岸再戰再勝回衆始却會援兵亦雲集阿克蘇東四城方得保全。

道光帝又飭長齡查辦歷任回疆各吏長齡復奏斌靜色普徵額巴彥圖綏善各人情狀有旨拘斌靜色普徵額下獄擬斬監候綏善充發黑龍江巴彥圖濫殺債事不得因陣亡例列入卹典又詔令辦理糧餉大臣定則例繪圖說覈實開銷不准妄費並開回疆銅山鑄普爾錢撥烏里雅蘇臺及伊犁各牧廠中牛馬棗駝接濟軍用自是回疆軍務漸有起色。

道光七年揚威將軍長齡率步騎二萬二千名由阿克蘇出發一路進行未見敵蹤至洋阿巴特沙漠時已半月糧且食盡方惶急間忽探報五六里外有敵營數坐長齡下令道「我兵自阿克蘇到此糧食將盡現聞敵營已在前不乘此殺賊圍糧尙待何時」一將士得了此令個個摩拳擦掌踴躍願往長齡分軍士爲三隊自與楊遇春督率中軍武隆阿領左翼楊芳領右翼三路進攻回衆據岡迎敵由高臨下聲勢頗銳清兵奪糧心急不顧矢石拼命殺上回衆不能抵抗紛紛潰竄遺下牲畜糧糈盡被清兵搬回清兵得食勇氣百倍追至沙布都特地多葦湖回徒四處分紮決水成沮阻住清兵去路長齡命步卒冒險越渠用短兵接戰復麾騎兵繞左右淺渠橫截入陣回營見清兵驟至忙開銃迎擊不料貯藥失火把自己營帳燃着那時救火都來不及還有何心接仗清兵趁勢殺入射死回徒頭目奪了回徒旗鼓回衆又復四竄追北數十里擒馘萬計回衆實是沒用。

清兵復進至阿瓦巴特見有偵騎數百遇清兵慌忙反走長齡恐有埋伏飭兵止追夜遣吉林勁騎從左右間道繞出敵後次日方拔營齊進用槍礮兵爲前列藤牌兵爲後勁沿途果遇埋伏兩下酣鬪鎗礮迭施回衆也冒死撐拒藤牌兵自清陣內驅出個個穿着虎衣躍入敵陣回衆尙是死戰怎奈回馬疑虎至向後倒退頓時輟亂旗靡吉林勁騎又從後面殺到回衆大潰安集延二帥亦被清兵殺死。

清兵再進至渾河北岸張格爾親率衆十餘萬阻河列陣橫亘二十餘里築壘爲蔽鑿穴列銃鼓角震天長齡

望見敵勢浩大，未免心怯，上文逐層敘來，長齡頗有細略，此次見敵勢消，便自心怯，所謂一鼓作氣，再衰三竭者歟？忙與楊遇春商議，遇春道：「賊勢果然浩大，但我兵且堅壘不動，夜遣死士分擾敵營，不要殺入，只叫他擾亂賊心，使他自眩，便好相機進攻。」長齡依計而行，遂遣死士數百人，乘筏夜渡，鼓噪河中。張格爾屢出巡哨，喧聲達旦。次夜，長齡擬仍用疑兵，忽西南風起，撼木揚沙，天昏如墨，不辨南北，長齡急令退營。揚遇春入帳道：「大帥退營何故？」長齡道：「賊據形勢，偏近咫尺，且彼衆我寡，恐不相敵，倘因天昏地黑，渡河而來，四面蹙我，豈不要全軍覆沒麼？所以我擬退營十餘里，俟明晨天霽，再進未遲。」總不脫一怯字。遇春道：「大帥所慮雖是，據愚見想來，乃是天助我兵的時候，要擒張格爾，就在今夜。」有膽有識。長齡不覺起立，便道：「參贊有何妙計？」遇春道：「賊軍雖衆，只知並作一隊，依壘自固，兵略疏淺，可想而知。我兵遠來，利在速戰，若與他隔河相持，今日不戰，明朝不攻，師老糧竭，那時不能進，不能退，反中了深溝高壘的賊計。現在天適昏暗，賊不防我急渡，我竟渡河過去，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不怕張格爾不敗。看楊某仗劍爲大帥殺賊哩！」寫得精采。長齡道：「參贊此言，也是有識，但我軍渡河，倘被他半渡邀擊，如何是好？」遇春道：「這也不難。大帥可遣索倫兵千騎，繞趨下遊，牽制賊勢，遇春願自率親兵，向上遊急渡，據住上風，兩路得手，大帥自可從容過河了。」長齡尚在躊躇，遇春道：「寇不可玩，時不可失，請大帥急速准行！」於是長齡把退營的軍令，改作進兵的軍令，照遇春計畫，先從上下遊潛渡，乘風破浪，直達彼岸。遇春令前隊扛着巨礮，直薄敵營，張格爾尚在夢裏，被礮聲震醒，忙起牀督戰，這時候，礮聲與風沙聲相雜，宛似數十萬大兵，摧壓壘門，弄得人人喪膽，個個驚心。到了天明，索倫兵從下遊趨至，長齡亦親督大兵，踰河前來，風止霧霽，乘勢衝入敵壘，張格爾率衆竄去，回俗統着高履，履後無跟，行走時許多不便，且各裹糗糧，負載累重，至此爲逃命要緊，拋了重負，棄去高履，偏地就是羖鳥，清軍遂進薄喀什，噶爾城下一鼓登城，擒住張格爾甥姪，及安集延兩偽帥，並從逆伯克等，殺敵無算，活擒回徒四千多名。

長齡即將克復喀什城情形，由六百里加緊馳奏，滿望朝廷論功行賞，不想朝旨批回，略說：「命將出師，期殲元惡，今乃臨巢免脫，棄前功，留後患，罪無可辭。」長齡奪紫韉，楊遇春奪去太子太保銜，武隆阿奪去太子少保銜，仍着勒限捕獲。這論旨也出人意。長齡未免怏怏，楊遇春到不在意，仍率師攻克英吉沙爾及集爾羌，又使楊芳復和闐。

西四城都已規復，乃出塞覓捕張格爾。二楊各率兵四千分道西進，遇春屯色勒庫，芳屯阿賴，南北相去十餘站。阿賴係葱嶺山脊，乃回疆通浩罕要道，浩罕留兵駐守，聞清兵驟至，據險阻截，楊芳當先突陣，浩罕兵且戰且退，纔行一二里，嶺路越險，伏兵遽發，鏖戰一晝夜，清兵損失甚衆，還虧楊芳素有節制，步步爲營，嚴陣出險，方得生還。長齡復據事陳奏，有旨責「諸將孤軍深入，勞師糜餉，不如罷兵姑留官兵八千防喀什，餘兵九千，即隨楊遇春出關，楊芳代爲參贊，與長齡武隆阿籌畫善後事宜，明白奏聞。」這旨下後，遇春自然遵旨東還，長齡與兩參贊籌議一番，武隆阿議將西四城仍歸回徒，長齡意見亦同，楊芳因新任參贊，不便力爭，由長齡武隆阿分上奏摺，驛呈清廷。道光帝見有二奏本，先展開長齡的奏摺，把官銜等不去細瞧，單瞧那善後的籌畫道：

愚回崇信和卓，猶西番崇信達賴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鋼習，即使張逆就擒，尙有其兄弟之子在浩罕，終留後患，勢難以八千留防之兵，制百萬大羊之衆。若分封伯克，令其自守，則如伊薩克玉素普等，助順官兵，均非白回所心服之人，惟有赦回酋那布敦之子阿布都里，乾隆中羈在京師者，令歸總轄西四城，庶可以服內夷，制外患。

道光帝覽到此處，大怒道：「長齡想是老昏顛倒了。高宗純皇帝，費了無數心力，方將逆酋那布敦除滅，逆裔阿布都里囚解進京，給功臣家爲奴，朕卽位時，照例恩赦，畀脫奴籍，此番因張逆作亂，照親屬緣坐例，正應將他治罪，長齡反要朕釋歸阿布都里，不是老昏顛倒，那裏有這種謬論？但不知武隆阿什麼計法，想總說長齡的不是呢。」隨即將武隆阿奏摺，續行展開，大略瞧道：

善後之策，留兵少則不敷戰守，留兵多則難繼度支。前次大兵進勦，賊卽有外襲烏什，內由和闐直驅阿克蘇之謀，幸克捷迅速，奸謀始息。臣以爲西四城各寨，環徧外夷，處處受敵，地不足守，人不足臣，非如東四城爲中路，必不可少之保障，與其糜有用兵餉於無用之地，不若歸併東四城，不須西四城兵費之半，卽鞏若金甌，似無需更守西四城漏卮。

道光帝不待覽畢，將兩奏摺統行擲下，隨召軍機大臣入內道：「長齡昏謬，欲歸逆裔阿布都里，使長舊部，武隆阿趨奉長齡，亦是這樣說話。你去擬旨，將他二人革職，暫時留任，另授直隸總督那彥成爲欽差大臣，速赴回疆代籌善後，方不誤事。」軍機大臣當卽照面諭擬定，由道光帝閱過，始行頒發。道光帝又道：「阿布都里，須發往邊省監禁，你可咨文刑部，立即覈配。」軍機大臣唯唯而退。

長齡接到革職消息，大吃一驚，不由的坐立不安。誰叫你想出縱虎歸山之策？忙請楊參贊商議，楊參贊想了一回，說出了一個反間的計策，長齡方喜形於色。忽覺忽喜，患得患失。看官！你道楊參贊的反間計，從何處入手，原來回徒

向分兩派，一派叫做白山黨，一派叫做黑山黨。張格爾是白山黨首領，據喀城時，嘗濫用威權，唐殺黑山黨，黑山黨大憤，多陰通清營，長齡奏摺中所說的伊薩克、玉素普等，統是黑山黨徒，與白山黨互有嫌隙。解釋上文白回二字，筆不

遺漏楊芳遂就此生計，密遣黑山黨出卡造謠，揚言官兵全撤，喀城空虛，諸回統望和卓轉來。這語傳入張格爾耳中，頓時喜出望外，遂糾合殘衆，復來窺邊。先令偵騎入探，果不見官兵蹤迹，遂潛入阿爾古回城。時近歲暮，張格爾擬待除夕日，襲喀什噶爾，晝夜整備軍械，忙個不了。是夕，張格爾親出巡城，遙見東北角上，隱隱有人馬行動，不覺失聲道：「不好了！不好了！清兵來了！」急忙開城出走。後面已報清軍殺到，爲首大將，正是楊芳。張格爾無心戀戰，拼命奔逃，楊芳也拼命追趕，至喀爾鐵蓋山回徒奔散殆盡，只剩張格爾三十餘騎，乘馬登山。楊芳忙令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遶出山後，堵住去路，自率親卒從前面登山，兜拏張格爾。張格爾扒過山頭，向山後亂跑，猛聽得有人

叫道：「張賊快來受死！」張格爾心中一急，脚下一絆，向後便倒。正是

準備鐵籠擒虎豹，安排陷阱襲豺狼。

未知張格爾果否遭擒，容至下回敘明。

張格爾之倡亂，與大小和卓木不同。大和卓木有管轄回部之權，張格爾無之；小和卓木有主持回教之權，張格爾又無之。彼從挾睦經祈福之伎倆，傳食部落勢不能偏惡愚民，掉而去之本易事耳。乃斌靜以後繼以永芹，永芹以後繼以慶祥，不能平亂，反致釀亂，數百回徒，直入瑪雜，響應者以數萬計。回疆西四城，接續被陷，何其速耶？慶祥死，事長齡繼任，轉戰而前，連敗回衆，張格爾之無能可知。然渾河一役，長齡又欲折回，幸賴楊遇春之定計渡河，驅逐回酋，以次規復西四城，是長齡亦不過一慶祥之流亞。微楊忠武，吾知其亦無功也。厥後捐西守東之議，尤屬悖謬。西四城爲東四城之屏蔽，無西四城，尙可有東四城乎？宣宗嚴詞詰責，迫令殲敵，而掩捕之功，復出楊芳、滿員無材，事事仗漢將爲之，而清廷猶以右滿左漢爲得計，亦安怪亂世之相尋不已耶？本回宗旨，實爲二楊合傳，以滿員相較，尤見二楊功績，二楊固人傑矣哉。

第四十九回 征浩罕王師再出 勦叛犛欽使報功

却說張格爾失足墜地，就被清將捆縛而去。清將不是別人，就是楊芳所遣的副將胡超，都司段永福，當下紅旗報捷，道光帝大喜，立封大學士，長齡爲二等威勇公，陝西固原提督楊芳爲三等果勇侯，命長齡率師凱旋，留楊芳駐紮回疆，與那彥成籌辦善後事宜。乾隆中葉以來，久不行獻俘禮，此次擒獲張格爾，道光帝思繩祖武，踵行盛舉，遣官告祭太廟社稷，親御午門樓受俘，儀仗森嚴，不消細說。受俘後，延訊張格爾罪狀，着卽寸磔梟示。又命慶祥子文輝、烏凌阿、子忠泰，隨監刑官同往市曹，看視行刑，並把張格爾心肺取出，交與文輝、忠泰，到該父墓前致祭，用

慰忠魂。威武極了。楊遇春、武隆阿等，亦傳旨嘉獎，自長齡以下，得有功將士四十人，一律繪圖紫光閣。並因軍機大臣曹振鏞、王鼎、玉麟諸人辦事勤勞，亦許附入紫光閣列像。

滿廷官員，歌功頌德，合詞請加上尊號。道光帝已漸羸，怎禁得這班飯桶又來拍馬奉旨：「以康熙乾隆年間，尙未允行，勢難俯准，惟念銘功偃武，皆由聖母福庇，國有大慶，允宜祇循令典，備極顯揚，朕謹當躬率王大臣等，加上皇太后徽號，共伸賀悃，所有應行典禮，飭所司敬謹詳議」等語。於是禮部又有一番忙碌，自夏至冬，籌備了好幾月，方得舉行。恭上皇太后徽號，稱作恭慈康豫安成皇太后。禮成頒詔天下，覃恩有差。越年，又親製碑文，勒石大成殿外。比康熙乾隆兩朝，尤覺得踵事增華，備極夸耀。共計出師至獻俘，用去帑銀約數千萬兩。節省多年不够一擲。正熱鬧間，那彥成奏本到京，略說：「張逆就擒後，曾檄諭浩罕布哈爾等國，縛獻逆裔家屬，今浩罕遣使來賀，只言俘虜可返，和卓子孫不可獻，究應如何處置？仰求聖訓，以便遵行。」道光帝便提起硃筆，批在摺後，其詞道：

逆孽么麼，無關邊患，那彥成楊芳等，只應嚴守卡倫，禁其貿易，俟夷計窮蹙，自將縛獻求市，毋須檄索！

看這數句批示，便可見道光帝心思了。那彥成窺破意旨，先後奏善後章程數十條，什麼安內策，什麼制外策，說得津津有味，其實多是紙上談兵，空中樓閣。紙糊中國。道光帝聞內外安靜，遂召那彥成、楊芳二大臣還朝。

二大臣於道光九年回京，安集延即於道光十年入寇。當時那彥成的制外策中，把浩罕留居內地的僑民，一概驅逐，且併他財產收沒。到是理財妙策，惜似盜賊行爲。僑民憤甚，探知大兵已歸，即一面稟報浩罕王摩訶末阿利，一

面至布哈爾，迎奉張格爾兄摩訶末玉素普爲和卓，糾衆入邊。浩罕王又遣將哈庫庫爾及勒西克爾等，率兵策應。警報傳到回疆，回郡王伊薩克飛報參贊大臣札隆阿。札隆阿是個終日不醒的酒鬼，斌靜第二。接到警報，恰糊糊塗塗道：「張逆家屬，統已授首，還有什麼阿哥？這都是伊薩克貪功妄報，在本大臣手裏，休使這般伎倆。」遂叱回來使，並恐伊薩克先行馳奏，也修好奏章，略言：「南路如果有事，惟臣是問。」該死。過了數日，邊城的告急文書，陸續遞

到，札隆阿被他嚇醒，方命幫辦大臣塔新哈，副將賴永貴，分路迎擊。二將去訖，札隆阿復安然飲酒，昏昏沈沈的過了數天。忽外面又遞到緊急公文，札隆阿恰有意無意的，取過一瞧，但見上面寫着幫辦大臣塔新哈，副將賴永貴，誤中賊計，遇伏陣亡，頓時面如土色，把一張關公臉，變做了溫元帥臉。遇語好一墩兒不說話。外面又遞進葉爾羌稟報，更覺惶急萬分，展開一閱，乃是葉爾羌辦事大臣璧昌，馳報勝仗，不禁失聲道：「還好還好！」於是督兵守城，方有一些興會起來。

是時那彥成子容安，爲伊犁參贊大臣，奉旨統伊犁兵四千，馳赴阿克蘇督勦，聞敵兵勢盛，擬俟烏魯木齊兵至，然後進軍。統是畏生怕死葉爾羌又復被攻，幸虧璧昌決河灌敵，出城痛擊，敵兵始不敢近城，只是沿途擄掠，轉入喀什噶爾。見城上守兵，頗還嚴整，也無意進攻，專劫城外回莊，把子女玉帛，搜掠殆盡。札隆阿忙向阿克蘇乞援，容安擁重兵八九千，反遶道烏什，趨向敵兵不到的和闐去屯駐了。會尋快活清廷聞容安逗兵不進，下旨革職，命哈豐阿繼任，又遣大學士公長齡，陝甘總督楊遇春，固原提督楊芳，參贊大臣哈朗阿，調兵赴援。哈豐阿先至喀什噶爾，敵兵解圍而去，飽颺出塞。迨楊芳哈朗阿等到喀城，已無一敵。

札隆阿恐朝廷問罪，與幕中老夫子商量一條諉過的法子，只說伊薩克通賊，潛襲南路，所以前此未曾聞知。有南路無事的奏報，及見了楊芳哈朗阿，仍把這樣話兒，搪塞過去。楊哈兩人，被他朦混，他代札隆阿上奏洗刷。札隆阿鑽營之力，頗也不小。會大學士長齡，行至葉爾羌，接讀上諭，令與伊犁將軍玉麟，會審札隆阿伊薩克案，乃折回阿克蘇。玉麟亦奉命而至，當下會識，究出主謀草奏的幕友，得坐實札隆阿罪狀，奏達清廷。部擬札隆阿斬監候，令先枷示阿克蘇兩月。長齡依議辦法，把札隆阿枷出署門，連這位謀畫刁狡的老夫子，也一律枷示。都賞他吃獨桌，依舊是主賓相陪。調授璧昌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

長齡擬由伊犁烏什喀城三路，出討浩罕，浩罕王慌張起來，亟通貢俄羅斯，乞兵相助。俄人拒絕去使，不許入

境。浩罕王無奈，乃遣使臣三人到喀什，備述七十餘年通商納貢的舊好，及五年來閉關絕市的苦累，請修好如舊。長齡提出和議兩條：第一條縛獻叛酋，第二條放還被虜兵民。浩罕使臣因未奉汗命，俟還報後，方與訂約。長齡將來使留住一人，遣還二使，並命伯克霍爾敦同往。等了兩月，霍爾敦始回報言被虜兵民可以釋還，惟縛獻回酋，回經所無，只可代爲監守，惟要求通商免稅，及給還僑民資產二事。長齡卽上奏道：

臣聞安邊之策，振威爲上，羈縻次之。浩罕與布喀爾、達爾、九斯喀拉提、錦諸部落，犬牙相錯，所屬塔什及安集延等七處，均無城池，其臨戰皆以騎賊衝陣，然不能於馬上施銃，倘遇連環鳥槍，則騎賊先奔，又卡外布魯特、哈薩克，皆受其欺凌，爭求內徙，而卡內回衆，亦俱畏其擄掠，遂欲聲罪致討，但選精銳三四萬人，整旅而出，並於伊犁烏什邊境，聲稱三路並進，先期檄諭布哈爾等部，同時進攻，則不待直搗巢穴，而其附近僞部，已羣起乘聲，四面受敵，可一舉掃蕩。惟是一出塞後，主客殊形，自喀浪圭卡倫至浩罕，千六百餘里，中有鐵列克嶺，爲浩罕布魯克交界，兩山夾河，僅容單騎，兩日方能出山，此路最險，不值勞師遠涉。擬遣還所留來使一人，令伯克霍爾敦寄信開導，爲相機羈縻之計，如此，則師不勞而浩罕亦就範矣。謹奏。

道光帝准奏，命長齡從浩罕要請，定了和約。浩罕大喜過望，又遣使至喀什，抱經立盟，通商納貢，西城事總算了結。後來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移至葉爾羌，駐滿漢兵六千，居中控馭，別留伊犁騎兵三千，陝甘步兵四千，分駐各城，回疆的防禦，方漸漸稠密了。

偏偏國家多難，湖南永州，猶日趙金龍，又糾衆作亂。先是永州有一種奸民，結起一個天地會，強劫猪、菜、牛、穀，猶民向官廳控訴，奈官署中的胥吏，統與天地會連結，不但狀詞不准，反加他誣告罪名。胥吏不殺，天下無拾日。氣得猶民發昏，個個去請教趙金龍。金龍倡言復讎，差他同黨趙福才，招集廣東散猪三百餘人，湖南九冲猪四百餘人，焚掠兩河口，殺死會黨二十多名。江華知縣林光梁，永州鎮左營遊擊王俊，率兵役往捕，被猪衆擊退。總兵鮑友智調

兵七百，借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等，分頭夾擊，乘風縱火，燬壞獠巢，斃獠三百名。趙金龍收拾殘衆，竄往藍山，所至虜脅，竟得二三千人。藍山官吏，向省中告急，巡撫吳榮光，飛檄提督海凌阿往援。海凌阿點了五百名將士，風馳雨驟的趕援藍山，見前面有去路兩條，一是大路，一是小路，副將馬翰等，請從大路進兵。海凌道：「救兵如救火，大路總是迂迴，不如由小路進去，較爲直截。」正議論間，路旁有役夫數名，被海凌阿瞧見，傳至軍前，問大路通藍山，與小路有無遠近？役夫答稱：小路近十多里，海凌阿遂由小路進發，並令役夫前導，誰知役夫乃是獠民，假扮引海凌阿走入絕路，纔走數里，兩旁統是仄徑，天又下起雨來，滿路泥濘，狼狽不堪，只路旁役夫，却是很多，都願替官兵代舁槍械，官兵樂得快活，灣灣曲曲，行將過去。好稀在鄂都城。一步狹一步，一路險一路，忽然山頂吹起胡哨，有無數獠匪，乘高衝下，官兵赤手空拳，如何對敵？忙教役夫轉來。那班役夫，攜着官兵槍械，反轉身來殺官兵，官兵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只好伸了頭頸，一個個由他開刀。海凌阿以下，統被殺死。

趙金龍既得勝仗，聲勢張甚，桂陽常寧諸土獠，都來歸附，號稱數萬。清廷急命湖廣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督師往討，又移貴州提督余步雲助勦。增調常德水師，及荊州滿騎數千，歸盧坤節制。盧坤偕羅思舉至永州，聞報趙金龍率八排獠，及江華錫田各寨獠爲一路，趙福才率常寧桂陽獠爲一路，還有趙文鳳率新田寧遠藍山谷獠爲一路，三路都出沒南嶺，互爲犄角。羅思舉遂獻策道：「獠皆山賊，倚山爲窟，我兵與他山戰，他長我短，定難取勝，看來只好誘入平原，偪歸一路，令他技無可施，方可殲滅。」盧坤鼓掌稱善，且道：「照這樣說，常德水師，荊州滿騎，統是沒用，不如改調鎮筸苗疆兵，前來助勦方好。」羅思舉道：「大帥明見極是，但此處未設糧臺，輸運不便，現應派兵勇護送糧餉，步步爲營，一面堅壁清野，檄將弁分路防堵，賊無可掠，自然散入平原，容易中計。」盧坤道：「老兄謀略，本意很是佩服，就請照行便了。」從善如流，可稱良帥。當下奏能常德荊州調兵，另調苗疆兵助勦，又將羅思舉計議，統行列入，未說思舉定能滅賊，不致有負委任等語。思舉格外感激盧坤，且叫他便宜行事。

將帥乘和師必有

大功。

於是思舉分兵進逼，將西南各路扼住，免他竄入兩粵，單留東面一路，由他出來。當時三路獠四五千，及虜脅婦女三四千，都被官兵驅逼出山，東竄常寧縣屬的洋泉鎮。這鎮爲常寧水口，有溪通舟，市長數里，牆垣堅厚，叛獠把市民逐出，擁衆佔守。思舉從後追至，笑道：「虎落平原，蝦遭淺水，不怕他不絕滅了。」忙檄各守隘兵，速來會圍。適鎮守兵已調到，思舉親自督陣，率鎮守兵猛撲敵垣。鎮守兵素稱趨捷，跳躍如飛，有數十名躍上牆頭，亂砍叛獠，叛獠到也了得，與鎮守兵相持，始終不退。鎮守兵前隊傷墮，後隊繼登，斃獠數百，獠衆兀自守住，爭殺兩日，各守隘兵統已到齊，獠衆登牆大呼乞降。思舉不允，督攻益力。諸將道：「叛獠已降，何必再攻？」思舉道：「這是明明詐計，他不繳軍械，不獻首逆，但憑一聲呼降，便好允他麼？我欲允他，他仍竄入山中，那時前功盡棄，還當了得。」諸將個個敬服，遂奉思舉命令合力進攻，毀牆巷戰，叛獠雖是呼降，仍然死鬪。究竟寡不敵衆，被清兵擊斃六千，只散獠八九百，拒守市內大宅。思舉料宅內定匿匪首，禁用大礮，定要活擒該逆，將士冒死攻入，搜尋宅內，只獲頭目數十名，婦女數十名，單不見趙金龍。經思舉當場訊問，方知趙金龍已中槍身死，急忙飭軍士尋金龍屍首，一面飭人至盧坤處報捷。

盧坤忙即奏聞，過了三日，帳外報欽差大人到來，由盧坤出營相迎，欽差不是別個，乃是戶部尚書宗室禕恩。盛京將軍瑚松額、盧坤先請過聖安，隨接欽差入營，寒暄已畢，禕恩先開口道：「兄弟奉命視師，到此已聞大捷，真是可賀。」盧坤道：「不敢不敢，這都仗皇上洪福，將士勤勞，所以一舉成功呢。」禕恩道：「現在逆首趙金龍想已擒住。」盧坤道：「這却尚未。」據提督羅思舉來報，已訊過趙逆妻子，說是中槍身死了。」禕恩道：「羅思舉也太糊塗，未曾擒住趙金龍，如何報捷？」老兄現已出奏否？」盧坤道：「坤已照思舉來文，於三日前出奏。」禕恩道：「倘將來趙逆未死，反變了欺君罔上，兄弟定要得了真犯，方可覆旨。」說現成話，最是容易。盧坤道：「現聞思舉已搜訪逆屍，

不患不得確據。」瑚松額插嘴道：「盧制軍亦太相信屬將了。逆首未得，如何奏捷？」吹一唱，無非妒功。盧坤默然不答。忽報羅思舉回營求見，盧坤命即傳入，思舉入帳，向欽差前請了安。禱恩便問道：「你就是提督羅思舉麼？」思舉答了一個「是」字，轉對盧坤行禮。盧坤起立還禮，命他旁坐。思舉未曾坐定，禱恩復問趙逆已擊住否。思舉道：「趙逆已死，只有遺屍。」禱恩搖頭道：「屍首那裏靠得住？」總要尋隙思舉道：「現已得了真屍，身上尚佩劍印，請欽差大人驗明。」賴有此耳禱恩便同瑚松額出帳驗屍，並驗劍印是實，再命俘虜細認，都說無訛。禱恩還想駁詰，只一時想不出話。

忽藍山又來急報，由盧坤接過一瞧，捧交禱恩，禱恩閱畢，笑道：「趙金龍算是真死，趙仔青又來了。我說叛黨還沒有淨盡呢。」盧坤道：「幸逢大人到此，就請大人出令，坤亦願效前驅。」禱恩道：「大家同去可好？」當下同至衡州，由禱恩命，仍令羅思舉爲前鋒，余步雲爲後應，往勦藍山。兩人方領命前去，京中詔旨已到，盧坤羅思舉平糶有功，賞戴雙眼花翎，並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禱恩見了此詔，免不得稱賀一番。隔了幾天，羅思舉捷音已至，說是生擒趙仔青，禱恩便向盧坤道：「羅提督確是一員良將，不枉老兄青眼。」越是小人，越會轉風盧坤道：「這也全仗大人栽培。」自是置酒高會，朝夕談心，與盧坤格外莫逆。盧坤也只得虛與周旋。及羅思舉回到衡州，禱恩瑚松額都出來相迎，非常客氣。思舉道：「賴欽差大人威靈，得活擒趙逆仔青。」禱恩道：「這是羅提督的功勞，何必謙遜。」前後大不相同。當下推出趙仔青，訊明確實，命即磔死。

忽京中又來詔旨，命禱恩瑚松額率余步雲，赴廣東勦連州八排黨。禱恩瑚松額不敢不去，只得與盧坤相別，移師廣東。原來八排黨的作亂，也是爲奸民衙役激迫而起。八排黨向有黃瓜寨，被奸民衙役劫奪，因到官廳起訴，連州同知蔡天培，斷民役償糶千二百金，民役不償，糶糶遂出掠報復。天培即向粵督處告變，粵督李鴻賓，令提督劉榮慶，署按察使慶林，率兵二千堵禦。榮慶主撫，慶林主勦，意見不合。會新任廣東按察使楊振麟到省，聞楚帥告

捷，將士同膺懋賞，遂也起了貪利徼功的思想，遂悉李鴻賓出師。洪賓遂偕提督率兵進剿，八排獠首八人，出山跪迎，願將黃瓜寨逆獠獻出，請即回師。鴻賓佯爲應允，至逆獠縛獻到軍，一律斬訖，兵仍不退，反奏稱「殺賊七百名，一獠衆大憤，負嵎死拒，官兵進攻，峒險籌密，接連遇伏，自相驚潰，三路皆敗，游擊都司等官，死了數十，兵士死了千數。」清廷因饒李鴻賓劉榮慶職，命禧恩瑚松額移師往剿。

禧恩等到粵，初意也想奮力進攻，嗣後探得獠峒奇險，不易深入，只是虛報捷音，所奏殺賊，皆數百計，其實按兵不動，並未嘗經過一仗。專會說人，要自己去佈，却如此措意。會聞盧坤移督廣東，計程將至，心中未免焦灼起來。他在湖南時詰責盧坤，未獲首逆，此次恐盧坤要來報復，你也害怕了，然何不效阿林保的計策。忙令楊振麟赴獠寨招撫。獠衆懲八人故事，不肯出來，官兵又懲李劉前敗，不敢進去，旬日不見一獠。禧恩愈加着急，只催振麟剋日招降，遲則嚴參。一派官話，振麟無法，只得把庫內銀子取來亂用，出示布告叛獠，如肯投誠，當有重賞。獠衆還疑是誑言，振麟又令熟獠赴寨，作了抵質。獠衆方有一二人出來嘗試，果得銀洋贖布，領受而歸。於是獠衆貪利踵至，十日間得數百人，並縛黃瓜寨附近獠，三人出獻，算作首逆。禧恩遂奏報肅清，不數君者如是，不問上者如昇，令人可笑可恨。俟盧坤一到，交印即行。可稱狡猾。

南北睽違，道光帝自稱明察，終究被他瞞過，加封禧恩爲不入八分輔國公，賞戴三眼孔雀翎，瑚松額余步雲均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王大臣等又上表慶賀，還有宮內的全妃鈕祜祿氏，用了七巧板兒，排出一「六合同春」四大字，獻呈御覽。道光帝大喜，即封鈕祜祿氏爲皇貴妃。後人有宮詞一首道：

蕙質蘭心並世無，垂髫曾記住姑蘇。譜成一「六合同春」字，絕勝璇璣織錦圖。
全貴妃得此寵遇，未知後來如何，下同再行續敘。

中國大患所在，第一項是個欺字。夸誕鋼蔽，皆由自欺而致。宣宗一平西域，即鋪張揚厲，行受俘禮，繪功臣像，上母后尊號，

勒石大成殿外，夸耀達於極點，要之一欺人而已。上欲欺下，下亦欺上，札隆阿、容安、禧恩、瑚松額等，無在非欺，即那彥成長齡，人當時稱爲功首，亦曷嘗實事求是乎？幸而浩罕小國不足道，土搖、烏合尤不足道，苟且即可了事，敷衍尙能塞責。宮廷上下，且以爲河清海宴，可以坐享承平，庸詎知大患之隱伏，其間耶回、猶、牛、宜、宗、愈、驕、朝、臣、愈、佞、上、下、愈，以欺飾爲務，而中國始多難，本回固一束上起下之輻振文也。

第五十回 飲鴆毒姑婦成疑案 焚鴉片中外起兵端

却說皇貴妃鈕祜祿氏，係侍衛頤齡的女兒，幼時嘗隨官至蘇州，蘇州女子，多半慧秀，通行七巧板拼字，作爲蘭閣清玩，鈕祜祿氏隨俗演習，後來熟能生巧，發明新制，斷了木片若干方，隨字可以拼湊，人人羨他聰明，稱他靈敏，且生就第一等姿色，模樣與天仙相似，天仙的容色如何？我欲一問作者。藍名、慧質、傳誦一時。道光時親選秀女，頤齡便把女兒送入，這樣如花似玉的芬容，那得不中了聖意？當下選入宮中，就沐恩幸。美人承寵，天子多情，立即封爲貴人。這鈕祜祿氏本是伶俐，得侍側承歡，善窺意旨，道光帝越瞧越愛，越愛越寵，不一年就升爲嬪，再一年復升爲妃。因他才貌雙全，特賜一個「全」字的封號。偏老天亦憐愛佳人，特地下一個龍種，於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生了一子，取名奕訢，就是後來嗣位的咸豐帝。而且事有湊巧，皇后 佟佳氏，竟爾病故，全妃 鈕祜祿氏，既封爲皇貴妃，與皇后只差一級，皇后崩逝，自然由全妃補缺。

道光十三年，大行 皇后百日服滿，皇貴妃 鈕祜祿氏，奉皇太后懿旨，總攝六宮事務，越一年冊爲皇后，追封皇、后、父、故、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頤、齡、爲、一、等、承、恩、侯，諡榮、禧，由其孫、瑚、圖、陞、冊、后、典、禮，一律照舊，只道光、帝、心、中、恰、比、第、一、次、冊、后、時，尤爲欣慰。

又過一年。皇太后六旬萬壽，命禮部恭稽祝典，格外整備。屆期這一日，道光帝率王公大臣，詣壽康宮行慶賀禮，皇后鈕祜祿氏亦率六宮嬪嬙，詣太后前祝嘏，奉皇太后命，宮廷內外，一概賜宴。

道光帝素知孝養，見皇太后康健逾恆，倍加喜悅，親製皇太后六旬壽頌十章。皇后鈕祜祿氏向來冰雪聰明，詩詞歌賦，無一不能。這會因御製皇太后壽頌，他也技撻起來，恭和御詩十章，獻上太后，道光帝越加快意。

獨這皇太后別寓深衷，當時雖不露聲色，後來恰與道光帝閒談，說起皇后敏慧過人，未免有些惋惜模樣。道光帝甚爲驚異，細問太后。太后恰道出緣由，略說：「婦女以德爲重，德厚乃能載福，若仗着一點材藝，恐非福相。」

太后未幾迂腐，然也不無見識。這句話亦不過一時評論，沒甚介意，偏偏傳到皇后耳中，竟不以為然。他想：「本身已做國母，又生了一個皇子奕訢，雖是排行第四，然皇長子皇次子皇三子等統已天殤，將來欲立太子，總輪着自生的皇兒，皇兒嗣位，自己若是在世，便也挨到太后的位置，難道還算沒福麼？」爲此一念，遂不知不覺的，與太后成了嫌隙。

胸中有了三分芥蒂，面上總要流露出來，每日遵着宮制，到太后前請安，說長道短的時候，不免含着譏刺。看官！你想太后是個帝母，又是鈕祜祿氏的親姑，豈肯受這惡氣？有時當面訓斥，有時或責道光帝不善教化，帝后兩人素來恩愛，道光帝得了懿旨，免不得通知皇后。那時皇后越加懊惱，見了皇太后，也越加挺撞。婦人多牛固執，觀此益信。兩宮嬪嬙，又播弄是非，搖唇鼓舌，無風尙是生浪，况明明婆媳不和呢？

蹉跎數載，誹語流言，布滿宮闈。到道光十九年臘月，皇后偶患寒熱，皇太后親自臨視，詳問疾苦，頗也殷勤。過了年，已是元旦，皇后病已少瘥，起至太后前叩頭賀喜。過了二日，太后特派太監賜皇后一瓶旨酒，皇后謝過了，把酒酌飲，很是甘美，竟一飲而盡，到夜間不知怎麼竟崩逝了。畢紅顏薄命。當時宮中傳出上諭道：

皇后正位中宮，先後事朕多年，恭儉柔嘉，壺儀足式，竊冀侍奉慈幃，藉資內佐，遽爾長逝，痛何可言！著派惠

親王蘇愉，總管內務府大臣裕誠，禮部尚書奎照，工部尚書廖鴻荃，總理喪儀。欽此。

相傳道光帝遇了后喪，非常痛悼，心中也很自動疑，但因家法森嚴，不便異論，且素性頗知孝順，只好隱忍過去，皇太后却去親奠三次。貓拖老鼠假慈悲。道光帝命皇四子奕訢守着苦塊大禮，居侍梓宮。是年冬，封靜貴妃博爾濟錦氏爲皇貴妃，就將皇四子交代了他，命他小心撫字，靜貴妃奉了上命，自不敢違，又兼皇后在日，曾蒙皇后另眼相看，至此皇四子年甫十齡，一切俱宜照顧，便提起精神，朝夕撫養。只這道道光帝伉儷情深，時常哀戚，特諡大行皇后爲孝全皇后，嗣後不另立中宮，暗報多年情誼。並擬立皇四子爲皇太子，這是後話。後人却有宮詞記孝全皇后事，其詩列後：

如意多因少小憐，蠟杯鴆毒兆當旋。溫成貴寵傷盤水，天語親褒有孝全。

喪事纔了，忽東南疆吏報稱西洋的英吉利國，發兵入寇，爲此一場兵禍，遂弄得海氛迭起，貽毒百年。堂堂華夏，竟被外人窺破，把我五千年來的古國，看做一錢不值呢。言之痛心。這英吉利是歐羅巴洲中的島國，平時政策，專講通商。本國內的交通，固不必說，他因環國皆水，造起許多商船，駛出外洋，這邊買賣，那邊販運，得了利息，運回本國，遂漸漸富強起來。

明末清初的時候，歐洲的葡萄牙國，荷蘭國，西班牙國，法國，西國，美利堅國，多來中國海面互市，英吉利人也揚帆載貨，隨到中國，適值亞洲西南的印度國，爲了英人通商，互生嫌隙，兩邊開仗，印度屢敗，英人屢勝，印度沒法，竟降順英國。印度的孟加拉及孟買地方，專產鴉片，英人遂把這物運到中國，昂價兜銷。

這物含有毒質，常人吸了，容易上癮，起初吸着，精神陡長，氣力倍生，就使晝夜幹事，也不疲倦，及至吸上了癮，精神一天乏一天，氣力一日少一日，往往骨瘦如柴，變成餓鬼一般，此時欲要不吸，倒又不能。半日不吸這物，眼淚鼻涕一齊迸出，比死還要難過。因此上癮的人，只會進步，不會退步，從前明朝晚年，已有此物運入，神宗曾吸上了

癮，呼爲福壽膏，妄起晚朝，把國事無心辦理。但輸入不多，百姓還輪不着吸，到英國得了印度，徧地種植，專銷別國，他自己的百姓，不准吸食，單去貽害外人。外洋的國度，曉得此物利害，無人過問，獨我中國的愚夫愚婦，把他作常食品，你也吸，我也吸，吸得身子瘦弱，財產精光。既到我好，又弱我種，英人真是妙算。嘉慶時，英國遣使至京，乞請通商，因不肯行跪拜禮，當即驅逐，通商事毫無頭緒，歷四十六年。只鴉片竟管進來。道光帝即位，首申鴉片煙禁，洋艘至粵，先由粵東行商，出具所進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船驗貨，如有欺隱，查出加等治罪。隨又飭海關監督，有無收受鴉片煙重稅，應據實奏聞；又申諭海口各關津，嚴拏夾帶鴉片煙，又定失察鴉片罪名。三令五申，也算嚴厲得，無如沿海奸民，專爲作弊，包攬私販，仍然不絕。且因清廷申禁，那包賣的窖口，反私受英人賄賂，於中取利，大發其財。自道光初年到了中葉，禁令無歲不有，鴉片煙的輸入，無歲不增，每歲漏銀約數千萬兩，於是御史朱成烈、鴻臚寺卿黃爵滋，先後奏請嚴塞漏卮，培固國脈。道光帝令各省將軍督撫，各議章程具奏。當時沒有一人不主張嚴禁。湖廣總督林則徐，說得尤爲剴切，大略言：「煙不禁絕，國度日貧，百姓日弱，數十年後，不惟餉無可籌，並且兵無可用。」道光帝覽奏動容，下旨吸煙販煙，都要斬絞，並召林則徐入京，面授方略，給欽差大臣關防，令赴廣東查辦。

這位林公係福建侯官縣人，素性剛直，辦事認真，自翰林院庶吉士，歷級升官，做到總督，無論何任，他總實心實力的辦去，一點沒有欺騙。實是難得。此番奉旨赴粵，自然執着雷厲風行的政策，恨不把鴉片煙毒，立刻掃除。兩廣總督鄧廷楨，也是個正直無私的好官，與林則徐相見，性情相似，脾氣相投，遂覺得非常莫逆。則徐問起鴉片事件，廷楨答稱已奉廷旨，吸煙罪絞，販煙罪斬，現在已拏得無數煙犯，禁住監中，專待欽使大人發落。則徐道：「徒拏煙犯，也不濟事，總要把鴉片癮船，一概除盡，絕他來源，方是一勞永逸呢。」廷楨道：「講到治本政策，原是要這般辦理，但恐洋人不允，奈何？」則徐道：「鴉片癮船，現有多少艘數？」廷楨道：「聞有二十二艘，寄泊零丁洋中。」則徐道：「零丁洋雖是外海，終究與內海相近，他不過是暫時趨避，將來總要把鴉片煙設法販賣。據兄弟意見，先令在

洋藥船，把鴉片悉數繳銷，方准開船買賣。」廷楨聞言，躊躇半晌，方答道：「照這麼辦，非用兵力不可。」則徐道：「這也何消說得，鄙見先令沿海水師分路扼守，然後與他交涉便了。」兩人計議已定，隨傳令水師提督，派兵扼守港口。林則徐本有節制水師的全權，下了幾個劄子，提鎮以下，唯唯聽命，頓時調集兵船分布口門內外。

廣東向有十三家洋行，販運外洋貨物，則徐把洋行司事，統同傳到，叫他傳諭洋商，限三日內盡繳出藥船內的鴉片。各司事領了諭帖，只得轉遞英商，英商忙稟知英領事義律，義律毫不著急，反到澳門出逛去了。狡猾各英商觀望遷延，你推我諉，只道中國官吏都是虎頭蛇尾，沒甚要緊，誰料這個林欽，言出法隨，到三日期滿，見英商沒有覆音，便移咨粵海關監督，封閉各商船貨物，停止貿易；又將洋人雇用的買辦，拏捕下獄。此事沿海商船，不止一國，爲了英人違禁，把別國也都停止，免不得埋怨英人。英領事義律，無可避匿，勉強來省，入洋館中，照會中國，願繳出鴉片煙一千零三十七箱。則徐又把義律來文，持與鄧廷楨察閱。廷楨道：「鴉片藥船有二十多艘，那裏止一千多箱？」則徐道：「每艘藥船，約裝若干？」廷楨道：「每艘裝載，差不多有一千箱。」則徐不禁憤怒起來，便道：「英領事太覺可惡，取了二十分中的一分，想來搪塞，林某不比別人，難道任他戲弄？」遂發陸軍千名，圍住洋館，又令水師出發，截住藥船餉道，恁他狡黠萬端的義律，到此亦束手無法，願將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一概繳出。林則徐遂會同鄧廷楨，及粵撫怡良，赴虎門驗收。零丁洋內的藥船，計二十二艘，陸續駛至虎門，繳出煙箱，每箱價茶葉五斤，復傳集外洋各商，令他具永不售賣鴉片甘結，如再營私販賣，人卽正法，貨船入官。

則徐遂與鄧怡兩督撫，聯銜入奏，將先後查辦鴉片煙情事，據實陳明，並請將鴉片送京銷燬。道光帝召集王大臣商酌，王大臣等多說廣東距京甚遠，途中恐有偷漏抽換的弊端，不如就粵銷燬爲便。道光帝准奏，遂傳諭道：奏悉所繳鴉片煙土，飭卽在虎門外銷燬完案，無庸解送來京，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咸知震懼。該大臣等唯當仰體朕意，覈實稽查，毋致稍滋弊混。欽此。

材則徐等奉到此旨，就令在虎門海岸，把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統共堆積，下令焚燬。這焚燬的法兒，並不是真用一把火，將鴉片一箱一箱的燒掉，他就虎門海岸，鑿起兩個方塘，直十五丈，橫十五丈，前設涵洞，後通水溝，先將食鹽投入，引水成瀘，再加石灰，使水騰沸，方把鴉片一一投下，煙隨灰燃，自然鎔化，開了涵洞，令隨潮出海，連煙灰都蕩滅無蹤了。海龍大王未知愛吸鴉片否？若愛吸這福壽膏，這個機會，很是難得。

這次焚燬鴉片，沿海居民，統來瞧看，人潮人海，擁擠不堪，內中拍手稱快的，到有一大半；只上了煙癮的愚夫愚婦，一時沒得吸，未免難過，還有運售的洋商，私販的奸民，心中更加快快，英領事義律，因英國商民，無端失此大利，痛恨的了不得，則徐布告各國商人，如願通商，須具甘結，這甘結內，便定：「此後如火帶鴉片，船貨沒官，人即正法」數語。別國統願照約，惟義律不願，由廣州退出，航赴澳門，請則徐至澳門會議。則徐不許，禁絕薪蔬食物入澳，義律挈妻子及流寓英人五十七家，聚居尖沙嘴商船，潛招英國兵船數艘，借名索食，突攻九龍島，被清參將賴恩爵用砲擊沈一艘兵船，義律到也有些驚慌。葡萄牙人出來轉圜，願遵清國新律，惟請削「人即正法」一語，則徐飛奏清廷，道光帝批回奏摺云：

既有此番舉動，若再示柔弱，則大不可。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後德，控制之良法也，特此手諭。

林則徐接此諭後，回絕英領事義律。義律再派兵船，寄泊口外，攔住連結各船，不淮入口。則徐聞報，令水師提督關天培，率領兵船五艘，出洋查辦。英船見中國兵船出口，先開砲轟擊，天培發砲還應，擊壞英船舵樓，死了好幾個水手。英船轉入官浦，由天培尾追，一陣擊退。天培乘勝追至尖沙嘴，把英船逐出老萬山外洋。清廷連聞勝仗，王大臣遂多半主戰，大理寺卿曾望顏，且請封關禁海，盡停各國貿易。全然不知世事。道光帝令則徐議奏，則徐覆陳英國違禁，與他國無異，現只有禁英通商，不便一例峻拒等語。道光帝乃只停英人貿易，諭旨如左：

英吉利夷人自議禁煙後，反撥無常，若准其通商，殊屬不成事體。至區區關稅，何足計較。我朝撫綏外國，恩澤極厚，英夷不知感戴，反肆鴟張。我直彼曲，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尙何足惜。其卽將英吉利國貿易停止。欽此。

中英兩國，自此絕交。義律報達英國政府，請速發兵。英國政體，是君主立憲，尙設上下兩議院。當時卽開議院會議，有幾個力持正道的人，頗說鴉片貿易，殊不正當。若爲此事開戰，有損英吉利名譽。英政府因此躊躇三日，志奈議員宗旨不一，彼此投票解決。主戰派多占九票，遂下令印度總督，調集屯兵萬五千人，令加至義律統陸軍，伯麥統海軍，直向中國進發。正是

過柔則弱，過剛必折；滾滾海氛，一發莫遏。

欲知後來勝負，待小子停一停筆，下回再行錄敘。

鴉毒一案，千古傳疑。不敢信其必有，亦不敢謂其必無。且鈕祜祿氏挾才自恃，因寵生驕，姑婦之間，總不免有勃谿之隱，所以暴崩之後，遂生出種種疑議。宮中之疑團未釋，而海外之戰釁已開。宣宗始終自大，卒至海氛一發，不可收拾。古人有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于之化未端，無怪家邦之多事也。本回前後敘事，截然不同，而從夾縫中窺入隱微，實足互勘對證，宣宗之爲君可知矣。